

築字城

第十屆臺中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A Collection 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10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市長序 |

打造一座城的文學風景

臺中在臺灣文化運動長河中，有其重要的地位，見證了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文藝聯盟成立等重大的文化及社會里程碑，是臺灣文化活動最活躍的地區。

臺中城的樣貌，隨著時代歷史、人文地景、交通與生活形態等各方面的改變，也為臺中文學增添繽紛多變的光彩。臺中文學獎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一年皆吸引了許多人書寫這個城市以及個人的生命風景。

本屆臺中文學獎設立 8 個文類，分別是小說、散文、新詩、古典詩、臺語詩、客語詩、童話、國高中職生散文。來自世界多個地區近 1,700 件的來稿，經過兩個審次，44 位評審選出 63 件精采且多元主題的作品，再次展現臺中文學書寫風氣的旺盛勃發。

今（2021）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周年」，在透過一連

串的展覽、藝文展演活動重溫文化啟蒙感動的同時，也更加確信臺中作為一個「永續宜居」的城市，在財政、經建及社福之外，民眾所擁有的文化氣質與文學靈魂，也是令這個城市充滿幸福感的無形能量。

恭喜所有第 10 屆臺中文學獎得獎者，有如此多的優秀作品是這個城市的榮耀，更期待透過閱讀與書寫，共同打造層次更加豐富的臺中文學風景，在世界華文文學的舞臺上發光。

臺中市長 盧秀燕

| 局長序 |

拾字築城

每一座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身世，城市的街廓或角落，隱藏許多由落居在這片土地的人們創造的故事。城市的歷史與記憶，需要被記錄與書寫，透過文字力量，讓思緒無遠弗屆，打開心內廣闊的視野，讓發生過的悲喜苦樂，裝扮每一座城市的繽紛。

在 COVID-19 疫情籠罩之下，「臺中文學獎」正式邁入第 10 年，而若是從縣市合併前的文學獎起算，更已邁入 24 年。對臺灣文壇而言，是一個里程碑也是新的開展。本屆以「拾字築城」為題，鼓勵創作者將積累的生命能量與故事，以文字或描繪或構築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豐沛傳奇；用書寫打造屬於自己心中的文學城。今年總收件計 1,694 件，包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港澳等地，所有來稿經過知名作家與學者初、決審，慎重挑選出 63 件優秀作品。

臺中文學獎面向世界華文寫作者，徵選主題不限，因而成就多元且質地精細的文學風景：性別與身體的反思、家族故事、原住民

議題、自然環境、社會底層人物與生活等。可喜的是，臺語詩與客語詩在音韻與字彙的表現上，更加的嫻熟與精準，在語言及意象密度上，亦能呈現詩的質性。第九屆新創設的「古典詩類」，除了有在地認同情感作品之外，更擴展至臺灣的近代史以及國際情勢的關懷，展現古典詩的新生命。

隨著作品集的出版，這些美好的文字將可以投影出臺中知性的、文學的都會風情。歡迎所有的文學愛好者，以您渴望創作的靈魂驅動手中的筆，用文學澆灌臺中，同時編織出屬於自己的文學與城市的記憶。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 陳佳君

| 目次 |

〈市長序〉 打造一座城的文學風景	盧秀燕	2
〈局長序〉 拾字築城	陳佳君	4

小說類

總評	劉梓潔	13
第一名 處暑	陳言臣	14
第二名 糞埽車	史聖智	32
第三名 皮諾丘	賴俊儒	48
佳作 箱內的查某	江彥儒	71
佳作 盡頭之外的地方	林文心	89
佳作 揸樹人	魯亮·諾命	112
決審會議紀錄		133

散文類

	總評	石德華	141
第一名	掉落的洗標	童育園	143
第二名	趨光性	蘇園雅	149
第三名	飛越有夕陽的山坡	陳彥諺	156
佳 作	我之成為饕餮	黃 茵	163
佳 作	換季	黃 慧	171
佳 作	蟲與樹	伍 季	178
	決審會議紀錄		185

新詩類

	總評	蘇紹連	197
第一名	海的沉默	李佩琳	198
第二名	yaki	Walice	202
第三名	站在 QR Code 前	潘雲貴	206
佳 作	候鳥	賴文誠	210
佳 作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記辛丑年夏為祖母奔喪	楊士瑩	213
佳 作	結束營運 ——記臺中 20 號倉庫藝文空間於 107 年 12 月 31 號結束營運	陳顯仁	216
	決審會議紀錄		219

古典詩類

總評	曹淑娟	231
第一名 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	李藝明	232
第二名 辛丑即事	吳冠賢	235
第三名 清水采風四題	吳忠勇	238
佳 作 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	簡帥文	241
佳 作 悲阿富汗	黃絹文	244
佳 作 臺中近代人物四詠	林文龍	246
決審會議紀錄		248

臺語詩類

總評	林央敏	261
第一名 百年大戲	雅 子	262
——戲說潭子摘星山莊		
第二名 陪阿母賣菜	顏曉曉	266
第三名 溪墘秋暮長	蔡澤民	269
佳 作 軟晡的綠川	A j i n g	272
佳 作 阿媽 ê 頭毛	簡 玲	275
佳 作 你教的彼首歌	梁綉怡	279
決審會議紀錄		282

客語詩類

	總評	鍾永豐	293
第一名	駛轉 1959	何卿爾	294
第二名	花圃女	王興寶	297
第三名	掌心痣	林錫霞	300
佳 作	市場个面容	徐熏嫻	303
佳 作	討心白	張森明	306
佳 作	眠床頂个魚仔	黃勝群	309
	決審會議紀錄		311

童話類

	總評	黃秋芳	319
第一名	賣春天	房靖荃	320
第二名	龍鬚	林昀姍	327
第三名	虎爺選美大會	黃淑萍	334
佳 作	石虎的月亮	禾薯薯	342
佳 作	波波	村丸子	350
佳 作	貓乙真人	石尚清	355
	決審會議紀錄		363

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 國中組

總評	徐國能	375
第一名 鈴鐺	鄭奕璇	376
第二名 手尾	王淳顥	380
第三名 回憶中的氣味	劉子琦	383
佳作 緣繫	李胤平	386
佳作 結	賴怡安	389
佳作 摩托車	林岱蓉	392
佳作 90 度鞠躬	邱伊敏	395
佳作 清明	鄭宇庭	398
決審會議紀錄		401

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 高中職組

總評	李欣倫	411
第一名 長裙	林子維	412
第二名 乾燥的日子裡	王繹凱	417
第三名 成蟲	黃喬柔	421
佳作 流光巷弄	王中富	426
佳作 餛飩奶奶	張泓峻	430
佳作 純情青春夢	洪立庭	434
佳作 夜盲	黃宥茹	439
佳作 摘月	葉羿辰	444
佳作 立秋散策	九 桃	449
佳作 懸日	青 耒	453
佳作 服務生	張宏瑋	457
佳作 人間菸火	李恩彤	461
佳作 螢	絲 璽	465
決審會議紀錄		469

小說類總評

劉梓潔

本屆進入決賽的 21 篇短篇小說題材各異，特別是在地域與時間上，既有貼近臺中風土，如：高美濕地、彩虹眷村、大里外環；亦有放眼時代歷史、展現宏大企圖的作品。有使盡洪荒之力的「硬寫」，亦有游刃有餘、行雲流水的淡筆。然而，無論題材或風格，在八千到一萬餘字的篇幅中，如何能在寫作者筆力可窮盡的範圍做好做滿，是相當挑戰的事。如何讓小說活起來？也許，先把人物寫活。

此類作品漂亮出擊：一對奔喪的兄弟、一位檳榔西施的生命史、一個高鐵清掃員的一日、一位徜徉多重身分的補習班教師的歷險……小說的路數與路徑各異，但無論向內挖掘或做足田野，最終決勝負的是禁得起細讀。本屆得獎作品皆是技藝與誠意交織而成的大器之作，作者們後勢可期。

第一名

處暑

陳言臣



得獎感言

對於他人選擇的死亡，我們都忍不住想像。我想像了一種可能，在裡頭度過了一天的收拾與共處，讓理性與感性慢慢靠攏，再輕輕相擁。

說穿了，我不過就是為了與他擁抱。擁抱就好。我不記得我們曾這麼做。

個人簡介

生心理男。生於高雄，長於臺南，學於屏東，醒於臺東。風向星座。投射者。五型偏四。將知性交予小說；感情託付詩；情緒留給自己。曾獲高雄青年文學獎。

「你不覺得人的身體不適合擁抱嗎？」

副駕駛座，宇志懷著紙盒裝麵包，嘴裡正咀嚼剛入口的奶酥，就突然說：「擁抱時看不見彼此的臉，卻要牢牢抓住對方，令人很不安。」他經常莫名丟出似乎要共同思考的話，實際上不講究回應，像朝空中拋出一顆石頭便旋即轉身離開。

「會嗎？你能碰觸對方，聽到他的呼吸，還聞得見他身上的味道。」我說著，握住方向盤向左轉動，行經國小的側門。再往前就到了，過了那間柑仔店、那幾棵木瓜樹，以及那隻黃皺皺的土狗，就到了。

「讓我想起剛才聞了太多汗味，太噁心了。」宇志吞下麵包，接著抱怨：「跟這奶酥一樣噁心。我們怎麼會送這個給別人？」說完，又不情願的咬了一口。

我停在獨立於空地上的帆布車棚前，將排檔桿推到 R。倒車雷達響起，同時，我向窗外望了一眼，發現：「豆皮不在。」

宇志順著我的目光轉過頭，視線落在車棚斜對面的騎樓。柱子邊，斑駁的花崗石地板有一處顏色較深，形狀不規則，恰如狗的身軀。若牠在，肯定會四肢趴地，頭垂於前足，雙眼緊盯著我們停好車，彷彿鄰居也是牠的地盤。

「豆皮就算還活著，也老得走不動了。」他把吃剩的麵包塞回紙盒。

我一邊倒車，一邊回想：「幸好那些親戚都離開了，不然我真不曉得該聊什麼。」我很熟悉這裡，連螢幕也不用看。只要後照鏡裡出現紅色水桶時把車回正，就能停得剛剛好。

「有個表哥提到房子的事，還遞名片給我，好像怕我認不得他。」他停頓了一下：「我的確認不得他，他變胖了。」

「他只是想賺一筆啦。」停好車，我關掉空調，熄火。引擎熄

滅後，車廂瞬間安靜下來，我喜歡這時刻，像把臉探進水中，令人清醒。我推開車門，順口揶揄：「喜歡奶酥的話，還有很多可以吃。」

午後，九月的陽光直曬帆布，布棚醞釀著殘餘的暑氣，才剛下車，空調維持的乾爽立刻被一股悶熱覆蓋。宇志提著麵包餐盒，拉開後座車門，將盒子疊在紙箱裡更多一模一樣的盒子上，並搬起整個紙箱。我替他關上門，走向玄關摸索身上的鑰匙。

他抱著箱子跟在後面，抬頭注視整棟房子。由下而上，薄荷綠色鋪滿三層樓的外觀，差一點就碰到樓頂的水塔。磁磚在陽光下發亮，方方正正的透天看起來像一顆剔透的果凍，我們正站在邊緣，試圖進入裡頭凝結的空間。

他湊過來躲避陽光，問：「你會怕嗎？」

腳邊，玄關門縫塞著幾張花俏的廣告傳單。襯衫沾了汗黏在胸膛，像一塊油膩的皮膚。

「有什麼好怕的？」我從胸前的口袋找到鑰匙。

陰影下，他的表情若有所思，仍聳聳肩：「沒什麼好怕的。」

我插入鑰匙轉動門鎖，推開門把。一股氣味隨之顯現，苦澀而甘香。

我以為不會再聞見了，那費時熬煮散發的藥草味，總在傍晚從電鍋蒸騰而散，沿著走廊蔓延門口。如今，藥香已形成一種氛圍，在牆壁與磁磚之間，營造了一天又一天，像改也改不掉的習慣。

我走進屋裡，手臂越過鏡子，按下牆上的開關。原本略顯昏沉的客廳頓時亮了起來。

「那麼，想從哪裡開始？」宇志彎下身，將箱子放在鞋櫃旁的磨石子地板，雙手叉著腰。

鏡子裡，宇志比我高一些，汗水從眉梢滑過臉頰，最後滲入衣領。此刻，我們同樣穿著一身黑，彷彿我是他的影子，也彷彿他是

我的影子。周遭，我一眼就認出許多熟悉的事物。人們重回故地都傾向這麼做，撿拾過往比了解現況容易得多，像偶遇許久未見的親友，聊聊以前總是比較自在。

我解開黑襯衫的鈕扣：「從最熟悉的地方開始怎麼樣？」

*

宇豪提議從各自的房間開始，符合他循序漸進的作風，就像他吃飯會先從最喜歡的菜下手。我們的房間都在三樓，父親說我年紀較長，讓我睡較大的那間。所以父親才一個人睡主臥室，我當時心想。

「明明回到自己房間，卻有點不知所措。」宇豪渾厚的聲音從臥房之間的浴室傳來，聽起來更加深邃。裡頭的對外窗很小，經常堆積濕氣。

「隔了那麼久，我都不覺得房間是自己的了。」我身倚門框，盯著書桌上的鬧鐘。鐘的電池沒電了，指針和空氣一樣，停滯而寧靜。

「是嗎？裡面可都是你的東西。」

「這些東西最煩了。要的早就帶走了；不要的早就丟了。」面對五坪的空間，我感到遲疑：「剩下的都是些可有可無的。」不過兩點，房裡卻像黃昏的樣子，感覺一切都舊了。可有可無是個閃避的詞彙，始終得決定可有或可無。

「後悔了？自找麻煩還約我一起。」宇豪的語氣非嘲弄，似詢問。他甩了甩手，走出浴室，拿起一旁的空紙箱遞給我。

「我也不曉得。」我接過紙箱。箱子封好了一面，他剛才抓住的地方沾上指印，顏色比較深。

我走進房間，拉開窗簾。窗猛然睜開了眼，將室內照得一清二楚。我想不到一些物品的位罝：它們本來在哪裡，或現在在哪裡；記憶失去構圖，如同起床回想夢境，越想越沒頭緒。

我開始動手，將書架上的文具、擺飾通通聚集起來，再逐一放進張開的紙箱。它們經歷無數次取捨，終究在今天，有無的天秤傾向於無。必然似的結果令我感到不太甘心，卻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衣櫃門板貼著哥吉拉海報，日本的，我嘗試把它摳下來，發現黏得很牢，於是作罷。我打開衣櫃，同時，宇豪走到房門口，雙手提著一盒塑膠模型問：「還記得嗎？這些玩具。」印象中，他很少走進我的房間。

那些模型都像超人力霸王那樣，戴著面具，身穿鮮豔緊身衣，擺出萬夫莫敵的姿勢。它們彼此交疊，超越收納盒的高度，讓我想到了廢車場裡高聳的報廢車輛。

「認不得誰是誰，只記得你房間一堆。」

「畢竟當時只有我迷戰隊。」他垂下肩膀，拿起其中一個模型攤在掌心打量。模型失去了原本的光澤，看起來暗暗髒髒的。

「你就喜歡合體、必殺技什麼的。」我拎著灰色 T 恤，比了比身體，發現已經穿不下了。

「很爽嘛，看他們解決敵人。」

「你要把那些留下來？」我將衣服摺齊，放進箱子另一側，蓋住紙板的黃。

他低頭，以拇指撫摸模型，它表面有些部位脫了漆，露出底下銀色的材質。幾秒後，他抬起頭笑：「我都幾歲了。」

「年紀越大，敵人可是越難纏。」我取出黑色連帽外套，胸口印著蝙蝠俠的標誌。我從來不喜歡英雄，所以很少穿它。

「靠自己比較實在。」

「是嗎？」我摺起袖子，掩住標誌。

「不然它們也不會被堆在這裡。」他晃了晃收納盒，裡頭的模型也跟著叩叩的晃。

外套放入紙箱，黑色布料遮蔽了T恤，以及一旁的削鉛筆機；隨後，這件外套也將被其他物品埋沒。每一樣東西都獲得了短暫的注視，像燧石的火苗，瞬間擦出一點點感想，還來不及留下溫度，便回復黯淡。

我們共搬出五箱半的個人物品，其中三箱是我的。紙箱疊在車棚外，和旁邊空置的啤酒籃一樣高。我擺上最後一個紙箱，回前庭抽菸。

下午四點多，灼人的熱氣漸趨含蓄。陽光斜曬玄關，像金黃的潮水，退去得從容而緩慢。門口，兩盆馬拉巴栗被淹沒，葉片如錢幣閃著光芒，垂落到我的肩旁。我提起塑膠水管，向乾燥的盆土澆水，土壤吸了水呈深褐色，以比日落還遲緩的速度生長著根。我想著該如何處理盆栽，捏住剩餘的菸蒂，走進屋裡。

「來杯威士忌？」

宇豪頭也不回的邀請，蹲在客廳展示櫃底下，雙手翻攪著一個不起眼的抽屜。光線中，玻璃反射了宇豪的臉，他的眼珠漆黑澄澈，和父親一樣。我向前幾步，才看到立在他腳邊的玻璃方瓶，液面平穩淹及瓶頸，形成透光的圓圈，像懸浮的迷你太陽。

「上午才出殯，下午就喝他的酒，可以。」

「要不是這些，他的肝也不會壞掉。」他把抽屜推進去，右手拎著兩個rock杯。

「他是邊喝酒邊喝藥草茶，肝才壞掉。」

「把酒變少，也算得上清理的一部分。」他說著，起身走進廚房。

冰塊接連落入玻璃杯，聲響清脆如針，令人清醒。他捧著杯子出來，斟了酒遞給我。冰塊的溫度透過玻璃傳到掌心，讓我的手為之一顫。

「之前櫃子裡還更多。」我輕輕搖晃酒杯，等待冰塊融化：「我曾以為他是怕我們偷喝，才漸漸不讓我們回來。」

「我倒以為他遇到新的對象。」

「那也用不著連過年都在餐廳見面。」

「地盤意識？誰知道他後來變得那麼偏執。」宇豪將杯緣湊近鼻下嗅了嗅：「不過，他仍愛藏東藏西的，把珍貴的都藏起來了。」說完，用酒杯意思意思撞了我的杯子，然後就口。

「你以前還不是把紅包藏在馬桶水箱，搞得像在藏毒品。」

「幹，你怎麼知道？」他的臉皺了起來，因為驚訝或剛嚥下的威士忌，呈現一種複雜的表情。

「那間浴室就我們兩個在用，怎麼不知道？」

「住在一起就是這樣，藏什麼都會被發現。」他嘟囔著，將視線轉移到一旁月曆上的水果特寫，試圖掩飾當下的羞恥。

說起來，這是我第一次在老家喝酒，與宇豪一起，談論著父親。父親令我們擁有這個機會，以我從沒想過，最難免、也最令人感到茫然的方式。酒杯裡，冰塊化了一半，像白色島嶼漂浮著。

「所以我們才喝得到酒。」我撞了一下宇豪的杯子，將威士忌一飲而盡。

*

清理就像分手，行動前猶豫不決，一旦開始卻意外迅速。或許丟掉物品與捨棄一個人其實沒什麼區別。趁天還亮，我們著手收拾

一樓。廚房和客廳的物品不太勾起我的記憶，它們有一種公共性，像公車，不特別屬於誰，卻可以每天使用；就算哪天不用了，也不至於感到懷念。

冰箱把手黏著卡通貼紙，它被撕下了一半，殘膠泛褐，看不出是什麼圖案。我半跪在冰箱旁，盡可能把櫥櫃裡的餐具小心翼翼地塞進同個紙箱。一個人住的廚房裡，依舊收著數量過多的碗筷。放置深處的碗盤表面都裹上了薄灰，像甜點的糖粉。

「垃圾袋一直都放在同個地方？」樓梯口，宇志甩開黑色塑膠袋。袋子簌一聲漲大，充滿空氣。

「我記得沒換過位置。」我以他聽得見的音量答：「你不是從檯燈下面拿的？」

「是啊，我怎麼記得在桌子下面？」他搖晃著手中的塑膠袋，口吻疑惑。

「一直都在檯燈下面。」

我試著重疊兩個形狀類似的馬克杯，卻疊不起來。它們的杯緣都缺了角，塗料下的陶瓷積著黃垢，像犬齒。在我打算放棄，把馬克杯個別放進紙箱時，塑膠袋又響了，聲音猶如撥開一路上的草叢。

「不管過多久，」他的話聽起來遠了一些：「我還是很難想像這裡容納得下兩個人。」

我走近樓梯口，看見宇志俯身於樓梯間，讓壁燈照亮了背，卻昏暗了他的臉。一道木頭拉門敞開在身體底下，門框約大腿高，門後的空間光塞了幾件厚被，便顯得臃腫不堪。

「小時候哪裡都能當作祕密基地。」我邁上階梯，同時聞到一股陰鬱、密閉已久的霉味。

「畢竟當時沒多少祕密好藏。」他拉出最上面那條棉被，暗灰色菌斑漫布在玫瑰花樣上，像乾掉的墨漬。於是他直接把棉被拖進

塑膠袋裡。

「可惜後來就擠不下了。」被子揚起一陣粉末狀的塵，我憋住氣，替他撐開袋子。

「你不記得了？」底下的棉被也發霉了，他索性把它們全部扔進去。

「記得什麼？」

「有次吵架，忘記吵什麼了，你氣得在裡面一直大叫，說這裡是你的，要我出去。」裝完棉被，塑膠袋就滿了，他壓了壓那一袋紮實的黑，想綁卻綁不起來。

我蹲下身，額頭正對著門框，彷彿即將陷入空蕩的儲物間。

清空後，裡頭看起來沒有比較寬敞，支離破碎的蜘蛛絲結在角落，附著迷你的灰白塵埃。在這狹小窟窿裡發生過的事情，我幾乎只記得開心的部分。我們把客廳的檯燈硬擺進來，套上塑膠袋，好讓燈光不那麼刺眼。光線隨著每次拿的袋子顯現不同顏色，有時候偏紅，有時偏紫。我們總是趴在冰涼的磁磚上，就著光看漫畫、打電動。我忘記宇志說的爭吵與吼叫，就像我經常忘記電影的結局。結束總有一點悲傷。

「我這麼說過？完全不記得。」我抬起頭，在沒有空調的樓梯間，忽然感覺到四周的燥熱。

「我也覺得意外，記得這種事，卻不記得垃圾袋放在哪裡。」宇志緊握袋子的一端，試圖提起整袋棉被，但它一動也不動，似乎比以為的沉重。

「我應該只是在發脾氣。」明明不記得，我卻脫口而出，像在辯解。

他沒再說話。我站起身，抓住袋子另一端，與他一起拖動。塑膠摩擦著臺階，沙沙作響。我們一步一步向下，直到一樓。然後，

宇志才拍了拍雙手說：「都多久了。」汗水濕了他的前額與耳鬢，但他似乎不在意，像本來就準備這麼做般，拿起垃圾桶，掀開冰箱，將過期的剩食一一丟進桶子裡。

把不要的通通裝起來，綁緊打結，就算意義上的清除；彷彿在拋棄的一剎那，東西就從世界上消失了。我也是這樣嗎？當然的包裹住難受的事情，趁自己一不注意，就丟進深不見底的時間裡。牆上，我雙眼凝聚在懸掛的龍眼圖片，過一下子才發現它的月分也過期了。

直到雲的輪廓融入窗外的夜色，一樓才少了有人居住的氣息。抹除了物品累積而成的個人記號後，牆面樸素的白突顯了出來。剩餘的大型家具靠牆而立，如同用橡皮擦擦去字跡的紙頁，給人煥然一新的錯覺。一陣狗吠迴盪在屋簷之間，我關上窗，倏然感到飢餓。

「最後兩包。」宇志從廚房走出來，雙手各揮著一包泡麵，大概是從水壺下的儲藏櫃找到的。

「你不是不吃泡麵？」

「這樣省事多了。我怕得應付人。」

他把泡麵放到桌上，一包是海鮮，另一包是肉燥。

我點點頭：「你要什麼口味，海鮮？」

「都可以，反正都是假的。」他從裝好的紙箱裡拿出兩副碗筷。

除了麵，他還找到了醃漬筍乾和鯖魚罐頭。我坐在窗邊的位置，面對他與一桌加工食品，感到有點生疏又滑稽。我們維持一段沉默，各自撕開調味包，加了熱水，用瓷盤蓋住碗公。淺藍色盤底映著天花板的日光燈管，扭曲而晶亮，像一條粼粼的河。他凝視河光，右手持筷，就這樣靜靜坐著，彷彿純粹在等待時間流逝。

不經意的，他突然問：「你們有聯絡過嗎？這幾個月。」

我愣了一下，過幾秒才明白他是指我和父親。

「沒，沒特別的事就沒聯絡。」我說。

「沒事沒聯絡，一聯絡就是這種事。」他嘴角上揚，卻不像在笑。

「你知道他不會多聊。我們都習慣了，不是嗎？」

「是啊，習慣真可怕。一旦習慣不聯絡，就不會聯絡了。」

一陣微風循著房屋縫隙而入，擾動我的手臂。

他放下筷子，又問：「我們算有聯絡嗎？」

「我跟你？」

「對啊。聯絡，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動手拉開罐頭環，鐵蓋掀起來響亮而鋒利，令我豎起雙耳。「是說過話、找得到人，知道彼此的近況，還是有更深刻的含義？」

「你又在鑽牛角尖了。」我扭開漬物罐，浮在表面的辣油隱約揮散空中。「我人就在眼前，怎麼沒有聯絡？」

「不曉得爸怎麼想。」他掀開盤子，凝結盤面的蒸氣傾斜滾落，在桌面聚集成更大的水珠。他拌了拌麵，說：「麵都要爛了。」

喪禮過後，我第一次聽見宇志這麼稱呼父親。我們從不刻意避免，卻經常在談話間以他取代爸。同樣是稱謂，代名詞彷彿一座更遠的山嶺，顯得朦朧而令人感到安全。比起觸及一個人，他大概也覺得替換一個字容易多了。

*

馬路無車，對面騎樓的地板黑沉沉的，仍可見柱子上曾用來拴狗的銀色鐵鉤，與一旁倒放的塑膠狗盆。深處，拉門大片的壓花玻璃透著白燈，門後的景物像被上了馬賽克，只能依稀判斷出實木桌椅的檀色、人的膚色，以及電視螢幕不斷閃爍變動的繽紛。

一人身寬的小露臺，我拄著牆，俯視對面的樓房，依然沒看到豆皮。我吐出最後一口煙，伸長手臂，試圖將菸蒂投向車棚旁張開的紙箱。菸蒂擊中紙箱側緣，彈落地面，滾進棚子無光的陰影裡。我轉身拉開紗門，回到位於二樓的主臥室。

主臥室空曠得令人感到孤獨。雙人床墊上擺了一顆枕頭，隨意的放置方式像剛有人睡過。牆面幾乎沒有裝飾，鐵釘留下的鑿痕相當顯眼。書桌僅豎著三角桌曆、幾本書籍，以及盛收文具的筆筒。本該放電視的矮櫃上，未乾的酒瓶林立，像精心蒐藏的琥珀化石，裡頭卻不存留生命的痕跡。

宇豪坐在床沿，瀏覽著床頭櫃裡幾包空藥袋。我們遲遲未著手裝箱，或許出於好奇，也或許出於畏懼，這種感覺像拾獲一件失物，摸索了它的裡裡外外，卻不敢將它視為己有。

「他說不定寫好了遺書藏在某個地方。」宇豪把藥袋揉成團，留在床上。

「真是這樣就好了。」我讓紗門微微敞開，氣流帶走了舊的空氣，整個臥室彷彿又跟上了時間。

宇豪走到書桌前，拿起其中一本書端詳，書衣鬆得快要脫落，關於保健的題名斗大醒目。他沒有翻開來讀，把書平放，轉而注意桌上其他東西。筆筒裡插著剪刀和幾支筆。桌曆被事先掀到九月，鮮黃的菊花綻放在所有數字底下，像一場盛大的喪禮。他似乎在意，將桌曆拉近，往前翻了一頁。

八月，日期的方格裡多了一些筆跡，都關於生活，記錄著叫瓦斯或回診之類的事。其中，只有一格被麥克筆圈了起來，筆墨濃稠，彷彿要把那一天牢牢揪住。圈裡什麼也沒寫，僅有的文字是日期下方標註的節氣與釋義。

處暑，暑氣至此而止。

「那天是什麼日子？」宇豪直覺地說出疑問。他抹了抹那圈墨，墨水早就乾了，指腹沾不上黑。

「不知道。」我隨口回應，空憑記憶想不起確切的事件，就拿出手機查看通聯紀錄。

他對著月曆的方格，從今天逐日往回數，直到八月二十三日。然後，我們幾乎同時意識到答案，並抬起頭。

「那天是爸過世的日子。」

他說完，表情變了，我就知道他理解了。我的表情大概也一樣，腦袋被狠狠擰了一下，雖然不覺得疼痛，卻有一股酸楚隨之而生，它迅速匯聚著血液，像求水的種子，眼看就要發芽。

「真是搞不懂他。」宇豪垂下握著桌曆的手。

他讓視線脫離日期，彷彿這樣就度過了那一天，度過了整個八月。我們都習慣這麼做，一旦習慣，就不會感到難受。應該要是這樣的，但我卻耿耿於懷，好像夏天以來的暑氣全滯留在麥克筆畫下的圓裡，就算不碰觸也能感覺到若隱若現的鬱熱。

門縫送入微風，掌心仍滲著汗水。

我說：「其實，爸有聯絡我。」

宇豪不解地看著我。

「大約兩周前，我接到他的電話。」

我回想那天晴朗的中午：看見來電顯示時，我還以為怎麼了。但他的語氣溫和，不帶情緒。你還記得嗎？他就寢前會敲敲我們的房門，總是敲完我的才敲你的，也不打算開門，聲音就在門外，像隔著話筒似的，叮囑我們早點睡。他就是用那種語氣，問我過得怎麼樣。我花了點時間才適應過來，斷斷續續提起最近的事。他聽完沒說什麼，但似乎就滿意了。我問怎麼了？他說沒事，就想問問，問問而已。掛電話後，我覺得有點難過。我忘記也問他過得怎麼樣。

我難過的是，我當時完全沒有這個念頭。「過沒幾天，我就接到通知。本來以為是肝的緣故，直到得知是藥物過量，我才想到別的可能性。」

宇豪聽完我的話，和電話那頭的父親一樣，沒說什麼。他坐回床沿，直挺挺地向後躺下，讓身體陷入床墊裡。手邊，揉皺的藥袋張開了，看起來像個空巢。

父親過世後，我時常想起那次通話。比起哀傷，我更覺得悵然若失。時間架空了我們的關係，讓父親也變得可有可無，甚至在我一不留神時，傾向輕的一端。

「爸就喜歡自己在心裡下決定，連這種事也不例外。」宇豪撿起藥袋，伸長雙臂，將袋子在面前用力撐開。它擋住了天花板的燈光，在宇豪的臉留下一片方形陰影。

「沒頭沒尾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或許他沒想讓我們知道，他一直都是那樣。」他再次揉掉藥袋，握在手中，一口氣坐起身。

「也難怪你會這麼想。」我推開紗門，拿起打火機想點菸。

就在此時，我們都聽見了。

紗門外，殘月高懸的夜空裡，頻頻掠過街道的晚風中，那條機車駛過便隆隆聲不絕的柏油路上，清楚傳來幾聲短促溫順的嗚嗚叫，像銅鈴輕輕搖晃，即便一下子也令人側耳留心。

*

清理的本質是刪減，除卻不需要的，重新排列組合。

父親是什麼時候被我從生活清理掉的？聽完宇志的話後，我一直掛念著這個問題，卻找不到準確的時間點；如同在厚厚一疊日曆

裡，無法貿然撕下其中一張，指稱就在這天，季節交替了。事實往往在變化中成形，察覺時就已經發生。

剛才也是這樣。我不記得是誰先提議的：我們去看看牠吧。兩人就匆匆忙忙跑下樓，連門也沒鎖。馬路狹長寂寥，一盞盞路燈圈亮路面的人孔蓋，遠看像一枚枚遺落的銅板。

在最近的銅板旁，我一眼就認出了豆皮。

牠背對我們，在路燈一側，身上的皮比以前更皺了，好似一塊奶油即將融化。牠踩著徐緩而結實的步伐，尾巴垂得幾乎著地，細長的末端有一撮烏黑，總令我想起染墨的毛筆。步入燈光時，那身金黃乍然顯露動物的光澤，又隨著步離燈光而趨於晦暗。牠絲毫沒發現身後的我們，一步一步遠離，朝國小的方向。

我們都沒有出聲呼喚，彷彿怕驚動豆皮一致的步調，同時也好奇牠將獨自前往何方。於是我們沿著白天來時的路，保持一段距離，比肩跟在後頭。那片荒地沒被開發，幾棵木瓜樹結著纍纍的木瓜，表皮青綠未熟。樹長得很高，我以前都摘不到。

我開口問：「你覺得我們沒有聯絡？」隨後，聞見一股土壤的氣味。

字志似乎訝異我回到這個話題，思忖著該如何解釋，最後說：「我們好像都不好奇了，對彼此的事。」

「是嗎？我們關係也不是不好。」

「就因為這樣，只要聊聊過去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就感覺處得不錯。」

我們經過柑仔店，鐵門拉了下來，門前掛的拖把還滴著水。

「長大以後本來就會這樣。」我說完，想起了父親，才覺得並非這麼理所當然。

「我們跟爸的關係也差不多。這從來就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宇志雙手抱胸，眼神專注於前。我突然不曉得該怎麼與他相處，我幾乎不了解現在的他。

路口，豆皮逐漸靠近國小側門，牠沒有進學校，而是向左轉了彎，往住宅區的巷裡走。牠偶爾會停下來，不經意的嗅一嗅路上的輪胎或盆栽，有時掉頭就走，有時撒一點尿。牠走路的樣子不像在尋找，比較像在巡邏。微弱的喘息聲配合著腳步，讓無人流連的巷不至於顯得太寂靜。

我們一直走到巷尾，才又順著路左轉。這裡的路燈不亮了，周遭比較暗，看得見物體的輪廓，而不見顏色。豆皮的身影在前，像領著我們，朝不遠的燈光移動。然後，在某個不起眼的時刻，牠忽然停下，回頭看了一眼，眼眸短暫匯集了所有的光，彷彿比前方的燈更加明亮。我還來不及判斷牠是否在看我們，牠就別過了頭，繼續往前走。

「跟散步一樣。」宇志說得很小聲，像不讓豆皮聽見。

「豆皮說不定記得。」

「牠很聰明，一定還記得。」

我也記得升上高二那年，父親從柑仔店領養了剛出生的豆皮。他詢問我取名的意見，我當時說牠長得醜，黃黃皺皺的，像豆皮壽司一樣，他聽完就笑了，似乎很滿意這個名字。晚上，父親經常牽著牠散步，同樣的路線，一圈或兩圈，或許狗也習慣了，就算別人帶牠出來，牠也會主動走這條路。

回想起來，父親說不想養牠，要請託鄰居照顧的時候，就已經和我們漸行漸遠了。意義上，豆皮是被父親清理掉的狗。我們都默許了這件事。我們都默許清理發生。

拐了彎，豆皮走回有燈的地方。我這才看見牠脖子鬆垮垮的皮裡，仍繫著父親買的項圈，暖和的橘色與毛色相似。橘是秋天的顏

色，我想，夏天就要結束了。

「為什麼，」我開口問：「要找我清理這棟房子？」

毫不猶豫的，宇志侃侃回答：「電話裡，爸也問起你過得怎麼樣。我發現我支支吾吾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根本不曉得你的近況。」他的聲音跟著他，從暗處步入明朗，聽起來無比清晰。「後來我問他怎麼不直接聯絡你，這次換他支支吾吾了，他一般不太講這些，卻盡力擠出完整的句子：『宇豪喔，跟我比較像，我不太擅長跟他說話。』」

走到底，就會回到家。盡頭，學校圍牆還很渺小，與四周的房屋、車輛聚在一起，濃縮成同一個焦點。豆皮正朝那裡走去，牠會回到騎樓地板上，或拖著規律的喘息，再走一兩圈。

「我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時候分開，變成各自的？」宇志一如往常，拋出令人思考的問題。

我放慢腳步，不禁想到無數可能：自從上大學離開家後，或擁有各自的房間後，甚至更早，在我遺忘的那場爭吵以後。我看著宇志，開了口，卻說不出話。

「沒關係，」宇志拍了拍我的肩膀，彷彿看透了我：「不用每次都回答。不用什麼事都想找到答案。」

人影自腳邊延長，黑得比瀝青還深，像另一場令人沉默的對談。溫暖與無奈的感覺同時阻止了思緒。我不再執著於問題，只是屏住呼吸，生硬地抬起雙臂，讓我的影子逐漸向他的影子靠攏。手掌率先感受到溫度。風裡除了隱含涼意，還聞得見細微的菸味與汗水。周圍安靜得只剩心跳。

評審意見

◎劉梓潔

本篇運用純熟的留白技巧，寫人生的「斷捨離」，一對兄弟藉由清理舊宅裡的父親遺物，一邊回想一家三口如何漸行漸遠，彼此捨離。觀點與人稱在兄弟間對跳，雖疏離隔閡卻留一絲呼吸，遊走於老宅空間與物件，動線與節奏看似設計細緻，卻展現大巧不工的功力。如安靜清冷的一鏡到底，最後在老狗的凝視下僅剩下影子與心跳。

第二名

糞埤車

史聖智



得獎感言

寫作很難，而我願意服務這份困難。我有很多話語／母語想說，謝謝評審讓我的话被看見，即使這些話說得不成熟。感謝 330412 星球寫作會的夥伴，總是犀利指出我的盲點。我想將這迷人的獎，獻給——我媽、我哥、周妍含、楊玉仙、葉彥玟。你們與寫作都讓我感到完整。

個人簡介

高雄人，330412 星球寫作會成員，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班學生。寫作即生活，生活即寫作。

阿肥仔什麼事都還沒做就流了許多晶瑩的汗。他在半小時前，騎機車上班途中差點撞上一臺紅色跑車的那一刻，才恍惚想起今天是父親的忌日。

他的汗尚未從他肥腫的臉頰滑落，一坨汗酸味便在空氣中擴散為無數坨，鹹鹹地爬入他身邊同事的鼻腔，但他的同事仍然如雕像一般凍結在他的左右前後，依照工作守則規定的間距排列，漠然地朝著相同方向凝視。每個人的表情靜穆得沒有半點開玩笑的空間，彷彿待命的禮儀公司團隊。但無聲的他們確實很有禮儀，也很整潔，唯一參差不齊的是他們似乎不放在心上的外表。

在他們之中，有臃腫的也有乾癟的，有矮短的也有高挑的，甚至同時有年華已逝和少壯三四者。阿肥仔的身材跟他的綽號相似，是這群人當中最醒目的存在，他肥到應該用「月巴」兩字的並列來形容他肉體的寬度，才顯得文字的可塑性。他的父親如果今日還健朗地活著，必然會在目視兒子的構圖裡，想起那早已斷絕關係的豐腴妻子。

伊就是種著怨老母，才會遮大籬。

阿肥仔的父親每次看著自己枯瘦的身形，便反射性認定做父親的他不必存有任何疚意。阿肥仔從未見過父親口中與自己神韻相似的母親，即使他曾想像當他濕黏黏從母親的子宮倒立滑入人間時，若有睜開眼睛，必然也見過同時被汗水與淚水包圍而面露狂喜的母親吧？

若是阿母知影阿爸已經過身十幾冬，伊敢會傷心流目屎？伊敢會想欲知影我生活過甲好某？阿肥仔時常在睡前思索那不可見也不可知的答案，直到他沉沉睡去，孤獨而醒，然後發現時鐘的針又尖銳地刺在他快遲到的角度。

此刻阿肥仔的許多晶瑩的汗仍在滴落。他跟同事一樣身穿白色

長袖襯衫，襯衫領口有一條細細的橘色線條，沿著邊緣環繞後頸一圈，像是從山洞的一頭穿越到另一頭。衫哪會遮爾緊就澹澹漉矣？阿肥仔似乎還沒準備好迎接汗臭味與襯衫緊密融合的六月。他憶起十多年前的今日，父親也是在黏膩酸臭的時刻沒了呼吸。

今仔日是阿爸過身的日子，我三頓愛加食一寡，阿爸才袂受氣。

他很想把紮進鐵灰色長褲的襯衫拉出來透氣，但這違反工作規定。阿肥仔的寬垮褲子已是特大號版型，當初修改衣服的阿姨幫他量腰圍，兩隻手根本無法相碰，像登山客抱著巨大神木。他腳穿黑色防滑工作鞋，看起來是大賣場購入的便宜貨。

年約五十歲的女督導站在隊伍最前方，手招著耳機線說話，像通信部隊的士官長接收營本部傳來的情報。每個人的左手臂都側揹鐵灰色的帆布工具袋，裡面塞滿了清潔用品，黑色耳機塞進每個人的耳窩。

地上的橘黃燈開始閃爍。戰場來了，從光亮的遠處緩緩駛來。

流線斜峭的車頭，潔白的車身，橘色與鐵灰色線條，跟這些戰士的外型相呼應，但很難被視為相同水平線上的美。

高鐵列車停泊在月臺。

阿肥仔每次看到車頭，就會想起童年時他用父親撿來的土色瓦楞紙箱，裁剪成一格一格後，小心放入方正空間飼養的蠶寶寶。他發現蠶寶寶那雙無辜又下垂的黑色眼睛像極高鐵的駕駛窗，從眼睛到褐色鼻子的斜峭角度也相似，更恰巧的是蠶寶寶的身體有十二節，高鐵也有十二節車廂。然而在他結繭般的記憶中，沒有一隻蠶寶寶能夠活到最後，因為家裡源源不絕的螞蟻會把蠶寶寶吃進肚子裡，或是父親沒有多餘的錢讓他買新鮮桑葉，僅偶有從同學之處輾轉得來但已不乾淨的葉子。若吃了而斷氣，父親便會不帶任何感情地將蠶寶寶的屍身倒入廚餘桶。

「人攞已經食袂飽，閣欲予蠶寶寶食？」阿肥仔的父親說。

「但是伊若無食葉仔閣會死啊。」瓦楞盒子像是一座充滿希望的許願池被阿肥仔捧在手上。

「你去公園的樹仔挽幾片閣好矣啦！咱兩個人食一頓嘛是四界從才有通食，啊無你是欲食糞掃車的潘桶內底的物件哩？」

「我無愛。」

「無愛著莫一工到暗黑白開錢，蠶寶寶隨便飼著好。」

「錢攞乎你提去跋筊矣。」

「你閣敢應喙！」父親舉手作勢揮打。

阿肥仔頭一閃，汗水滴落到地面，水蒸氣從高鐵月臺緩緩飄起。

乘客依序下車。穿著體面西裝的男士、指甲花色雜沓的熟女、戴 AirPods 的年輕大學生。有空時，他們或許會撇一眼這群穿白色襯衫的清潔員，但趕時間的人總是連看都沒看，只想著上行的手扶梯在何處，然後有意識地跨大腳步，並保持優雅般的節制不奔跑。阿肥仔兩鬢的汗還在滴，周圍的同事仍以木然的表情站立不動。

有些人會以外表認定他們是雜牌軍，有如人們時以三教九流形容他人的身分來墊高自己，但某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先入為主地將清潔員和樓上的勤務員做比較，誤以為一流企業員工的身材與外貌都擁有一致的高標準。

「十分鐘，每一個工課攞愛做佢對，會當開始矣。」女督導此刻像這棟高鐵五星飯店的主人，在下一組客人 Check in 之前，力圖恢復車廂的亮白如新。

阿肥仔跟著隊伍前進，如一隻遲緩巨象走進車廂，臉頰汗水滴入月臺與列車的縫隙間，他掛上「清潔中 請勿進入」的白色布條。車廂與車廂之間的走道對他來說越來越窄，因為他最近變得比以往更胖，不曉得是越吃越胖，還是越胖越吃，反正自從嗜賭的父親過

世後，他的體重就沒再降過。

有時，他會想像該怎麼搭高鐵，因為一般車廂的座位容不下他廣袤的臀和遼闊的腰。阿肥仔知道有較大的商務車廂，但也清楚只有富人才坐得起兩倍的票價。無障礙座位呢？自己既不是身障也沒有行動不便，處境恰恰卡在一個頗為尷尬的區間。每想至此，他感覺好像什麼人都不如，好像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與他不合身。像是去醫院掛糖尿病門診，搭電梯，裡面明明還可站兩三人，但是他不敢踏進去，怕發出讓在場所有人尷尬的嘩嘩聲響。早上睡過頭要撥電話向清潔公司請假，肥腫的手指卻無法一次按對密密麻麻的手機數字鍵。曾協助父親後事的里長請託他一定要出門投他一票，但從未投過票的他只能微微側身進入狹窄的圈票處，然後蓋下選舉章。

阿肥仔拿著清潔工具站在車廂走道，仔細想想這一生好像也從來沒有搭高鐵的需求，沒有跨縣市移動的理由，更遑論搭飛機出國這種遙不可及的事。他唯一的飛翔經驗僅僅在小學的體育課。

「恁看阿肥仔欲飛啦！」

「我頭一擺看著反肚的豬仔！」

「人猶未跳，竹篙就落落去矣，是因為地動嗎？」

小學男同學的嘲弄充滿各種黑色創意，逗得女同學掩嘴而笑。童年阿肥仔的體育課跳高測驗，沒有一次跳躍成功。男同學瞧見女同學被自己的幽默逗笑，言語與肢體就變得更加猖獗，什麼飛天神豬、豬高正、肥豬在天、豬圓髒、臭豬仔等等名諺，接連被拋到空中像煙火一樣綻放，但每一塊由火烙下的字都重重壓在阿肥仔心上。他體悟到自己就算有飛翔的一天，也只是個會飛的胖子，而不是一個會飛的人。像蠶寶寶結繭以後，慢慢變成一隻鐵鏽色的蛹，脫完殼化身成活動力旺盛的飛蛾，然後破繭而出，雖然身體長了翅膀，但那只是一雙薄弱無力像羽扇的翅膀，無法有效地抗拒地心引

力。或許在幾萬年前確實能飛，但環境與演化導致飛蛾的身體變重變肥，飛蛾成了不會飛的蛾，成為阿肥仔。

像阿肥仔這樣在地表工作的高鐵清潔員，十分鐘內要一個人負責清潔完三分之二個車廂。

小學時，他的父親也是每天開垃圾車走遍三分之二個城市。

每天放學後，阿肥仔並非待在這狹窄的沒有大人的家裡寫作業，而是拿著一塊潮濕的舊木板墊在大腿上，坐在垃圾車的副駕駛座，順著行駛的顛簸寫下歪七扭八的字。他看不見筆尖，因為手的肉遮擋了視線。他常寫到一半就看起來《七龍珠》的漫畫，父親也不管他。有時他也不受制於外界的任何聲響而逕自沉睡。

父親必須忙著招呼民眾把廢棄的、無用的、骯髒的垃圾丟進來，滿了就按壓縮捲門按鈕，看袋子被擠壓、斷裂、噴汁，任由垃圾車的龐然大胃吞食。最麻煩的是，養豬和堆肥的兩個廚餘桶常常被丟錯。有一次，還有一個大嬸跟他爭辯她沒丟錯。阿肥仔的父親說，阿嬸啊，豬仔無食卵殼，你擲毋著潘桶啦。大嬸惱羞成怒，指著他說，你是捌啥貨？人講卵殼內底有真濟鈣質！豬仔會使食！大嬸罵完就走，阿肥仔的父親只好隔著麻布手套撿起蛋殼，丟到旁邊的堆肥廚餘桶。

父親常常對阿肥仔說：「這個社會無人恰意摒掃糞掃。」然後父親就會開始一如既往的長篇論述，說人們喜歡的是製造垃圾，但不愛善後。說人們嫌惡廚餘的腐臭酸味，但不在乎肚裡的胃就是小型廚餘桶。說人們也不在乎垃圾最後收去哪裡，只要掩埋場離自己的家越遠越好。說這世界上每人每天平均製造 0.8 公斤的垃圾，那些垃圾可能是融入眼淚重量的衛生紙、前男友送的水晶音樂盒，或是買來卻從未使用過的嬰兒用品。

父親再也說不出這些話的這些年，阿肥仔的房間也被雜亂垃圾

占去，從單親家庭變成單人家庭的居家空間，處處窒礙難行，但他放任垃圾滋長，也放任自己控制不了的肥胖。他從不追求簡約整齊，不信改造前改造後那一套，也不仿效什麼流行風潮來怦然心跳。置身在多層次雜亂的空間，反而使他獲得某種生活上的平衡。又或者在父親橫死後，他才領悟到自己習慣的是垃圾車的骯髒與酸臭，還有那首既古典又鄉土的〈少女的祈禱〉。

阿肥仔是個嗜睡的人，天生沒有運動細胞，手腳往往也比別人慢一拍。當同事已開始巡視車廂座位，他才剛剛從黑色腰包拿出白色麻布手套，然後戴上，打開垃圾袋，收拾不知名的乘客所製造的垃圾。

在高鐵，被遺留最多的垃圾除了食物包裝，剩下就是咖啡杯和文件紙張。阿肥仔不喝咖啡，他都喝汽水。他不製造紙類垃圾，他的生活沒有紙這種東西，並非因為他是無紙化的信徒，而是他高職畢業後就絕緣於紙與書籍。他慶幸這份清潔工作不用碰電腦，做一些製作報表或簡報文件等等對他來說有如外星高等文明的事。

阿肥仔想起蠶寶寶從卵變成幼蟲、結繭、成蛹到變為飛蛾，這蛻變的過程也像一種外星生物的演化。在他廢寢忘食的《七龍珠》漫畫裡面，有一個反派角色叫西魯，他的綠色皮膚表面有許多如老人斑的黑色斑點，有兩片像飛蛾一樣的翅膀，是戰鬥力極強的生物型機器人。他企圖從未來世界搭乘偷來的時光機，但因為身體太大進不去，於是將自己退化為卵的狀態塞進座艙，穿越時空到了現代，再用他那一條如同毒刺的長尾巴刺殺其他生物吸收精華，讓自己再次演化為完全體的成蟲，好阻止賽亞人破壞當初製造他的實驗室。

阿肥仔討厭西魯的邪惡與自私，討厭他吸食別人來滋養自己，就像後來賭場那些黑道也吸光父親的錢。

他們遮掩賭場的方式頗為巧妙。買一堆工地常用設備，在一棟

透天厝周圍放置鷹架跟灰色帆布網，偽裝成施工中的模樣，但多年來根本沒在動工，進出的人都知道裡面是天九牌的賭場。有時候他們不讓阿肥仔的父親進去賭，說他身上很臭。阿肥仔記得有一次是餐廳丟出來的幾包垃圾被壓縮捲門擠爆，破掉的瞬間往外噴濺垃圾臭水，灑到父親身上。通常被這種垃圾臭水噴到，整天都會是一股濃郁刺鼻的酸臭味瀰漫全身。

賭場的人雖然手腳骯髒，倒也怕臭，怕像他父親這樣的臭人待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每次他父親被叫去有錢人的豪宅收大型垃圾，保全也都會把垃圾擺得離大樓遠遠的。

阿肥仔坐在副駕駛座仰望那些高聳入雲的建築，還以為來到了《七龍珠》裡面的卡林塔，高到肉眼看不見頂。他幻想上面可能還住著綠皮膚的天神與八百歲的貓仙人，等著他去拿可以治療各種傷勢的神奇仙豆。

若是阿爸做工無細膩著傷，我著提乎伊食。他想。

那天他父親收走的垃圾，讓父子倆同時感到有錢人活在另一層不同物質的世界。愛馬仕精湛核桃木沙發、德國進口五門冰箱、多功能舒脈按摩椅。這裡任何一個垃圾的原價都比他們家的財產數字還多。途經玻璃垃圾區，也看到一些從沒見過也唸不出名字的名酒空瓶。

「阿爸，彼咧膨椅咱干會當提轉去厝內囡？」

「傷大矣啦！咱兜囡袂落。」父親開車駛離連空氣吸起來都好像有點貴的豪宅區。

「哪按呢冰箱咧？」

「傷大臺，足食電啦，咱兜用細臺的著好。」

那臺得不到的冰箱，讓阿肥仔想到《七龍珠》另一個反派角色

弗利沙，他的名字正來自冰箱的英文。弗利沙最初登場時有兩根黑色的角，紫色的頭殼，矮小精悍的身軀，坐了一個飄浮球裡，那就像有錢人家才會出現的太空椅。他對敵人跟下屬都用敬語，但作風卻冷血殘酷。據說作者是以日本的房地產投機者為原型來創造弗利沙，從他到處入侵別人的星球來看，確實很像嗜血的炒房族。

相對於有錢人，窮人的垃圾都長什麼模樣？

洋芋片零食袋、550 毫升寶特瓶，或是沒中獎的六合彩彩券。阿肥仔的父親知道什麼垃圾來自於什麼樣的人，但仍禁不住帶著兒子吃零食、喝汽水，把生活中看到的各種數字神格化為彩券號碼。他也常跟阿肥仔說垃圾和人一樣也有分等級。高級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可以換一些錢，低級垃圾卻直接死在焚化爐，或是被偷倒入河流或大海，從此如孤帆般無止盡的漂流，直到鯨魚被捕上岸，才有可能在魚肚裡被世人再次發現。

高鐵的垃圾單純許多。唯一讓阿肥仔無法理解的是有一次，他在座椅底下撿到一張 1996 年的麥可傑克森高雄演唱會門票。他想不透那張門票是怎樣被遺棄在旅行的座椅下，那夜還深深為此失眠。

工作守則規定，清潔員必須用戴手套的手拿垃圾，另外一隻乾淨的手才可以碰車廂內的設備。阿肥仔不習慣分那麼清楚，有時候他會忘記哪隻手能碰什麼或不碰什麼，然後他就會被眼利的督導罵，被罵得好像自己是世界上最骯髒的人。啊毋是攏差不多？他在心裡抱怨。

以前他坐在垃圾車副座，看著父親開開停停、下車上車，從來不會區分沾有垃圾汁液的是哪隻手。雙手戴手套，互相摩擦，汁液就會乾掉，直接握方向盤也無妨。沒有空閒可以洗手，也沒有洗手的必要。阿肥仔習慣方向盤的惡臭與污穢，但不習慣高鐵過於嚴格

的規定，彷彿乾淨與骯髒之間有明顯區分的一條線，讓人在無意識中將自身與車廂一分为二。

他在擦拭座椅餐桌的時候，確實有那麼一刻，懷念擺弄方向盤的父親，懷念像大胃王一樣的鵝黃的垃圾車。那個空間對他而言，或許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家，尤其是跑完末班車回到清潔站，父子倆都累倒睡在車上。然而他這幾年回想父親的臉，卻都只剩下一團模糊的輪廓。

今仔日是阿爸過身的日子，我三頓愛加食一寡，阿爸才袂煩惱。

他想起父親也說過無論垃圾車去到何處，所有的垃圾都肯吃，不挑食也不反胃，不質問垃圾的來源，也不介入垃圾的命運。

「腹肚有夠枱。」阿肥仔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吃任何東西。

「閣有五分鐘！」耳機傳來催促聲。

阿肥仔還在擦餐盤，照著訓練早操所教的英文字母擦拭法。但他今天早上遲到，中途才偷偷摸摸加入。

「貼頭墊啊貼頭墊、貼頭墊啊貼頭墊！」清潔員將雙手放在空中揮舞，模擬貼頭墊的手勢。

「擦餐盤啊擦餐盤、擦餐盤啊擦餐盤！」想像英文字母 Z 的筆順擦拭餐桌。短捲髮的中年阿姨，皮帶扣在最後一孔的枯瘦大叔，這些人的動作整齊一致，但有些人的手臂看起來沒什麼力氣。

那時阿肥仔默默無聲地混進最後一排。

「歡迎搭乘臺灣高鐵。」

「咬字再清楚一點，中氣要足。」男督導像交響樂團的指揮家。

「歡迎搭乘臺灣高鐵！」

「語氣要再多一點快樂的感覺啦，乘客不是來參加告別式的。」

「歡迎搭乘臺灣高鐵！」清潔員硬是擠出笑臉發聲。

「好了好了，大家去拿裝備。」

阿肥仔慶幸今晨沒有被督導發現他遲到，跟著眾人回到辦公室檢查工具袋，腰包裡面放入三種不同顏色的抹布。有擦窗邊平臺的藍色抹布、擦餐盤的紅色抹布，還有擦地板的紫色抹布。紅色抹布讓他想到路上差點撞到的紅色跑車，如此醒目而且高貴。一樣的顏色，卻附著在不同價值的物品身上。

每日清潔工作周而復始，被動等待工作場所駛來跟前。運氣好，沒太多垃圾，運氣差，就是眼看整灘咖啡流動在地板上，然後只能在時間壓縮下拿出紫色抹布，跪在地上擦拭。阿肥仔因為太胖，關節軟骨磨損嚴重，跪下來的時候，彷彿骨頭與骨頭直接摩擦，每跪一次就是痛苦的凌遲。其他同事刷廁所馬桶的方式是蹲下，但要阿肥仔蹲下反而比跪下還難。他每天才剛打卡上班，就期盼著打卡下班的時刻快來。

他終於擦完三分之二車廂的餐盤。

「害矣！」阿肥仔驚覺漏了順序，忘記先用鏡子照上方置物架，確認有沒有乘客遺忘的行李。他的汗滴到白色袖子。他打開黑色腰包，拿出小鏡子，踮起他擁擠的腳尖，支撐全身重量，照一整排 25 公尺長的置物架。好佳哉無物件，他想。

反光的光線在鏡面流動，鏡子深處卻晃動一條橘色身影。

「是伊……」阿肥仔的心跳有點吃力地加速。是 615 車次女服勤員。

她今天一樣身著橘色窄裙，半透明黑色絲襪。她的五官排列在完美比例的位置，綁了馬尾的烏黑髮色，使她臉部皮膚更顯白。微笑時，嘴角下方浮現看來溫柔與心善的梨窩。阿肥仔有時會想像自己躺在她凹陷的窩裡，被她淡香的體味包圍，這樣他早起上班的疲累感就會暫時消失。

有阿母惜命命的感覺敢講嘛是按呢？

阿肥仔不知道為什麼這股近乎暗戀的情感，總是被他自己想像的母親挪去使用。

是啥物時陣開始煞著伊？他試著回想與 615 車次女服勤員有關的記憶，直覺應該是源自當時的意外。

那天，阿肥仔結束車廂清潔工作，趕著下車廂，左大腿卻撞到廂門，自己被自己的腳絆倒在月臺。當時 615 車次女服勤員正好經過，見狀立刻攙扶他，顯露擔心的表情說：「你有沒有怎麼樣？」

阿肥仔嚇到說不出話來。

不知道是因為他在一排乘客面前弄倒自己而嚇，還是因為被那麼美的女人關心而嚇。總之從那以後，他覺得她跟其他人不一樣，但他也知道其他人覺得他跟別人不一樣。他想過應該要變得和別人一樣，但他不知道從何做起。

阿肥仔也曾聽同事說，女服勤員在高鐵上推著推車販賣食品，時常會被某些乘客騷擾，雖然不到性騷擾，但可說是一種資產階級式的騷擾。有的人會故意挑很久，請服勤員介紹有什麼商品。有的人堅持要她幫忙收垃圾，如果被拒絕就會動怒。有的人以為多買幾包食物就可以要到 LINE，要不到就當起大爺刁難。

我敢有才調保護伊？但是我連阿爸攏救袂活。

伊的目矚敢是咧看我？阿肥仔從鏡子深處和她對上眼，心差點跳出來。

他轉頭看，發現她對他微笑點頭。阿肥仔頓了一下，才趕緊報以僵硬膽怯的尷尬笑容，而她已步出車廂，跟在她後面的是一位高挑的男列車長。

阿肥仔發現無論男女勤務員，腿都十分修長，和自己的象腿截然不同。完全相異的還有髮型，俐落短俏的男性油頭，額頭閃閃發亮，彷彿和他們的光亮人生相映襯，鬍子也刮得乾淨，皮膚嫩白。

阿肥仔摸摸下巴的鬍渣，好像還是漏掉幾根鬍子沒刮到，長短不齊。他發覺似乎有一陣子沒去百元快速剪髮店，髮長已觸脖，厚重塌陷。明明該去修剪，但就是懶得去，或者說是一種不想去的心情。

他害怕與剪刀靠得太近。

父親後來在賭場下重注，想把之前輸光的錢一次贏回來，但結果仍敵不過出老千的老江湖。他口袋空空掏不出錢，黑道用除草剪留下父親的一截小指。這幕被躲在門外的阿肥仔看在眼裡。

幾天後的午夜，人聲漸漸止息的清潔站，末班垃圾車已經回來。小學生阿肥仔如常在車上睡著。天空亮著滿月，一排子母車內的垃圾被照映出油漬的光，等待被推入焚化爐。阿肥仔的父親喝了酒，滿月升得更接近父親的臉，表面的坑坑疤疤越加明顯。

父親沒有去牽機車，而是再度發動垃圾車，踩油門，奔馳在人車稀少的馬路上。阿肥仔被顛簸搖醒。

「阿爸，咱欲去佗位？」

「莫講話，恬恬。」父親的口氣既認真又冷酷。

阿肥仔不敢再多說一句。

寧靜的夜，昏暗的路燈亮著，阿肥仔只聽見垃圾車的引擎聲和父親的喘息聲。

父親開到那棟假工地的門口。

倒車。

父親先下車將兩個廚餘桶放落到地面，然後按下壓縮門按鈕，讓垃圾車像吃過頭的大胃王一樣，把晚上吃的東西全部反胃吐在鷹架與灰色帆布網前。

垃圾堆裡有尋常人家擦過糞便的廁紙，接住經血的加長型衛生棉，奶汁在底部搖晃的手搖杯，也有高級餐廳的龍蝦殼與殘餘的鵝肝醬。

阿肥仔從後照鏡看到父親將垃圾堆滿整個門口，然後把廚餘桶推回起降板，升到高處，接著雙手大力一推，把人們的廚餘全部傾倒在已經變成垃圾堆的小山。

汁液漫延，酸味升天，蟑螂竄逃，蒼蠅紛飛。

他看見父親的臉頰滴下許多汗，他的心也流了許多汗。

前後不到三分鐘，一整車的垃圾有了新的去處。父親驅車離去，打開車窗，任由夏夜晚風吹拂汗水，車子像排掉囤積已久的宿便而輕盈許多。

翌日，父親的同事沒有發現昨日為何少一輛車開去焚化爐，一切如常。阿肥仔放學後走到清潔站，跟著父親工作，在車上寫了功課、看了《七龍珠》漫畫，然後又沉沉地睡著了。他這一睡，居然睡到隔日早晨。

醒來時，父親並不在身邊與他一起打鼾。

他被幾個叔叔、阿姨叫醒。

戴帽子穿制服的警察叔叔牽他下車後問他：「那是你爸爸嗎？」

他看見父親雙眼闔上，嘴巴微張，臉上都是血，浸泡在藍色的廚餘桶，只有頭部和少了小指的手浮出廚餘表面，蒼蠅和蟑螂在父親的嘴巴自由進出。

阿肥仔被那景象嚇得說不出話。

他喘不過氣。深呼吸。鼻腔內是熟悉的藍色廚餘桶散發出來的酸臭味。

從那天之後，阿肥仔吃東西一定吃得精光，絕不殘留食物。一整年，只要在忌日這天想起父親就好。

有時他會幻想如果真的有《七龍珠》，那他一定向神龍許願讓父親復活。

若是阿爸袂閣再活，伊敢會成做糞掃神？猶是成做潘桶鬼咧？

人與神鬼都是殊途。

他與他的女神也是。

女神穿的橘色背心像冬日的暖陽。據說這種參考自色彩學的視覺設計，可以減緩旅客的慌張。阿肥仔的白色襯衫呢？那是乾淨的象徵，整潔的表率，代表一塵不染的服務品質。

阿肥仔不由得想多看 615 車次女服動員一眼，於是扭動偌大的身軀靠近車窗，這時他才想起他還沒將窗戶遮陽板全部往上打開恢復原狀。

他趕緊拉起每一排被關上的遮陽板，也尋覓她的身影。他在中間排車窗看到她身後的男列車長將雙手擺在腰間外側，對著她比出誇張的姿勢。她開口對男列車長說話，嘴型像是在說「你不要隨便嘲笑別人啦」。

阿肥仔不再往外看，繼續拉起遮陽板。他試著不要分心，但今天會讓他分心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他把思緒移到他最近歸納出來的遮陽板理論。他發現中午前的南下列車，遮陽板是左側關上居多，午後則是右側，而他比較喜歡處理晚上的列車，因為幾乎都會打開。

「關有兩分鐘！」

座椅上的白色頭墊布還沒丟棄換新，阿肥仔看到阿姨同事已經來幫忙收頭墊布。阿姨的手速很快，像清明節做潤餅皮的師傅，一旦沾麵糰的手掌碰到烤爐後就迅速縮回來。

啊毋著，培墓彼工嘛是會想著阿爸。他罵自己腦袋不靈光。

剩座椅還沒旋轉，阿肥仔趕緊手握座椅上凸起來的手把，腳踩腳踏版，大力往前推，笨重旋轉每一排座椅。

「時間到矣！攏出來！」

阿肥仔的最後一滴汗落在走道，汗酸味飄到車廂上緣。他撒下白色布條，小心踏上月臺，外頭已經有一些等不及上車的乘客。

腹肚有夠枵。

此刻，阿肥仔只想趕快去休息室找東西吃。

今仔日是阿爸過身的日子，我三頓愛加食一寡，阿爸才會快活。

評審意見

◎陳明柔

篇名〈糞掃車〉透露出作者隱喻的意圖，對於主角阿肥仔的描寫，傾向內心的自我對話，與外在世界沒有太多互動，因此以大量回憶鋪陳建構主角的邊緣人生。主角父子都是社會底層勞工，藉由他們的工作寫乾淨與骯髒的界線，也指涉著階級的隱喻。通過不起眼清潔工的低視角寫底層人物的日常，在視角切換上展現了純熟的技巧。以臺語流暢寫對話是亮點，本篇作品在不同語言的敘事切換上是流暢的，作者在整體營造上是有經驗的寫手。

第三名

皮諾丘

賴俊儒



得獎感言

想成為更好的人，但「更好」是什麼呢？
在童話裡，皮諾丘自鯨魚的肚腹裡脫身
而成為真正的人類，
現實裡卻沒有鯨魚可以把我一口吞下，
又或者我早就被吞下了，
只是一直忘了要走出來。

個人簡介

筆名 MBKBN，1984 年生於嘉義，現居
新北。養了一隻 17 歲的老貓，名為糖
糖國王。在每日發廢文之外，偶爾也寫
散文、小說。現任職於教育界，曾獲若
干文學獎。

手機收到人力銀行自動發送的郵件，她才想起行事曆上無端消失的那則活動提醒——今天上午有一場面試。這是行事曆第二次出問題了，上次只是差點錯過，這次卻真的搞砸了。她記得對方來電的那日，確實有好好的把時間在手機裡記下，如今卻莫名地查無紀錄，即使這個職缺她並不真那麼想要，但無故爽約還是頗損傷自己的陰德值。她揉了揉鼻子，思忖著該怎麼回信，要真直說忘記了，那簡直是同時羞辱對方和自己。

可是明明記在行事曆上的，除非夢遊症，否則就是有人動過她的手機。

她抬頭，男人還在窗邊講電話，聲線和表情都很柔軟。

她坐起身來，把枕頭墊在腰後，透過旅館房裡的大鏡子窺看，男人一身盔甲般的肌肉因汗濕而光澤，線條分明的腹部，還有那翹臀，一切都只比他描述的更加精實，看不出已三十多歲，或許是娃娃臉，又或者是經年的鍛鍊讓他顯得年輕，當然年齡也未必為真，她不排除有在這種微小的地方作假的可能。網路上打滾，上面的數字多是虛報，一如泡麵包裝上的圖示僅供參考，像男人這樣的無修圖直出，簡直是奇行種中的奇行種。隔著螢幕，人人心底都按著七折八扣的計算機，不過對她來說，這種見面時的落差也是一種趣味，她喜歡在 APP 上決定配對的瞬間，下好離手，一翻兩瞪眼，看是對方的真心話，還是自己的大冒險。

男人側過身來，發覺鏡子裡投來的目光，孩子氣的笑著對鏡子擺手，她反射性的露出等量的笑容，跟著男人的鏡像揮起手來。

家、長、打、來、的——她從男人唇形讀出這幾個字，回了手勢，表示明白，便起身先去淋浴。浴室和房間只以一片霧面玻璃隔開，隱約能看見男人移動到床邊坐下，手裡電話還沒放下。

他其實不用跟她解釋，誰打來的都不要緊，這是多次「約跑」

下來的默契，他們是連彼此真名都不要知道的「跑友」。她把排水溝的頭髮撿起來，彎腰時仍覺雙腿痠軟，男人自稱是運動員，應該說是前運動員，幾年前受傷後卸下選手身分就轉任教練，但感覺得出來即使退居二線，他仍把體能維持得極好。

「下禮拜見面嗎？」她出來時男人坐在床沿，不到一尺處放著她的手機。

「好啊，再約。」她和男人維持著一周一次的約跑頻率，通常選在她隔天沒有排班的日子。

她對著全身鏡整理頭髮，男人靠過來，把手搭上她腰際。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用吧，一小段路而已。」

「那我陪你走回去？放心，不會跟到你家樓上的。」

「我一個人可以的。」

「今天比較晚了，沒關係嗎？」

「不用啦，跟你一起走反而危險。」她笑著推開男人的手，眼睛越過男人肩膀抵達房間角落，衣帽架在牆上的投影彷彿一株巨大蕨類蔓生，無數多毛的、枕頭大的黑色蜘蛛攀爬其上。

男人對她的視線渾然未覺。

離開旅館後，她在幾條巷子裡繞進繞出，確認身後沒人跟著，才放心轉進捷運站。

要約就不要暈，要暈就不要約，她以為這是基本常識，沒想到男人會說出這樣失格的臺詞，兩人關係就像堆沙堡，虛浮的地基一旦被現實介入，不用幾個浪頭就完事了。不過他雖然踩了雷，但也不到犯滿離場的程度，真要斷乾淨，她還有點捨不得，她喜歡男人光鮮亮麗的笑容，像整個人力用得太滿，反而撐出細小裂隙，雖然不知道裂痕裡面是什麼，但她能嗅到失敗的味道，這可能也是她為

什麼罕見地一再接受男人的邀約，同類相吸。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身體的緣故，男人技術是真好。

列車行了幾站，終於有個靠窗位子空了出來。深夜的月臺猶有人群，但行伍的人數隨著市中心往城外的方向逐站遞減，乘客臉色像通往靜脈末梢的細胞一樣缺氧、暗沉……她讓右臉抵著車窗，如此就不容易看到窗上自己的倒影。

一段長加速，她知道此刻車廂正從河床下方通過，狹長的空間搖擺、震動，好像周遭黑暗隨時會垮下來，垮下來，將現實掩埋。狹小的甬道，她像整個人壓縮在巨大的魚腸裡，魔著，被動地穿越半座城市。

終點站——終點站——

呼出一口長氣，她睜眼，把久坐僵直的身體從座位上拔了起來。

*

訊息送出，她把面試重新敲定在兩周後，這次在行事曆上她不只註明時間地點，還特意加了鮮豔的黃色底標。

啪！一張考卷拍在桌上。

她抬頭，面前一雙愠怒的眼睛，是總坐在後排角落的那個孩子，交卷時總像是巴不得把這世界給一起砸了。她看她薄而脆的背影走回座位，小小身子裡不知哪來的這種怒氣，她暗自高興，這樣的孩子少有，無論如何，火光也是光，補習班裡每日有上百個孩子來來去去，大多數都是面目模糊，和她一樣每晚在這毫無情緒地坐著，機械式地測驗、解答、測驗、解答。

這種時候她總會想，教育無他，忍耐而已。人類就是在成長過程裡學會如何互相忍耐，這也的確符合補習班的宗旨，「專家是訓

練有素的狗」，主任在員工訓練時總要引用這句子，來合理化這些重複且無意義的勞動，當然面對孩子，主任把句子說成另一樣態，「我們要一起做個好孩子！」

明明句子該是暖的，從主任嘴裡吐出來就帶著一絲森冷，怎麼聽都不對勁。剛到任時她就不喜歡這個中年女子，主任出口的每一句話都讓她想到母親，開始她還覺得這樣隨意厭憎一個人實在太不理性，後來發現，本能還是值得信任的，主任的確是個徹頭徹尾的爛人。她碰巧遇過主任在大家下班後，逐一翻看辦公室的其他電腦，也有幾次，她發覺置物抽屜裡的個人物品有被移動過的痕跡。

她知道，主任的電腦可以監看補習班所有攝影機。

又一個控制狂。

她無所謂，她把來上班的自己清理得很乾淨，像從前那個為滿足母親的窺探欲而寫兩本日記的少女。隔壁的同事景不一樣，大學畢業不滿一年，錄取隔周就去剪了一頭俐落短髮，但那張拙稚的圓臉仍然藏不住學生氣，開口就是抱怨，好像怕整間辦公室沒人聽見似的。景說話常前言不接後語，讓她感覺精神錯亂，第一次見面，景就冒失地拿出手機說要加她 IG，她隨便開了一個小帳號應付過去，這大概就是代溝吧，她絕望地想，這時代多的是這樣把隨便當率性的人。還好在工作上，景跟著她依樣畫葫蘆，大致上也過得去，在分配給她帶的新人中算是學得快的了，可惜沒學會忍耐。

她把第二張練習卷子發下去，就和景交接著吃飯。15 分鐘的空檔，她抓了一個漢堡就躲進廁所，右側第二間，她專屬的綠洲。關上門，點開藍色圖示的 APP，她繼續把〈罕見疾病患者的日常 PART3〉的草稿完成，下午三點以後流量最高，她要趕在這時間前把文章發出去。

她當然沒有罕見疾病，這只是角色扮演，不是盜用照片冒充

她人身分，而是憑空杜撰，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像她這樣的人在網路上並不少見，同好們還創立了一個社團，成員可以在裡面練習如何把幻想更具體更細膩地描繪出來，那裡就像慣性說謊者的新手村，她私下把社團叫作「皮諾丘」，那裡的初心者都還頂著一根清晰可見的長鼻子。

感應式的燈亮了，有誰推門進了廁所。

腳步聲在洗手臺前踟躕片刻，就轉往她的方向。這裡的廁所都是喇叭鎖，從外面得轉動門把才能判斷是否鎖上，那人在第二、三之間停下，她暗自祈禱——還好，她轉開第三間的門。

是誰呢？馬桶坐墊放下後，隔壁好一陣子再沒聲響。忽然一陣低頻的震動聲，啊——她明白過來，那是手機開機的震動聲，接著是一串鈴聲和泡泡音效輪番轟炸——那是積累的訊息一口氣湧了進來。粗心的孩子，她想，在關機前竟然忘了先調成靜音。手機在補習班是違禁品，她聽見隔壁女孩手忙腳亂地按下沖水鍵，企圖蓋過音效，直接到水箱都空了，手機停了，沖水按鍵仍被緊壓不放，整間廁所只剩細小水流如嗚咽。

女孩終於鬆手，她沒離開。她想她不知道隔壁有人。

廁所內恢復平靜，指尖在觸控螢幕上無聲無息地滑動，她和隔壁的孩子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隱密世界。沒收手機是主任的堅持，其實孩子的手機不外乎是拍影片、發限時，留言，愛心，追蹤，被追蹤——小腦袋瓜分泌了一次又一次多巴胺，多麼甜美，多麼欲罷不能，有什麼不好呢，手機是一根虛擬的紅蘿蔔，暫時將驢子從補習班的拉磨生活裡短暫解放出來。不過她也是一樣的吧，即使只有短暫的 15 分鐘，也要流連在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裡。有些人編造故事像對待一件玻璃工藝那樣小心，有些人則像隨手捏出一個個捏麵人，質地粗糙卻厚實溫暖，皮諾丘就是她的那根紅蘿蔔，虛構的人

生，一個接一個，不知疲倦的一千零一夜。

據說某些女性主義的社團，會在圖書館的女權相關書籍裡藏一張字條或者小卡，作為一種祕密的邀請函。聽到這則傳言的她，曾在圖書館裡依照自己擬定的書單翻了一下午，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最後書裡找到的，只有一張過期五年的折價券。祕密社團沒有為她開啟，也許書單全是錯的，她畢竟對女權沒有興趣，又或者被看穿了她的心存不軌，就像《哈利波特》的萬應室，入口只在真正需要的人面前顯現，所以有的人能找到女權社，她找到的是皮諾丘。

又一個人推門進來。

「○○○，妳在裡面嗎？」高頻且尖銳的聲線，是主任。

「呃，我在！」女孩慌張地又沖了一次水，推開門出去。

「在上廁所啊？」

（不然呢？）

「我問妳妳的手機呢？妳今天是不是沒把手機交到櫃檯保管啊？」

（真的好厭煩這刺耳的聲音！）

「我有……」女孩說了什麼，細不可聞。

「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放在櫃檯的那支是舊手機嗎？那支根本不能開機喔。」

（天啊！她一支支去打開學生的手機嗎？）

「妳知道這樣違反我們之間的約定吧？知道吧？」

（強迫的叫「規定」不是「約定」吧？）

「妳知道我可以跟妳的爸媽……」

「妳知道……」

（閉嘴！閉嘴！閉嘴！）

——砰，她一腳踹開門板，拿起鐵製垃圾桶就往主任頭上砸，

巨大聲響把女孩嚇得蹲地抱頭。主任的頭部變形凹陷，口中仍不斷說著「妳知道妳知道妳知道……」她拾了地上的銀色長劍，高舉雙手，揮下，用力將主任劈成兩半。地板、牆面、鏡子上，四處飛濺綠色濃稠的血漿，彷彿她砍殺的不是人，而是一隻巨大的昆蟲——

「欸妳在哪？主任抓到一個學生偷帶手機，正在發脾氣。」景LINE她。

她把搓揉成球的漢堡包裝丟進圾垃桶，回傳了一個馬桶的emoji，再附上一張笑臉。

*

她躺在旅館床上，腦裡還想著下班前的那次談話。

她和景在狹小門口並排站著，身子幾乎貼在一起，她能感覺到景濕涼的皮膚，與她的不耐煩。大概是為了讓出更多空間給教室，主任的辦公室極小，一切物品都在伸手可及的距離，排列成緊密整齊的模樣。

右側櫃子依字母和年級分成上百個小方格，那是保管學生手機的地方。

傍晚坐櫃檯收手機的是景，她沒發現假手機的事，自然要被主任唸幾句。

等景離開之後，主任問：「她有沒有跟妳提過想離職的事？」

「怎麼突然這樣問？我沒聽她講過耶。」聽到離職二字，她心裡起了戒備，景的確愛抱怨，也常提到想換工作，但她知道景只是嘴上說說卻毫無行動力的那類人。

「我總覺得她好像在找別的工作，現在離會考沒多久了，家長那邊也盯得很緊張，我希望妳幫我注意一下，如果她真的有離職的

意思，至少要到會考結束再走。」是主任發現了景有什麼不尋常的跡象，還是這次談話根本是在警告她，或許她看過她的手機裡的求職？

在生活圈裡，能有機會碰她手機，並且曾看過她輸入密碼的，加上主任，最多也不過三人。

她拿出手機確認，面試提醒還在。

「這種時候還能滑手機啊？」

男人指腹來回滑過她的小腿肚，或輕或重地按壓，手法相當熟練，他知道怎麼取悅她。

「站了一天很累吧？」

「對啊，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客人多，又不是什麼節日，下午幾乎沒什麼休息，偏偏又都是只看不買的。」她隨口應著。

「只看不買，所以是來看香水還是看妳？」

「你再亂說，哎——你！」男人握住足踝，輕輕吻了她的腳趾。

「好香，下次再去妳的櫃跟妳買幾瓶香水。」

「你找不到我的，絕對找不到……嗯，」她輕輕哼了一聲，調整身體重心，感受男人的手掌逐漸向上探索，凡手指觸及之處，全都躁動了起來，她放下手機，眼睛閉了起來……

淋浴前，她把手機隨手塞在枕頭下。男人背對著她，正打內線電話向櫃檯延長時間。

她喜歡在結束後多待一會兒，不做什麼，就只是躺著聊天，她喜歡從談話裡汲取捏塑身分的素材。前男友的前任就是櫃姊，當時她幾乎拷問般地逼問男友與前任交往的細節，像個善妒的女友，但其實另有所圖。說謊的祕訣在於真實，從真實的記憶抽取、再造，如同建構大樓，作為支撐的鋼骨必得真材實料，但全是鋼鐵的房子無異於牢籠，她知道理想的居所要有所虛擲，要有花樣，要有一些

故弄玄虛的無用設計，才能把人關得心甘情願。

男人的話題多半圍繞在運動圈子裡的黑料，比如教練與協會的權勢霸凌，球員在競技之外的角力，她才知道在運動員陽光外表底下，藏的是與一般人無異，甚至更為難堪的泥濘。這些年她約跑的心得是，若想要對哪個職業幻滅，很簡單，就跟對方上床，離光源越近，背後的影子就拉得越長。

「欸，你是什麼時候覺得自己運動員生涯結束的？」她問男人。

「就是受傷的時候啊。」

「所以在那之前都沒有過這種念頭嗎？就是心裡一個聲音跟你講，你這個人就到這邊為止了。」

「講得好像是人生終點一樣。」

「差不多啦。」

「有啊，不過不是心裡的聲音，而是別人跟我講的。」

「我要聽。」

「每次都我在說，換妳先說點自己的事。」

「可以啊，那我說個跟櫃姐有關的事。」她想了想，「你知道天堂嗎？」

「那個很早期的網路遊戲？」

「對，我玩過一陣子，創了一隻女妖，因為是隨便玩玩，等級一直升不上去。」

「這跟櫃姐有什麼關係？」

「你有點耐心。」她把枕頭墊在腰後，坐了起來。

「玩沒多久，我在騎村森林附近認識一個男騎士，他等級很高，在我快被蜘蛛夏洛特咬死的時候，他救了我，因為都在同一區練功，常遇到，就自然聊了起來。他說他是高二生，我就騙他我 15 歲，讀高一夜校，從此我就多了一個遊戲裡的哥哥。」

「我上線的時間不長，你知道，白天要上班嘛，但無論我再晚上線，他都會在。一開始我只是想逗逗這個小男生，沒想到他認真了起來，跟我要了幾次手機號碼，說想聽我的聲音。我有點罪惡感，講電話沒什麼，但要裝成 15 歲的就有點困難了。」

「不會呀，妳有點娃娃音呀，說是 14 歲我也信。」男人捏了她的鼻子。

「問題在語氣啊，成人再怎麼扮孩子都像假的。他打來的那天我在上班，我躲到廁所接電話，第一句先說我感冒，在家休息，所以聲音有點啞。結果呢，講沒幾句，百貨公司的廣播就響了，立刻戳破我的謊話。我馬上把電話掛了，但有什麼用呢？他已經知道他幻想的那個 15 歲妹妹，原來是個比他還大的姊姊——講完了，換你。」

「後來呢？」

「沒有後來了，我換到其他伺服器，也創了新角。電話當然也封鎖了。」

故事是反過來的，事實上男騎士是她，而主動要打電話來的是女妖「妹妹」。為了應付這個妹妹，她拜託當時的男友代接，男友不情願地照辦，可是打開擴音接通電話的那一刻，另一端傳來的聲音實在很難說是少女的聲線，然後，她和男友一起聽見了百貨公司的廣播音。

她被欺騙了，但她無權生氣，她同時也是說了謊的人。

「妳記得我說過的學弟嗎？在國訓遇到的那個。」輪到男人開口。

她記得，她特別喜歡男人當兵時那些充滿無奈的故事，好像人可以無端被任意折辱。男人畢業後服體育役，服役期間就是待在國訓中心當現役球員的陪練。他說過在那裡遇見了讀體大時的學弟。

那時學弟已被選為國手。

「在練球時學弟對我這個陪練員很客氣，非常客氣。有些人對你越有禮貌，只會讓你越覺得羞辱。」

她懂。

「妳知道嗎？剛進體大的時候我比他強多了，那時候我是隊上穩穩的第一單打，可是隔年他開始追上來了，他潛力好，又跟我一樣是左撇子。在隊內我開始避免跟他對打，怕被看出來，可是隊員不是傻子，教練也不是傻子，這種東西是藏不住的。」

「隔年全國大賽，教練把我叫過去，說『○○○啊，我看這次就先讓學弟試試看。』」男人模仿教練的音調，她訝異地看著他激動的側臉。

「這次，妳知道嗎？教練說『這次』，但這次代表的，就是以後全部都給學弟了，除非學弟有什麼意外，否則我沒機會了。我不死心，繼續加大練習量，反而傷了，後來就是妳知道的那樣了。」

她輕輕撫摸男人微微汗濕的手心，知道他正被過去的情緒吞沒，才會沒注意到自己剛才的句子裡，不小心說出了真名。

巨獸浮出海面，打開了口腔，她踏進濕滑的舌面，搭乘往下的電扶梯，乖順地進入牠的胃腸。

末班車的車廂裡，她捏著口袋裡的手機，壓抑著好奇心。男人的姓氏不常見，若加上幾個關鍵字，應該不難找到相關資料。可是她又想，都揭開就沒意思了，她也不真的想知道男人是否對她扯謊。

她拿出手機開始回覆瑣碎訊息，打字到一半，她不知怎麼忽然想起行事曆，打開一看，預感成真——那則面試提醒又被刪除了。

*

是男人？

可是，為什麼？她百思不得其解。

男人和她是交友軟體認識的，先前理應沒有任何交集，而她現今的生活，更是向他隱瞞得密不透風，她直覺男人一直有事瞞著她，但說謊總該有目的，她看不出他的理由。

她把男人的名字給了前同事 A，請她幫忙調查。A 是她從前在公關公司的上司，是她離職後少數保有聯繫的朋友。A 的英文名字其實是 B 開頭，叫 A 是因為兩人在咖啡廳外第一次見面，短髮，長風衣，瘦瘦高高一個女子，看來有些柔弱，兩腳卻踩得極開，把整個人站成下寬上窄，一座不太牢靠的梯子。

「那叫 A 字梯。」聽了她的形容，景說，說完轉頭臭罵了一個分心的孩子。

「我是要說她站的樣子看起來很不自然。」

「我知道妳的意思呀，我是說妳形容的那個叫 A 字梯嘛。」

景總是只聽她認定的重點，半年多來她也習慣了，此後再提到 A，她就順著景的說法叫她 A，A 字梯小姐。

也因為 A 拉她到公關這行，她才知道看似平凡事件背後，常有太多難以想像的隱情。

她曾為了接近某個音樂老師，創造了一名戀足癖男子的帳號，她用那帳號按月定期私訊對方的臉書，要求向對方購買足照。

「可以跟妳買照片嗎？一張 300，會一次買十張。」

「我有蒐集這些照片的習慣，自然光，不修圖就可以了。」

「妳有哪些鞋款呢？有紅色的露趾涼鞋嗎？」

「不用露臉，妳只要穿著跟鞋，拍照傳給我，我就匯款過去，金額好談。」

「在嗎？考慮得如何呢？一張 500 可以嗎？」

長期糾纏下來，對方終於點頭答應，就只賣了一次，十張，她匯了 8000 元過去。有點貴，但無妨，錢是客戶提供的，這個案子的委託人是對方的先生，目的是為了在打離婚官司時提供有利的證據，那筆交易的確讓他在官司裡占了上風。

那男人要的是什麼？刪掉通知？只為了妨礙她面試？這也太荒唐了。

「妳看這個，好像很好吃啊，妳要不要一起分？」

景把螢幕斜向她的位置來，上面是美式大賣場的臉書社團，正熱烈炒著新上市的秋刀魚泡麵。

「又被點火了？我怎麼記得妳上次跟風買的薯片根本沒吃完就丟了？」

「哎，每個人口味不一樣嘛，這次也許很合我胃口啊。」

就是專騙妳這種人，她心裡想。

景不知道，這類貼文底下動輒數百則的留言，可能一半都是她的前同行，或者說，同行的分靈體。她從前也接類似的工作，剛入行的時候，厚奶茶、草莓蛋糕、大福、芋泥可頌……賣場商品浪花似的翻過一輪又一輪，鈔票進來，底下的人偶也換過不知道多少張臉。網民以為自己擁有漫無邊際的自由，但所謂自由，其實只是在他人掌心翻筋斗，差別只是誰的姿勢更漂亮而已。上網瀏覽的網頁，購物清單，甚至觀看哪種類型的 A 片，都在演算法的網羅之中，妳被標籤、被分類，看了什麼？去了哪裡？妳永遠都擺脫不掉身上的懸線。《駭客任務》原來是真的，母體的管線接在每一個人身上，給予養分，換取夢境。

她會走進這一行是因為母親。

母親是作家。

小時候她讀不懂老師在聽到母親職業時，臉上那種微妙的表

情，後來她才明白作家這職業多少帶點夢幻光暈，但靠近是幻滅的開始，作家的家人從不在光暈的映射範圍。寫作的人本質上都是暴露狂，母親好於把家庭生活鉅細靡遺地放在部落格，待臉書時代來臨後，更多零碎且私人的片段被公諸於世，母親的忠實讀者們，知道她的姓名、長相，知道她遺傳自母親的過敏性鼻炎，知道她就讀的學校班級，甚至每一次段考成績的好壞。母親每放出一張閃閃發亮的家庭合照，就讓她幽暗的私隱空間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所以她編造出多重現實，抽出肋骨，把自己剝離成複數個體，彷彿佛地魔，把靈魂灌注在每一個分靈體上，母親想把她整個人像橘子一樣剝開，她卻用從小繼承自母親的寫作能力來抵抗。

小她一歲的妹妹曾經偷看她某則部落格的發文，問她為什麼要寫那些虛構的東西。

「那不是虛構的，」她說，鏡像只是左右倒錯的真實，本質是一樣的，她知道她自己其實也是一個暴露狂。

她 P 站其中一個帳號專寫大學裡的光怪陸離，某天有人敲她，一個陌生的帳號丟了水球過來，是 A。訊息大意是說她文字好，很會說話，問她要不要兼差，有份薪資豐厚的外快適合她做。她第一直覺是詐騙，但凡輕鬆賺錢的工作，不論在哪個時代多半都是騙局，依結果來看她沒說錯，這也算是詐騙，差別在於她就是騙局的一部分。

她沒回 P 站的訊息，沒多久，她用不同名字經營的另個部落格也收到一樣的邀約訊息，留言者同樣是 A，B 開頭的那個 A。她這才認真讀了內容，某個深夜丟了訊息回去，幾封來回，弄明白 A 是公關公司，專找有些人氣的網路寫手接洽，發案給他們，或是買下整個粉專。

當 A 知道原來「罔兩」和「AnnieRose641」是同一人時愣了一

下，跟著又笑出聲來。

「等等，這兩個帳號形象完全不同耶！天啊，妳真有才能！」
A 說。

有才能。大概是 A 的話讓年輕的她有點飄，她接了幾個案子，就跟著 A 順勢進入這一行。她負責長文案，依顧客的需求來操作輿論走向，公司也同時經營幾個買來的粉專，她擅於模仿那些粉專從前的發文語氣，唯妙唯肖。但才能是最不值錢的，做了一陣子，她就知道自己恐怕還是走不遠。

這幾年市場需求量大增，公關業瘟疫似的大肆成熟且變種了起來，現在只要程式打開，一次操作成千上百個帳號，像鋼鐵人無數增殖的自動盔甲，馬克 N 號大軍，恣意在貼文底下或追捧或互鬥——一個帳號扮演邏輯錯謬者，其他帳號上前圍毆致死。像景這樣的觀眾，總以為留言裡是真人在爭論，並沒有，真理在這時代從來不是越辯越明，媒體聯動，三人成虎，細膩逼真的技藝不再重要，大量粗製濫造的謊話癌細胞似地充斥所有渠道，相形之下，還在真人專責的電話詐騙，簡直是保留了古早匠人的手作溫度。

人力需求降低了，她沒想過自己會是 AI 世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後來她換了補習班的工作，這裡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幻象。

海豹拍手，海豹轉圈，海豹頂著小皮球，跳舞。

景把指揮棒放下，拿出一桶小魚，接下來是半小時的午餐時間。

「哎，我好想趕快換工作喔，妳不覺得主任最近很機車嗎？」
景說。

「第一，那不是最近的事，第二，同樣的話妳已經說好幾個月了。」

「我這次是認真的啦。」

「妳上個月也這麼說。」

「別這種口氣嘛，我是說真的，想換個待遇好一點的工作，妳看這篇文。」

景把手機遞過來，上面是某大學生論壇的文章，〈踩到面試官的雷反而被錄取了夢想中的工作！！〉。

「說不定我也有機會呢，哼哼哼。」景咬著筷子，面有得色。

一看就是假的，她沒說出口，這種大流量的論壇早就淪為兵家必爭之地了，裡面什麼文章都不用認真看。

一個孩子過來發問，景接過他手上的參考書，是基礎生物，蝗蟲的血液循環系統，解說圖上滿是黃色與藍色的箭頭。

「答案是C喔。」景說完，揮揮手叫孩子快走開。

「妳知道綠色的蝗蟲和黃色的蝗蟲是同一種蝗蟲嗎？」等孩子走遠，她說。

「蛤？什麼？」

「就是，兩種看起來不一樣的蝗蟲其實是同一種。獨居的蝗蟲是健康的油綠色，但當蝗蟲數量爆炸式的增加，牠們的身體就會轉為褐色，體形變大，接著成群出動，把良田化為荒漠。」

「喔——那為什麼會變色？」

「是因為壓力，壓力啟動了牠們的生存機制，生物往往被環境給宰制，有些地方不是會炸蝗蟲來吃嗎？妳知道其實綠色的可以吃，但褐色的不行，因為褐色的蝗蟲體內會產生化學毒素，吃了對人體有害，而且一旦變色就是不可逆的。」

「那為什麼綠色代表健康啊？」

「嗯？什麼健康？」

「妳剛才說『健康的綠色蝗蟲』啊，為什麼綠色是健康啊？也許有人就喜歡黃色啊，也說不定蝗蟲也喜歡自己是黃色。」

「不是，黃色代表——」

「而且為什麼要吃蝗蟲啊？怎麼有人敢吃蟲，太——可怕了吧。」

景眼睛離不開螢幕上的肉桂捲，「啊這個好像很好吃ㄟ？」
景自顧自地說著，接著扒了一大口飯。

*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啦。」

A 把男人的檔案傳給她，資料夾裡除了網路上可查到的訊息，還有男人在協會裡的會籍資料，上面的大頭照是一個繃著臉的平頭男孩，眉眼間看得出男人的影子。其他照片不多，多半是從小到大參加比賽的相關報導裡，幾張遠遠拍攝的比賽畫面。容量最大檔案是影片，那是 A 讓人到男人任教的學校偷拍的。

「妳真是業界良心啊，要不要去徵信社工作算了？」

「我會考慮的，那再請妳把相應的金額匯到業界良心的戶頭囉。」

她逐一檢視資料。升學、比賽、受傷退役，一切和男人所說幾乎沒有出入，那麼，他為什麼要動她的手機？

她點開那則影片。

「啪！」的一聲，是男人在示範殺球——拍攝者移動到看臺邊緣，就像他曾向她描述的那樣——男人雙腳起跳，整個人像弓一樣拉開，髖部轉動，腰腹肌帶動身體，肩、肘、腕在瞬間依序完成旋轉，把所有累積的能量疊加到持拍的右手。

擊中羽球的瞬間，動能釋放——啪！——炸裂般的巨響，球頭精準地砸在木地板，學員們一陣驚嘆。

她卻覺得哪裡不太對，把殺球鏡頭又重播了幾次。

右手，是右手。

男人說過自己是左撇子，但影片中的人卻是右手持拍。

她打開幾張比賽照片，都是右手，再仔細看那張大頭照上的平頭男孩，是像男人，但也只是像。她隱約知道怎麼回事了，她記得剛才看過的報導裡，有解開謎團的關鍵，她把檔案一則一則打開，終於找到印象裡的那行字：○○高中的○○○，和左撇子的弟弟搭檔男雙時一直沒打出成績，聽教練建議專攻單打後，成為今年的新科甲組。

左撇子的弟弟。

男人說的故事全是真實發生的，只有一個地方說了謊，那不是他本人。

隔天上班前，她更改了手機密碼，安裝了防偷窺的 APP，只要有人輸入錯誤密碼，前鏡頭就會自動拍下照片。

這兩天她都把手機隨手放在辦公桌上，然而，沒有拍到任何照片。

下班之後，男人在她身上衝刺。

她的指甲嵌進他的肉裡，等著他最後的抵達，他和其他人做愛時，也是冒用哥哥的身分嗎？他不知道自己的祕密已經不是祕密，這讓他儘管滿身肌肉，伏在她懷裡卻像是毫無抵抗的嬰兒。她會想念男人的，就像她記得乾妹妹的聲線，和她那不夠成熟的角色扮演。或許她最近就會穿著男人的皮囊上路，去扮演一個假的運動員。

男人的節奏加快了，她的稿子也隨著軀體晃動在腦裡逐漸成形，她抱緊他，像和一張彩繪的精緻人皮扭曲交纏。

離開旅館後她拿出手機，確認沒有任何照片被拍下。

至此所有疑犯都排除了嫌疑，她不得不承認，或許行事曆只是系統出錯而已。

*

隔天下午，她發現主任在補習班門口的櫃檯前坐著，那是景的位子。

「景有跟妳聯絡嗎？」看到她來，主任頭重新回到桌前，專心地操作電腦。

「沒有，怎麼了？」

「她辭職了。」主任說完點了兩下滑鼠，她靠近，發現她在檢查景的瀏覽紀錄。

「她早上發了訊息給我說不做了，接著就不回我訊息了。」

離職了？怎麼回事？

「妳不是答應過我，會跟她說好做到會考結束？」主任還是沒有看她。

「我現在打給她……」她撥了景的 LINE，一樣毫無回音。

進門的學生察覺氣氛不對，匆匆放了手機就進教室，主任接過來，按編號一支一支排進抽屜裡。

「連學生都聽過她好幾次說要離職，妳卻跟我說妳什麼都不知道。」

她無可分辯。

整個晚上主任坐在教室後方盯著學生寫考卷，她雙手抱胸，不見平時甜膩的笑臉。這陣子恐怕不好過了，她知道一切計畫之外的事都會讓控制狂受不了，何況是這種突然的空缺，要找新的員工也不是一兩天的事。

景真的離職了嗎？

下班時她打開許久沒使用的那個 IG 帳號，發現景已一個多月沒有更新貼文了，她自始至終沒有好好看過她的動態。她一則一則點

開，絕大多數都是旅遊和美食的照片，她發現原來景幾個月前開始學油畫，看過她也喜歡的一部電影，原來她還準備養一隻狗……一個月前已開始找新的房子，她發現自己沒有了解過這個女子，現實的景未必比 IG 上更真實。

少了和男人的跑步運動，她在九點半前就搭上捷運，準備回到自己的套房。點開 APP，皮諾丘裡幾個新手發表了最新作品：

C 說自己開始做化療了，是血癌。

F 變成了未成年墮胎的少女。

那個向來無憂無慮的少年 X，無意間發現父親外遇的跡象。

她點開文章，讀不了幾行，旋即又打開下一篇，再下一篇。這些從前的精神綠洲，現在看來卻是海市蜃樓，她像一隻倦怠的狐仙，忽然發現自己把豪宅與盛宴化作樹葉的把戲，在沒有觀眾之後，一切都那麼虛無。

她發一條訊息給景，告訴她自己也要離職了。

景沒有讀，或許她已被封鎖了也說不定。

到站後她沒起身，原車搭回另一端的終點站，再返回，再出發，再返回。

她搭了一整個晚上的捷運，想像自己是在一隻巨大鯨魚的肚子裡來回漂浮泅泳，她喜歡站距最長的那一段，手機的訊號開始減弱，列車進入一段長長的加速，車廂通過新店溪河床下方，在地底深處的環道，列車震動，發出巨大的風切聲，像鯨魚預備排空肺部的空氣。

深呼吸。

從末班車離開時，空氣濕濕暖暖的，走回家的過程裡，她覺得自己被什麼包裹著，好像重新投了胎。

放在包裡的手機震動了起來，她以為是景，拿出來解鎖才發現，

是行事曆，她記了「回診」兩個字，提醒她明天晚上七點要洗牙。

她正準備按掉提醒，卻發現原本「回診」兩字後面，多了一個問句「誰要回診？」

她困惑不已，正準備刪掉行事曆，又停下來想了想，在問句後面加上一句。

「刪掉我行事曆的人是你嗎？」

過了幾分鐘，行事曆有動靜。

「你是要面試的那個人嗎？」

「你是誰？」

「我是被盜帳號了嗎？」

一來一回，行事曆的提醒越來越長，變成接力對話的聊天室。

她終於搞懂了，她的行事曆，不知怎麼的和他人連結在一起了。所以不是夢遊，也不是系統有 bug，確實有人刪了她的面試行程，但同時，也確實沒有人動過她的手機。

她和不知名的某人花了一點時間想弄明白來龍去脈，包括去信 Google 的客服信箱，等待期間她和對方詢問年分，確認兩人處在同一個西元年，真可惜，沒有人來自未來。客服回信幾次後，終於有了答案，是 YouTube。她的 YouTube 帳號是妹妹當初在網拍上購買的家庭會員，後來轉讓給她，而 YouTube 是 Google 旗下的服務，也就是說，只要她把行事曆發在家庭活動底下，家庭會員的其他四個帳號都能看見。

是的，除了與她對話的某人，還有另外三個會員，一直看得到她的行事曆。

謎團解開了，她只想用力嘲笑這兩周扮演神探的自己，原來也只是抓到一團樹葉。

行事曆又更新了，在明天的日期，對方打上了一則新的提醒。

「所以，我們現在要正式來做一個自我介紹嗎？妳是誰？」

我是誰？

她揉了揉鼻子，忽然發覺自己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評審意見

◎甘耀明

網路介入真實人生，虛構與真相皆混淆不清，美麗謊言不會使自己鼻子變長的「皮諾丘」，反而成為按讚率的指標。然而要是自己的生活行事曆陷入「被刪除」的危機，陷入帳號被盜的險坡，要如何看待網路警訊？〈皮諾丘〉成功將主角塑造在約砲人生與補習班人生，顛巍巍走鋼索的虛無情狀，到底哪端才是重心？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網路的虛構人生，最後成了餵養生命的奶源，成了精神鴉片的支撐力，然而失去觀眾的觀看，從此生命陷入疲乏，不勝唏噓。

佳 作

箱內的查某

江彥儒



得獎感言

可能習慣教別人作文的人都是害怕寫作的，因為老是害怕達不到自己暢談的寫作之道。對其他創作者而言或許沒有什麼，但脫離學生時代後第一次拿到可以在網路上被搜尋到的獎項，還是覺得很開心。

謝謝願意在旁邊耳提面命鼓勵我試著寫作的人。

個人簡介

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補教國文老師，PTT 帳號 RoseC。

74 快速道路下的風切齊大里溪北溯，咆哮的砂石車和肺癆的改裝管，高架底下的聲響在暮色低垂後清晰起來。招牌晃著廉價的媚眼，大圖輸出的泳裝辣妹諂媚地捧著乳房，活色生香已在風蝕下斑駁，肉色泛白中夾有黑斑。霓虹燈管的光量投向黝黑的柏油路上，圈出一個個獨立的水塘。

裸露的臀部一下子貼到冰冷的高腳椅上，濺起一腿雞皮疙瘩。她一邊盯著螢幕，用豆沙紅的美甲喀喀喀的推出刀刃，把巴掌大的葉子切開。螢幕裡的女主持人口沫橫飛地比劃著手中那件輕薄窄緊的布料，聲淚俱下地泣訴今天晚上自己預備虧上多少，螢幕下方的「+ 1」如金魚吞吐的氣泡般上浮，連成一串，不知道是對跳樓老闖拋出的救命索，還是逼人上吊的催命符。

切完的萼葉在手邊積疊成冊，她從後臺端出一盆白灰，刷上萼葉後捲起，然後填入綠色的果實，包得像一粒粒含苞待放的玫瑰，授人玫瑰手留餘香，誰捨得在出售後嚼個粉碎。這活兒原本屬於另外一份薪水，但老闆一邊剔著牙抱怨景氣大不如前，一邊給直播裡扭腰擺臀的未成年少女刷火箭。最終勞資協定由單方面達成共識，原本負責的阿姨減為兩天班，餘下的份由值大夜的妹仔平均分配。

值大夜的通常就她陳箱箱和另一個小可，小可剛來做沒多久，有一個剛進去蹲的男朋友，老愛嗲聲嗲氣的喊著箱箱姊。洗手間的垃圾桶裡常常是蘸滿血漬的衛生紙，連鼻水暈成一塊一塊，老讓她想起女兒幼稚園時的水彩作業。她有時看不下去，總想用過來人的經驗講兩句：切葉子、切檳榔子的時候手要穩，不要動不動就往手腕上挨。

透明櫃檯下交疊的雙腿一定要夾好，雖然她不介意對著車道咧開腿，但只要把腿間的布料藏好，從車道上的擋風玻璃後看來就等同沒穿，還能收緊大腿內側白花花的鬆垮，算是一種詐騙技巧的綜

合應用。

一輛藍色的貨卡駛近，還故意閃了好幾次大燈。

「紅色的玫瑰，是情人占有的渴望；黃色的玫瑰，是愛人傷心的眼淚；白色的玫瑰，是棄婦悲苦的哀怨……」旁白女聲慢條斯理的咬字，吊扇旋轉著光影，中年男子的鼻息忽明忽亮。她撩著裙子，蹲踞在地板上，謹慎地在色彩斑斕的個人檔案卡上逐項思索，在喜歡的人寫上不能說，在未來的夢想躊躇了好久。

大約小六那會兒吧，民視播了一連串的單元劇，叫作《新玫瑰瞳鈴眼》。大人其實是不准看的，但情竇蒙動的年紀，總是能逮住幾個酣睡的夾隙，偷竊似地從門縫一窺成年人的情欲。映像管電視的反光和稠重的肉色，曬得小小的雙眼發直。她緊捏著遙控器，好幾次都沒來得及在鼾聲結束前轉臺。

大部分當然是不記得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其中一集，就叫「我愛檳榔西施」。沿街兜售的妻子受辱於地痞的垂涎，無能的丈夫搗著眼，而由狐群狗黨演了一齣英雄救美，最終客人羞辱了主人，陪笑的女郎演不回堅貞的妻。諷刺的是地痞反倒成了仗義出頭的俠客，代替男性的集體尊嚴去懲罰苟合的女人。

最終姦夫在山裡被虐死焚屍的情節，對孩子而言實在過於辛辣。她做了幾個不連串的噩夢，卻沒想過那格沒填妥的夢想欄會和電視上的情節有關。

陳箱箱這個名字，源自於那個不知跑路去哪裡的男人。

故事僅僅超商架上萬年滯銷的 49 元一本，細節其實記不太清了，被帶去不知道是誰的生日趴，他有一頭亂草般的綠髮，暗紫色的襯衫扣了一半，無毛而嶙峋的胸脯上趴著一頭面黃肌瘦的老虎。

「妳沒綽號喔？那我幫妳取一個。」今天在包廂認識妳，以後我就叫妳陳「ㄊ一ㄩㄊ一ㄩ」。他脖子上的金鍊閃啊閃的，緊貼著喉結興奮地上上下下，在煙霧氤氳的 KTV 包廂裡特別刺眼。

哪個「ㄊ一ㄩㄊ一ㄩ」？她鑽出賓館的黃褐色被單，他在床沿翹著腳，一絲不掛地點菸，然後對著玻璃窗上哈了口氣，用手指寫了「箱箱」兩個字。好久以後她才知道包廂的「ㄊ一ㄩ」不是那個「ㄊ一ㄩ」，那時她還沒 18 歲，他其實也還沒，所以他們都不在意，陳箱箱就陳箱箱。

教健康的虎姑婆在講未婚懷孕的負面教材時，總會附上一句這是學姊的真人真事。等到男朋友實在難以再用「又變胖」當作調情的問候語，等到她終於成了虎姑婆口中的「你們有一個學姊」的那個學姊。她在房間裡試著悶住頭，去人家介紹的中藥房抓特定幾味藥然後煎水，無效，等到寬鬆的罩衫再也穿不住，醜媳婦見公婆之前得先見另一個人。

房間往客廳只有幾步之遙，國營企業退休的父親就種在那裡，終日泥塑般兀自對著公媽龕上那幾行印在身分證上的名字，老舊的電視常常雪花一片，他也沒捨得去修。

臉上的巴掌痕已然不疼，她汗流浹背地抱著還睜不開眼的小生物，只想趕緊沖個澡。姑姑牌月子中心經營得很草率，胡亂喝幾趟藥燉雞湯就算蒙混過關。幾個月後提供製造成分的那個傢伙藉口出陣，隨著媽祖娘娘不知道雲遊到什麼地方，理所當然再也沒回來。

街頭巷尾的耳語聲始終嗡嗡作響，他們興味盎然地觀賞這齣鬧劇，然後戴上假髮、高舉法槌，心安理得地懲罰苟合的女孩。

賴在家裡好幾個月，每天跟小東西大眼瞪小眼。姑姑一個禮拜過來幾次，每次邊抱邊說像過世的大嫂，邊說還要邊掉眼淚。她有

點狐疑，努力從糾結在一塊的五官找幾點相似處，第一次換尿布的時候被噴了一嘴尿，那幸災樂禍的表情仍舊比較像那頭去雲遊的病虎。但她猜想可能每個嬰兒都是奈何橋前的望鄉臺，抱的人只消一低頭，就能看到自己想看的那張臉。

達交差數量後她伸展了一下筋骨，坐久了腰疼。然後到冰箱裡拿了她自己冰的玫瑰紅，液體大幅度地晃動就知道不對，她暗罵晚班那個死 Amy，除了男人外她連酒也要偷。她從櫃檯深處摸出半包快壓扁的七星淡，還有燒金紙用的打火機。老虎留給她的只有這個，他老愛完事後猛地吸一大口，然後騙她嘴對嘴。

開著窗的計程車緩緩駛近，她趕緊站起，哪知對方當自己是大爺，買個檳榔當選妃，驗貨後來個過門而不入，隔壁「紅粉佳人」的年輕妹仔裹著緞面的黑高衩，蹦蹦跳跳地跑出來，把兔耳朵往車廂裡面塞，窄小的臀部夜色裡晃啊晃的，像是衣櫃裡的白樟腦。夭壽咧，把她們「掌上明珠」當空氣。兔女郎咧，角色扮演咧，她一眼就看穿他的臭把戲，開車開車窗的人都是想省冷氣，窮個二五八萬連「特幼」都吃不起還想看幼齒，男人真夠好打發，小北百貨成堆出清的萬聖節套裝，就能在柏油路上幻想出一片草原。

前前後後停車的一大票，過盡千帆皆不是，就像小學時美術課畫畫比賽頒獎，前前後後連「努力獎」都頒完，左等右等就是獨漏了她。「掌上明珠」的大小姐殷殷盼不到好兒郎，只差沒有出去把檳榔盒當繡球拋。不知哪天開始整條街忽然開成了動物園，玻璃屋變成飼養籠，貓女兔女郎應有盡有，甚至還有穿鼻環的乳牛裝。看來看去就差兩條腿的，難道真的要她頂紅冠，對著睡眼惺忪的車道叫床？

夜色底下的玻璃屋變成一面大鏡子，她盯著鏡子裡面的那套沒浸過海水的大紅比基尼，老闆肥碩的肚臍疊上她的背，在她耳際蠕

動著：「妳穿這樣子不行。」

透亮的玻璃箱，架起鏽蝕斑斑的鐵皮屋頂。上面是從未在這裡工作過的泳裝辣妹，下面則是檳榔攤必備對聯。上聯是特幼普通菁仔，下聯是飲料結冰水，橫批則是俏皮的字體，寫著「掌上明珠」。

她是上過高中的，掌上明珠就是大小姐，誰家的大小姐會來做檳榔妹。

「妳穿這樣子不行。」穿著三槍牌白汗衫的老闆邊打著呵欠，懶洋洋的。

她低頭看看自己，小可愛裡水餃墊填得滴水不漏，堪堪在胸前磨出一條短壑，乳溝直奔下巴去。哪裡不行？老闆若有所思地撓著腋下的黃垢，忽然像是靈光乍現般地一拍手：「把褲子脫了。」

老闆見她扭扭捏捏地扯著褲頭，不耐煩地當起心理醫生：「妳不是十幾歲就大肚子了還裝什麼純，怕人家看還來當什麼檳榔妹啦！」她認命似地鬆開手，稀爛的牛仔短褲套著腳踝，像是雌性不服從的腳鐐。

「真蠢！」回去後她罵自己，別人叫妳脫就解扣子，活該當個便宜貨。

「真蠢！」多年後她罵自己，不就脫個褲子而已，都生過了還把自己當寶。

老闆伸手「啪」地在她的臀部上抽了一記，皺眉說道：「都生過了還不脹奶，屁股也鬆垮垮的像是破布袋同款，拎娘咧。」老闆的目光逐寸剗開她的肌膚，像古裝劇裡鑿價的當舖掌櫃。嫌貨才是買貨人，最終他長長地嘆口氣：「現在年輕妹妹難請難伺候，也好啦，我看妳也是肯吃苦。這兩天來店裡學一學，下禮拜上班。有衣服沒有？」老闆見她呆滯如未開化的頑石，悲天憫人地大嘆一口氣：

「我請妳正正經經賣檳榔哦？比基尼啦，護士裝啦，情趣內衣啦。看妳是要自己去買，不然店裡也有得借。」連這個也不懂，痴兒啊痴兒。

店裡後面有個小房間，琳琅滿目的螢光色，七折八扣就是百貨公司裡賣的夢幻芭比更衣室。年幼的她曾把貪慕的吐氣刻在玻璃上，卻沒想到現實版本的都是男生在玩。學生妹是搆不到肚臍的水手服，護士服是粉白色的包臀裙車幾圈紅膠條，欲望被壓縮成扁扁的符號，粗糙的暗示就足夠讓他們劇烈地豎立起來。自從她看過老闆和 Amy 一前一後地從裡面走出來，她就寧可自己上網買，死活不肯借。

鏽跡斑斑的鎖口像是不肯張嘴的嬰兒，她撐著眼皮在裡面又剛又剝，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把入口讓了出來。隔壁濃濁的咳嗽聲沿著牆面的龜裂滲透進來，除此之外別無聲音。上高中的女兒早有了自己上學的路徑，客廳一隅被床墊分割出青春期僅有的堡壘。繞過早就不騎的滑板車，一腳踢翻了洗衣籃，它劇烈地嘔吐起來，五顏六色的灑了一地。連妝也沒有卸，她扯過一條被子，胡亂把自己纏起來。

大概在女兒國小六年級的時候吧，直到那張浸滿油漬的紙預備要被扔進垃圾袋，她才察覺到那是一張通知單。家長工作分享日，上頭的日期已和冰箱裡的牛奶一同逾期。她盯著那張紙瞧了很久，才逮著女兒進門後開口。

「老師說，如果妳工作太忙不用來也沒關係。」

「我可以找人代班啊。」她一頭霧水。

「不用啦。」女兒低頭扒著便當，頭也不抬。

女兒第一次填學生基本資料卡的時候，她教她在家長職業欄上

面填上服務業。填完後又覺得有點屈辱，因為酒店妹也算服務業，於是她叫女兒塗掉，改成銷售員。女兒還不太會用立可白，總在還沒乾時就慌慌張張地下筆，在未凝固的白疤上搗出藍色的血。

媽媽是在賣什麼呢？老師肯定這樣問了，因為過幾天後女兒紅著鼻子回來，運動服外套上用簽字筆畫得亂七八糟，胸口處有兩個大大的紅圈，中間還有細線相連。男孩子的邏輯淺顯易懂，用拙劣的線條代表胸罩，用紅色的簽字筆代表處罰。

她確信有一個她沒受邀的群組，可能其他家長有過一次毫無懸念的投票表決，決議在校門豎起體面的柵欄，作業寫錯的人沒有上臺發表的權利。夢裡的她好像回到那堂美術課，低著頭握著發還的畫紙，上面蓋著「再接再厲」四個字。

現實哪來的再接再厲，如果不是妳活該，那我要怎樣教小孩。

最初她跑去通訊行應徵營業員，但門號方案老是記不住，申辦的人又各個精通穿鑿附會的文字遊戲，總能把方案上面的說明連綴成邏輯繁複的折扣，她常常糊里糊塗下隨口答應。結果就是申訴者聲淚俱下時根本無從致辯，光業務損失就賠了大半，三個月試用期一到她就被忙不迭地請出門。

父親把那臺曾載著她跑高美、跑谷關的老喜美漆成黃色，然後在巷弄間繞起一段又一段沒有起點的旅程。他在交換皺巴巴的百元紙鈔中醒來，在撿拾地墊間的零錢後入夢，最後在某個人趕往某地之後，那臺總讓乘客皺眉的老喜美終於安靜了，然後再也發動不起來。姑姑確定得不到那幢老國宅的任何一磚一瓦以後憤而甩門離去，她以為超商的薪資足以撐起單親媽媽的頭銜，但實際上不能。陳箱箱在鏡子前面脫了個精光，下定決心。

別人潑髒水時要笑著喝掉，最好能和他們來點郎情妹意，嬌嬌媚媚地說兩句黃色的雙關語，摸手算是隨袋徵收的所得稅。電視上常常在報的買菁仔送奶、滿一百送兩粒，後來入行才知道這算是隨手樂捐的溫情價碼，更多人是搶匪般撈一把，然後在尖叫聲中揚長而去。

頭一次被摸的妹子總是反應很激烈，比較「恰」的會追著菸屁股罵三字經，有個現已離職的妹子甚至哭花了臉。做了幾年後陳箱箱早就司空見慣，還懂得好心地安慰她：「啊妳又不是沒被妳男朋友幹過，摸個兩下哪有差？」她覺得一切很公平，收進幾個黃澄澄的銅板，然後把身體沒價值的部分包著檳榔子分出去。

也有幾個特別燥熱的夜晚。

剛入行的某一天，她值班值到快睡著，一輛廂型車緩緩靠向路邊，泥跡斑斑的車身像是生滿疣的大蛤蟆。車窗始終沒有搖下來，她趕緊拎著幾袋熱銷組合，彩蝶般殷勤的自投羅網，蛤蟆辛苦地喘息了一陣，然後倏地咧開嘴。幽暗的車廂內，含著一條深紫色的、癱惡的、怒放的舌。它快活地抖動著，不給糖就搗蛋。

她跌坐在柏油地上，她那天穿的是白色吊帶襪，窗簾般的蕾絲弄得全身又痛又癢，作嘔感漱了幾天口都沒能消散。

她想起老虎，幾次以後老虎就不肯花錢了，說開房間的都是盤子。「我帶妳去一個地方，又浪漫又刺激。」他向她打包票，然後撬開國小的殘障廁所。裡面滿滿是簽字筆的塗鴉，寫著幾個被討厭的名字和電話，以及色情小說裡面抄來的形容詞。

「好了嗎？」她蒙起眼做鬼，問負責躲的老虎。

「快了啦，妳其實也很想要吧？」老虎氣喘吁吁，像跟一個不在場的人說話。

每個小女生都曾這麼奮不顧身。

以前在學校朋友都說白色的老土，像阿嬤防漏的衛生褲，她們帶她去那種招牌粉亮的店，門口都有一座可轉動的髮飾塔。「哎唷，穿給男朋友看的齣！」分不出年紀的老闆娘笑得很曖昧：「姊姊跟妳們說啦，女人齣！就是要隨時做好準備！」

彷彿她們天生就該隨時做好準備，老闆娘拿出一套又一套欲蓋彌彰的遮羞布，不是羞恥的羞，是嬌羞的羞，明明想要卻又害羞的羞。旁邊還附帶整本打印出來的上身效果圖，西洋女人顴骨深邃，日本妹白得像奶，頂著絕不外擴的胸部和零橘皮的大腿，她們的天職是開腿獻媚，情熱紅神祕黑還有魅惑紫，薄薄的布料織起每個羅曼蒂克的夜晚。誰想到有一天卻又都反璞歸真了，血盆大口的送貨司機老徐揮舞著雙手布道：「齣！現在都馬喜歡看白色的，清純啦！」

檳榔妹還有純的嗎？檳榔妹有不純的嗎？她終究習慣了那些「看免費的」，他們像貪婪的小孩，覬覦著擺在店家門口免費放送的糖果盒，一抓一大把。

那個腦袋常常不正常的小可，幽幽地對她說：「箱箱姊，我覺得啊，店裡好像一個玻璃箱。」

那天運氣不太好，天雨路滑，一臺發財車栽進了隔壁的紅粉佳人，玻璃碎了滿地，圍了滿滿的一圈人。斗大的雨珠砸得鐵皮砰砰作響，警笛不客氣地把門口填滿。警察和業績是天生死對頭，她正自沒好氣，只是順口回答道：「什麼？」

「玻璃箱啊，展示櫃啊，金魚缸啊。」

老虎有次想養金魚賺錢，胡亂聽了兩句建議就搬來一個大魚缸，硬是在他阿公的老公寓養起來。結局和每個發財夢雷同，沒多

久就因懶惰而宣稱此路不通。那之後他也懶得換水，任憑金魚在缸底逐漸乾涸。她曾經蹲在魚缸前，著迷地盯著那對鼓脹而混濁的魚眼。等到她終於醒過來，才發現映在玻璃上的臉龐長出了鰓。

老虎還未去雲遊的前幾天，她瞥見他手機裡養著另一條金魚，那條去了鱗的魚在影片裡妖嬈的蠕動，她哭哭啼啼地要解釋。老虎隨口扯了幾個謊，看她不信後認真地生起氣來，順手拎起她往魚缸塞。匡噹一聲砸了個粉碎，髒水流滿了一地，金魚嘴開了又闔，再也發不出嗚咽聲。

父親的告別式以後，她和陪審團似的親戚們站在一起，站在分期付款的塔位前。姑姑仔細檢查了那一小格的兄長，長長地嘆口氣：「阮阿兄真正歹命！以前人死了還能睡箱子，沒事還能伸伸腿；現在人要節約再利用，睡一個小小的甕！」

小可可能說得對，她們鎖在玻璃箱裡，透明的好像哪裡都能看得到，其實也去不到其他地方。

有一天她回家，剛好女兒也進門。

女兒眼明手快地用背包遮住腿，被她警覺的一把扯過來，露出底下刻意改短的制服裙。突出的膝蓋骨微微內扣，少女乾癟而無光的裸腿不知羞恥的暴露在樓梯間。

「妳怎麼穿成這樣子？神經病！」她氣得破口大罵。

「同學都這樣啊，我……」女兒低著頭，眼神閃躲。

「人家都去學校念書，妳媽我辛辛苦苦賺錢讓妳能上學，妳給我去學校給人家看免費的？妳才幾歲？穿這樣子人家還以為妳是在賣的！」她猛力把書包砸向牆角，套著小兔子耳朵殼的手機伺機飛奔出來，在觸牆後頹然委地，螢幕四分五裂的亮了起來。

「妳好意思說我？妳才是在賣的！妳都幾歲了還穿成那樣？妳

知不知道人家在背後笑？」她還要再說，女兒猛地抬起頭來，惡狠狠地對著她吼。

「啪！」她氣憤地揚起手，女兒搗起臉，繼續尖銳地對著她喊：「就是妳！就是妳！要不是妳欠人家幹，跟白痴一樣把爺爺的房子送出去，我們也不用住在這個垃圾堆！」

妳媽不偷不搶，正正經經賣東西，別人笑妳管人家去笑，有什麼好丟臉？有什麼好丟臉？什麼欠人家幹？她哪裡知道那個搭訕她的業務員，是專門騙單親媽媽的慣犯？貧乏的言語載不動用心良苦，委屈哽在乾澀的喉間，她只得粗魯地動手扯女兒的裙子，試圖拉它過膝蓋。嗤的一聲輕響，粗糙的布料裂成兩截，在風雨中翩然落地。少女在破碎的布料中嚎啕，難堪的家庭劇和剛發育的軀體都是免費的，對門疑惑地打開又禮貌地半掩，只留下門後幾雙貪小便宜的視線。

裸露的價值，是有周期的。

甫出生時一文不值，在男生和女生不能一起洗澡以後逐步攀升。抬高的袖口和浸濕的運動服，飛揚的裙襬和白制服下透出的花紋，少女們開始明白她能用這些大把大把的去交換。最終在肌膚開始鬆弛時往下崩跌，妊娠紋和下垂的乳袋，終將把殘值輸光輸淨。等到她們哪天會漫不在乎地撩起上衣搗風，垂涎的色香終將淪為爬滿蠅蚋的腐肉，男人掩鼻而過，避之唯恐不及。

她和穿梭在車陣遞發建商面紙的臨時工比鄰，在 99 秒的紅燈下揮汗如雨。斜對角的電視牆正播著午間新聞，昔日的玉女明星宣布突破生涯尺度，即將發售泳裝寫真集。優雅的她在記者會上談笑風生，談健身和瑜珈，談飲食控制和膚質保養，就是絕口不提她醫美院長的男朋友。「寫真集取名叫《三十三的初解放》，這一次我想和大家一起從容面對年齡的增長，把真正的自己呈現給大家看，

我也會用盡全力調整自己的狀態，希望能夠療癒到大家！」她心裡面暗暗羨慕：她拍泳裝一本九百九，她穿泳裝一包五十塊還有送摸手，平平都是三十三，怎麼會差這麼多？

小可跟她說完玻璃箱啊展示櫃什麼的之後沒多久，就說要離職了。

是要跳槽去別的攤子哦？沒有啦箱箱姊，我男朋友剛出來，說叫我不要做了，回家跟他一起直播賣海鮮。妳去是能幹嘛？是要叫妳賣鮑魚？小可同情似地笑了笑，沒有啦反正都是要脫給人家看，直播只看不能摸，錢還領更多。

整條街的妹仔陸續離開了玻璃箱，她們安心地把自己收進更小的一塊玻璃板，對著小小的鏡頭膩著嗓子喊哥哥喊寶寶，偶爾會收到私訊幾張生殖器，除此之外一切安全無虞。有些人把名牌從「西施」換成「網美」，做起更純粹的一買一賣；有些人播了幾個月就灰頭土臉地跑回來，繼續對著玻璃窗發呆。

冷氣壞了。

就像乾癟的乳房再也招不出半滴奶水，呻吟的壓縮機再也擠不出半點沁涼的空氣。老闆說要等水電師傅有空，鐵皮屋頂再加四通八透的玻璃窗，熱氣左衝右撞就是出不去。汗珠在鎖骨處匯流，胸罩和副乳的間隙淤塞成湖。她索性敞開門和腿，懶洋洋地吹電扇。

然後她就注意到了，幾個藍制服的男學生在紅綠燈下推擠拉扯，臉上的痘疤油亮亮的。他們拿著綠書包遮遮掩掩，賊溜溜的眼睛在櫥窗間流轉。有一個特別瘦小的矮個子朝她指了指，說了兩句不知道什麼玩笑話，還用力把腰前後擺動，一夥人忍俊不住，猥瑣地笑起來。

他們快樂地像是遠道而來的小孩子，滿腔期待進了動物園；他們在籠前用力拍打展示窗，想看到臺灣獼猴朝他們撅屁股。他們會用同樣的口氣談論班上的女同學，替上排球課的學姊貼上「蕩婦」的標籤。有天他們會長成有正義感的大人，憂國憂民地聲討流出不雅照的藝人、網紅以及普通女孩，嚴格審慎地制定關於女性的服儀行止。然後躲在某個帳號後面求檔求上車，然後在群組裡面傳來傳去，讓更多人一起把她們綁上火刑柱，對著慘叫聲自瀆。

有一股山賊般的勇氣湧上來，她突然用力站起來，抄起一旁掃地用的竹掃把，就這麼筆直地走出去，昂首闊步地站到少年們面前，大聲說道：「要買檳榔嗎？」男學生們沒料到參觀用的動物會從玻璃箱裡跑出來，還會瞪著眼提掃帚，年輕臉嫩的不知所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矮子囁嚅道：「沒、沒有，我們不吃檳榔。」她瞪起眼：「不買檳榔學人家在那邊看女人？沒要買就走啦，不要擋到恁祖媽做生意！」

結黨來就是為了吹哨壯膽，他們很快就從對方不服從的震驚恢復過來，一個平頭的瘦皮猴冷笑一聲：「沒有買就不能看？啊妳們不就是站路邊給人家看免費？」她一時語塞，還沒想到要拿什麼來反擊，男學生們看她困窘的模樣登時來了信心，高壯黝黑的胖子不屑地朝水溝吐了口痰：「一個老阿姨在那邊秋三小？婊子還想立牌坊？我們看妳是給妳面子啦！」眾人鬧哄哄地笑起來，小矮子逮到機會，趕忙重複起剛才的抖腰舞：「阿姨我還是處男，我看妳在那邊開腿搨風一定是下面癢，我幫妳止癢好不好？」

豔陽燦爛，少年們愉快地朝她扔石頭，多年後他們會為了自己教訓了一個開腿納涼的賤貨而津津樂道。他們理所當然地把她納入青春的一部分，誰又關心故事裡那個沒名字的丑角下場如何。

她只覺得腦袋一陣發燙，杏眼圓睜地揮動掃把：「滾！給我滾！」

毛沒長齊還想著幹雜某？不要妨礙佢祖媽做生意！」

「歐巴桑起肖了！」「幹！肖查某！」少年們髒話連篇地閃避，年輕的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性別是階級，學歷是階級，年齡是階級，這個檳榔阿姨本該跪在樓梯下諂媚地舔他們的鞋，誰讓她像條瘋狗般從籠子裡竄出來？

他們一溜煙地逃過了紅綠燈，隔著馬路比中指，她被牢牢栓在店門口，只能絕望地吠幾聲。憤恨難平地坐回櫃檯前，她兀自念念有詞。

「沒花錢買……還敢這麼囂張！」

「看免錢的……還敢這麼囂張！」

她突然發現自己成了自己口中那個「免錢的」，要付費才能看嗎？有付費自己就活該被看嗎？老闆慢悠悠地倒著茶，然後朝著她的臉吐口水：「我請妳正正經經賣檳榔哦？要不要乾脆擺臺自動販賣機？」

她一直氣到晚上，即使用被子蒙住頭，小矮子猥瑣的抖腰舞仍舊在眼簾上自動播放。翻來覆去睡不著，然後她聽到女兒推門的聲音。

女兒幽靈般站在那，好一陣子沒動靜，大概在確認她是否醒著。母女倆好幾天沒說話，她沒先演練過對答，所以趕忙翻身並發出鼾聲。接著女兒略過梳妝臺上的皮包，躡足走到衣櫃前。

順著被子的縫隙看過去，女兒仔細地從櫃裡十多套比基尼中翻揀，不時拿到身上比了比。選好後又轉向床的方向朝她望了望，她趕忙恢復均勻的鼻息。確定女兒離開後，她小偷似的下床，悄悄撥開一條門縫。

客廳沒有開燈，路燈溫柔的撫觸從僅有的窗口透進來，女兒站

在穿衣鏡前，從裡到外仔仔細細地把自己卸除。少女乾瘦的大腿和嶙峋的腰腹，稚嫩的臀線仍未知曉討好的演技，女兒摩挲突出的胸骨，那裡貧瘠得無法哺育未斷奶的男人。她想起數小時前那頓無聲的晚餐，女兒的手指在螢幕上動得飛快。青春裡總是有那麼一群姊妹淘，會搭上幾個無照駕駛的叛逆男孩，也許是游泳池，也許是海邊，她們竭力梳妝，然後手牽著手往深的地方去。

刻意買得又窄又緊的三角褲對纖細的女兒不成問題，但上半身就有了麻煩。雖然沒胸，但她有白花花的脂肪可供收納，少女乾癟的身材撐不起她的尺寸，一連試了幾次都垂頭喪氣地滑下來。女兒仍舊不死心，她使盡全力把綁帶扯了個死緊，像是一條迫不急待想上街的寵物狗，心甘情願地幫自己綁上項圈和牽繩。

穿著比基尼的女兒艱難地轉動脖子，對著鏡子捧胸，著迷似反反覆覆地看，她終於是滿意了，遂扯開喉間緊到足以自縊的結，那堆黑色的布料像剛蛻下的皮，毫無生氣的迅速癱軟在地。

店前面來了幾個人。

有人拿著攝影機，有人架起麥克風，一個年輕的女性對鏡頭說話，鏡頭肆意地在每座玻璃箱轉來轉去。鏡頭和警車一樣讓客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整個早上沒業績，她不悅地走出去：「你們有要買檳榔嗎？」

那名年輕女性轉過頭來，客客氣氣地說：「我們正在拍攝一支影片來探討檳榔西施的性別困境，請問妳願意受訪嗎？」什麼困境？經濟困境比較有，但對方問得很誠懇，她也就從善如流地點點頭。

「妳在工作時常會受到性騷擾嗎？」有時候啦，有些豬哥硬是要摸手，有些就直接在車上打手槍啊。

「妳有意識到這份工作其實充滿歧視嗎？」歧視應該有啦，啊我們檳榔妹就給人家看不起啊。

「妳會覺得自己被當作一件物品看待嗎？」這是什麼怪問題，她不悅地調整一下肩帶的位置，才意識到一旁的攝影機鬣狗般涎著她的臉。

「可以關注一下我的粉絲專頁，之後就會有影片了唷。」年輕女性對成果很滿意，遞上一張名片後就吩咐眾人收拾。啊你們有要買檳榔嗎？想到自己整個早上沒賣出半盒，她心有未甘地補了一句。

年輕女性和攝影師面面相覷，看她的眼神像攔路的乞丐，最後她懷有歉意地掏出一枚黃銅板：「我們沒有人能吃檳榔耶，那兩罐結冰水可以嗎？」

回到家後洗完澡，睡醒之後開電視配麵線，看女明星討論怎麼樣保養私處，自豪擦完瞬白霜後美白又緊緻，「擄獲男人就靠這一瓶！」女明星對著鏡頭後面的姊姊妹妹喊，女人當自強，自己的幸福自己掌握。時針越過了換日線，女兒還是沒回來。

「搜尋 女性之聲」

臉書她也是有在用，她順著名片上的粉絲專頁查找，一段痛惡欲絕的文字跳了出來。

「作為臺灣曾經紅極一時的產業鏈，衣著暴露的檳榔西施所呈現出來的即所謂男性凝視，更有強烈的物化女性意義。除了滿足顧客的性幻想之外，檳榔西施也經常被視為未成年少女進入特種行業的跳板。近年國外 F1 賽車集團已宣布停止雇用賽車女郎，知名內衣品牌『維多利亞的祕密』更在股價上一落千丈，足見這類物化女性的品牌在女權思潮崛起的今天已然過時。這部影片將揭露檳榔西

施所遭遇的性別困境，並呼籲相關單位，即刻加強執法規範，務必讓這樣造就性別刻板印象的落後產業走入歷史。」

她反反覆覆看了兩次，有好多名詞都看不懂。只有最後兩行寫得明白：賣檳榔的就落後，落後的她注定要被掃進畚箕裡。

「女性之聲」的影片，似乎持續發酵。輿論騷動起來，幾輛SNG車在街角盤桓，業績雪上加霜。有議員則投下反對票，認為檳榔西施作為本土文化極為重要的一環，連外國人都專程坐飛機來拍，這個啦我們是可以參考荷蘭的櫥窗女郎當例子，阿姆斯特丹還有櫥窗女郎的雕像，我們政府也應該建立檳榔西施的雕像。所以議員有參訪過荷蘭的紅燈區嗎？有進行消費嗎？記者馬上抓到整段話的精髓處，慷慨陳詞的議員馬上開始支支吾吾。她百無聊賴地上網搜尋「荷蘭 櫥窗女郎」，結果氣得罵起三字經：「那是在做雞！」

她又回到了小時候，海生館的冷氣好涼。有些魚趴在地上一直休息，有些魚對著玻璃牆反覆撞擊，當時的她還不懂。醒來之後她洗了把臉，想了幾句要對女兒說的話，她要教她在胸罩裡面塞 Nu Bra，現在的小孩都很聰明，也許女兒只是沒錢買。她想多存一點錢，可能找地方自己開個檳榔攤，送貨車老徐雖然老是盯著屁股瞧但人不壞，貨源可以跟他問。但人家又說檳榔攤很落後，也可以開飲料店或是衣服店，或是去學著做美甲，材料一點點就能賣很貴。

她想了好多好多，只差有個人聽。

佳 作

盡頭之外的地方

林文心



得獎感言

謝謝臺中。有在寫作的臺中人拿到臺中的文學獎，感覺很完滿。

個人簡介

1994 年夏生，臺中北屯人，臺灣大學中文博班在讀。得過一些文學獎，沒有出版作品。離開臺中以後，不知為何很常跟非臺中人一起吃臺中燒肉，燒肉很好吃。

住進鎮裡，時間走得再慢也已經過到第三個月了。我是來找父親的，卻反而越來越想不起他。

就是很巧，我也不是故意，事情突然發生。我住進鎮裡，隔周新聞宣布疫情再次爆發，然後世界突然之間封印了起來。我於是告訴母親，等解封、等降級，降級我就回去。母親拿我沒轍。什麼就也都順理成章了起來。

鎮裡老巷，我與我的祖母住在一起。祖母什麼都不記得。

是老人痴呆，親戚這樣講。親戚住在隔壁房，這整條巷住滿了我的親戚，但我不太需要遇見他們——平日裡，伯母輪班帶著吃食來到祖母的老宅，過去的她們會留在老宅，陪祖母吃飯。不過後來既然有我，她們只需要把飯放在門口，就可以離開。離開以後她們會傳訊息要我去拿，每次開門拿飯，我總有種自己在偏鄉裡還點到外送的莫名優越。這裡的日子好極了。甚至，我來這裡，每個月還收了他們的幾千塊錢。

「祖母需要有人照顧。」堂哥小虎告訴我。

他從臉書傳來訊息，問我想不想要來鎮裡住：「我爸媽他們想找人照顧阿嬤，我想說，那還不如你來。」

我其實無法理解堂哥小虎的意思。不如我來，是為什麼？我 12 歲過後，便再也不曾踏入鎮上了。但堂哥小虎對我說：「你很適合。」我不確定他是什麼意思，總之還是來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但我是來找回我父親的。

關於我父親，他在我 12 歲那年過世。如今 15 年過去，關於他

的印象逐漸模糊，當然家中並不是沒有他的照片，不是那樣，而是，我發覺自己太過習慣於沒有父親這件事。

於是我來到鎮上。

小的時候，當我的母親離家去田野或取材，父親便帶著我回到鎮上，住進我祖母的老宅，直到母親回來。

於是在他過世以後，當我很認真地嘗試回想起他，靠海的鎮、祖母的老宅通常伴隨而來。空氣中的鹹味、白而碩大的風車，還有沙在水中流動的觸感。我記得父親牽著我走上濕地——那時還沒有什麼架高的木頭步道，越過堤防以後，沙泥便穿透拖鞋灌進腳掌，我當然記得那種觸感，這裡沒有乾燥的沙灘，只有潮濕、沾黏的沙泥，卻使我心情興奮。

「不要跌倒了。」父親會對我叮嚀：「不要跑太遠。」諸如此類。我的記憶建構不出太過完整的場景，只有模糊片段，像是白色海鳥、奔忙的螃蟹，或者在濕地四周錯落的大片草原。

父親曾經牽著我走到濕地盡頭，盡頭不再是濕地，而是海。真正的海。

在盡頭處，水不再只是流動於腳趾縫隙間，開始一拍一拍地淹上腳背，甚至腳踝。我必定曾經向父親表達害怕，因為我記得他將我從地面抱起，我記得他的手掌穿過我的腋下，記得他抱起我後說：「這裡很漂亮對吧？」

如果這些並不是出於我的想像，便可能曾經發生。

來到鎮上以前，我以為只要自己重新踏上濕地，便什麼都能夠確定。沒想到是竟然無從考證，因為疫情禁止群聚，有誰在堤防入口拉起了數條黃色的塑膠封鎖線。禁止群聚，濕地海邊也是群聚。黃色封鎖線在生鏽的鐵欄杆上纏繞得相當隨意，不太密實、留下許

多縫隙，似乎隨時準備好要讓人在沒被觀看的時候穿過去。要是海風吹過，飛揚鼓動的警示線成為緞帶，隨著風聲發出一些樂音，略顯短促的「啵」、「啵」。

「啵、啵」，那是不能走進的意思。

我於是始終沒能踩上記憶為我描繪出來的那片濕地。沒能確認什麼才是真實。記憶告訴我曾經有過一時，木質步道尚未架起、濕地上魚蟹竄行，此處有海鳥，以及大片大片的海邊草原。然而我的記憶極有可能都是錯的。因為我記憶中的祖母，跟眼前的祖母也很不一樣。

眼前的祖母什麼都已經不再記得，但沒事的時候，她喜歡跑出老宅，走過老巷，到柏油路邊坐著。老人痴呆、阿茲海默，親戚們總是很隨意地變換說法。我卻時常感覺有些什麼錯了。我的意思是，我祖母失去記憶、失去話語，喜愛離家，但她平穩安實，不像患有疾病。

在我的記憶，她似乎不是這樣的。我記得她曾經痛揍我與堂哥小虎，因為我們在媽祖遶境時，偷吃了備給信眾的甜粿。

我和堂哥小虎考證過這件事，他笑笑的，很誠懇的樣子：「是這樣嗎，沒印象了。」想了想他又說：「不可能吧，準備給信眾的點心很多欸，不差我們吃掉一兩份啊。」

「是這樣嗎？」我想他說的也有些道理。

「不過，」堂哥小虎說：「阿嬤愛揍人，這倒是對的。」堂哥小虎國中時偷騎他父親的機車，說偷騎也並不是真的，因為他的父親自願出借機車，甚至是堂哥小虎的父親親自教導堂哥小虎偷騎機車。

「阿嬤發現以後，她是連我爸一起揍欸。」堂哥小虎對我說。

而我想，要是我的父親沒有過世，堂哥小虎國中的時候，也許我也能和他一起偷學機車，也許我和我的父親也能一起被阿嬤痛揍。

然而此時眼前的阿嬤不是這樣的。

來到鎮上以後，我發覺我祖母總在每日傍晚離開老宅。第一天傍晚，我在宅中怎樣也找不到她，嚇得打給小虎。但他老神在在，他說：「喔阿嬤在我們這邊，你趕快過來。」

我們這邊。小虎的這邊，是位在柏油路轉角的便利商店。小虎在那邊當全職店員。我趕往便利商店，跑起來也不過就十分鐘的路程，抵達時全身是汗。

我衝進店面：「阿嬤呢？」

「要麻煩幫我們量體溫然後掃實聯喔——」小虎得意洋洋地，喊得非常大聲。同時手指向玻璃門外，我看見馬路對面，阿嬤就在路邊，席地而坐。我沒有搭理小虎、沒有量體溫掃實聯，再次狂奔出去。

「阿嬤你在這裡做什麼啦！」

我氣得對她大吼，而她轉頭看我，笑了起來，她的笑容竟然與堂哥小虎有些相像。那麼她是否也會和我父親有些相像呢？我不確定，家中照片裡的父親，他沒有這樣傻氣的表情。

第一天傍晚的我還會堅持從路邊拉起阿嬤，後來的我便很隨便了。差不多是傍晚的時間，我便準備出門，跟她一起慢慢走到柏油

路上傻坐。

祖母為什麼喜歡柏油路？我不確定，她不曾回答。

鎮裡巷中看不見海。但空氣潮濕，聞起來總是帶有鹽的氣味與沙的質地，才只是走，都能體會海的意象。出門時風總是在吹，我習慣邊走邊把頭髮紮起。在前往大路的途中經過親戚家門，油煙味傳來，我猜測著晚餐的菜色。

只要 15 分鐘的路程，我便從巷口轉至大路，那一條柏油馬路橫過海與小鎮中間，對向的路邊沒有設置人行道，只有樹與草叢，夏日剛到的時候，樹上開出我叫不出名字的白色細花。

我祖母總是在這條大路上。只要向前走，不久便能抵達看得見白色風車的地方，看得見風車就看得見她，她席地而坐，就在草上。車從她的身邊呼嘯而過，車速很快。第一天傍晚在路邊發現她的時候，我幾乎以為她正嘗試自殺。

「阿嬤小心。」

如今的我只低低地叫她，確保她不被車撞，然後在她的身邊坐下。

我祖母喜歡在傍晚時分待在柏油路邊，沒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問得出她的回答。她不記事情已經一段時日了，仍然是可以對話的，平日沒事，我也總是與她對話，只是她的詞語以及句子拼湊不出圓滿的段落，口中每起事件才剛起頭就已散落，像是海浪，在岸邊拍著拍著就散了。

親戚說這是病，我祖母患病。但我始終認為不夠精準。三個月

以來，我能感覺她並不悲傷，也不憤怒。比起病，更像是單純的老，老到放鬆了記憶的線串，時間走在她的身上，通通變成從路邊望去的海，以及白色的、旋轉不停的風車。

或者這其實是我擅自替她想像的答案。

因為我祖母喜愛停坐路邊，這裡看得見海，還看得見風車。白色風車在眼前旋轉，遙遙傳來「呼——呼——」的聲響。我不能回答她喜愛這裡什麼，我只是猜測她極其喜愛這裡。

從柏油路上望出去的風景是風車與濕地，濕地的盡頭是海，海口淺灘映照天光，一切平靜得就像世界的鏡子，碩大的、攤平的鏡子把到處擴散的顏色全都複製到了地面之上。因為是夏季，只要傍晚正好遇上晴朗的日子，那麼天空總會充滿著太多我叫不出來的顏色。

我與我的祖母，坐在看得見風車的路邊，不靠近濕地與海，只是看著天空與海面上的那些顏色。

那些時候，我與祖母並不說話。說話太費力了。這裡充滿車聲、風聲與風車旋轉時「呼——呼——」的聲音，如果真要說話的話，那確實使人感覺非常徒勞。於是我就只是陪著她，陪著彷彿已經什麼都不在乎的祖母坐著，直到天空暗下，才拉著她起身。當我們抵達老宅的時候，晚飯已經掛在門上。

*

老宅裡我獨自睡在父親曾經的房間。

兒時的我曾與我父親一起，在這間房過夜。有時候兒時的我哭鬧著尋要母親，他只好在老床上哄我入眠，這張老床只要稍一移動就會尖叫。在床上，父親告訴我母親所在的那些位置：布袋鹽田、

溫寮溪出海口，或者彰化的某片海岸。他嘗試為我描述每一片水濱的樣貌——水邊岩草爬滿泥沙，地面之上細潮竄動，螃蟹橫行，與彈塗魚成為朋友。

我不記得父親如何對我描述那些濕地以及出海口，但我記得想像中一幅又一幅的水岸風景。在想像出來的記憶裡，母親雙手捧起螃蟹，她仔細端凝掌上螃蟹，像是一位行走於海邊的巨人，然後巨人把螃蟹們寫成論文。螃蟹是母親主要的研究項目。

這座濕地難道不也有著許多螃蟹？兒時的我沒有想到，於是不曾在睡前詢問父親。在後來某次，我無意間在母親的學校網頁上查詢起她的發表論文與研究計畫，看見她寫過許多關於這裡的事。

難道她也來過這裡？

我不記得。

關於父親，母親並不會吝嗇於對我訴說。她與父親在大學裡認識，他的身高 175 公分，年輕時長得非常好看；他喜歡紅茶、喜歡拍照；是一個 gay。

母親說：「你爸是 gay。」用一種很輕描淡寫的態度，於是過去的我認為我父親是 gay 跟他喜歡紅茶一樣理所當然。母親是個冷靜的人，總是就事論事。我問過她：「什麼是 gay？」她回答我：「就是喜歡男生的男生。」那時的我感到有些地方有點奇怪，又好像沒有。

再大一點後，我以為自己明白了到底哪裡奇怪，於是又去問她：「爸是 gay 的話，他是不是跟別人很不一樣？」而母親回答那時的我：「動物之間的同性性行為其實非常平常。」才大了一點的我再次感覺到某種說不出來的奇怪，但因為說不出來，於是也無法繼續追問。

等我終於長到該問正確問題的年紀時，我已經不再問得出口了。

當時的我應該問：你傷心嗎？爸是不是欺騙了你？你怎麼會知道他是 gay？如果他是 gay，你們為什麼還會結婚？

這些問題我沒有問。母親是大學裡的教授，是站在海邊的巨人，她知曉所有我無能理解的祕密，而我已經來到這裡。這裡是我父親出生並且成長的小鎮，同時，根據學校網頁，這裡的生態系還是我母親的研究重點對象。

她必定是傷心的吧？我擅自替她回答。因為她是傷心的，我才會自 12 歲以後再也不曾回到這裡——她做過這麼多關於這裡的研究，寫了一篇又一篇關於螃蟹與水草的論文，卻一次也不曾帶我回來。

在老床上，我經常失眠，有時醒到天都要亮才很勉強地睡著。睡不著的時候，我讓自己想想父親。我是回來尋找父親的，我提醒自己。翻身下床，床又尖叫。

我從這間房間開始，假設自己是徵信社，打探父親曾經留下的痕跡。

衣櫃打開有他曾經穿過的衣服：褪色的天空藍 polo 衫、領口鬆開的吊嘎，吊嘎旁掛有厚重毛衣，季節很不一致。衣櫃深處藏有一只鐵盒，看來像是吃完喜餅後特意留下的精緻禮盒。盒裡裝有雜物與相片，每一件都曾經在夜裡被我拿起把玩、仔細研究。包括墨水乾涸在筆尖的鋼筆、橡膠材質的小船、薄荷涼膏、打火機、褪色相片。

某張相片裡保留了我父親與另外一個男人的笑容，他們站在濕地盡頭的那片海，笑得開懷。每張相片我都看了非常多次，多數是

濕地的風景照，有些是水中螃蟹、有些是風車夕陽。

乍看之下，父親與男人的合照沒有什麼不妥，那就只是一張合照，他們沒有牽手或者幹嘛，像是兩個朋友來到海邊。只是他們站在濕地盡頭。我知道盡頭處是父親最喜愛的地方。於是初次看到相片時我想：母親是對的，這就是證據，父親是 gay 的證據。這個男人必定是他的情人，他們眉眼間的神情那麼相似。

然而某個夜裡我又因為失眠打開鐵盒，才發現所有相片的背面都細細寫有一行小字，記錄了拍攝日期、地點與拍攝者：「1991.7.21 振遠攝於高美」，像是這樣。而在合照背面的小字則是這樣：「1994.6.7 允真攝於高美」。

允真是母親的名字。

如果男人真是父親的情人，那麼拍攝者怎麼會是母親？我拿起手機翻拍了照片，我想傳給母親，詢問她這個男人到底是誰。但就在我點開通訊軟體，老宅的大門突然傳來聲響，「吱——」地很大一聲。

小鎮的夜非常安靜，於是鐵門挪動的聲音便顯得非常突兀。

是我祖母。

我狂奔下樓，鐵門果然沒關，祖母的房間空著。

心臟跳得飛快，耳邊響起血液流動的聲音，「咚、咚，咚、咚」。我不合時宜地想起兒時的我因為某事緊張，告訴母親：「我的耳朵可以聽到心臟的聲音。」母親回答我：「那是耳朵裡的血管在流動，不是心臟。」血在流動，像是海潮，我想像自己的身體是母親認真

研究的一處濕地，心情突然就放鬆了下來。

狂奔出門以後，看見我祖母緩緩移動的背影，心突然就放鬆下來了。祖母正朝著柏油路的方向前進。我於是跟在祖母身後，尾隨她走過深夜老巷，潮水的聲音似乎變得格外明顯，或也可能只是我的想像。

祖母熟練地走出巷口，橫越馬路，夜裡的柏油大路已經不再有車。她走向最熟悉的那處草叢，再次坐了下來。深夜的大路並不黑暗，因為轉角處的便利商店閃爍綠色的燈光，我緩慢走到祖母身旁，陪她一齊坐下。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夜裡的濕地，風車不再是鮮亮的白色，變成僅是遠方模糊的幾道影子。濕地與海與天空都是黑的，偶爾會隱約閃現細小光點，或許是飛機或者漁船。

風仍然很大，我與祖母還是不說話。

我祖母不是一直都不說話的。有些時刻她話語不停，只是她說臺語，我不說臺語，於是聽得非常吃力。後來我逐漸辨別出部分的關鍵字，例如我父親，我父親在她口中成為「阿遠」，她唸作「阿uân」，我聽來像是「阿完」。祖母的阿完是個乖巧聽話的孩子。

阿完有個關於醃蘿蔔的故事。如果我的理解沒錯，我祖母她擅長製作醃蘿蔔乾。靠海的鎮向來風大，特別適合風乾蘿蔔，我祖母擅長製作醃蘿蔔，她的祕訣是口水。

當風乾的蘿蔔要入甕醃製以前，先將削下的蘿蔔皮嚼過，一口一口地咀嚼，嚼得爛了，吐進甕底，與米酒、辣椒和糖一齊鋪平，然後才可放入乾蘿蔔。

當我祖母在廚房裡咀嚼蘿蔔皮的時候，阿完總在她身邊，他幫忙她看顧仍是嬰兒的弟弟。有時阿完會將自己手指舔濕，插入糖罐

裡，轉一圈，拔出來後獲得一隻沾滿糖粒的手指，是現成的棒棒糖。兒時的阿完在他母親身旁，看顧搖籃裡的弱小弟弟，舔拭自己的手指當作零食。

阿完的弟兄都在外頭玩耍，只有阿完可以靜靜待著。玩耍的臺語祖母讀作「sng」，因為阿完沒出去 sng，我祖母因此格外疼愛他。

堂哥小虎對我說，家中所有人都懼怕祖母。堂哥小虎說，他的父親告訴過他，因為祖母偏心於我的父親，因此孩子之間有什麼話，都讓我父親去說，由我父親說才可能成功、才不會有人受到責罰。

那些親戚懼怕我的祖母，因為她曾經是個嚴厲又跋扈的母親，後來變成更嚴厲又跋扈的婆婆。我父親的兄弟與他們的妻子不樂意與我祖母同住，因此我才有了機會回到這裡。

在夜裡的柏油路邊，堂哥小虎有些時候會加入我與祖母。

第一個晚上，他的聲音突然從我身畔響起，他說：「哇靠，我爸的錢也不好賺欸。」我抬頭，又看見他傻氣地笑，手上抱滿了氦氣填充裝的麵包，然後在我旁邊坐了下來。

堂哥小虎遞來麵包：「招待給你，反正過期了。」

我抱怨：「怎麼沒有飲料。」

他說：「飲料就要收錢啦。」

我與堂哥小虎，原本也是 12 歲後就不見面了。

但三年前，他在捷運上認出我來，他高興而且用著足以壓過捷運廣播的音量喊叫我的名字，他說：「哇你真的跟臉書照片長得一模一樣。」

堂哥小虎與我不再見面，然而我們確實是臉書好友，我記得在同意他送來的好友邀請以後，沒隔多久，螢幕突然跳出一則通知：

「好友 楊小虎 將你列為他的表／堂妹，你是否同意？」當時的我按了拒絕。

在捷運上被他認出以後，我突然對於自己當時沒有點選同意有些抱歉，於是也相當熱絡地回應了他。下車前，我對他說：「保持聯絡、我們保持聯絡。」沒想到小虎竟然當真。

當真的小虎隨後便不定期傳來網路新聞、網路笑話或者小鎮的照片。我們緩慢地聊起天來，他問：「你幹嘛都不回來？」我說：「有機會就回去。」然後我便回去了。我回到鎮上以後，堂哥小虎看上去總是高興，他說他是我的朋友，並在一些夜裡的柏油路邊，為我送來過期的麵包。

*

堂哥小虎口中的鎮與我眼前所見很不一樣。他對我訴說這裡的過往，像是便利商店的地板永遠黏滿觀光客踩上的沙，無論早班晚班都必須拖洗數次。或是攤販曾經沿街占滿整片堤防，他們賣水、夾腳拖、海灘褲，還有烤香腸、烤花枝丸、烤魷魚，於是靠近濕地時無法聞到海水，反而都是食物的氣味。

「而且都是騙觀光客的，」小虎說，「成本哪有那麼高。」

然而若我經過堤防，除了飄揚的黃色封鎖線幾乎不見其他。有時穿著橘色制服的海巡人員經過，看我的眼神充滿戒備，彷彿再下一秒我便要突然衝刺，跨過封鎖奔向大海。

堂哥小虎還說這裡舊名「高密」，從臺語理解，是漁人的竿被潮水淹過的意思。高是竿、密是淹，高密便是被水淹過之竿。深夜的小虎坐在我的身邊，指向一片深黑的海，他對我說：「就是那裡

吧？海水深起來的地方。以前的漁人在那裡撐船，一不小心竿子就被水淹了。」

在我父親的老鐵盒裡，有一艘橡皮製的小船，船上站有一位撐竿的小人。那並不是什麼做工精細的玩具——小人帶有斗笠，五官面目模糊。那種橡膠材質不知為何，久放過後表面變得黏膩，碰到以後我總是很想洗手。

順著小虎口中的高密，還有我父親鐵盒裡的玩具，在我想像中的濕地盡頭，多出一艘漁船，船上漁人小心翼翼抓緊竹竿，因為一個不留神，潮水便會密過他的竹竿。而失去竹竿的漁人只能獨留海面，進退兩難。

我當然知道如今的海面沒有漁人。只是當我始終無法踏上濕地，濕地與海便在封鎖線後長成了我腦海中的樣貌。

當堂哥小虎遺棄他的便利商店，在夜裡或是清晨與我閒聊，祖母仍是不說話的。有時的她甚至閉上雙眼，像是已經沉沉睡去。剛開始我叫喚她、推動她的肩膀，然而當她張開雙眼，露出微笑，表情仍像身處夢境。清晨抵達，天空漸漸浮現透明的顏色，海面隨之變化，太陽就在我們身後，將整片濕地照得金黃橘亮，碩大的風車再次清晰了起來。

幾次以後我便不再呼喊祖母。我無從知曉她的夢境，但我希望她在那座夢裡能夠不受打擾。

祖母確實不記得許多事情。然而我用手機搜尋阿茲海默，網頁描述了許多症狀，都似是而非，與眼前的祖母並不非常貼合。

像是網頁說，患者經常錯亂時序，讀到時我想：所以祖母才會在深夜裡離家嗎？是因為她弄錯了黃昏以及清晨？然而網頁又說，

重要的事情患者不再記得，但她能夠牢牢記住通往大路的路徑。

又或者，她從不忘記她的阿完。有時我們在客廳用餐，我邊吃邊滑手機，吃著吃著她突然起身，走進廚房打開冰箱，重新裝滿一碟蘿蔔乾，接著便對我說起阿完。網頁也說，患者會失去生活能力、無法辨認主要照顧者，但祖母的生活能力如常，並且，她不認得我，也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我離開這裡已經 15 年了。

我離開這裡這樣久，卻不必花太多時間便能夠辨識親戚們是如何懼怕甚至於厭惡祖母。他們盡量避免與她接觸，放任她獨自遊蕩於巷中。他們寧可湊出錢來，讓一個幾乎是陌生人的無知小輩去面對她。

「其實不太能怪他們啦。」堂哥小虎對我說：「他們一輩子都跟阿嬤一起被困在這裡，他們以為自己想擺脫的是阿嬤，其實是想擺脫自己的人生。」

堂哥小虎口中的祖母曾經相當凶惡，粗暴地對待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即使是排序第三的我父親，幼時也挨過不少打。堂哥小虎轉述他父親的話語，他父親說，這條街上曾經有過其他鄰居，祖母總在街上追打孩子，而這些孩子很早便習得如何利用鄰居的同情，躲避在他們的家中。

後來，祖父出錢一一買下老街裡鄰人搬出的空房，逐一分配給每位兒子，堂哥小虎的父親住進了他兒時最常停留的那間避難所，再也不樂意踏入祖母的老宅。

我的父親沒有領到屬於他的那間房子，因為他是祖母最疼愛的兒子，祖母要把自己住慣的老宅留給他。

「所以後來，你爸去臺北讀大學，認識你媽之後打算住到臺北，據說阿嬤氣了好多年。

「我爸說，你爸是跟你媽談戀愛談到失心瘋了。」

可是我爸是 gay，我心裡想，他不可能跟我母親談戀愛到失心瘋。

堂哥小虎是個謎一樣的人。他偶爾說出格言一樣的句子，並且過度沉迷星座，他對我講述這座鎮、這個家族，但從不講述自己。

我問過他：「你打算在這裡當一輩子店員嗎？」

他說：「沒什麼不好啊。」

我提醒他：「但你之前說，這個家的人都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他回答我：「不是我，我不適合這裡以外的地方。」

我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是金牛座。」

我與小虎在這三個月來說了許多話，然而我們的話語行徑中有某處被拉起了封鎖，當我太過接近的時候，堂哥小虎便拿出他的星座研究，然後事情從此塵埃落定、不再向前。像是我不認為祖母是個跋扈的人，是親戚們太過惡劣；小虎回答：「她當然是，你看她太陽月亮都是獅子座。」

如果我反駁：「大家都說摩羯座是工作狂，但我又沒有。」他便笑嘻嘻地對我說：「那是因為你找不到工作。」

此路不通，煩請改道。我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後來我想，我不應該對親戚們太過嚴厲，畢竟我確實是找不到工作。若不是他們，此刻的我仍在家，讀著母親要我重考的公務員考試。

我時常無法反駁母親。

她將我一手養大，確實費盡許多心思。而且，我想的是，她和

一個是 gay 的男人生出了我，即使她不曾表現出任何責怪父親的跡象，這段過程肯定仍然有著許多困頓。於是我始終無法反駁她什麼，當我告訴她，自己即將回到這座小鎮時，挾帶的謊言是我會一邊讀書，我明年一定能夠考上。

我明年當然無法考上，從我抵達以來，我的書始終擺在老房的角落裡，一本都沒有打開。母親本來說，就一個月，一個月讓親戚找到更適合的人選，然後我便回去。但誰也無法預料疫情，我就這樣地留了下來。

*

因為疫情，我獲得了許多方便。像是親戚們認為應該避免互動，於是他們不踏進祖母的老宅，我也省得到隔壁拜訪打擾。某位伯母把我加入幾位伯母之間的聊天群組，剛開始時，她們會在前一天傳訊詢問我偏好的菜色或者口味，一兩周過後，群組裡便只剩下早晚問候圖片、不太正確的健康觀念，以及內容很無所謂的娛樂影片。

來到鎮上第二個月將要過完之時，我甚至不曾見過我的二伯。

兩周前，伯母的群組裡難得傳來訊息，說里長安排到年長者疫苗，祖母也在名單之中，明天二伯會到宅中，和我確定施打事項，等到時間地點確定以後，由我負責帶祖母過去注射。

我完蛋了。收到訊息時我想：祖母的健保卡在哪裡？鎮上的診所或衛生所又在哪？過去幾周的日子，親戚的錢我拿得心虛愧疚——祖母的生活起居全數自理。她不用人顧，如果我前一晚因為失眠沒有睡好，白天的時候我通常就直接睡到近午，取回門口的午餐、看著祖母吃完，回頭睡去也沒關係。

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聽祖母以我不太懂的語言，講述零星散落的故事，然後走到柏油路邊，陪她閒坐，看海發呆。

我傳訊息給堂哥小虎。小虎說：「沒事啊，時間確定我把班排開跟你一起去。」

我鬆了一口氣，用手機搜尋年長者施打疫苗的相關內容。說來荒謬的是，我的母親是一位生物學博士、生態協會還有濕地協會的理事，在某些公衛問題上，她甚至可能被找去當作顧問。然而她唯一的女兒是最沒有用的文組生，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考不上公務員，對於吵了一年以上的防疫問題，我什麼都不曾關心。

隔天二伯踏入老宅，帶著他的妻子做好的午餐：白菜滷、茄子炒肉、絲瓜蛤蠣、荷包蛋兩顆，還有一鍋蘿蔔排骨湯。比起平常算是豐盛很多。二伯陪著祖母與我一起午餐，在他說明施打地點、注意事項或者抱怨政府的時候，我發覺自己不知道他大我父親幾歲。

二伯看來像是梳著髮油的樣子，瀏海有些蓬鬆，不至於禿頭，卻也稱不上髮量豐密。他穿著褐色白色相間的粗條紋棉衫，膚色偏深。他的語言摻雜大量臺語，即使不是臺語，口音也相當粗壯，我應該要聽得非常吃力，不過反正，我也聽得不是非常專心。

二伯與祖母對話時自稱阿忠，聽起來像「阿 tiong」。我默默地想，我爸是阿完、二伯是阿 tiong。

祖母口中也常出現阿 tiong。那是她最調皮愛玩的一個孩子。祖母的藤條曾經在某日裡憑空消失，後來發現是被阿 tiong 分解成細細竹絲，重組成風箏骨架，糊上廢棄報紙並綁上棉繩，分送給弟妹們一人一只。他帶著他們到海邊，將母親平日的武器送到天邊。

又或者，小妹黏人，又走不快，嫌煩的阿 tiong 說服他的哥哥

弟弟，麻繩一端綁住腳踏車桿、一端綁著妹妹雙腿，兩臺車的車輪一轉，妹妹被拖在地上，雙手雙腳磨皮流血，好險在破相以前先被鄰居阻止下來。

我不太確定，總之在我的理解裡，祖母的阿 tiong 是做出這些事的一個孩子。

但我眼前的阿 tiong 相當無趣，他說下周，下周就要去打了啊，希望不會出事。說完擅自尷尬地笑了笑，先是說著「麻煩你了啊」、「媽媽這幾年還好嗎？」之類的話，卻不等待我的回答，又回過頭看向祖母。他對祖母說的內容大抵是下周要去打針了，要多喝水不要太緊張。而祖母就在他的身旁，以平時皺縮著身體的姿勢，回答二伯的話語似乎與疫苗毫不相關，或許甚至與二伯本人也毫不相關。

總之日期便確定下來了。我傳訊給堂哥小虎，再記錄到手機裡的行事曆，記下時我想：那天正好是我來到鎮上的第三個月。

二伯走後，我猶豫了一個下午，終於在傍晚陪著祖母去看海時，傳訊息給我的母親，告訴她下周我將要陪祖母去打疫苗。

從我抵達鎮上以後，我與母親斷斷續續地傳送訊息。我偶爾拍鎮上或者海岸的風景給她，她會回覆一些貼圖；偶爾她也傳來新聞，內容大約都是目前因為疫情少了人跡，哪些生態區重新變得繁榮。

但我始終沒有向她詢問那張照片。那張背後寫有她名字的照片。

我想像過許多情況。也許父親告訴母親他們只是朋友、也許男人根本不是父親的情人，又也許，母親根本知情——母親知道父親是 gay，知道他有一個男性情人，仍然願意與他共組家庭、生出一

個我。

而我看著太陽緩緩落下，在水面上映出一條光廊，想起自己似乎曾經聽過一些原民神話，說這樣映照海面的日光長廊，可以接引靈魂到某些類似天堂的地方。

母親一時之間沒有回覆訊息。或許她在忙，這沒什麼。但我不知為何感覺有點緊張。一日將盡，我與祖母安靜坐在柏油路邊，前方一片無人的海，背後車聲有時似乎靠得太近，但習慣以後，倒也不怎麼感覺害怕。

那是我與祖母最後一次看海。

*

在打疫苗的前一晚，祖母在老宅的床上過世了。

那晚的我待在房裡，幾乎整夜沒睡。一方面擔心她半夜或凌晨再次跑到柏油路邊，親戚問起來麻煩；另一方面，心底還有別的一點什麼，說不上來。

我在房裡，再次打開父親的鐵盒，裡頭的物件都已經熟悉，相片景色都是同一片海。只是我忍不住介意著那張母親拍攝的合照。母親是不喜歡被拍攝之人，於是家中照片多數是父親拍下的風景，或者母親拍攝的父親。年輕時的母親僅存在於我幼年的記憶裡，導致我難以想像這張合照的當時，母親是以怎樣的姿態表情拿著相機。

而天光轉亮時，我走到窗邊，因為房間在二樓，窗外沒有什麼風景，不過是另外一棟老宅，有時幸運一點，能夠見到野貓跳過屋沿，我經常試圖哄騙牠們停留，但都只是徒勞。

我等到天色大亮才下樓，轉進祖母的房間，看見她在床上靜靜

地蜷縮著。說不出為什麼，但在那個當下我就清楚知道，祖母過世了。

*

我的祖母在我來到鎮上的第三個月過世了。

我為了找回父親來到鎮上，但在每一日裡，我與祖母過著太過相似的生活、看見一樣的風景，很多事情似乎不必多想。適應於不必多想的日子以後，我才發覺自己或許怎樣也想不起我的父親。

祖母死後幾天，我被強制隔離於祖母的老宅，除了每日到門口領餐，什麼事也無法參與。其實誰都無法參與什麼，因為疫情，親戚無法舉行告別式，於是某位伯父獨自與法醫和葬儀社交涉，相驗確定祖母的死因與疫情無關後，她很快速地被火化了。

直到我的採檢結果確認陰性，才正式結束隔離踏出老宅，母親與她的車等在門口。

行李上車、引擎發動，車子還沒開出巷口，母親突然開口：「這棟房子本來是登記在你爸的名下，是阿嬤給他的，但他死後我幫我們都辦了拋棄繼承。」我不知道她為何突然說起這些，於是只能點頭。我對她說：「我之後也不會再回來這裡了。」說出口才發覺，這很像是一句承諾，卻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承諾什麼。

母親在駕駛座上沉默一陣，車子拐了彎，轉進大路，經過祖母曾經的位置，再經過小虎的便利商店。向前一陣後，母親把車停進路旁的停車場裡。

她說：「既然以後不來了，趁這次去海邊看看吧。」

我說：「海邊被封起來了啊。」

母親奇怪地看我一眼：「你都不看新聞的嗎？已經解封一陣子了。」

我很遲緩地跟著母親下車，不太確定自己應該做出什麼反應。母親熟練地換上拖鞋，往堤防走去，當初纏繞的封鎖線彷彿終於被吹散在風裡那樣地不見蹤影。

走過堤防，踏上木質步道，我發現濕地其實有些熱鬧。除了我與母親，還有少數幾個行人安靜地移動。

「你不下來嗎？」母親問我。於是我脫去拖鞋、跨出步道，跟著她踩進泥沙地裡。

母親向來不是多話之人，但是今日的她似乎過分沉默。想了很久我終於開口，我對她說：「媽你知道，這裡的維基百科上面有你的名字諱。」

母親回頭看我，笑了一下，她問：「上面寫了什麼？」

「說你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這裡的生態，螃蟹、水鳥、魚和水草什麼的。你說這裡的水草是臺灣特有種，但是已經瀕危了。」

她聽著我說話，一面向前，以泥沙地而言她的步伐很是幹練。

然後她說：「我花的時間不只一年。」

我沒有與母親一起來這裡的任何記憶，於是不知道此時的自己該再說些什麼。我們沉默地走，終於來到濕地盡頭，海水就要深起來的地方。母親不再前進，我於是也停了下來。此時的天空就要開始變色，然而太陽距離海面尚且遙遠。

我鼓起勇氣，從口袋裡掏出父親的那張合照。隔離期間，我將

鐵盒裡的所有相片裝到行李裡，只有這張隨身攜帶。我將相片遞給母親。

母親接過相片，露出稍微訝異的表情，她問我：「你爸留下來的？」

我說：「對。」又說：「媽，這個男的，是誰？」

母親的神色頓了一頓，露出我鮮少見到的迷惑眼神。她轉過身來看進我的眼睛，對我說：「是你二伯呀？你這段時間沒有見過他嗎？」

我的二伯、祖母的阿 tiong、堂哥小虎的父親、穿著條紋棉衫的中年男人。

突然之間海潮的聲音無比明顯。我愣了一愣，然後對她說：「只見過一次，他跟照片裡長得完全不一樣。」

母親笑了，她說：「是你心不在焉吧？人老了也不會變得這麼誇張。」

我接回照片，看見母親身後風車，還看見前方淺浪一層接一層地拍打。拍打，然後化開，散成濕地上的一片泥沙。我的腳掌泡在水潮之中，細沙滾過腳背的感覺有些搔癢。眼前整片亮橘色的海是祖母忘記一切都仍然渴望見到的景色——然而她已經與她的夢境一齊離開。

我與母親在濕地盡頭站了一陣，直到夕陽被海水淹過了一半，她才終於回過頭。她回頭對我說：「該走了，回家吧。」

我沒多說什麼，轉身便是背對夕陽，跟著母親一起回家。

佳 作

揆樹人

魯亮·諾命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團看見小說中的亮光。

感謝勇於以生命願意傾訴在祖先的山裡發生的故事的部落人，因為有你們，才有這一篇小說成形。

個人簡介

住在中央山脈北部的部落人，平時喜歡和老人家聊聊天，將他們的口述轉化為一篇又一篇文章。得過幾項文學獎，最想要做的事就是將得獎文以祖先的舌頭全部翻譯成美麗的泰雅族語。

1

三天前，我在措樹前吸食白粉，引發心肌梗塞。

我躺在鬆軟的牛筋草上，看著天上的卷積雲層層堆垛。

北戶是我的族語名，意思是成為富足的人。我出生第十天，父親依照 Gaga（習俗）抱著為我取名，母親說，他卻等不到我成為王永慶第二，深夜到山上採集香菇時不慎摔落谷底，失怙 20 年來都是由守寡一生的母親茹苦含辛一手拉拔到大。

海拔兩千公尺的雲霧被和風吹到我居住的部落天際，以聚落為中心，順著 60 度陡斜的山脊而下延伸至河床，從遠處眺望都是鋁桿架搭起的高麗菜園。在我人生旅居二十幾年的部落裡，部落中的所有青年幾乎都受雇於拯救我們泰雅族人脫離生計困難的恩人——安哥，幾乎二分之一的族人們是放下果園的工作，心甘情願地為他從事措樹工作。多年以前，安哥攜家帶著來到部落開民宿旅店之後，這裡的男人們似乎都像中邪了似的，情願拋下高麗菜園，投入安哥的麾下，成為高山上晝伏夜出的夜鴉。

「措樹人。」人人都如此稱呼我。

措樹的男人不搭架、砍草、套袋、噴農藥，為免田地荒廢，女人代夫下田，她們是果園中唯一可以見到的農夫。在部落裡三十餘家家戶戶中都同有一個特性，到了傍晚時分，中海拔山頭鞍部的谷風，吹向部落的每一個角落，飄溢濃濃的塑膠味，聞起來有時像貓尿，有時像燒麥草的塑膠味，遮蓋了烤火屋篝火味瀰漫整個部落。

我是如何成為措樹人，就讓我述說這一段真實得虛妄的歷程。

幾年前，我坐在竹屋內烤火，聞到那股熟悉的塑膠味。

濃郁的塑膠味能蓋過篝火味，穿透桂竹半剖對夾的竹牆面，和著風一陣一陣鑽進來。但那味道嗅起來另外摻和著橙花草與東加

豆的琥珀香氣，我立時辨別得出那是部落裡唯一專屬於安哥的香奈兒香水，為了掩飾白粉的塑膠味，在他粗黑的頸脖和膀臂紋龍刺鳳，延伸到手腕上所塗抹的味道。安哥踏進門，一胖一瘦的男人亦步亦趨跟在後頭。因為高山夜雨，產業道路泥濘濕滑，三人在玄關蹭去沾黏在馬甲靴底的紅土。

「闊里娘咧，人呢？」安哥用臺語叫道。

沉悶的胸音由他血紅的檳榔嘴吐出，檳榔汁順口噴灑在門框，他梳了一頭油滑髮型，穿著一襲黑衣，T 恤上鑲印水銀色青龍，頸脖上掛著一圈金燦燦的 999 純金項鍊。我起身請他們三人入坐在樟木圓凳，簡單寒暄後安哥簡短介紹另外二人的來歷。

我放下手上閱讀中的鑲金邊聖經，對坐在屋內竹床上的母親說，「Aya¹，安哥終於帶朋友來幫助我們。」她依然沉醉在夢鄉中。

母親抱著兒子躺在竹床上，幾瓶紅標米酒瓶和她一起躺在床腳地上，她輾轉背對我們，伸了伸懶腰繼續睡著，時不時傳出幾聲囁語。兒子被三名外來客吵醒，搓揉惺忪的睡眼，遇見生人，孩子下床投入我的懷抱。我抱起兒子坐在我的雙腿上，他將臉埋入我的胸脯裡。

「這次你還需要多少？」

胖男人連問候聲也省略就劈頭問。

「這一次需要抵押品。」

坐在旁邊的瘦男人微笑補上話。我尷尬地瞄了安哥一眼，尋求他的幫助。

「記得那一年納莉颱風，中部落的計程車司機馬紹就是跟他們倆借了低利貸渡過難關。」安哥說完把檳榔汁吐進火堆內。

「馬紹的屋頂鐵皮都被十級風掀開，逃到教會避難去。」我說。

「這次介紹給你的低利貸，比原民專案的微笑專案更低，而且

講求誠信原則，救濟貧苦人家嘛，特別是山上的原住民。」安哥笑著說。

我凝望安哥滿嘴金牙，檳榔殘渣夾在牙縫間，金牙仍然是金澄澄。篝火火光照射在他的口中，金牙折射光刺入我的眼睛內，他的嘴巴一闔上，我心裡抖動了一下，想起了馬紹·伐度一家……

幾年前納莉颱風過境，馬紹家屋頂被十級颶風掀開，舉家逃難至教會聚會所避難。那一次，安哥也帶著這一胖一瘦的男人。短短半年內，在安哥牽線下他們一家便失去了所有。栽植高麗菜園的祖地被頂讓給外來投資客，房子也被人抵押法拍，虔誠基督徒的一對夫妻也無預警式地投入到安哥的揸樹集團內，成為中部落最勤奮的揸樹人。數月前，在中部落的產業道路遇見他，馬紹騎著野狼 125，一臉愁容沖我說：

「我想帶全家一起去看 kotas² 亞威依。」

那時，我以為平素幽默的馬紹只是隨意胡口亂言，我對他說，「kotas 不會接收意外死去的族人的。」馬紹眼瞼下垂，帶著一副哀傷的神情，不苟言笑地離開我。幾天後，夫妻倆在農地飲下巴拉刈，留下一對失怙的稚子。我站在黑青浮腫的屍體前，才想起文面老人達那·諾幹曾對我述說，死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項避忌，不容族人隨意輕言。

篝火堆的生綠桂竹爆裂開來，淡褐色泡沫從裂縫隙吐出，我的心魂從馬紹的農地回神過來，看著安哥一開一闔的金牙。

「就直說，十幾年的兄弟的我們也不比他們最值得放心，私人微型貸款，放款商譽佳，也是北部地區最低利息的貸款事務所，比原民會的微型貸款利息更低。」安哥安撫我說。

另一個瘦男人從牛皮包拿出一本綠色本子，攤開在原凳上，「50萬元以上需要對保人，超過這數就需要房產抵貸。」瘦男人的單眼

皮底下的黑眼珠斜視我，嘴角上揚，但他的聲音死氣沉沉。

我猶豫了一下不敢抬頭，緩緩地舉起手，比了個數字五的手勢，「嗯……可以的話 50 萬能避過這次的農損就好。」說完我放下手，兩手躲在夾緊的雙腿裡。

「50 萬確定夠嗎？我們可以借更多。」瘦男子說。

「公司可以核貸 50 萬，看在你和安哥的交情，」胖男子翹起二郎腿，頻頻抖動說：「上回是七分利，這次是十分利，連滾帶利，這一次要連你有種植作物的果園和房子也要一起抵貸才能壓低利息。」

懷中的兒子又開始尖叫與哭鬧，打斷了我們的對談，他重複背誦主禱文，我看著兒子問：

「你要什麼，要父親搔背？」面對陌生人兒子引起焦慮感，不斷地哭泣。

「他說他要，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他說他要，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兒子把我說指成他說，重複著主禱文，把臉埋在我胸膛裡。

「好，兒子，看著爸爸的眼睛，吸一口氣，等我和叔叔談好事情就陪你唸主禱文。」

兒子點點頭，我用手指掙在他的眼睛上，他終於恢復平靜，閉上眼睡著了。安哥和低利貸男子面面相覷。篝火堆的火勢微弱，我在火堆內加添兩根乾竹。我往篝火中心吹氣，火心開始燒旺，火光打在他們的臉上，此時，我才清晰看出胖男子的頭頂已然開始謝頂，一對蒙古摺眼，留著八字鬚。瘦男人蓄著旁分、白臉，面帶笑容，城府極深，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他心裡在打什麼算盤。兩人都是側指色澤深淺不一黑牛皮包，皮包鼓鼓的。因著馬紹家的際遇，我對他們兩人始終懷著戒心。

「安哥，可以不要抵貸？」我問。

「不行，第一次安哥已經免除抵押的要求。」

胖男子堅定地說，臃腫的臉部紋風不動。

「那我就不需要貸款了。」

「依你自己的意願，我們只是為你們族人著想。」胖男子說。

「泰雅族人本來不需要外來人。」

「現在需要了，不是嗎？」他說。

篝火堆內的火勢加劇，剛才丟入的柴火怒吼著。

「總是要為躺在床上的母親和你懷中的孩子著想。」安哥打破了僵局，「上回我也頂多能借你十塊錢，利息也免了，欠款也還未還清無法再幫你，所以跟這家公司牽線協助你渡難關。」

「我很感謝你能為我和山上的族人牽線，不過……」

我看著懷中的兒子和躺在竹床上酣醉不醒的母親，她正拍打著臉上的蚊子。颱風災季造成的農損已無法支撐過下個採收期，安哥的利息無力償還，若再繼續向這兩個胖瘦男借款，不要說本金，連號稱原住民專案的低利貸利息也將壓垮我，我心想，但是，若不借款，我也將難以撐過這半年，果園也無法在年底修復趕上明年的產季，母親和兒子要靠什麼過活，兒子上早療和心理治療師的費用也會拖垮這個家。

考慮良久，我挨近安哥，輕聲對他問道：「若不抵押土地和房子，或是有什麼方式可以替代，例如……農忙期時以工換工。」

他聽完後，將我的話轉述給那兩人，三人竊竊私語商討半晌，八字鬚男子支頤頻頻點頭，他的臉色雖凝重，身旁的白臉瘦男子仍然保持三分微笑。幾分鐘後，胖男子不改撲克牌臉抬頭對我說：

「可以。」

對於他們的爽快，我心裡的戒心稍稍鬆懈，不自覺地鬆了一口

氣，肩胛也隨之下沉。

「不過，免除抵貸以外的換工方式……」安哥對我說，欲言又止，視線瞥過來看著母親。

我起身挪移熟睡中的兒子，抬起他，怕又喚醒他，動作輕柔且緩慢地放在母親身邊，孩子原本緊抓住我手臂，漸漸鬆開手來。

我坐回圓木椅，安哥放慢速度，一字一句清楚地說：

「我知道你反對部落的青年上山揸樹，但理想總是要和現實低頭，以工換工就……用揸樹……」

揸樹，這兩個字一出，我的胸口緊縮了一下，就像被高壓電流觸及，心臟短暫麻痺。我回頭望著酗酒幾十年的母親，只要她酩酊大醉時，就會跪在父親的遺像前哭號，嘟嘟囔囔地，像錄音機反覆播放著同樣的段落：

「寧可作酒鬼，也不要作揸樹人。」

2

翌日，安哥在高山的登山入口處等待我們。

橘紅色的夕陽已被高山遮蔽，星夜點點隱約點綴在淡灰與褐色相間的夜空。我穿上揸樹人的基本配備，軍綠色的大迷彩長袖衣，套上處處補丁的 Levi's 牛仔長筒褲，穿上止滑的黑頭雨鞋，頭戴單眼頭燈，揸起 OREGON 14 型鏈鋸機，和其他二人在指定的時間和安哥會合。另外二人開著廂型車抵達，嘴裡咀嚼著檳榔，停下車以後，他們把檳榔渣一同吐在地上。他們走近我，身上瀰漫著濃烈的塑膠味，夾雜著刺鼻的貓尿味。即使上山不為狩獵，他們當中總會有一兩人配戴登記過有牌照的獵槍，背後揸著獵物袋，佯扮成打獵的姿態。我看著二位揸樹人，一人年紀稍長五十開外，另外一人約略與我同齡，臉色暗黑，保持沉默。長年夜行下他們幾乎都是深眼

窩、臉頰凹陷，身材羸弱得如綠竹桿子。他們胸前配戴著無線電呼叫器，看來應該是隨時監聽警政方發話動態，以逃避警方追緝。安哥和他們對談時，揸樹人不時頻頻搓揉鼻子，擤著鼻子倒抽垂落人中的鼻涕。待到暗夜，安哥從鱷魚皮包內取出二包透明小白粉塑膠袋，和一把黑色不明物體遞給揸樹人，短衫露出安哥臂膀上一龍一鳳的紋身，行前他再三囑託：

「切記，山林警察抓到時，一切與我無關，」他雙臂打交叉，「事成，依約在旅館交貨。」

交代完事，他對我揮揮手，旋即駕駛 BMW320 離去。

「新來的，在這等一下。」年長的揸樹人說。

他們二人回到車上，掀開車燈。年長者將剛才安哥遞給他們的白粉小袋取出，把白粉放在鋁箔紙上，拿出打火機在下方點火加熱，當白粉昇華為煙霧，用鼻子吸食。而另外同齡的兩人則是用捲筒追吸著煙霧。三人在車內享受了片刻，米黃燈穿透白色薄霧，照射在他們臉上，一臉心醉神迷。不到半刻鐘，揸樹人從車上返回登山入口處，二人原是萎靡的神情，瞬間間，兩眼直瞪如白面鼯鼠圓滾滾的眼珠子，精神爽朗判若兩人。

「走，趕時間，凌晨前要趕回。」中年揸樹人催促上路。

那一夜，揸樹人健步如飛，看他們瘦骨如材，弱不禁風似的，腳底像抹了水鹿蹄子，稍一閃神就落了二、三十公尺的隊伍，也只能看到前路揸樹人的頭燈光而已，想我曾是長跑健將，肌耐力勝過常人，怎就是追不上他們三人水鹿蹄步子。

「喂！等一下啲。」我大喊。

「要追上我們可是要有付出的。」

年紀與我相仿的青年隔空說，說話間像含著一顆茶葉蛋。

月光皎潔穿過針闊葉混合林照射在獵徑，暗夜樹影幢幢，聽得

到夜行的灰林鴉呼呼的共鳴聲。前行的頭燈停頓，瞬時間，我拉近和他們的間距近十公尺，我氣喘吁吁地趕上來。我們抵達揸樹人平時紮營的前進基地，與一般獵寮無異。年長的揸樹人擎著槍瞄向烏心石木梢的枝椏。砰！一聲槍響驚動叢林，迴音似一圈又一圈的擴大，槍聲迴盪、撞擊山谷，久久才消音。我追上他們，不過幾秒鐘的光景，樹冠層傳來一陣撲撲簌簌的聲音，是一隻白面鼯鼠自樹上翻滾，墜落在地面剎那，傳來「啾呼」沉悶的一聲。

「不是要揸樹，你們怎打起飛鼠來？」我問。

「傻蛋，果然是新來的沒經驗，你是不是打燕（泰雅族人），不要礙事閃一邊去，」中年人用熟嫻的族語笑著說，「射一隻白面鼯鼠，經過哨所時給警察檢查。」

中年人晃了晃腦，示意青年撿起鼯鼠。三束頭燈打在獵物上，我驚訝自製獵槍搭配紅外線提高了他射擊的精準度，單發洗得釘彈丸射正中鼯鼠耳邊，穿碎了牠窄小的腦袋，鮮血流淌著。年輕的揸樹人擦拭血液，轉頭把鼯鼠丟入揸籃裡。

「走，快到林場了，準備好你的鏈鋸，小子。」

中年人以像極高粱酒燒傷的喉嚨對我呼喚。

我們步行在高山背面的山脊，約莫半小時的路程，路面裸露出一條清晰的三尺寬路徑，攀升的古道逐漸平緩。我們徒步來到當年日治時期的警察官吏駐在所，這區域針葉林原是部落的共同獵場，1916年時為南投廳徵作警備道之用，百年過後，只能依稀辨別得出原址的水泥基地，周圍已被灌木叢和針葉林籠罩。我抬頭一看，幾顆白色艾子懸擁在樹幹上。

「從這裡開始就是警備古道的中段，」中年人解釋道，「你看看，你看看，四周遍布珍貴的扁柏、紅檜、山毛櫸和稀有的牛樟木。」他指著荒廢的駐在所周圍幾棵千年神木，逐一清查似的，一

對眼眸子幾乎奪眶而出。

「夠我們吸上一輩子白粉了啊！」青年興奮地以不是很標準的國語說話。

「何止一輩子，夠吸你孩子的孩子三代。」中年人說。

「留著點吸，上次我分兩趟扛了兩顆百斤瘤，」青年佯裝揸重物，「給安哥變現十萬，也換了十公克，完工後我還一次吃三隻雞，老哥你能嗎？」

「啐！我揸過的樹，比你燒過的乾燥枝樞還多咧。」

「好漢不提當年勇，21世紀，我們揸樹人只比現在的硬度和耐力。」

兩人你一言、我一句互不相讓，我心想，吸什麼能夠讓他們改頭換面，一如向晚他們二人在車上吐納白煙，他們的靈魂彷彿在薄霧間神遊，沉浸在忘我的世界裡，難道白色粉末隱藏使人脫胎換骨的魔力？傍午第一次見面，仍是死氣沉沉的兩人，不間斷地頻尿，如同在膀胱繫上水袋般，安哥遞給他們的兩包神奇白粉後，揸樹人瞬息之間神采奕奕，凹陷的眼珠子像充了氣的小白球直愣愣地，猶如角鴉徹夜不眨眼。此一時，我站在林場，千年檜木、山毛櫸與牛樟木林立，樹瘤盤纏樹身，樹根猶如腳趾拚命地緊緊抓住地面，它抓住的是我們祖先千百年來賴以為生的土地，這土地哺育了我們，如今我們卻要切除它使之離開這塊土地，我心想。這一帶曾經是獵季時的傳統獵場，如今我卻要以揸樹人的身分鋸下千百年才得一木的巨樹。佇立在這群巨木前，我卻握不住手上的鏈鋸，要鋸嗎？不鋸，安哥勢必毀棄前約，移送民事強制執行，生活又將陷入困境，園地和房子都已被抵押，鋸與不鋸，似乎已不是我目下所能掌控。

鏈鋸昂昂的機械聲把我拉回來，見他們兩人仍在為吃過多少隻雞鬥嘴，我回首觀望回程的步道，那條道路似乎在向我招手，我也

想就此逃向回頭路，手上的電鋸緩緩地滑落，鋸就給他們鋸，或許我還能靠另外的方式渡過風災的陣痛……

「小子，你杵在那裡要長青苔了是嗎？」

中年揸樹人一巴掌打在我後腦勺，我攥緊手上快要脫落的鏈鋸。

「你想挑哪一棵樹作為你的處女秀？」中年人問。

他的手臂順勢搭在我肩上，頭燈隨著前額的擺動，我們三人的Led燈束交叉晃動。青年人指著一株三十呎高、五人合抱的紅檜木，木身底部有一顆碩大的球形芽體，「就是附著在那一棵樹身的樹瘤。」青年手指向紅檜瘤，樹瘤是在木質部分裂時以不具規律的方向生長，球形外觀的結構極其醜陋。

中年人吐出檳榔汁在地上說，「放輕鬆，緩緩開啟你的心眼，巨木群就像一尊尊被你點了穴道的雞仔，牠婀娜多姿地站在你跟前，」他的視線俯看我的雙手，驅前靠近我，單手抬起我手上的鏈鋸，「你手上的鏈鋸是一根鷹隼的羽毛，牠們都在等待你剝除牠的外毛，只要輕柔地在牠身上這麼一劃。」他說著，邊在空中比劃，臉面也顯露出猥褻的表情。

「哎唷！你會聽到鏈鋸雞叫聲，雞仔體內的木屑噴發在你的身上。」青年人隨聲附和。

「夠了，有Utux（神靈和上帝）在天上聽。」我揮手打斷他們說話。

他們兩人對視，隨即哄堂大笑。

「Utux掛在會堂祭壇牆面上，走不進這海拔一、兩千呎的叢林。」中年人說。

「Utux若存在，我們就會消失在巨木之前。」青年說。

「你們不怕Utux降災懲罰？」我問，他們默不回答，臉上露出

不屑一顧的神情。

中年揸樹人驀地扯下我手上的 OREGON 14 型鏈鋸機，啟動機具上的紅色按鈕，一聲轟然巨響響徹林場山脊。他把鋸機交給青年人，「喏，拿好。」他再從腰間取出入山前安哥遞給他的不明物體，頭燈往黑色物體一照，那是一把改造手槍。

「來啊來！鬼來我劈一刀，神來我請祂吃花生。」

他用撕裂的嗓音說，眼眸充滿血絲，面目扭曲、猙獰。他舉起槍，槍口朝夜空，我感到一陣陰涼的風吹過我背脊，倏地發麻直冒冷汗。

「不敢鋸嗎？」他問我，「我來教你怎麼撫摸雞仔。」

揸樹人擎起鏈鋸朝紅檜瘤的上位部對準，按下啟動鈕以後機具開始發動，鏈條高速轉動。我站在他一公尺處保持安全距離，他戴起預先準備好的透明眼罩，然後先輕輕地在樹瘤上端劃一下，厚重的樹皮被鏈條劃破一道淺溝，他說，「看著，先溫柔地在樹身劃一道指向的標記。」接著在樹瘤頂部上下來回，「確定取材的方位和截斷的長度之後，才能開始切割，」他專注地開始往下鋸，轟然鋸聲，我們都聽不到他的聲音，木屑噴在他的腹部，一陣濃郁的檜木沉香從鋸口傳到鼻息。檜木過於堅硬讓鏈條卡住幾次。

鏈鋸啟動中，他轉過頭來幾乎是狂吼的聲音對我說，「按壓鏈鋸時不能逞強用力，會傷了鏈條和鏈刀，要把檜瘤像對待人一般，要溫柔不能強迫，要輕柔不能使力。」

我靠近他耳際說：「樹瘤和我們人類一樣，會痛、會哭泣、會流血，就如同我的心在淌血。」

揸樹人露出詭異的一笑，鋸樹的工作突然停止。

他遞給我鏈鋸說，「喏，換你試試，看樹會不會疼，會不會對你求饒。」

機鋸交到我手上，我是天生左拐，所以右手持上把手，左手握住下把手，我可以感受到咆哮的鏈鋸仍然溫熱，顫抖的機身像觸電般震得我雙手酥麻，它不是年輕的揸樹人所說輕如一羽西列克鳥（占卜的綠繡眼畫眉鳥）的鴻毛，它是如此貪得無饜，化身在森林暗夜中瘋狂嗥叫的野狼，絲毫不曾留情地在檜木身上汲取血液，變賣後兌換成張張現鈔。我撇下紅色按鈕，機具開始咆哮，鏈條碰觸樹心的瞬間，我彷彿聽到，聽到有聲音在對我呼求。我驚嚇得把鏈鋸機扔在地上。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中年揸樹人冷冷地說。

我抱著頭在心裡喊叫，我沒有辦法，我鋸不下去，我聽到巨木的身體在呼救，它的身體正在流血，地面在嗡嗡震動，半山腰下的桂竹林隨風撞擊發出爆裂聲，白芒草窸窣窸窣在為巨木祈求。

「是要樹流血，還是流你身上的血？」

中年人按住腰間的手槍，揸樹人一前一後將我夾在中間。

*

黑夜漸漸明亮，我們三人各自揸著檜木瘤。

揸樹人走在我跟前，兩人不曾休息半晌，他們揸負著四、五十斤的樹瘤，我僅只能揸二十斤，體力即不能負荷。他們前額頂著前揸帶，肩頭即使墊一條毛巾也被後揸帶壓出兩條凹陷，兩個人弓著清癯瘦弱的身軀，活像一顆在行走的樹瘤，我數度無法跟上他們的腳步，於是在一處石壁放下樹瘤休憩。

「媽哩嘎比，你是要害死我們嗎？」中年揸樹人回頭怒斥我說，

「一定要趕在天亮前離開，離不開就等著吃免費的國家飯。」

我早已上氣不接下氣，前面引路的青年停下腳步放下樹瘤，從

胸口前袋抽出一包菸，他摩擦打火機，火紅的圓點在一吸一吐之間明暗轉換，他撇頭對我說：

「含淚撒種，必歡呼收割。」

「別浪費口水了，他初來乍到怎懂我們這行的箇中奧秘，懂的話就上天堂了。」

青年揸樹人想起什麼事說，「我先聯絡接應的小蜜蜂，窺探入口處是否有山林警察巡檢。」

我一路觀察他們兩人，揸樹時異於常人的承載力和耐力超乎我想像，徹夜揸負四、五十斤重的樹瘤，涉過溪澗堆垛的滑石，攀越陡峭的獵徑，一路上卻不曾言累，更不願停步休息片刻。

「樹瘤很輕嗎？」我氣喘吁吁地問。

「要輕或不輕看你願不願意投資？」他說。

揸樹人把樹瘤放在地上，坐在檜木上擦拭太陽穴的汗水，同齡的青年說，「投資在自己的身上，就能像我們一樣，夜行數十里路只是皮毛。」他咯咯笑了幾聲。

中年人掏出口袋裡的透明袋，丟在我腳前。我拾起地上的透明小袋，這才清楚看出是一小包夾鏈袋。

「答案在魔鬼的細節裡，去問安哥。」他們兩人乾笑說。

海拔兩千呎的月光顯得陰冷，我的喉頭突然乾澀起來，便咽了幾口口水。夜光照射在透明袋上，袋內殘留些許的白色結晶的細屑，一閃一閃的發光。

3

我在遠處看著自己拿著四方形的小透明袋走入安哥的民宿旅館。

三層樓建造的旅館聳立在部落北端，最顯眼的半山腰如同削出

一道缺口，以平房為居多的部落，旅館的突兀感即使距離三公里外都能目視。我站在玄關外門口前仰首望，一股壓迫感從上襲來。我撫摸象牙白大理石砌成的外牆，兩側矮牆則栽植殷紅色的九重葛，葛藤攀上二層樓入口，門簷懸掛著「功在鄉梓」七尺匾額。三五成群著檢調背心、夾克的地檢署人員，搜索完安哥的旅館後悻悻地收隊離開。安哥坐在一方巨大的檜木茶桌前，桌上是再熟悉不過的烏金石茶盤，其上是一組柴燒的粗陶茶組。我走近站在他面前，安哥沒有特別搭理，過了些時，他似乎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拉出一張檜木椅凳請我入座。

「一堆城市裡來的紅頭蒼蠅在我旅館飛舞騷擾。」他說。

為消除之前肅穆的氛圍，我岔開話題，「上次拜託安哥的事……」

他沏了一壺手拉胚的高山茶，首泡茶濾過一回以後又重新倒進沸水，他默數十幾秒，空氣彷彿凝結，再將茶壺的新茶倒入柴燒的粗陶公道杯中，公道杯內咕嚕咕嚕的聲音，烏金石茶盤上擺放兩只同組的柴燒粗陶茶杯，他推出一只茶杯放到我身前，「試試，一斤要價上萬的一等獎高山茶。」他說，旋即以手就口吐出檳榔渣在手心上，扔入垃圾筒裡。

他喝茶時總閉著眼，以杯就口，嗅聞杯緣說，「茶香總有香盡的時候。」

一等獎茗茶品嚐起來與本地的早生茶味道相差不遠，淡淡清香徘徊在鼻息之間，良久不去，確實是中上階的茶青製成。

我嚐了一口。

「嗯，茶溫逼出高山茶的韻味，香味在舌根停留很久。」

「白粉是茶，茶香如清煙，」他說，「身為男人豈能抗拒如此的香味，教我拒絕等同放棄自己的人生。」

「手拉胚的茶杯配上一等茶，也不是任何人能享用的。」

「白粉在我這裡可以享用不盡，用之不竭。」

我們喝完第一杯茶，口齒殘餘清香。安哥起身關上玄關門，他坐回原位，突地從鱷魚皮包取出塞滿白粉的夾鏈袋，他一臉得意地數算，一包包平鋪在檜木桌上，小袋子占滿了安哥近身的桌面。

「可以讓男人起死回生的神藥，就是這白粉末散發出來的香味，勝過世上任何一等獎茶，它不曾有香盡的一天。」

那時，我是這麼認為，揸樹人都是靠這白粉提振夜間的精神和體力，試了才知道它的奇幻效能，安哥常說，吸食它能讓人接近上帝，教友們也無從舉發，身在會所的職位仍能獲得保障，「有風聲就停止，如果你能抗拒的話。」那時，他抿著嘴說，下唇突出，嘴角向下，雙肩同時聳起打包票說。至於副作用，即使像我從小有心律不整的家族遺傳疾病，也不會有任何副作用，可治百病醫千疾，勝過禁食祈禱的功效，他的口吻像宣教者。我心裡想，聞所未聞，勝過吃烏心石的山鼠和稀有石虎，那般的神奇？

「今晚上工前，試一包，就應驗你們傳道說的：『何為上帝同在，那是好得無比。』天國就在夾鏈袋裡。」

安哥收起桌上所有的白粉袋，十幾包白粉就塞入我的聖經包內，又從自己的皮包內拿出一具透明玻璃瓶道：

「收好，他們那些揸工會教你如何使用，這是吸食器，」他手上拿著工具對我說，「這些是催生人間至寶的法器，讓你進入天堂境地。」

我仔細端詳吸食器，狀似葫蘆形不怎麼起眼，瓶頭縛上一條橡皮管，底部黏貼一層海綿墊防止破碎。這就是安哥和揸樹人們所說，能增強肌耐力的聖品，徹夜行路不言累的奇幻粉末，雖然他說絕無副作用，但我怎麼看那些資深的揸工，各個都是面無血色，眼球凸

出，眼袋卻是凹陷詭異，況且不時擦拭鼻涕、頻尿。那一次上山，那青年還尿失禁，想起來對於安哥所說的倒質疑起來。

我緊緊地深鎖眉心，眉宇間像一川字，他似乎看穿我心事。

「安啦！就像安哥讓你心安，別小看這粉末，臺大醫院也沒有這靈丹，安哥我以人格擔保。」他拍拍胸脯說。

「說起人格，誰能比得了你一句話擔保來得更具公信力，安哥。」

「呷茶、呷茶，茶涼了就不耐喝了。」

手中的茗茶香飄溢，一股甘醇含在舌根，溫度雖熾熱，我仍然能夠一飲而盡。安哥沖第二泡，沸水倒入公杯壺中，葉瓣受熱水激活於是張開，他親自倒茶給我，茶湯自鷹嘴流出，我若有所思地凝視杯中的茶湯，香醇的金色茶在青綠杯底曼妙游離，我還沉浸在神奇的白色藥粉。

4

我的吸呼急促，缺氧狀態讓我神志不清，眼目昏瞶不已。

驀地浮現幾個月以前，安哥因販毒和竊盜珍貴林木遭到判刑入獄的那一天，烈日當空，所有人爭嚷目睹他光榮離鄉。他邁出沉重的步伐，緩緩步出白色旅館大門，失去往昔的意氣風發，他蓬頭垢面，神色暗淡，檳榔嘴的唇瓣是灰紫色。我愛莫能助，夾在人叢中垂涕著，眾人用淚水與哭聲送他最後一行。他被刑警銬上手銬，站在旅館門口振臂大聲說：

「我是無罪的，只是給人們一個生存的選項。」

他擎起被銬上的雙手時，日頭照在銀白的手銬，反射出一道光矢，刺入眾人心眼。我心想，那是一道清白的聖潔銀光，證明他的清白。因為那一道清白之光，曾受雇於他的揹工們像犯了鬼似的，

瘋狂封堵去路，呼應安哥高喊，「他是清白！他是清白！他是清白……」為了順利羈押安哥，迫不得已動用拒馬隔離，警政署出動特種警察和保一總隊才順利將他押入囚車。安哥也終於得以運離那一幢，他設立低利貸款服務處的白色旅店。是的，他給予我們生活的另一種奢華選擇，能在生前進入到天堂境遇，一個玻璃瓶、一包粉袋、一個單純的吮吸和嗅聞動作，他曾經是我們心中世界的中心，以後他仍然是，那時，我滿心以為。

西邊天際被夕暉燒得紅彤彤。

我已記不清是第幾回上山，只知道如果沒有神奇白粉加持，我難以負荷四、五十斤甚至百來斤揸樹的神聖工作。母親曾哭勸我重拾荒廢近一年的田園農作，習慣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我，說什麼也早已不再適合高山果農這般日頭下的剪枝、砍草、施肥的粗重工作。我想起，自我加入揸樹人的偉大事業後，母親像變了個人似的，竟然一夜之間戒除沉溺二十幾年的紅標米酒，上山前她擋住門對我說：

「為了你們我誓言不再碰一滴酒，你也該放棄揸樹。」

母親的眼神之堅決，像斯巴樣裂石神話傳說的巨石，我當她酒癮發作胡謔，心底詫異母親是否就算酒精中毒，也能道出比清醒的常人覺悟的話。我違逆不了她，反正距離晚上還有點時間，索性和她到果園。那次傍午，當我和母親從果園下工，他們坐在矮小的土墩上小憩。金黃夕暉斜照在母親和兒子的身上，他們的側臉紅一面、黑半面，我托辭回到工寮內把農具歸位，事實上，她準是明白我是做什麼勾當——在揸樹前再吸幾口神奇的白粉——我的第六感猜測，壓根都沒有算準到母親會尾隨在我後頭。

我卸下砍草機，伸進背包內拿出吸食器置於木桌，酒精燈頭燃

起火舌。安哥那裡換工購得上好白粉，這幾個月來只剩下兩、三包壓在背包低層，我觸摸柔軟且可愛的結晶粉末，腦海裡浮現的卻是去年此時，安哥在旅館遞到我手上時，白粉的觸感竟是那般陌生。藥源一夕之間斷絕，我對它的迷戀與依賴感與日劇增，一天不吸上幾口全身骨骼和肌肉就痠痛，鼻涕便會直流，體內忽冷忽熱，有時甚至會不斷地嘔吐，嚴重時腹痛、寒顫，我沒有辦法想像一天不擁有它，縱使悖叛一生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哪怕只是一刻，哪怕是一口，都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我從冥想中回神，趕緊抽吸幾口白煙，驀地，身後傳來母親的嗚咽聲。

「你確定要步入你父親的後塵？」

我像觸摸到高壓電流似的，吸食器從手中滑落至桌面。我回頭看著母親，母親如扭曲的畫面在晃動，我想起母親在醉酒中如此說，父親就這樣摔死了，這樣一了百了地走了。

「你揸起樹的第一天我才真正的醒悟過來。」

母親的口吻冰冷，語帶哽咽，眼神和思緒飄向很遠，我心裡像有薄薄的一層紗被撩開，父親不就是上山採菇時不小心摔下山？自幼篤信不疑的父親的形象如同紗面被撐開後，看到裡頭露出的父親的真實形象逐漸鬆動。

她突然歇斯底里道：「揸樹、揸樹、揸樹、揸樹……」她又把臉埋在手心，「你卻走上和你老爸的不歸路。」

「妳說過他不是。」

「他就是——」

父親慈祥、勤奮的印象就此瓦解。

「揸樹量要提高……只能仰仗這神藥。」

「你看門外的孩子，他又要複製你的人生？」母親指向虛掩的

門。

兒子坐在土塚上前後搖晃，聞見工寮內起的爭執，遂嚎啕大哭，嘴裡含糊嘟囔的重複道，「弟弟不乖，阿嬤罵罵，爸爸不乖，阿嬤罵罵……」

母親見狀離開工寮去安撫兒子。

酒精燈開始加熱，煙霧在玻璃管中流竄，當下，愠怒被美麗的薄霧籠罩，一縷裊裊白煙飄出瓶口，豈能暴殄輕煙，縱使母親在外逼視著我也顧不得了。我含著吸管，肺部重重地鼓起，強吸炙烤後產生的白色煙霧。

「天國就是現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說。

那種溫暖、幸福的熟悉感頓時充塞了我，大腦宛如被閃電掠過，接著又是一陣天旋地轉。漸漸地我的體重全然失去，我的身子輕飄飄的，就如同跌在棉花軟墊上。我邁出沉甸甸的步伐，推開門扉，身體重心搖搖晃晃，走近母親和兒子身邊，母親撇過頭去，不願正視我。我還未走近他們，雙膝不知怎的癱軟下來，撲倒在他們跟前鬆軟的牛筋草上。

「Aya……」

我的喉頭乾燥，聲線低啞，心跳倏瞬加劇，前胸沉與燒灼，一股灼痛感延燒至臂膀。我的眼睛睏倦，四肢也開始麻痺，心跳漸漸緩慢，嘴巴更是僵硬得不能呼喚坐在石塚上的母親和兒子。我躺在父親流傳下來至少歷經六個世代燒田耕作的土地上，眺望白雲快速移動，天空露出漸層的藍。我的眼皮越來越沉重，我感到無比的疲累，我仰躺著，想再抱一次母親和兒子，哪怕再一次就好，但我的雙手現在已無法動彈。

雲層飄動的速度倏地急速，我眼前閃爍著幻覺。

我好似看見當年的父親，他的臉龐模糊不清，我在他懷中，他

抱著我，撫觸著我的嫩頰。他正在為我取名——北·戶——他舌尖向下抵，嘴唇開闔又向前噉起，北·戶。一晃眼，我又看見，父親滾落到山崖下，靜止不動。

我的眼皮好沉重，眯縫成一字線，仰看卷積雲鬆動，一層又一層地飄離。

註：

1. 泰雅語，母親，原詞為 yaya，最親近者會省略字首。
2. 泰雅語，原詞為 yutas，死去後變更唸法為死去的祖父名，逝去的祖父。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甘耀明 · 陳明柔 · 劉梓潔（依姓氏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江怡瑄

本屆共收到 213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207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吳鈞堯、祁立峰、謝文賢評選出 21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陳明柔、劉梓潔推舉甘耀明為主席。本屆小說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甘耀明：當初剛拿到 21 篇時，覺得水準良莠不齊。但慢慢往後看，就覺得稿件的品質趨於一致。臺中文學獎沒有地域限制，所以有馬華、中國的創作者來稿，在身分上是比較多元的。以整體題材的掌握度來說，在整個時代的氛圍裡頭，我們看到許多文化的面向。這些小說的稿件有一部分往「小人物」去寫，另一部分則往「大歷史」的方向發展。

劉梓潔：如同剛剛耀明說的，這屆的作品並不是一眼可辨識的，慢慢細讀才看到許多作者的設計跟餘韻。題材很多元，以近期文學獎討論的面向來說，可以分成「大寫」跟「小寫」。大寫企圖宏大，想寫族群、歷史，對剛起步的作者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所以就

用比較戲劇性的方法，但這樣很容易產生對小說的誤解跟執念。我其實是看好「小寫」，把他能夠觀照的範圍寫到精緻的程度。

陳明柔：21 篇決賽作品題材多元，也就是剛剛梓潔所說的「大寫」和「小寫」並呈，處理大議題的作品具挑戰性，但想要以小說技巧和結構設計回應大歷史的議題，以致有的作品出現難以駕馭的情況，但不管作者如何設計小說，重點應該還是要成就一篇好看的小說。今年進入決賽的作品中，處理小題材、小人物的「小寫」作品，在敘事結構、對話設計各方面，都較能將題材想要觀照的面向，寫得較為完整流暢。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糞埤車〉（甘耀明、陳明柔、劉梓潔）

〈箱內的查某〉（甘耀明、陳明柔、劉梓潔）

兩票作品

〈處暑〉（陳明柔、劉梓潔）

〈揩樹人〉（陳明柔、劉梓潔）

一票作品

〈皮諾丘〉（甘耀明）

〈盡頭之外的地方〉（甘耀明）

〇票作品

〈躲禍〉

〈一句謊言的六種詮釋習作〉

〈月球上的鯨魚〉

- 〈無猜〉
- 〈吊詭〉
- 〈木偶落下〉
- 〈Sakura〉
- 〈613〉
- 〈安守〉
- 〈花開的那天〉
- 〈殘響〉
- 〈舞〉
- 〈忘記帶錢的痞子〉
- 〈吾家有女初長成〉
- 〈彩虹巷往事〉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皮諾丘〉

甘耀明：這篇寫作較複雜，採多線性的手法，很符合我們現在看到的網路環境，有點偵探小說的味道。主角開始在真真假假中穿梭，看到多重面貌的人生，每個人生都有他的社交性。他用了一個虛假人生作為約會對象，用真實人生當行事曆，但跟別人共享行事曆的過程中是被干擾的。有些事件被放得太大，我覺得它寫起來也許不是那麼妥當。他在寫真實人生的部分我相當喜歡，細節寫得很不錯。這篇有它的亮點，有它的真實性，可以接收到它要傳播的訊號。利用童話事件說謊，其實是主角的社交行為。

陳明柔：作者營造出虛構的皮諾丘，卻是想要與現實做連結，現實中被改造的行事曆其實是最真實的，主角卻在虛構的世界才能真正去改造自我。她的生活不知為何出現仿若不可掌握的因素，在多重身分捏造與交錯交換的推進中，層層推進主角虛實交替的多重假面，這些設計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心。

劉梓潔：〈皮諾丘〉在我排名的第五或第六，作者意圖明顯、清楚，他知道最終要問的是：「我是誰？」主角在多重轉換之間，戳破一層一層的身分，質疑我是誰這件事。補習班那段寫得很有趣，但在約會那段加了很多對話，有點灌水的感覺。

〈盡頭之外的地方〉

甘耀明：這篇貼合現在的疫情文化，小說中說的「回到靠海的地區」，應該就是高美濕地。在照顧祖母的過程中，同時尋找過世父親的記憶，發現先前的懸念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生命當中也可能這樣子，有許多的揣測。這篇是在酷熱天氣中衍生出來的很貼近現實的事件。小說中也描述一個胸無大志的堂哥，以及他與堂哥互動的過程。主角一直認為父親在生命中是缺席的，營造出海邊的氣息之外，他帶我們去看到小鎮裡的多元性，主題並不是這麼集中，但它就是一個盡頭之外的地方。

劉梓潔：這篇在我心目中排在〈皮諾丘〉前面，它說的是一個青年回到沿海小鎮的故事。作者很會塑造人物，用幾筆就讓人看到疑似是同性戀的父親和身為教授的母親，存在故事張力。照顧失智祖母和堂哥的互動，慢慢揭開家族的祕密，十分幽微，我們跟著作者一起穿梭，回到記憶深處。但關於「祕密」，到底要講的是什麼？我認為作者應該要把答案講得更清楚。

陳明柔：我第一次讀的時候，覺得像是小鎮的隨筆，在現實生

活的隨筆當中，作者想要營造氛圍和人物顯影。但小說中對於「祕密」的敘寫似乎起了個頭，卻沒有深入經營，主角最後跟著母親回家，那個祕密到底要說什麼？有沒有辦法再向外開展？我覺得這個部分有點遺憾。

劉梓潔：小說要設計一個祕密，但最後又跟讀者說祕密好像是什麼都可以，可以是一種小說家的狡黠。

兩票作品討論

〈處暑〉

陳明柔：這篇是我的前三名，他藉由回到老家做一個隱喻，通過父親用藥過量死亡這件事，其實要說父親並不是自然死亡，這個問題處理得很自然。兩兄弟的兩個視角一直在穿梭，逐步堆疊出各自與父親相處的細節，文字駕馭很好，營造出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說。

劉梓潔：這篇是我的第一名，我非常喜歡。這篇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好，慢慢看就能發現他設計精巧不留痕跡，運用留白技巧留下斷捨離的伏筆。兩兄弟載著一車的奶酥麵包，從葬禮回去要丟爸爸的東西。很厲害的是空間的處理，他們要去收拾爸爸的東西時，一開始是沒有出口地切換房間，後來隨著老狗的角度走一圈這個老家。舉重若輕地處理家人之間的關係，他把很多很重的、很難用小說處理的部分，處理得非常好。

甘耀明：這篇是講回到老家的故事，父親自己居住在一個房間，他們回去處理遺物，對我來說是比較冷靜的作品，這是一個斷捨離的內容。裡面用的是跟現實相較起來，比較低角度的視野，在狗的部分處理得不錯，但前面的情緒太冷靜。

〈揸樹人〉

劉梓潔：這篇我很猶豫，作者讓原住民題材在現代展現出嶄新的樣貌，他把族人的處境寫得很好看，但我會去質疑戲劇性與故事性是否有點太過刻意？

陳明柔：這篇不在我的前三名之中，我選它是因為題材，我想支持與鼓勵這樣少見的題材。第二部分是，在整篇小說中，他有點把原住民部落的處境過度放大，寫得太刻意，但他在篇章架構上是不錯的，作者是有能力的。

劉梓潔：揸樹是一種隱喻嗎？

甘耀明：講的應該是割樹瘤盜伐這件事。這篇小說有它的真實性，因為這些人不盡然是為了錢，他們是被控制的。其實這幾年的山老鼠盜伐山林，由早期的漢人與原住民結構，目前漸漸轉移到了移工。作者採取了另一個方式，感覺有點硬寫，二元分法太對立了，每一個人會走到這一步其實是有原因的，但他寫得太生硬。人物過度典型化，像是放高利貸的人很有臨場感，但實際上「吸毒」不是增加你的負重量，是會增加你的精神力，這個細節就需要再斟酌。有些細節有點硬寫，漢人和原住民的對話比較漫無目的，有點難找到一個一致的目標。黑道其實不會拿原住民的地去抵債，原民用地只能賣給原民不能賣給漢人，對話都太文青，有點不真實。

三票作品討論

〈糞埤車〉

劉梓潔：用臺語對話是很大的亮點，用一位不起眼的清潔工角色說這個故事。蠶的譬喻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寫手，不是憐憫與同情，用小人物的低角度來看，在視角切換上，技巧是很純熟的。

甘耀明：作者著重描寫的是一位肥胖體型的工作人員，焦點是自我情境與過往記憶的書寫，與外在沒有太多互動，都是內心的自我對話。這是一個內傾的視角，必須用大量的回憶來鋪陳。主角繼承父親的工作，也繼承了邊緣性的人生。主角後來投射到一位女服務員的角色，但這段再提前一點會更好。作者具有寫作技術，但太集中於角色的身形，再開放一點會更好。

陳明柔：這篇是我的前三名，母語書寫常常會遇到切換障礙，但他在不同語言的敘事切換上是流暢的。阿肥仔作為高鐵清潔員，是底層人物的日常，書寫角度是內向式的，這個角色堆疊出很深刻的議題。他跟他父親都是社會底層的工作人員，篇名就透露出作者想處理的隱喻，講乾淨跟骯髒的界線。除了流暢的語言，同時也提供一個比較深的題材。這篇跟〈箱內的查某〉比較，是不同的視野。這篇在整體營造上是有經驗的寫手，可以看出他所要呈現的隱喻，在這個部分的掌握上是很不錯的。

〈箱內的查某〉

劉梓潔：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作者，非常會組合、撩撥讀者，很了解如何寫得獎的小說。寫作視野進入檳榔西施的小宇宙，後半段則呈現媽媽跟女兒的張力。他用學界認為的女性主義角度去看檳榔西施，雖是寫臺灣紅極一時的產業鏈，但其實是一個反視角。箱箱在看學界對檳榔西施的詮釋時，她是看不懂的，她心裡在想：「是這樣嗎？」這裡就呈現出一種認知的反差。我認為收尾的部分非常好，整篇故事最後濃縮到一個在箱內很孤獨的感受。

陳明柔：第一次看的時候，非常流暢，我覺得作者應該是有參賽經驗的選手。他將田野調查轉化成小說素材，讓作品不會流於相對刻板的感覺，讓田野變得不僵硬，這是他的功力。結語的部分回

應到箱內，她的名字叫陳箱箱，也是一個反諷，從一開始就埋了伏筆。總結是她想講很多但沒人聽，與前面學術性的說法相較起來，是很大的反諷。檳榔西施被這樣解釋了，但她覺得「不是啊！」透過這樣的反差，把陳箱箱這個人寫得很立體。

甘耀明：這應該是男性視角書寫女性，我猜作者是男生，他其實有很綿密的田野調查。在寫一個檳榔西施，老闆只是把她當工具，跟女兒的互動也不好。她的人生被放在路邊被快速瀏覽的廣告箱中，連國中生都可以來調戲她，她被當做一個符碼，並沒有宣洩的出口。作者是聰明的寫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評審。他還是做到一些可觀的小說角度。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就 6 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處暑〉 15 分（甘耀明 3 分，陳明柔 6 分，劉梓潔 6 分）

〈糞埤車〉 14 分（甘耀明 4 分，陳明柔 5 分，劉梓潔 5 分）

〈皮諾丘〉 11 分（甘耀明 5 分，陳明柔 3 分，劉梓潔 3 分）

〈箱內的查某〉 10 分（甘耀明 2 分，陳明柔 4 分，劉梓潔 4 分）

〈盡頭之外的地方〉 8 分（甘耀明 6 分，陳明柔 1 分，劉梓潔 1 分）

〈揸樹人〉 5 分（甘耀明 1 分，陳明柔 2 分，劉梓潔 2 分）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處暑〉，第二名為〈糞埤車〉，第三名為〈皮諾丘〉，佳作為〈箱內的查某〉、〈盡頭之外的地方〉、〈揸樹人〉。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類總評

石德華

疫情帶來新日常、新價值，似乎並未與文學產生必要的邏輯連結。

今年臺中文學獎散文參賽作品，數量並未超前，整體質地，沒特別令人驚豔，沒大開大闢，沒多元多樣，是一種平平延展的高原狀態。

能從 338 篇作品，一路被評比較量成前 25 名，這過關的實力自然標著相當的高度，而巔峰再造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總之這一屆臺中文學獎的散文作品，終究少有超越性。

回歸散文的初起本質——我。這次的作品很真我、很私我。是對自己的貼身書寫，細膩體察，獨特照見，這樣的面向，考驗的最是細部描寫甚且局部格放的功力，我常是這樣說的：「描摹是散文的基本功。」這次的決賽作品，有不弱的基本功。

因為很「我」，你私且深的獨到經驗，和你究竟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便不能偏向任性，囁語，晦隱太過。廖玉蕙說：「其實作者想書寫的題旨非常簡單，那為何要寫得如此深奧呢？」劉克襄說：「我也發現本屆散文的文字有雕琢的傾向，並用實驗性、過度扭曲的方式來表現。」決賽會議一開始，我就說了：「我自己的前三很確定，前十也很確定，打『？』的也很確定。」

因為很「我」，散文中事件彎轉太過陡峭，以及刻意營運的鋪陳技巧，痕跡都會太直露。而一個人感情的多少，其實瞞不過散文。

「我」很深切，基本功很平均，那麼，能扶搖再上，對生命有更多理解的，更接近天空。

落選需有什麼心情顏色嗎？全臺灣的文學獎都是一個個棲地，人又啟程去了，讓作品留駐與離去，就當做適應與不適應而已。

而得獎很重要，卻不究竟。我，才是究竟。

散文是我，是對自己的真誠。

第一名

掉落的洗標

童育園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謝謝我的房間和衣物，家人朋友，伴侶和狗。搬家的時候，把那片小小的洗標弄丟了。剩下這篇散文，希望記下一些想記住的事物和想像。

個人簡介

1996年生於臺中。臺南大學畢業，現就讀政大臺灣文學所。喜歡看掉在馬路中間的拖鞋，反覆在草上來回移動的瓢蟲，太空包冒出的秀珍菇。認為好玩跟好笑是維持日常運作必要的事。

有時覺得，洗衣晾衣這件事，是一種讓生活得以繼續的重要儀式。

在城市獨居的時間樣態裡，洗衣於我而言，有兩種場景。洗澡前拉開衣櫃，發現自己就快沒衣服可穿，趕緊將髒衣服分類，丟入洗衣機按下按鍵，整夜聽著它旋轉攪動，白日的汗漬髒污，困頓和恍惚，都浸在水中，緩緩被稀釋，然後脫水，咕漉咕漉流進排水孔；又或者，在假日近午的早上，悠閒無事的好天氣適合洗衣。我拿出所有想洗的事物，扔進洗衣機看它在水中翻滾，晾好一切衣物，也把自己擱在陽臺發呆曬太陽。

一次在夜裡洗衣，晾衣時撿到一片小小的洗標。那是會被縫進衣服內側的東西，小小的布標寫著衣物的成分，它應當被對待的方式。棉和麻的比例，中溫洗滌、不可烘乾，中溫整燙、不可漂白，在那片洗標脫落之前，我不曾仔細看過這些信息。一意孤行地照著自己的想像和需求，對待我的衣服。我甚至無法確定這片洗標，是哪一件衣服遺失的。發現那張小小的洗標，卻感覺陌生，懷疑自己並不認識自己的衣服。像得到一張懸而未解的籤詩。

衣服是我非常親密的，身體的伴侶。我熟悉它們每一件的質地，手指摩挲的觸感，熟記它們被裁成的形態，服貼在身體的樣子。有時候我覺得它們每一件都是我，去過那些我去過的地方，見過我許多重要的朋友，熟知我的生活習性、對天氣和溫度的感受。它們沿著生活的邊緣，穿過、覆蓋我的身體，在每個日子開始和結束之時，被我穿上和褪下，被我揀選，洗滌，晾起或烘乾。

衣物是私人的，也是社交的物質。在我和他人之間隔開距離，成為辨識異己的繁複訊息。

阿嬤過世，喪禮結束的那天，媽媽、伯母和嬸嬸整理她的衣櫃。三個媳婦在幽暗的房間裡，拿出一件又一件衣裙，空氣有淡淡的霉

味。她們打包了一些無法留存的，泛黃毀壞的衣物，讓我幫忙拿去回收。阿嬤的衣櫃裡仍有許多尚未穿過、還掛著吊牌，嶄新的衣物。質料昂貴的連身套裝，也靜靜掛在衣櫃角落。狀況良好的衣服被留下，三個兄弟各自挑了幾件，帶回家作為紀念。

我們還小的時候，阿嬤很常買衣服給我們。尤其是冬日保暖的衣物。偶爾回阿嬤家，總看她拿出逛市場買給孫女的囡仔衫，小小的，毛茸茸的背心，厚毛衣、鋪棉長褲。孩童的我和妹妹因此擁有許多毛毛外套和背心。蓬鬆滑稽的米色毛毛背心，看起來像小狗或小熊。柔軟的人工毛料，是幼時以觸覺辨認衣物的起始。像養著一隻小動物，反覆順著、逆著牠的毛觸摸。乾燥溫暖的毛毛外套無聲地包裹著我。像松鼠尾巴。像手裡捧著尚未睜開眼睛的幼鳥。

小時候穿過的衣物，在身體逐漸抽高、生長的時間裡，一件件離我而去。它們大多是大人為我挑選的衣服，或是哪個親戚鄰居孩子的二手衣。條紋的，格紋的，圓點的，麵包超人，一輛腳踏車，充滿顏色的衣物。我大概是喜歡那些衣服的，穿著它們上學、外出、交朋友，直到圖案和印花變得斑駁模糊。夏天吃芒果弄髒的痕跡，洗了幾次仍留下淡淡痕跡，單薄的布料也逐漸變形。而秋冬的深色衣服，厚重耐洗，再也穿不下以後，洗淨打包送給有孩子的親戚。不知道那些衣服後來，還被多少尚未長大的小孩穿過。

長到了自己買衣服、自己決定穿什麼的年紀之後，也開始摸索自己適合什麼。簡單的條紋T，圖騰的、變形蟲的洋裝，麻料寬褲，印度或尼泊爾的手織布。物質堆砌生活，衣物離身體那麼近，要合身、要舒服透氣、要剛好適合一個人，卻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對物質的講究，與生活和金錢的餘裕有關，與年歲的、經驗的累積有關，人是無時無刻不斷改變的。物質是感官的通道，是情感與精神的依憑，更多時候，那不單是金錢，而是形式的選擇。不一定需要精巧

的、貴重的形式，才能感覺物質的富足。

在臺南念書的時候，一年大半的日子都是溽暑。烈日在頭頂燒著，出門才走幾步，整個人便開始冒汗。夏天生日的我，收到細心的臺南朋友送的棉質手帕。一塊簡單的，小小的手帕，卻讓我的生活長出新的物質感受。擦乾汗水隨時把自己整理好，帶著一塊手帕出門，多麼老派，多麼慎重。我從此理解了手帕的美好，往後的每個夏季都有它相伴。

除了各種圖樣的手帕，我還擁有許多條紋衣服。粗條紋、細條紋，撞色條紋，冷色系的、暖色系的，不同形式密度的橫條紋。比起素色空白的衣物，條紋讓人感覺世界有邊界，有刻度，有整齊的變化。平行規律的線條之中，一切有跡可循。條紋衣服有日常的踏實感，讓我感到平靜。有時晾好洗淨的衣物，發現一整排都是條紋，我總覺得荒謬好笑，卻也特別安心。接下來的日子，還想著穿條紋的衣物，走路出門、見熟悉的人，一個人逛市場，買喜歡的食物。過著安靜規律的日常生活。

一次走在傍晚昏暗的街道上，忽然聽見有人叫我。抬頭看見一輛機車迅速騎過，後座是很久不見的研究所同學 C，我認出他的聲音，驚喜地揮揮手，他便跟著機車消失在路口。

人怎麼能在這種快速移動的、昏暗的瞬間，辨認出彼此呢。我為那個神祕有趣的瞬間感到非常快樂。

後來再遇到 C，我問他，那天街上這麼暗，怎麼認得出我？

「我認得你那件條紋的衣服。」他這麼說。

我笑出來。原來身邊的人會透過條紋衣服，記得我，辨認我。像是看見了自己身上一張標誌著條紋的貼紙。

有時候身邊的人們，是用衣服辨識出我的。顏色樣式、身形、走路的步調，連同我的影子，都是我所穿的衣服延伸成的樣子。有

些時候它們甚至扮演我，代替我出門。我穿著一套木刻印的手工洋裝，跟伴侶出門約會，去戶外野餐。那身衣服就像特地穿給他看，是一身戀人的衣服。而我非常樂於扮演那樣的自己。太陽曬紅我的後頸，草地散發乾燥氣味。風輕輕吹動衣角。穿起不同樣態的衣著，在不同場合，陶土般捏出一些固態的、特定身分的自我形貌。我對這種物質的、生活的變換轉移感到著迷。

在我養成運動的習慣後，衣櫃裡又多了另一種形態的衣服，機能的、快乾的排汗衣，跑步的運動短褲，緊身的瑜珈褲。每當我伸展雙腿，動用肌肉，撐住身體完成每個動作，流汗喘息的片刻，感覺那些衣物輕盈地覆蓋身體。它們安靜地吸收汗水，讓身體自由地被使用，被訓練。黏膩的汗水通過衣物，接觸空氣，變得冷涼透氣。呼吸也逐漸平緩放鬆。

衣物是一個人生活的切片。對衣著的偏好，日常的習性，季節與氣候的更替，全都和每日穿上的衣物關聯。那是最簡單也最複雜的物質形式。換上搭配好的衣褲，出門工作、購物、運動，回到家再換上輕便舒適的居家服。衣物繁雜的樣式、質料，承載文化，傳遞無數細小隱微的訊息。

仔細將穿過的衣物整理分類，裝入洗衣袋，回想自己穿著怎樣的衣服，見了哪些人，去過什麼地方。按下洗衣機按鍵，一切重新來過，清洗乾淨。泡沫和衣物反覆旋轉，昨日和前天的疲倦與歡欣，翻攪纏繞在一起。洗衣晾衣是讓生活得以繼續的重要儀式。

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將那片掉落的洗標鋪平在手心。

我的衣服無聲地說了些什麼。天色已經暗了，我撿到那枚洗標，在幽暗的後陽臺端詳著。陌生的字句，掉在洗好的衣物之間，沒有寄件人，一封意味不明的信件。那像是忽然想起一件，想不起來的事。宇宙橫空遞來無關緊要的信息。一件衣物的自我介紹，你好，

棉和麻是我的原料，洗滌整燙都沒問題，但別把我拿去烘乾，我們見過很多次了，你穿得還習慣嗎？喜歡的話，我還可以陪你很久，很久，一直都會在。我輕輕握著那些字句，拿起曬衣夾把它晾起。那片柔滑的小布標幽幽發亮。

隔日，太陽的溫度消退之後，我到陽臺收衣服。放輕動作對待每件衣物，暗自決定，要好好珍惜每一件陪伴我日常生活，陪伴我奔波移動、舒展身體的衣服。它們貼合著我，在每個尋常時刻，離得這麼近。在那片掉落的洗標來到面前之後，我真正意識到關於衣物的這些事。

那片小小的洗標已經晾乾，我將它收進抽屜。感覺像得到一句咒語，滿含祝福地，無聲地抵達我的日常生活。

評審意見

◎石德華

物件並非脆弱的存在。

這篇作品以一只掉落的洗標起，以一只掉落的洗標終，收與合之間盤旋扶搖，細微體會關於衣服的種種情事與感悟：「我真正意識到關於衣物的這些事。」

衣服從私人性到社交力，從人們用衣服形成自我，到衣服根本上可以扮演、替代人，這駕馭與被駕馭之間，讓生活中人與物巧妙移位、親密合一。

洗標上書寫自己應當被對待的方式，人們卻總是執行自以為是的想像和需求，文末作者與洗標細而靜的對話，似乎訴說著，理解才能有真正的珍惜。

全文呈現作者獨特的生活美學，對日常細膩體貼，洞悉理解。

第二名

趨光性

蘇園雅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沉睡了五年，原本只是想潤飾，卻發現以前很在意而不得不寫下的事情，早已雲淡風輕。如今我想寫下的，是更珍貴的東西。

謝謝鼓勵我持續寫作的家人與朋友，謝謝臺中文學獎提供的機會。

我很開心，是在五年後才真正完成這篇文章。

個人簡介

1984年生，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曾獲時報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現為獨立藝術教育工作者，偶爾寫字，經營FB「一起畫畫，好好寫字」：<https://www.facebook.com/dailypawya/>。

前幾日母親循著光緩緩前行，我跟在後頭，遠遠看見父親正在攤位前整理貨物。

我照慣例問父親：「生意好嗎？」他笑著叫我看看地上。柏油地面散落著許多褲管，我數一數：「一條褲子兩個洞，有二十個洞就是賣出十條囉？」父親露出得意貌：「不只噢，我還有賣掉衣服。」我瞥向母親，捕抓到她一閃即逝的笑容。

小時候，日光燈管下若有白蟻飛舞嗡嗡，阿嬤便憂愁低喃：「欲落雨了。」

父母是在夜市賣男裝的攤販，最怕下雨天斷了需養育四個孩子的生計。只要有風雨欲來的前兆，父親便開始沉積浮躁，哀嘆連連；颱風期間連綿不絕的濕氣，更是將我們一家人的臉都悶皺了。

有次好不容易盼到雨停，父母遂整裝外出工作，以為一切都即將回到正軌上，沒想到過不久又降下傾盆大雨。阿嬤焦急地責怪天公伯，雨水仍暴烈地在屋頂上敲撞出喧騰的聲響。父母狼狽返家，髮絲糾結全身濕漉。我們一起從貨車裡搬出許多衣褲，一疊一疊都吸飽沉重水氣。父親急忙解開網綁貨物的繩子，將衣服與褲子攤開晾乾。那晚，家中的地板、椅子和樓梯皆披掛了癱軟的布料，生活的濁重在四面八方。父親頹坐椅上，濕透的衣衫沾附在瘦弱挫敗的身軀上，母親則繃著臉沉默不語，屋子裡充斥一股窒悶的氣味。雨天總是把低氣壓旋進家中。

而風暴也會出現在晴朗的午後。

父母每天都需要午睡蓄存工作的能量，可我們幾個小孩都不喜歡午休，吃飽飯就呼朋引伴在巷口玩抓鬼跳格子，嬉鬧中發出震耳欲聾的尖叫聲。被吵醒的父親惱怒大罵，嬉笑變成一種罪過，我們

噤聲，做鳥獸散，母親則氣急敗壞地抓著一截水管，不由分說就往小腿肚鞭打，一條條紅腫的印記在幼嫩的腿肚上浮起，哭喊討饒聲此起彼落，直到四個小孩依序進家門罰跪，才結束這不得安寧。

雨過總會天晴。到了傍晚，阿公阿嬤接管照顧孩子的任務，偶爾會帶我們去探父母的班，美其名是探班實則都在玩樂。印象中夜市恆常漫著澈亮的金黃色，所到之處皆浮著辛辣甜香的食物氣味。我們在夜市大肆吃喝，坐在旋轉木馬上漾起笑顏隨音樂起伏，手上的氣球繽紛跳躍，兜轉出童年記憶中最歡愉喧囂的一幕。

父親的攤位高掛著三個大燈泡，燈罩是花盆底盤鑽洞改造而成的。亮紅、藏藍、鮮綠、純白的襯衫 T 恤在鐵架上整齊交疊排列，衣服上不成意義的英文單字及蜿蜒攀附的龍紋圖像大方展示於熱燙的燈光下。父母日日在這個五顏六色的背景前忙碌穿梭，衣衫透出斑斑汗漬。

工作中的父親神情認真，俐落地將褲子翻找出來，平鋪在客人面前介紹推銷，若顧客有購買意願，旋即拿皮尺替客人量腰圍、腿長，接著用一把金色大剪刀剪掉過長的褲管，拋丟至母親面前；母親頭也不抬地接收褲子，用裁縫機將褲管收束整齊，再用熨斗燙過、摺好，裝進塑膠袋打包，兩人之間沒有一絲多餘的動作。

等我們再長大些，父親會在歲末年終請四個孩子輪流去夜市幫忙，那是一年中買氣最旺的時候。記得有次我看見一位客人拿起褲頭勒緊自己的脖子，露出快窒息的表情，我緊張地瞥向父母，但他們神色自若見怪不怪，客人出聲：「脖子圍得起來就穿得下。」爽快地拿出鈔票結帳。我震驚且疑惑，母親解釋：脖圍就是腰圍除以二啊！我錯愕得說不出話來，難道這是一件常識而我卻不知道的事？

也曾經遇過年紀稍長的客人與我們攀談，聊孫子，聊自己種的芭樂，話匣子一打開幾乎找不到切入與中斷的停頓點，由於還得招呼其他客人，我們只好有意無意地避開對方的眼神，腳步稍作挪移，騰出讓語言淡出的距離。

母親說，他們只是想找人說話而已。

我盯著地面散落的褲管，它們被測量過後成為多餘，一刀兩斷的瞬間就形成空洞句點。

某日與妹妹閒聊，談論同學都買名牌，衣服是 NIKE 的、鞋子是 PUMA 的，看起來很高級。母親聽了沒好氣地說道：「衣服幹嘛穿那麼貴的，夜市一件一百五就可以穿很久了。」我不假思索地回應：「可是，夜市的衣服質感都不太好。」母親的臉瞬間漲紅，瞪大眼睛咆哮：「夜市的衣服哪裡不好？我告訴你，你就是夜市養大的！」我沒料到這份衝擊，怔忡不知如何是好，為此我們母女倆冷戰好幾天。

母親的性情越來越不穩定，有一陣子她和父親時常爭吵，忿忿地叫父親批些女裝或別的東西來賣。母親說生意越來越差了，攤位的主要客群是中年男子，但他們省吃儉用，衣服破了也不肯換，褲子一穿就是好幾年，這樣怎麼會賺錢？母親不時表達想要轉型的意見，父親不予理會，悻悻然地反駁母親淺薄思想，堅持做他習慣的事。我在一旁看著兩人的針鋒相對，赫然發現父親的上衣泛黃破舊，褲子的線頭從各處竄出來。

父親也是母親口中的那種中年男子。

後來他們倆各退一步：父親依然販賣男裝，母親則另闢攤位。母親經驗不多，耳根子軟，不自覺就落入隨波逐流的浪潮中，只要觀望別人賣什麼生意好，她就批什麼來販售。那段時間，她賣過熱

狗、麻糬、蜜餞等食品，都沒有持續很久。母親不擅廚藝，她炸的熱狗不是金黃色、外表平滑的長橢圓形，而是焦黃、長出許多突瘤的奇異棍狀，加上怯於推銷，麻糬、蜜餞的銷售狀況也不樂觀。這些滯銷的食物礙於保存期限，最後都進到我們的胃袋，一家人短短幾個月都胖了不少。

母親的氣燄逐漸削弱，知道轉行沒那麼簡單，她才認分地當起父親的左右手。

唉聲嘆氣仍在日常占了極大比例，尤其繳學費時，父親的頭搖得厲害。

阿嬤頻頻耳語：「恁阿爸阿母為了栽培恁幾個囡仔賺錢很辛苦，將來要好好孝順他們。」在光鮮亮麗的夜市裡，我開始注意到地上的暗影。

父母工作的據點有好幾個，瑞豐夜市是其中之一，那是個著名的繁華集市，鍋鏟刀叉的碰擊聲鏗鏘有力，各方老闆中氣十足地吆喝著。晚間，人群不斷往燦亮的光圈前進，若要來此探視他們，得鑽擠身子膠著行走，冬天倒好，人擠人當取暖，若是夏天，必會在這個水洩不通的夜市與人肢體碰撞，互沾黏膩熱汗，最惱人的莫過於被後方民眾一腳踩住鞋跟跌得踉蹌。

好不容易突破重圍來到父母的攤位，卻見他們倆呆坐著，眼神空洞百無聊賴，對比周遭的雜沓，兩人恍若被裹在一個防護泡泡裡，隔絕了四周的喧嘩。

我拿著點心呼喊他們，趨前詢問：「生意好嗎？」母親語帶無奈：「怎麼會好！妳看這裡都是年輕人……」

眼前的人來人往皆穿著入時，左捧一杯飲料右拿一袋小吃，再

看看父親用心摺疊擺放的衣物，整齊得像沒有人翻弄過，事實上或許真的如此。賣吃食或潮流服飾的老闆忙得昏天暗地，而我的父母空檔多到都出了神。即使有些酸澀，我仍笑著遞給他們冷飲，一起在甘甜的茶香裡評論現在年輕人的穿著打扮。

後來我考上一間位於北部的大學，許久才返家一趟。每次回家都驚訝父母身上宛若牽曳著衰老的引線，輪替著紋理增添、髮齒缺減的外觀。在家裡常可見父親在客廳整理貨物：他盤坐在地，俐落地網綁同品項的衣褲，再一疊一疊地搬到貨車上。這情景看了好些年，熟悉的景象不知何時有了幽微的變化：父親網綁貨物的姿態依舊熟練，他起身的時間卻越來越長。

到夜市探班，驀地發現以往擁擠熱絡的氛圍彷彿被稀釋了，呈現一種淒涼的空疏；暗黑中，父親頂上那三顆橘黃燈泡成了周遭最刺亮的光焰。鄰近的攤販都沒來做生意了，地上徒留標寫編號的白色格子，冷清到連路人跟著拖鞋的細微聲響都能清楚聽見。

我和父母喝冷飲佐滷味，在黃燦燦的燈光下閒話家常，試著在蕭條的場域裡向彼此投擲一些溫暖。面對起起落落的生意，他倆似乎也發展出適應現況又不傷和氣的模式：人氣寡淡時，嚴謹的父親便進行縝密的攤位整理程序，隨性的母親索性離開崗位去逛夜市，與其他攤販東家長西家短。偶遇天候不佳返家，父親只是感嘆沒做生意閒得發慌；母親不再怨聲載道，轉而興奮讚嘆：「現在科技真發達，那個賣鞋子的阿亮啊，用手機看衛星雲圖，見一大片烏雲飄過來就叫大家趕快收攤，都不怕淋濕！」

近幾年夜市榮景不再，幾個據點已結束營業，加上父親有了腰傷，母親和父親的衝突再起。家中四個孩子已相繼步入職場，父親

可以卸下經濟重擔了，但母親遲遲無法勸退父親，幾番爭執下，母親氣呼呼的自行宣布退休，不再跟著父親一起去做生意。

少了母親這個助手，父親還沒吃晚餐就得出發去夜市準備，老舊的貨車在天色未暗就轟轟啟動。母親的抱怨沒有止息，她笑罵父親傻，淨做些不賺錢的生意。然而三十幾年來，父親早已習慣在三顆燈泡下發光發熱，他總說，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父親獨自一人擺攤的時間持續好一陣子，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母親開始給他送便當，甚至在晚上九點多騎著機車去幫忙收攤，溫水煮青蛙似地釋出善意。

前幾日，我和母親一起前往父親的攤位，遠遠看見燈光下的父親和衣物散發著溫暖飽和的色澤。我在母親身後緩緩走著，漫長的時間軸延展開來，以往的紛擾爭執在這一路上都變得無聲無息；母親腳踏著一世人的牽絆，終究還是朝著眼裡的光亮走去。

評審意見

◎廖玉蕙

本文摹寫父母畢生在夜市謀生的辛苦。曾經有過的賣衣榮景，隨著時代變遷而逐漸式微，雖歷經轉型卻欲振乏力，只有攤位前那三盞大燈泡依然持續高掛，一如父親死命撐持的執著。

作者由自己幼年的天真寫到長大後的觀察，時間拉得很長。當年探班時的到處大肆吃喝，如今卻只能和父母閒坐喝冷飲佐滷味。其中有父親衰老的身影變化、母親焦慮的改行受挫，兩老的爭執不斷，但一切都是愛，也都是無奈。父親最後「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的喟嘆，是趨光的反諷，道盡的是生途悠悠的暗影。慶幸的是，他們不灰心，依然趨光前進。

第三名

飛越有夕陽的山坡

陳彥諺



得獎感言

以前以為寫作只是自己的事，現在才知道，那不只是寫出來而已——寫作的本質是溝通。感謝寫作路上給我回饋建議的前輩與夥伴，謝謝家人給我寫作的餘裕，我何其幸運。寫作路漫長，獲獎雖只是休憩小站，但對上路者如我來說，是重要的一站。路還長，要繼續寫下去。

個人簡介

臺南女子，喜歡鮮奶茶和有靈魂的波霸。成功大學中文系畢。花火創作小隊一員。作品散見香港文學刊物《字花》。

第一眼看土耳其，是大紅色的。

賣傳統冰淇淋的男人背心很紅。女人唇膏豔麗火紅。賣玉米或栗子的觀光小攤車是正紅色。人們在鮮豔大紅色的國旗下，跟著街頭音樂，牽起手扭臀跳舞。

第一大城伊斯坦堡，因工作機會多，吸聚了原生人口外的各方青年。穿梭在清真寺與現代化地鐵交雜的街頭，行人腳步快速，不按號誌，隨意橫越鐵軌。所有動作、聲音、氣味，都是比飽和還要飽和的色調，超出了規矩邊際。

第二眼，土耳其不只是大紅色。

沿著地鐵建設的樓房，顏色多是幾近透白的粉紅。聖索菲亞大教堂，外牆是夕陽般的玫瑰紅，裡頭裝飾低調奢華的鑲金畫，建造者刻意讓拱形窗戶聚光，圓頂看起來浮在正廳之上，所見的顏色，都是神祕幻象。

我在回曆九月拜訪土耳其，正值穆斯林潔淨身心的齋戒月，傳統中，黎明到日落期間禁食禁水禁欲，得專注於提升性靈。大街上，不時能看見穿著黑長袍的傳統派穆斯林，他們相信，齋戒能將他們從多元的欲望中解放，留下唯一信仰，並因此能更好的活著。

土耳其式熱情，也是大紅色的，張揚不害臊。或許是因地處歐亞交界，對外國人異常殷勤，人們樂於擁抱新事物。土耳其的男人尤其明顯，對外國旅客不僅投以好奇眼光，有時也會主動攀談。只是，殷勤得恰好是友善，踰矩過界時，不免像是侵犯。

走在大教堂前的公園廣場，迎面而來的男子，張開雙臂作勢擁抱，我閃身避過，不出五分鐘，另一男子算準與我擦身之際，彈了一下白襯衫外的皮吊帶，用力眨了單眼，問我從哪裡來。撇開花俏搭訕法不談，平心而論，伊斯坦堡的男子多數人高腿長，深輪廓棕

眼眸，衣著打理得乾淨有型，看著也是養眼，但我來到伊斯坦堡的重點，是拜訪電影《香料共和國》裡的香料市集。面對過度的熱情，我只能感謝再婉謝，繼續往香料市集去。

香料市集（Spice Bazar）倚著海峽而生，入口是泥灰色的方正建築，與一旁的清真寺相連在一起。進入市集前，廣場的烤芝麻麵包香混入鹹鹹的海風，不時帶了鷗鳥臊氣。市集裡頭，挑高圓拱型的壁梁，綿延出形形色色的攤販，像是迷宮。我縮肩擠進人群，從縫隙中鑽出頭，香料粉末在攤位上，堆成一座座薑黃的、橘紅的、深咖啡色的沙丘。

我曾幻想過與香料市集的相遇。想像中，繽紛斑斕的香料粉末，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嗅覺颶風，捲覆來自異地的我，拱我騰空。或許我將迷失其中，它會狠狠將我摔落，此後，我將牢記所有香料粉末。

事實是，靠近攤販，店主問我找什麼，捏起粉末要我試聞。我湊近，深深嗅吸，卻無法分辨這辛嗆的草根味，是來自眼前這一堆，或是混合了其他香料的氣味了。我試著讓身體分辨喜歡或討厭，卻發現因為處在過多選擇裡，身體竟無法依直覺辨出喜惡，只能空嗅著，裡頭沒有任何感受。

我擠出人群，站在幾何圓頂的建築物正中央。四周人潮揀選所需物品，從身體裡掏出沾染著自身氣息的貨幣，交換香料，帶著紛雜氣味，再回到他們的生活裡去。

站在來往的人群中，穹頂掛著的國旗隨風搖晃，我感覺整列旗幟透出紅光，夕陽餘暉一般，鋪漫在我身上。獨自佇立在那，像困在一個不可言說的符咒裡，令我著迷與不安。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市街上，墮入如此不安的幻象。

以前在臺北工作，琳琅的資訊、斑斕的人們快速經過我。我常常站在臺北車站的捷運入口，辨認著男人女人來去的香水汗水味。

那麼擁擠的人群，卻那麼陌生。那段日子，算不上實心活著，因我無法辨認感受。

要突破幻象，電影《全面啟動》給了一個方法。男主角藉由陀螺旋轉作為識別圖騰，陀螺如果最終倒下，那就是現實生活。我在臺灣看了電影，當時候想，如果有一種氣味，能夠確認脈搏跳動，應該就是我辨識真實的方法。

伊斯坦堡香料市集裡，氣味過於紛亂。為了尋找一種辨認真實的氣味，我出發前往小鎮。先是以熱氣球出名的卡帕多奇亞，最後是飛行傘盛地費提耶。

旅客和飛行員們在鎮上據點集合，再共乘一小巴，十多個人，各自帶著不同氣味與故事，像市集裡的各色香料，起風時攪和在一起，蜿蜒晃蕩，駛往海拔一千四百公尺的巴巴山山頭。

飛行傘並不仰賴電力起飛，靠的是地勢、對流狀況，以及飛行員綜合自然條件的直覺判斷——若沒在瞬息內抓住適合起飛的風，下場就是墜落。

在通往飛行的小巴上，我歸類著飛行員與遊客。合理的狀況下，一人將由一飛行員帶領。多數飛行員很好辨認，幾乎都是男性，有著土式熱情，恣意調笑，甚至對女性乘客玩起帝王般欽點妃子的遊戲。

只有一個人我無法辨認來歷。在其他飛行員輕佻喧鬧的車程中，他整途戴著耳機，埋在泛黃而邊角殘缺的書裡。擱置座位邊的黑背包，既像飛行傘的繁重裝備，又像長途旅行的行李。太陽眼鏡箍起他的及肩捲髮。

當小巴停穩，這男子率先抓起背包，大力拉開車門，彎腰輕躍，站於門邊，伸手協助乘客下車。

他拿下太陽眼鏡，戴至鼻梁，隨性紮起馬尾，給大家一個牙齒發亮的笑容，說，「我是 H，飛行員。」

我不知道我的飛行員是誰。在其他乘客都著裝完畢的時刻，我無事可做，於是獨自一旁吹風，看天色變化。天光很好，寶石藍，午後下半段的時間，日光不曬，雲散散的，像一縷縷金絮。

H 替他的乘客著完裝備，看了我一眼，走到遠處驛站，一飛行員在那抽菸。他們交耳幾句，H 收拾了他的裝備朝我走來，說，「現在我是你的飛行員了。」

我們順利乘風起飛。度過飛行初始的紊亂氣流，航至寶藍色的死海海灣上頭，氣流轉趨穩定，轟鳴的風聲消停，話語聲也終於清楚乾淨。

H 說，在其他人都已起飛的狀況下，我沒有急躁或緊張，僅僅原地觀察，「一場好的飛行必須仰賴直覺，」他把控制方向的繩索放到我手心，「我感覺，我們有著相同語言。」

海的氣味起先瀰漫著山頭的林木氣，飛行轉向時海鳥氣息撲鼻。隨著我們越飛往海灣中心，混濁的氣味漸稀，最後只剩下淡淡鹹意。他的男中音介紹聲，在風裡時消時顯。海灣內的小黑點是海龜，遠處山岬背上，有一處他無意間發現的天然降落地。巴巴山的山麓，藏有一艘他的獨木舟，冬天不飛行時，就駕小舟，往山岬後頭另一個海灣釣魚。

他原是攝影師。在伊斯坦堡踏入商業攝影後，開設工作室。那時一心想再精進技巧，除了實作，也鑽研色彩學、解剖學、生物學。然而，學成回到伊斯坦堡，卻發現在大城市的一切追尋，忽然喪失了意義；心臟跳動，但稱不上活著。跨上摩托車，他獨自旅行土耳其三個月。

即將結束飛行前，H 指向一處綠樹滿覆的山坡，說想和我分享小鎮中的最美風景，那景色，只給相信直覺的人。

旅客們在白色的貝殼灘逐一降落。道謝聲與降落時的驚叫聲取代了呼呼風鳴。我卸下裝備，H 要我在沙灘等。海潮開始漲，浪越來越大。四周遊客們漸漸散去，白灘上的陽傘即將收淨時，他終於騎著重型機車出現，拿掉全罩安全帽向我招手，長髮飄得像雲。我們一路沿著山腰，之字型向上騎，過彎時接近地面，最後停在一處碎石如蜂窩排列的小平臺。手腳並用攀爬過岩塊，席地坐上岩石座位。

太陽仍掛在針葉木樹梢，看不見的鳥啾啾啼叫。座位前方五公尺處是懸崖，崖下銜著月牙形海灣。開始轉黃的日光，將海的顏色襯得層次明顯，灣心的藍極深極濃，似乎有種沉鬱不見底的苦澀，近岸處，則溢著清澈恬淡的翠綠。H 說，每日結束飛行，他就到這裡看夕陽，天氣好時，甚至就不回住處，在這裡與星星過夜。

環遊土耳其一圈後，他賣掉了伊斯坦堡的工作室，搬到旅途裡感受最強烈的小鎮費提耶，不再攝影。

「大自然給了我們所有最美的事物。我所能給的最好回饋，不是透過鏡頭記錄，而是用只被賦予一次的這具身體，去感受和發現。」

為了舉例說明，他彎腰潛入草叢，摘採了幾株小草放在我手心。小莖上的綠葉不比指甲大，白色莖脈鑿刻紋理，一片葉子上就有丘陵。包心型的小白花，蕊呈深紫，邊際轉為淡黃。

「麝香草的顏色裡，就藏有夕陽美麗的祕密。」他的指腹順過麝香草蕊，指向右前方正在落下的太陽，伸手邀我站上懸崖。

夕陽落到海天界線，紅到濃處，轉為純粹的紫。彷若花朵盛放，

從蕊芯向外，深紫、淡紫、紫紅、橘紅漸次，末梢處是淡淡金黃。

H 又摘了些麝香草，搓揉後給我。我小心捏著梗芯，也學他在手心上搓，湊近吸聞，所有的鳥蟲氣息、岩石癘氣全都褪去，只留下一股舒服沉靜的草木味沁入身體，醒神但不刺鼻。

山坡上風漸起，麝香草味清楚且乾淨。我依著身體的自然頻率呼吸，感覺那氣味溫柔充盈肺腔，胸膛裡心臟強壯，血液帶著不羈雜質的沉靜氣味，洗掉過去在都市工作時心不著地的虛幻，領我走過伊斯坦堡人潮推搡的混亂市集。

我知道夕陽的餘光，這次是真實的灑在我身上了，不再是紅色幻象。因為我清楚感受到，自己的脈搏突突跳動，單一頻率，規律且清晰。

齋戒所追求的「更好的活著」，或許就是這種時刻吧。打開感受，相信直覺，遠離繁忙城市與複雜選擇——在單一的氣味中，我扎實活著，實心且快樂。

評審意見

◎劉克襄

初始以紅色作為土耳其旅行的接觸色澤，進而以此紅色的繽紛，揣想一個國度人民的熱情個性，再透過香水、香料等生活風俗和氣味的接觸，開啟了過往不曾的眼界。

第二階段則進入飛行傘的空間裡，繼續對這個異域產生不同情境的想像。異上加異，飛上加飛，再由飛行師認識的世界裡，隱隱找到了此次旅行的某種意義。這等旅行的角度並不多，呈現的幸福亦跟他人不一樣。某種齋戒之精神，似乎在此浮現。

佳 作

我之成為饕餮

黃茵



得獎感言

來到一座郊鄉，紮營、長住才學著了解她。我的大度山情懷始於吃。

漫遊街道尋找美食、美景、美物，以眼目、舌尖記憶一座都會，當回憶逆襲而來，呼喚消逝的靈光，首先滿盈的是甘腴、馨甜與醇厚，所有名利競逐都該讓位於鄉愁，我曾愛過的故里。

個人簡介

宜蘭女兒。輔仁大學大傳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碩士。曾任職雜誌社財經記者，廣告公司文案。曾獲鍾肇政文學獎小說獎、星雲文學獎長篇歷史小說獎、教育部文藝創作小說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獎、中興湖文學獎散文獎。文章散見於《皇冠》雜誌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我將拌勻了斑斕色彩包括芝麻葉、紅萵苣、奶油波士頓與西洋芹的生菜鋪上堅果、莓乾和切成薄片的香煎牛排。栗子南瓜去籽留皮加洋蔥丁翻炒，注入早先熬好的雞高湯和鮮奶，慢火燉煮。波爾多、蜂蜜萊姆汽泡飲與香格里拉飯店烘焙坊買回來的提拉米蘇一起放冰箱冷藏。

S 要我到陽臺成排香菜盆栽那兒剪一把鮮翠羅勒，清洗乾淨，甩乾水分，備用。蒜頭也不能馬虎，這款硬骨蒜乃年初教會志工到馬尼拉宣教時特地為我們帶來的純種臺中蒜，蒜球小，瓣數多，皮膜略帶沉潛的紅紫色，耐熱性特佳，辛辣十足。平底鍋微略炒過呈淡淡金黃的松子取出放涼。橄欖油必須是初榨粹取呈微綠光澤，再加上有機店買回的玫瑰鹽以及帕瑪森起司，分批分次堆入研鉢，仔細輾壓至質地滑順，就完成了風味粗獷奔放的青醬。

青醬不宜加熱，S 說，常溫下也容易轉褐成黑，視覺口感欠佳，現打現吃鎖住原汁最合味。熄火再拌入天使髮絲麵，時間拿捏精準，醬汁收到稀稠適中。

「嚐嚐看。」

凡他掌廚，必然隆重，所有食材講究鮮度，還要求檔次，處理工序繁複，也不嫌累，過程中陶醉於各種佐料依鮮度與溫度高低對他傳遞的神祕訊息，這個適合蒸煮，那個需要燒烤，她想被生吃，清洗的時候要輕柔。深情盯著鍋內物顏色變化的層次，逐次冒騰的厚薄香氣，作為火候參考。他從不自己試鹹淡，要命的自豪感。舀起食物的湯勺攔進我嘴裡時，睇向我的眼睛眯得十分深邃，嘴角同時勾出一個高登·拉姆琪（Gordon Ramsay）。

作為人妻，惜腳惜手，吃便便，情緒裡感恩多過感動，我總也不好讓他失望，該有的驚詫，瞬出的滿足笑靨是被徹底收服的讚嘆，就差涕淚縱橫了。

「好好吃。」這是真心話，味蕾在口腔裡竄上跳下，激動非常。每次家裡請客吃飯，我負責的「菜色」到此為止，其他都屬打雜成分。

每回見他忙碌張羅，修長十指靈活拿捏，雙肘宛如舞蹈般擺動，總讓我想起作家游善鈞的散文〈男人的手肘〉，「頻頻抽搐的肱三頭肌讓他的胳膊看起來格外壯碩」。為心愛的人料理餐點，才能呈現此等迷人的力道吧！比我高出一個頭的S此刻是巨人中的巨人。晶瑩汗水自光潔額頭、兩鬢滑向下頷，部分支流匯聚於人中，擱淺在漂亮的上唇，忍不住想親。

南洋恆常酷熱，36樓層尤其焚風習習，開著冷氣還需風扇強力助功才能有效消暑，我仍忍不住從後頭環抱他，頭臉貼向他的背脊，讓律動的身軀和氣息盈滿口鼻，彌補生命中長久欠缺的男人的愛。

印象中，我爸從不將婚姻落實到燒飯、洗衣這種零散小事。在我家，被柴米油鹽追趕，不得不將生命垂到塵埃低處的，永遠是我母親。走過半生夫妻，彼此距離天高野闊，日常裡，除了存一些相罵本，隨時火苗撩起來就開戰，還真沒太多情感好談。

國三那年，我母親鬥不過經年纏身的病魔，撒手了。兄姊們，早早嫁娶，到外山頭展開新生活。我緊鑼密鼓準備高中聯考，課後輔導至九點半，返家時便當盒、碗筷猶堆置流理檯，浴室傳出汗酸

發酵的換洗衣物。女兒幹嘛跟媽媽一樣賢慧？我恨恨的收拾，恨恨的把一個家攪弄得亂到炸，很快就讓我爸萬分想念我媽，半個月不到便捲起袖管自動入庖廚。可惜他的料理嚴重欠缺熱忱和創意，禮拜一，蛋炒番茄醬蓋飯。禮拜二，大白菜炒蛋加飯。禮拜三，番茄醬炒飯加蔥蛋。禮拜四，從頭來過一次。黔驢都沒他那麼技窮。

為此，S第一次下廚就令我驚豔，視之為真命天子，使盡手段巴結、乞憐，求他笑納為妻。我們的婚姻幸福指數拜美味料理不斷攀升。多年來，我努力咀嚼，練就龜毛挑剔，師法饕餮，成了一隻貪戀美食的獸、S的嘗膳太監，心安理得實踐作家蔡珠兒的「生活之道」。

S家四兄弟，連同我公公，皆擅廚藝。導致我們妯娌，連同婆婆，與生俱來的淡薄煎煮功力全廢，莫名被貶抑得很慫慢。逢年過節，大伯家百多坪樓中樓，廚房與客廳同寬敞，兩臺大冰箱各俱雄偉方位，三、四個壯男，八隻手，快火揮勺，利刀滾切，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職，誰也不礙著誰。女人家呢？陽臺那邊，客廳那裡，摘菜的摘菜，洗碗盤的洗碗盤，哄小孩的哄小孩，難得悠閒。

公公有幾道拿手菜，特別為子孫們樂道，其一，文火燒烤豬肝，從選材、清洗都異常講究，黑毛，幼齡，文水流動浸泡，乾煎兩小時，竟不苦柴單薄，反倒樸實香綿，切片作為下酒菜，越吃越涮嘴。其次，隆冬一碗麻油炒桂圓加花生仁，末了添上半碗米酒頭，最是滋補益氣。我個人偏愛螺肉魷魚蒜，鹹中帶些許甜甘，微微酸氣，年節魚肉過量後相當解膩爽口，家族成員眾多，伙伙搶食。婆婆通常不怎麼青睞，小半碗啜兩口，飽啦！有回我趁四下無人，偷偷問，安怎妳不愛吃？只見她老人家嘴脣掀了掀，打鼻孔裡噴氣，酒家菜，

什麼稀罕！

老夫妻倆加總一百五十多，金婚才歡慶完，卻是「琴瑟在御，莫不吵架好」，平時閒閒靠互相叫陣練身體，其中恩恩怨怨一如我父母，縱深複雜，不及備載。公公大抵基於補償，我進門以後，不曾見過婆婆下廚。

S 家族遺傳嘴刁，對於我從我阿爸那兒學來的隨性料理頗有怨詞。結婚初始，我們才有了愛的小屋，孩子緊接著來報到。兩份微薄薪資，經常左支右絀，輕易不敢上餐館，特別嘴饞時，便前往梧棲海港，挑一些透抽、白蝦、海瓜子回來。我為求省時省力，大火滾沸，去殼，沾蒜蓉醬油，得啦。他則邊盯著名廚奧利佛的美食節目，丁、米、片、塊、絲，皆含混不得，投料、火候、翻勺，模仿其推拉轉顛的技巧，有如金庸武俠小說裡的胡斐跟著趙半仙學太極拳，絲毫不馬虎。

彼時家住大度山藝術街口，到舊名五叉港的梧棲魚港買海鮮、看夕陽，幾乎是我們銀河世紀社區眾芳鄰們的共同休閒娛樂。車程約四十分鐘，不能選周末假日，那段時間可是半個臺中的饑食人口大集合，攤販聞風趕集，停車總是一位難求。周間前往最好在夕暮時分，魚船滿載漁獲，生猛肥碩，一竹籬、一膠盆的喊價。

看守攤位的均為大齡阿桑，擅長鼓動唇舌攬客，老實人心頭抓不定很容易吃虧，花大錢，買次等貨。從市場外圍進入，攤販一家挨著一家，生魚片、烤魷魚、炸花枝、蟹肉包，大多現撈現殺，料理口味偏重。少數無良商家食材變質，也容易遮掩，是腸胃勇健大考驗。店家不設座位，大家習慣提著掛著塑膠袋邊走邊吃。

S 也是老實人，但他絕少上當受騙。有回，車子才停妥，女兒

尿急我領她上廁所先，跟 S 約好入口處見。待我們匆匆趕去時，發現一位大嬸蹲在濕漉漉的磁磚地板上紅色水盆邊替他挑蛤蠣，挑完還用力甩水才放上磅秤，笑吟吟接過他遞上的千元鈔，雙眼猛放電，熱情叮嚀，後擺愛攔來哦！我站原地，我也笑吟吟，覺得還是不要過去破壞氣氛比較好。

S 續往另一攤買活蝦，長得斯斯文文，一臉純情黑狗兄模樣的他，非常博異性緣，老闆娘幫忙挑蝦、挑蟹已經服務周到了，還仔細教導料理程序、火候控制等眉眉角角，末了送上九層塔、青蔥和老薑，真是有吃攔有掠。

久住同一社區，左鄰右舍相熟了，就會好康鬥相報。於是我們轉移陣地，到鄰近位於遊園路的自強市場找貨源。因小農產地直銷，這兒的季節性蔬果格外價廉物美，三把五十的青菜不泡水加重，不摻壞枝腐葉充數，扎扎實實。玉荷包、蜜龍眼、雞蛋丁、珍珠拔、桶柑，通常整卡車載來，三斤五十、七斤一百。S 在那裡找到珠蔥、細青韭、娃娃菰手、桃太郎番茄、正港埔里五指金鋼老薑母，像得到稀世珍饈，此後但凡假日，餐桌上常有餡餅、水餃、蔥燒鯽魚、涼拌美人筍及紅醬義大利麵。

有段時間，兩個女兒懵懂認定，做菜是男人家的事，依爸爸樹立的愛家形象找男友。待年長，見過一些世面之後才醒悟，原來我媽很廢。

農村傳統菜市，充滿民間素樸的生活情調。從中沙路前進，經全家便利超商，再往裡走十幾二十公尺，有個豬肉攤，沒店招，甚至沒店面，簡單豎起一鋼板檯子，生意卻紅火，恆常人客圍成圈，

爭先恐後。豬肉先生（其實人家有名有姓，林桑來著），身材與性子一般中厚，對待客人溫吞耿直。自家有座農場，當令出產什麼賣什麼。小道消息盛傳他的青菜不噴灑農藥，豬、羊不餵化學飼料，單單呷饋，沒有腥膻味，僅供應六、日早市。

S 喜歡跟老闆博感情，不喜耗費唇舌殺價省一兩個銅板，為此與林桑十分馬吉，私相傳授頭家嬖熱銷的肉粽與油飯食譜，順便抱怨他的貧惰某都不來幫忙（感覺像在罵我）。之後林桑家的松坂肉、土產羊大三叉肉，常見於我家餐桌，再後來連土雞蛋、土鴨蛋都包了。偶爾農場裡的鵝媽媽心血來潮下兩三顆大粒卵，我們也能第一時間被徵詢購買意願，搶頭香。兩個女兒為此萌翻地以為吃到恐龍蛋。

若是晨起來不及早餐，菜市裡也容易解決，過了臺灣彩券行，藤本鋪，就看到琪美小吃。裡頭有河粉、春捲、法國麵包和甜點。S 曾到過越南出差，跟來自河內的老闆娘又有話題了。牛骨熬煮的濃郁湯頭端上桌，直接當我空氣人，只叮嚀他：「把檸檬汁擠進湯裡，味道更鮮美！」遞給他的長棍麵包特別料多，邊吃還會邊掉餡。真有夠大小眼。

其實我相當樂於看別的女人對 S 軟語燦笑，欣賞她們跟我一樣好眼光。感謝他心裡埋藏愛我的心，一蔬一飯皆柔情。更多時候如父親寵溺女兒，將我童年於艱困環境中長歪長壞的躁怒尖銳性格逐日逐日校正，抹除，是較之莎士比亞書中那個老是帶著賊笑的馴獸師彼特魯喬更高明的馴悍夫。

「嚕嚕。」

此刻，南瓜濃湯也好了，醇郁香氣盈繞整個廚房。鬆軟甜潤，滑順入喉，飢渴的腸胃像得到一雙溫暖大掌的撫慰。

他手上鐵夾拉高，捲起，麵條如攀附廊柱的青蛇，條條油亮盈顫，小心翼翼滑入磁盤，必須具備山的立體形貌才算及格。這樣還沒結束。180 身高的他微彎著背脊，全神貫注擺盤，彷彿繪製一幅藝術品，蛤蜊、明蝦陸續嵌入，三片薄荷葉點綴其間增加律動感，令人不自覺唾液湧冒。

客人已全數到齊。手上、腳下彷彿有音樂、有節奏的 S，私房料理一一上桌。我負責接待，請坐請坐，馬上開動嘍！初次來家裡用餐的朋友露出驚詫，不是妳下廚？我揚起厚實足以載物的雙下巴，口氣藏不住驕傲，貴客臨門，理當隆重款待。

佳 作

換季

黃慧



得獎感言

〈換季〉一文是剛從職場退下來那時，有感而發而寫。寫作是一件講求真誠的事，能夠獲獎則使人年輕——真誠和年輕都是好的。曾有一自殺未遂的少年問：「生活是什麼？」床榻前的老人回答：「生活就是忍受。」然忍受亦有不同。在靜中忍受是高貴，在動中忍受是創造。對我而言，寫作即是那「忘記忍受」的時刻。

個人簡介

臺灣彰化人，1967年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曾短暫任職唱片公司、中研院史語所，投入高中國文教育25年，2020年自彰化女中退休。始終認為，讀書使人富足，能夠隨心所欲地閱讀，是件快樂的事。

立夏前兩天，天氣驟然的熱起來，春衣一點也不合穿了。我把衣櫃的門打開，盤算著換季的事。

從前我喜歡忙換季，過程像清點資產，雖然有限卻滿有滋味，整理完畢好胸有成竹地向新生活去報到。當時住在大學的研究生宿舍裡，有寬敞的燙衣間。我的四季衣裳加起來總共沒幾件，處理很容易，時間又自由，可好整以暇的親手將衣物逐一洗淨、燙平，浪漫地和布料消磨光陰。燙衣間常常只有我一人，偶爾打掃環境的阿姨路過，笑嘻嘻地調侃我：「你很愛漂亮喔！」其實只是幾件棉布衣裳而已。棉衣不燙也可以穿，但觸感和線條有些許不同，為這不同的風味我付出了勞力和時間，培養出對織品的感情，樂此不疲。

換季要整理的可不只衣物，棉被才是大宗。在女生宿舍很少有機會看見別人做這些雜務，我可能是特別悠閒的。初夏時節，好陽光的日子漸漸多起來，在臺北這是非常珍貴的時段，得緊緊把握。我上屋頂去探路，確認空曠無憂，趕快動手拆洗被單，把棉被抱上去。有時還很多事地打電話給不在的朋友：「天氣很好，要不要幫你曬棉被？」遇到有風的日子，傍晚去收拾的時候，花被單總會盈盈的掀起一角，微微招手的姿態十分俏麗；而棉被早已經烘透，輕軟溫香，讓人恨不能立刻把自己埋進去。

婚後有了自己家，換季手續變得繁複了。光洗衣、整燙、收納就要好幾天。此時不免懺悔，自入職場以來，嗜欲漸深，不知不覺間衣裳、圍巾等穿戴的品項膨脹了數倍。換季不再是悠閒女生的浪漫時光，我得扮成主婦能幹的模樣，仔細盤算一番。羊毛衫和大衣一律送洗，那些日子不難見到我趿拉著拖鞋漫步在通往洗衣店的路上，懷裡色彩繽紛的物件四顧披垂。留下來手洗的亦不可大意。浸泡和不浸泡的分開，深色淺色分開，要搓洗和不宜下重手的分開，依各自的品性定調。整燙前先鋪下墊布，調準溫度，衣物反面攤開。

性情柔順的刷過一趟就服貼無比，桀驁不馴的要纏鬥出幾粒汗珠才略有個樣子。此時設計愈繁複愈難辦，往往一個細節周旋到底要耗費不少時間。

收納仍須用心，否則前功盡棄。襯衫要穿上衣架，整好領子扣上扣子。萊卡成分高的不宜久掛，容易變形。聚酯纖維不妨一件件摺起來往上疊。嫋縈柔軟，適合捲成毛巾蛋糕，既抗縲又省空間。亞麻和蠶絲要懸吊才飄逸。蟲子嗜好的材質鎖進拉鍊袋。絲巾捲一卷置入餅乾盒的格子裡。一位經驗老到的朋友說：「何需費事！我全部送洗。寄放在熟識的店家，換季再取。」這等神技我至今沒敢試。

棉被就略過吧，風扇才是重頭戲。一個四口之家，需配備幾座風扇？這要經手才能感受內心的驚嘆。但是不怕，新式扇面比起母親當家的年代容易拆卸得多，扭開水龍頭嘩啦啦的沖洗也自有三分樂趣。只不過扇葉要分正、反、側三面細細擦拭，是修心的功夫。光榮的時刻終於來臨。當我把清潔完畢的五座風扇一起開動，讓它們自行吹乾自己，它們會款款的擺頭，彷彿還山高水低的哼著歌兒，角度不一的涼風這邊那邊的撩撥著天花板垂下來的白紗帳，我以為誤闖了誰的幻境，夢見會飛的房間，一切都在飄浮，身上的汗珠早已逸去，連身體也逐漸消失。

身體的確在變化著。服用類固醇第五年，副作用開始出現，月亮臉、水牛肩，全身多處堆起脂肪。於是不再喜歡高領衫，因為穿起來沒脖子。不得不向及膝裙告別，改著寬褲，血管炎發作時不致引人側目。為了類風濕，需要動用指關節穿脫的襯衫、牛仔褲，一律列為拒絕往來戶。棉麻的等級提高了，以免刺激乾燥的皮膚。我終於體會到，捨棄自己多年慣穿的衣物，真像親手殺死熟悉的影子。

曾幾何時，換季成了年度的焦慮。腰骨不便，不再能俐落的抽

出床單；送洗大衣、搬運風扇這等吃重的工作只好仰仗家人；衣服早就不燙了，每次開展、收攏熨衣架，太費力氣。眼看著春去秋來。

經過 20 年，社區的面貌也己不復舊時。木本的羅漢松、二葉松基於安全考量，一律斫去。如果還在，模樣該多虬勁啊。陸續栽下的草花布置起全新的風景：粉紫的日日春環繞著野百合各自盛開，俗名「玉堂春」的重瓣梔子花美如薔薇，還有杜鵑叢、桂籬笆……在繁花掩映下，季節感更鮮明了。孩子們已經長大，打球、打仗的身影淡出畫面，只耳際還偶爾閃過當年熱烈的呼嘯，彷彿園子裡繼續著「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的認真兒戲。

離開職場的我重新找回了悠閒的心思。我搬出 30 年前的卡式錄音帶，逐盒抹去上頭的灰，在地板上展開時空拼圖。一邊賞玩失去光澤的封面，向過季的歌手致意；一邊想這些東西的背後，曾有多少造型師、攝影師、平面設計師的心血，一整個時代的歌聲與才華在交響！比起褚威格〈看不見的珍藏〉裡盲眼的收藏家，我不是幸運得多嗎？朋友說，存了多年的 LP、CD 幾乎丟棄一空，更別說卡帶了。現在聽音樂，是每個人守著各自的電腦聽。這麼說來，我的保存卡帶，不也是某種性質的盲目？時代已經翻過去一頁了。

大自然總算是永恆的吧？25 年職業生涯裡，我從未使用鬧鐘，因為沒有比鳥聲更天然的起床號了。天剛破曉，唧唧啾啾的鳴叫像撒嬌似的滿院子作響，這時候起床絕不會遲到。從未留連片刻的我，不曾好好的聆聽過鳥聲。而今如願以償，在午飯後我享有充分的休憩時光，醒來會靜靜的躺一會兒，側耳傾聽。下午的鳥聲比清晨嬉鬧，頗有一股行樂氣氛。這是第幾代呢？流年偷換，我總共歷經了鳥家族幾世的鳴唱？周作人〈鳥聲〉在高中國文課本僅曇花一現，翌年即被鍾理和的〈做田〉取代，後者畢竟可親得多。但我更留戀藏在〈鳥聲〉考證文字背後的情思，尋常人沒耐心懂的、幽幽的沉

吟，只好託給春天的鳥聲了。

天氣驟然熱起來的那天，我開始盤算換季的事。衣櫃必須下一番斷捨離的功夫。冬天的棉被仍在床沿高高的堆著，像一道長堤，紋風不動堵得我胸口發慌。「深呼吸！」我告訴自己：「只不過是換季而已。」

*

來到折返點的人，通常在想什麼？有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活到40歲的老鷹，會面臨生命艱鉅的關卡。牠的長喙不再靈活，甚至嚴重彎曲，幾乎觸及胸口；爪子也退化了，無法有效的抓取獵物；濃密而沉重的翅膀妨礙牠飛翔。這時如不願等死，必須設法自行拔除老舊的喙、爪和羽毛，熬過150天孤單又痛楚的恢復期，然後脫胎換骨再活30年。這源自以色列大衛王時代的傳說，三千年來始終難以證實，也無法證偽，近來廣被引用於勵志性的文章和演講，可見多數站在折返點的人，心裡想的是同一回事：重新獲得力量。生命的力量卻不只一種。新生的肉體很有力量，那些練出大塊肌肉的男女，都是長期用重力破壞原有的肌纖維束而得的。可是另一種力量吸引著我，想要看清過去的生活。

簡單的說，生活不過穿衣吃飯。衣裳可以換季，明年再穿；但吃過的飯、共桌的人會消失或離開，而且不一定重來。

如果童年算第一季，那焦點必是「永恆的早餐」。餐桌就在廚房窗邊，望出去是隔壁地主家的大院，沒有電視，院裡的花木就是佐餐的風景。早餐很正式，現煮的米飯，帶鍋氣的炒菜和煎蛋，一小碟板豆腐淋上醬油膏，偶爾也有便宜的肉類（吳郭魚的土腥味至今令我排斥，即便牠進化為真空包裝鯛魚也不能翻身）。獨力撫養

三個孩子的母親對我們的營養一點不馬虎，儘管賃居於此，沒有現成的廚房和衛浴，每天只能望著別人家的花園，但我們腹內總能裝滿熱騰騰的早餐去上學，從未缺乏對未來的想像。

從上大學算起，十年間和朋友共餐的經驗不計其數。吃飯即生活，流水人生，吃著吃著就散了的居多，不散的情誼必須克服生活。每逢有朋自海外來，我必專程北上吃飯。通常朋友已有腹案，由他領我這本島居民在臺北街頭穿梭。許多別致的飲食空間如今不復能憶其名，只有一塊東坡肉尚懸在心頭。那塊肉方方正正，啣著草繩盛在玲瓏的瓷碗裡端上來，紅潤油亮，我們小心翼翼地分食。古人說得對，腸子的確與情感相通，「古道熱腸」、「互訴衷腸」，久別的朋友共食，一筷子軟溜的皮肉下肚，頓時讓人體驗到老杜「嘆息腸內熱」的滋味。

換成朋友來中部訪我時，我一律領他們上相去辦公室不遠的「天空藍」。那幾年朋友們在此出入頻繁，有的是路過停留，一談八小時，飽餐今昔憂歡，天黑後繼續趕路南下；有的特來一飯，飯後匆匆折返臺北，留下未完待續的情節。這些「一飯之恩」在我記憶中越陳越香，飯飯不忘，時有回響。

忘了從教書第幾年起，我常常和學生一道吃飯。地點選在學校圍牆外不遠的骨科診所二樓。附設的英式午茶知道的人不多，環境十分清幽。話題通常不限，嗜讀書的聊文學，有憂鬱傾向的喜談人生，此外同性之愛的苦甜、宗教信仰也一一入菜。因著共食，我傾聽了一代又一代青春的少女，比起教室裡她們天真的聆聽，弄潮人的我在傾聽中藏有更深的季節感觸。畢竟後來，她們都星散四方了。有人專業學成後不停在忙碌地飛；有的持續為志業奔走，替老屋請命；為人母的玩小孩玩得很開心；也有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師生一場不是夢，總算我們還時不時的見面吃著飯。人間契闊

有時，死生太難，那麼吃飯吧。

丈夫癌症手術後口腔崩壞，從插管灌食慢慢的恢復到只能軟食。朋友安慰我：能一起吃飯就好！

如今方知飲食和衣物一樣，也有季候變化。懂得合時吃穿的人，就得著折返的力量。換不換季，實在是人生的問題。

日安，秋天，我走向你。幾經炎夏驕陽，一番炙烤，生命的學徒還要繼續穿越玉露凋傷的樹林，踏月前行。

佳 作

蟲與樹

伍季



得獎感言

在教育路上奉獻近二十年，沐了春風，也期望能變成一棵大樹讓過往的蝴蝶停佇，即使只有風雨留駐……了然於心！感謝那一段痛苦相伴的日子，讓我更認識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也更體悟生命的質地，化成篇篇文章。

個人簡介

本名劉志宏，1976 年出生於宜蘭蘇澳，佛光大學文學博士畢業，現任教於逢甲大學國語文中心及虎尾科大通識中心。作品曾獲林榮三、時報、星雲、吳濁流、海洋等文學獎，著有詩集《與鐵對話》、《痛苦已把門檻化為礦石》，論述《詩·役》，以及 20 年散文集《失肘港》。

啊栗子樹，深根花茂的栗子樹，
你究竟是葉，是花，抑是幹？

—— William Butler Yeats 〈在學童當中〉

1

「眼睛再張大點！」坐在前方的護理人員，耐不住我因疼痛而不張開眼睛，乾脆請另一個同事幫我滴上麻醉劑，不一會兒，我便一直聽到手指不斷按滑鼠的聲音，左方桌上的電腦螢幕裡出現一幅幅「眼睛」的寫真。

「游動。前端肥大……角膜毀損」，我聽到他們在邊「欣賞」時邊交談，一些像蟲特性的詞語，不停從他們嘴裡鑽出，讓我全身寒慄起來。

「看樣子，你好像感染到……」我回到主治醫師的診間，醫生看著剛才護理人員由隔室傳來的照片，不時喃喃著；我因疼痛而無法把另眼也張開，不太確定他是否在和我說話。

「你有去山上或水池，還是其他地方嗎？」我確定醫生是在和我說話了。我回想，到底是在哪一個環結，「弄丟」了自己一隻眼睛。我暗自思忖。

「以後可能……看不見……必須要移植」，聽到這兒，瞬間好像被一陣雷電劈落下來，讓我全身無力，差點就跌坐在地。

回到家後，我用盡所有眼力，不停查詢有關「奇怪蟲」的身世與榮績，每一版面都是令人怵目驚心的文字及圖片。「……記載，此蟲在腸道內時可能造成難以醫治的痼疾，若不小心嗆到沿著神經跑到大腦……」就得上西天！因為「文獻」上似沒有被救活的案例。

當初一時大意，到未有消毒合格的泳池游水，淋浴時，便發覺右眼奇痛難耐，且漸漸無法看清眼前景物。焦急下就近選了間醫院

治療，才知道院內並沒有專治阿米巴的眼藥水，當時醫生只草草開了一瓶類似治黴菌的藥，交由護士調配成一罐小瓶的眼藥水，要我每隔四小時點一次，幾日下來，右眼疼痛依舊，蟲子們似仍在嚙咬神經，我只能再求助其他大醫院的醫師。

半夜醫院的急診室，病患竟也多到要拿號碼牌，看完診後，急診室的醫師先開給我一瓶藥水暫時舒緩。由於是輕症，我被安排到角落一小小沙發椅坐著，留觀等候明天主治醫師的到來。在病院渡過漫長一晚後，右眼似乎已完全看不見了！主治醫師到來確診後，我聽到更震驚的消息——由於沒有藥商代理，因而國內並沒有相關的藥，必須自己申請報關進口。在跟海關、快遞賽跑，與健保局、食藥署拔河，折騰了好幾天後，才終尋得「解藥」。雖然最後把奇怪的蟲全部殺盡，卻也「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右眼一點一滴被它們啃食掉。

2

「你右眼還看得見嗎？」朋友問我。我從右眼看出去，是一片糊的，光影依舊在，卻是打上了馬賽克。像於霧化的玻璃前面，或是在霧裡看花，嚴重的視差，簡直比獨眼看世界還辛苦。試圖把右眼閉起來，周圍的肌肉群會因為這個舉動而痠痛，視力也變得更吃力，「後來也放棄這種看世界的方法了！」我回答。

我的教學生涯面臨新的困境與前所未有之挑戰，猶如 3C 產品對於學子們進行的一場學習上的革命：它們成了教室無數的窗，吸住許多青春的臉龐與目光；而我，卻被上帝關上一扇窗，少了一隻眼睛。

我上課變得十分吃力。常因視野無法聚焦，文字像蟲蟻在字裡行間爬行後，重疊又分散，總要花好多時間去辨別。回家備課的時

間拉得更長，在垂頭喪氣之餘又告訴自己：振作，我一定能有新的態度去面對！文書作業軟體 power point 成了我的好幫手——我的新視窗，也成了我轉移心中焦慮的一項利器。然而，每當放著投影認真地教授今日課程時，總有更多無數的光，從孩子們的桌上升起，那些光芒由另一個虛擬的世界投出，與他們目光熱切的交談。我心更慌了，似被染上了一層灰——深怕自己無法再執教鞭，失去了舞臺，我該何去何從？我對自己的教學狀況不再有半點滿意。

回家的路上，那些光一直在我腦中盤旋，從我的左眼打進昏黯的右眼，再沿著視神經到內心深處。我不斷思索：「何時我也能變成那道光，讓他們目不轉睛地注視我！」這樣下去可不是辦法，回家後立馬決定加入學生們的部落格、臉書，開始潛水，去了解學生們到底在想什麼，我決心要「正面迎戰」！花了二天的時間，我終於有了心得，籌畫著自己的「挑戰教育」。我把全身行頭打點好，也把家當都帶齊了，課堂上卯足全心地「演出」，並也試圖把聲光效果由手機的世界奪回轉影在教室的實體教學平臺裡——

然而，成效依舊有限，是我因為暫時失去右眼的關係嗎？我看世界要用什麼方法？這個問題，我以前從未思索過。有一回，朋友開著車，我坐在副駕駛座，當天下著雨，車窗鋪了霧氣，雨刷靜靜地在前方刷著，聽著聲音……我突然感覺到這樣的環境異常舒適，因為兩隻眼睛在此刻達到一種不對稱的和諧，似乎已經平下心氣，互相欣賞彼此的美。也是那時候開始的吧，我開始有了一種思考，得用新的「視角」看世界。

3

我特別去配了一副能更細緻保護眼睛的眼鏡，驗光師在要調整我的視焦時，請我把額頭靠上機器，他檢查完後驚呼：「你！

你！……右眼還看得見？看起來全是混濁的！」他詫異地望著我。對於別人訝異的眼光，我卻早已習以為常，也學會四兩撥千金輕輕帶過。有時陪母親看類戲劇節目時，我總會特別去觀看那演員的雙眸，在燈光師細心地打光下，眼睛透著烏亮亮的反光，我終於能體會到他的反應：在一般日光下，右眼瞳仁看上去是暗沉無光之事實。

「很好，進展很快！」在一次的回診中，我臉還貼在機器時，便聽到醫生突然攀高起來的聲音，話語裡透著喜悅。眼科醫生算是最懂「讀眼術」的人了吧，在他們銳利如鷹的眼睛「判讀」下，輕易且快速便能採取下一步對策。他們看過無數受損、哀傷的眼睛，不曉得有沒有淚（也許在精密儀器探照下，那只是眼液），它們的下落如何了？是否都安然回到了靈魂需要的窗口？或是因為一次小小的損傷，便都沒再回去，讓它們的主人就此追尋一輩子？

「我幫你排個角膜移植時間，你等會出去直走到底，去角膜移植辦公室找這位護士小姐。」醫生秀出一張小小的紙卡，上面印了一些字。

「醫生，要多久時間，才可能等到？……」我還是按捺不住問了醫生。

他遲疑了一下，我注視到口罩上面一雙靈動卻透著疲憊的雙眸，「很難說，由於國內捐贈器官不風盛，家屬又怕死者走後到另一世界看不清楚，所以……等個二、三年是要的，你先過去，護士小姐會跟你解釋得更清楚——」

照著指示，我放慢步伐走過去，深怕撞著別的病患。這段路變得好漫長——「叩、叩」敲了門，護士小姐已經在等我了。她跟我要了一些資料進行比對，很快「我的配對」就出來了，「你有B肝嗎？B肝『代言』的角膜捐贈你同意嗎？諾！在這裡打勾，對了，你只要國內的角膜嗎，還是國外進口的也可以？」護士一手敲著鍵

盤，一派輕鬆地問著，感覺好像在選購一個物品，顧客只要去櫃檯結帳就可以了。

我一時間還浸在自己要「代言」什麼的字詞上。回神後，才發覺想問的問題都忘了問。其實，我一直想問，一定要亡者捐贈的移植才行嗎？它能不能自己修護？這些問題，在醫生沉默的眼底，似乎早已做了說明。

4

我發覺生活上確實有了不同，我經常漏接對方找來的零錢，因而每次對方開始在收銀櫃翻找零錢時，我便趕快雙手迎上，以免失態。相機拍照時，要試著換閉上另一隻眼；看書時要更專注，以免那隻愛玩遊戲的眼睛跑出來牽絆……

我試著將右眼閉上，左眼其實把事物看得很清楚，如煙火最初爆綻時的明亮，當我再把右眼打開時，水彩瞬間暈開了底色，漸漸糊掉了。煙花燦爛有時盡，我右眼參與的，只是煙花迸射後段的情節，把視野、鏡頭所獵之處，再打上許多毛邊與柔焦，在全然黑暗的前奏裡，記錄天幕永恆的一抹。

有一回課後，我安靜地整理東西準備離開教室，學生們陸續都離去了，教室空盪感將再次向心門襲來——

「老師，」突然有個聲音喚住我，我往聲音的方向抬過頭去，並用左眼定睛地看，想知道是誰，「我覺得你上課很好，不用特地去迎合學生。」她是盲生！我腦裡第一個反應，我認識她！她上學期也有修我的課。「唔，妳也看出來了啊！」我回答，語氣中強做鎮定。

「老師，您不是跟我們上過葉慈〈在學童當中〉的詩嗎？它教導我們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我腦海迴盪著曾朗誦過的一些詩

句。那是葉慈晚年的一首詩，是寫關於他多年在教學、教育，及生命的體會。

我和她開始聊起許多教室裡的舊時光。我向她請益了更多：包括她上我課所得到的心得，她眼睛如何步步走向失明無可挽救的歷程，以及怎麼克服種種冷語與嘲笑，活出真實的自己……離去時，我才知道：原來「獨眼」我才看到自己。

5

眼角膜移植後的幾日，每一刻我都巴不得馬上睜開眼睛，重新看看這世間的一切。但礙於線的縛綁，並不能立即讓眼睛接觸任何光線，以防鬆脫。偶爾回院裡檢查時，醫生總會驚呼：「縫得真是漂亮！」我順著他的目光往前看，我的右眼上方有一張美麗的角膜，安靜地被網綁在我的眼球上，就像一美麗的水晶，展現冰淨的胴體。而它，是我的新視窗，新的靈魄，我將帶著它，重新接續「曾經斷裂」的人生……

「你究竟是葉，是花，抑是幹？」我想起中年葉慈，面對一株老邁的栗子樹，曾寫出的詩句。對我來說，生命究竟是該像葉，像花，或是樹幹？我是否汲汲於分辨哪一部位，而喪失了更重要的部分？「啊旋向音樂的肢體，啊閃光的一瞥」，我記住了那首詩最耐人尋味的二句，多年後，卻由一個眼盲的學生向我解啟。

被蟲嚙咬的身軀、靈和肉，在岩縫裡長成更壯碩的樹與魂。生命跟生命所伴結的困境，就像樹葉、樹幹及花，它們都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如同舞者留下的點滴紀錄都已過去，那些是不足以取代舞蹈的，她中止舞蹈時，一切美感終將停止。是的，「舞者和舞蹈叫人怎能分別？」惟舞者與舞蹈一起結合時，生命的活動與力道方繼續湧現——我和我披了新衣的眼睛，也會有這樣體認的。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石德華 · 廖玉蕙 · 劉克襄（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李偉涵

本屆共收到 338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318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蔡淇華、賴鈺婷、羅秀美評選出 25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石德華、廖玉蕙推舉劉克襄為主席。本屆散文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石德華：這次的參賽作品，比較缺乏大開大闢、多樣發展的作品，大部分散文讀起來都像一座高原，無法再往上發展成高峰，有點可惜。我自己心目中的前三名，大多是回歸散文本質的作品，作者能夠勇於面對「真我」、「私我」，並用深細、親近的視角觀看生活的一切。另外，也有些作品我存有疑問，希望等會兒討論時，能提出來和兩位老師一起討論。

廖玉蕙：老實說，對於本屆的作品品質，我有點失望。沒有特別突出、亮眼的地方，大多是平實之作，也有一些篇章寫得過於拐彎抹角、故作高深莫測，但深究起來，其實作者想書寫的題旨非常簡單，那為何要寫得如此深奧呢？大可不必。我認為散文最重要的

是作者自己的真心誠意，過於刻意地玩弄結構技巧，不是我青睞的類型。因此我選擇的作品，大多是書寫切身感受、感情比較實在的篇章。

劉克襄：今年的作品比去年的四百件略少，我以為疫情爆發期間，大家會有更多能量用於書寫；而且本屆作品鮮少提到疫情，與其他縣市文學獎參賽作品不太一樣，或許是因為臺中有另外舉辦專談疫情的徵文之故。這也導致今年參賽作所談的主題與往年相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也或許是防疫的關係，大家都待在室內，鮮少出戶，因此作品大多著重內心刻畫，而少了一些關於土地農耕和環境的野性書寫。我也發現本屆散文的文字有雕琢的傾向，並偏於實驗性的方式來表現，散文有否要走到這個地步？我相當審慎看待。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五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兩票作品

- 〈換季〉（廖玉蕙、劉克襄）
- 〈掉落的洗標〉（石德華、劉克襄）

一票作品

- 〈生之宴〉（廖玉蕙）
- 〈大厝內布袋戲〉（石德華）
- 〈我之成為饕餮〉（石德華）
- 〈父親的走馬燈〉（石德華）
- 〈嵌刻〉（劉克襄）
- 〈路線〉（石德華）
- 〈殺之棄〉（劉克襄）

〈趨光性〉（廖玉蕙）

〈飛越有夕陽的山坡〉（廖玉蕙）

〈歲月淘洗過的一粒米〉（廖玉蕙）

〈蟲與樹〉（劉克襄）

○票作品

〈大雜院〉

〈一場雨的降臨〉

〈小城故事〉

〈蟲〉

〈漏〉

〈落灰〉

〈發酵中〉

〈食〉

〈完全變態〉

〈獵人、utux 及其他〉

〈共食〉

〈刺點〉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生之宴〉

廖玉蕙：這是一篇書寫消防員的散文，一開始閱讀時有點難解，多讀幾遍才讀出一些趣味。消防員是一個出生入死的行業，在如此激烈的職場環境中，一個人要如何紓解自我的鬱卒，作者選擇了抽

象虛幻的性，也就是透過色情刊物來舒壓，解決他生命的掙扎與困惑。文字雖然有些跳 tone，但內容算是相當寫實，寫實中也看見了人生無常的荒謬、人性懦弱的弱點等，比如作者既恐懼死亡，又稍稍覺得榮耀，可是內心也經常存在不知如何逃離的徬徨念頭，寫出了消防隊員面對生死議題的無助。作者的企圖心很大，他將救災現場與在辦公室待命的場景交錯來寫，讓內容出現了較複雜的層次。這是一篇很特殊的經驗書寫，其他兩位老師可以考慮看看。

劉克襄：我不太推薦。首先是他的文字太卡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高的挑戰門檻，必須一讀再讀才能進入情境。作者或許是想嘗試比較新穎的書寫模式，但他如果不能將職人的專業細節、特殊心境，用流暢的文字刻畫出來，帶領讀者進入那個世界、產生共鳴，委實難以稱得上是篇成功的散文。我無法支持進入第二輪投票。

石德華：作者確實給了一幅很大的寫實背景，但深究起來，作者是「役男」，主要想寫的是一名與周遭、環境都疏離的，人群中沒位置的「異男」，以及他心中常存的絕對孤寂感，這樣的題旨抽去背景，並沒有太過特別。我同意作者的企圖心，職人背景也有其衝擊性，但整體而言，作者真正想表達的只是一顆過於深沉的孤寂之心，仍稍嫌單薄了一點。

廖玉蕙：我同意放棄。

〈大厝內布袋戲〉

石德華：這是一篇談釘子戶的故事，他們努力釘住了祖先留下的祖厝，以及家族中釘子戶一般釘在生命中不消失的美好的記憶，有一種孩子般天真卻又不放棄的堅毅感。作者除了有將釘子戶的意象貫穿全篇，談到布袋戲，也有具體的細節刻畫，並對應著現實中的人物處境；而文中更有相當深細的情感前後連結著，讓陌生人如

我們都被他所渲染了，輕易就進入了他勾畫的情境中。我滿喜歡這篇的。

劉克襄：我被石老師說服了，可以支持。雖然這篇文章沒那麼出色。

廖玉蕙：這是一篇平淺之作，有部分刻畫沒這麼到位，不太會鋪陳，有些事件爬梳起來有點卡卡的，焦點分散不集中。我之所以沒有選它，是因為和其他篇相較起來，它的敘述較普通。但我也同意讓它進入第二輪。

〈我之成為饕餮〉

石德華：難得看到一篇飽滿的幸福感的散文，我很喜歡。作者寫到自己與丈夫一起下廚烹飪的過程，將那種幸福感寫得特別深刻入裡，口吻也帶有一點撒嬌的特質，有些可愛；但生活當然不盡美好，尤其作者寫出了娘家與婆家的差異，與幸福感產生對比，卻也因為這樣的對比，反而讓她的生活充滿了明亮的奶油色澤，幸福氛圍更加鮮明。另外，作者也擴大書寫到採買食材的細節，再由食材、採買場域擴充到了人情的網絡。雖然悲傷的故事比較有衝擊性、渲染力、啟人省思，但美好的事物若能寫得讓人印象深刻，也代表作者書寫的成功了。

廖玉蕙：我也很喜歡這篇，但錯別字太多了，有點刺眼。另外，她的撒嬌感有點太超過，讀起來略有造作。由於它與〈換季〉都是女性書寫，兩相比較後，我選了比較自然的〈換季〉。

劉克襄：我也支持這篇進入第二輪。不過我同意廖老師的看法，和〈換季〉相較，確實顯示出了高低之別。

〈父親的走馬燈〉

石德華：我讀完這篇後，依然有許多段落會閃現在我的腦海裡。這篇寫的是一個個奮發、努力、優秀的失敗者，他們都希望自己可以為心目中最高大的那個人帶來榮耀，比如父親希望帶給祖父驕傲，「我」則希望帶給父親驕傲，然而最終他們唯一成功的是，都是效仿了上一輩，成為了那個讓自己重視的人失望的失敗者，猶如逃不開的命運輪迴。文中描寫的那兩場慟哭，頗有震撼力，而且相互連結：「我」為何能了解父親在祖父墳前慟哭的心情，是因為此刻他也是抱著同樣的情緒，在父親墳前慟哭。雖然作者沒有太過著墨他們究竟為何失敗的原因，但寫出了失敗者的可敬，讓我印象深刻。

廖玉蕙：這篇文章真是充滿了眼淚啊，有點太氾濫成災了，我不太喜歡。而且道理講太多，形容也有點濫情，不是很支持。

劉克襄：我也不支持，層次太過簡單，而且這種主題太常見了，作者沒有寫出新意。

石德華：我同意放棄。

〈嵌刻〉

劉克襄：這是一篇談母親如何面對夭折孩子的故事。母親生下了孩子，卻只與孩子相處了兩百多天，孩子便離她而去了。作者從懷胎、分娩寫到照顧、分離，一路娓娓道來，處理得頗為細膩。讀了第二次之後，有打動到我。

廖玉蕙：男性讀者通常會青睞這類主題的書寫，但身為女性的我反而不太支持，這是有點奇妙的現象。我不支持這篇的原因，是覺得作者的情感描寫沒有太感動我，推演的過程中充滿了喃喃碎語，對整篇文章的題旨、劇情沒有太大助益。這樣說有點殘忍，畢

竟懷胎很辛苦，孩子走了，母親比誰都還痛，但正因為母性如此，我才覺得作者沒有寫出那份刻骨的痛感，導致文章讀起來有點無病呻吟。

石德華：我同意廖老師的觀點。作者將許多感觸放大檢視，或許可以看見細膩處，但處處放大的結果反而也出現破綻——也就是發現裡面其實沒有太多動人的事物可說。這類書寫也很常見，作者若帶不出更出色的共鳴，就無法脫穎而出。

劉克襄：勉強同意放棄。

〈路線〉

石德華：如 foodpanda、Uber Eats 這類派遣工，都是一種時代性的現象，這篇能以派遣工的工作、生活為主題來書寫，是一種新題材的嘗試，在我的標準來看，具有時代性，這一點是可以加分的。我們在街上看到的是他們為生計的奔波，但作者提供了他們為生計奔波的許多細節，也將遊戲、勞動做了很不錯的連結，遊戲與勞動本是二元對立的元素，但作者將兩者連結且有到位。這種疊影式的手法雖也常見，不過成效不錯，因此我選入了這篇。

廖玉蕙：這篇談外送行業的作品，我本來也寄予厚望，但看完後有點失望。我們想知道的東西，作者寫得太少，不想知道的東西，作者又寫得太多。作者的敗筆在於他寫了太多讀者不會有共鳴的細節，很可惜。

劉克襄：主題捉住時代脈動，但文字過於乾澀，沒有靈魂和血肉，只有架構，無法共鳴。

石德華：我同意放棄。

〈殺之棄〉

劉克襄：這篇讀起來好玩又輕鬆，很像以前《讀者文摘》刊載的動人故事，頗為有趣，讀起來很愉悅。在讀了許多難解的文章後，難得有這種閱讀感受，因此我選入了這篇。

廖玉蕙：還好，沒有特別感受。

石德華：我也是。

劉克襄：我同意放棄。

〈趨光性〉

廖玉蕙：臺灣的成衣業曾經風光興盛，但社會環境變遷，產業轉型，成衣行業慢慢沒落。作者的父母便是成衣業的從業人員，不但見證了行業的興衰，至今也繼續固守在這個行業中，寫出了那份落寞的感覺，就像入夜後收攤的市場，只有他們家亮著一盞燈，沒什麼客人，場面相當寂寥蕭瑟。我認為寫得很好的地方在於，身為孩子的「我」並沒有與父母爭辯，他接受了父母的無奈與固執，並默默地在一旁看顧著父母對彼此的相爭與妥協，看似家常，但其實有很深刻的親情植入其中，這種不言說的愛比表達露骨的愛意更能渲染讀者。作者不炫學，可以很平實地寫出在一個沒落的產業下，家庭成員之間如何心意相繫，不但寫實，而且能感動人。

劉克襄：我支持這篇，貼切地將夜市擺攤的艱難，透過父母的日常生活平實地寫出。

石德華：這篇文章呈現時代變遷，對一個奔忙於生計的平凡家庭的衝擊，過程有起有伏，也在夫妻價值觀不斷合中分，分中合的分分合合中，不斷變動調適，而無論起伏或分合，總是升斗小民勤奮的身影。時光在文章的背後緩緩流動，變動中不變的，是母親終究「朝著眼裡的光亮走去」，跟隨著丈夫一起邁向將來，那份淡淡

的情誼寫得動人。我也支持這篇進入第二輪。

〈飛越有夕陽的山坡〉

廖玉蕙：這篇作品寫的是在土耳其尋找自我與心靈寧靜的旅程，頗為特別。作者希望尋找寧靜，那應該是一個單一的境界，妙的是他卻在顏色與氣味都相當豐富的土耳其國度中尋找，寫得具有異國風情，有不同的世界觀展現。作者的追尋，也從繁華、繽紛入手，最後讓心情慢慢地沉澱下來，將精神能量逐步收束為單一、安靜，把身外物諸如攝取美景用的相機都拋棄掉了，只留下自己的感官直覺來感受一切。我覺得作者貼切地寫出了一段特殊的生命體驗。

石德華：我其實沒有特別感受到作者想表達的異國感，感覺上異國風情也不是他的主線。由於異國的空間感沒有詮釋得深刻，因此追尋靈魂與真我的題旨也就變得有些窄小了。寫作上太過流露痕跡，是這篇的缺陷。

劉克襄：讀完後，我也有點懷疑，作者真的有把土耳其的文化風情寫出來？看到作者最後的頓悟，總覺得在一些自然美好環境都可以體驗。是否有必要大老遠跑到土耳其？開頭的土耳其色澤，又或飛行傘的描述都很好，結尾並未拉回來，呼應過程的鋪陳。這一由繁複轉為單一的過程較難說服我，但可以讓他保留到第二輪投票。

〈歲月淘洗過的一粒米〉

廖玉蕙：這是作者回顧自己家族的故事，家族開米店，由阿嬤奠基，曾經風光。阿公很溫柔，母親也賢慧，唯一強烈的對比是太過勢利的父親，但做生意不就是得如此嗎？正因為阿公太溫柔了，反而賺不了什麼錢。作者細談家族往事，頗為親切，雖然部分文句

沒那麼好，但內容仍保有些共鳴性。

劉克襄：很棒的題材，但文字不夠精練，文中太多論述的節奏和內涵連接不上。希望作者可以再多著墨文字，發揮它感動人的力量。

廖玉蕙：我同意放棄。

〈蟲與樹〉

劉克襄：我希望這篇可以進入第二輪投票，可能是所有參賽作品裡文字較好的。文本主要自述剛失去一隻眼睛，為往後人生感到挫折，後來在教書過程遇到一位盲生，經過互動、開導後，才發現失去獨眼後，反而能看得見真正的自己。寫得頗有味道，溫暖感人，具有散文的修養。以葉慈之詩，微妙地帶出溫暖的情境。

廖玉蕙：我認為這篇的節奏快慢有些失衡，前面說得太多，後來突然出現一個人就讓他豁然開朗了？改變太突然，不能說服我。而且語言也稍稍不對味。

兩票作品討論

〈換季〉

廖玉蕙：〈換季〉與〈我之成為饕餮〉兩篇，都是書寫女性的散文，而且都能讓我共鳴。我很羨慕會依季節性來處理衣物的女性，讀了這篇作品後，也督促了我決定好好面對衣物換季的大工程。這篇散文除了有平易近人的內容外，敘述也有條有理，溫婉地道出了女性的家常。

石德華：我也認為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但與〈掉落的洗標〉相較，我又更喜歡後者一點。這篇作品的可看性在於，作者透過因季節轉換而有所變動的衣物穿著，來預示人生的流動與無常，人生的

壯年、中年、老年一如「換季」。既然「衣」事變動不居，那麼「食」吧，沒想到陪伴自己，一起相處、吃飯的學生友人也在變動。將流變，寫得十分貼切。

劉克襄：初讀時，因為文字不夠好，雖說投票了，但沒給很高的分數，聽了兩位老師的講評，我又漸漸看出了這篇的優點。只是這篇在結構上仍有些瑕疵，部分文字也有破壞情境之嫌，殊為可惜。

〈掉落的洗標〉

石德華：衣服後領的洗標，是一件再小不過的生活瑣事，但作者卻可將這種小小瑣事寫成了一種生活儀式，這種細膩、體貼的質地，必須相當洞悉日常才寫得出來。作者也將衣服的意義擴大，物件並非脆弱的存在，而是一種社交的媒介，不但有其特殊的社會意義，也乘載了人們的記憶與身分，也就是說，在每個特殊的場合中，衣服都為人扮演了自己，衣服已經超越了人，而衍生出另一層的自我；作者如此層層爬梳，將衣服的層次處理得相當豐富，猶如蕾絲一般多層而美麗。

廖玉蕙：我也喜歡這篇作品，不過我覺得題目取得不好，畢竟全篇談的是穿衣的哲學，而非小小的洗標，以「洗標」來命名，稍有誤導之嫌。我就有點被誤導了，而滿懷期待，想知道作者如何用洗標詮釋人生，結果後半篇幅幾乎不談洗標了，有點悵然若失。

石德華：我認為洗標的作用是用來衍生出衣服的情事。洗標代表著衣服應該怎麼被對待，但人總是自以為是的去對待。經由一個掉落的洗標，讓作者意識到對日常、對衣服的珍惜。這似乎也可以是一種人生的投射。

廖玉蕙：我比較沒有讀出這層感覺。

劉克襄：〈換季〉與〈掉落的洗標〉兩篇都有濃厚的散文況味，

而後者又比前者更善於成熟地處理每個細節，婉轉地成功連結，讀來相當愉快。一個小小的洗標可以談得這麼細緻入微，切入角度不凡，也可見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如何細膩，相當不簡單。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經過三位評審共同討論後，決議選擇 7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 6 篇〈生之宴〉、〈父親的走馬燈〉、〈嵌刻〉、〈路線〉、〈殺之棄〉、〈歲月淘洗過的一粒米〉，第一輪投票評審皆同意放棄。

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4 分，最低 0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掉落的洗標〉 9 分（石德華 4 分、廖玉蕙 1 分、劉克襄 4 分）

〈趨光性〉 8 分（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4 分、劉克襄 3 分）

〈飛越有夕陽的山坡〉 5 分（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3 分、劉克襄 1 分）

〈我之成為饕餮〉 4 分（石德華 2 分、廖玉蕙 1 分、劉克襄 1 分）

〈換季〉 4 分（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2 分、劉克襄 1 分）

〈大厝內布袋戲〉 3 分（石德華 3 分、廖玉蕙 0 分、劉克襄 0 分）

〈蟲與樹〉 3 分（石德華 0 分、廖玉蕙 1 分、劉克襄 2 分）

〈大厝內布袋戲〉、〈蟲與樹〉同列 3 分，唯〈大厝內布袋戲〉有兩票 0 分，〈蟲與樹〉有一票 0 分，因此〈大厝內布袋戲〉確定淘汰。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掉落的洗標〉，第二名為〈趨光性〉，第三名為〈飛越有夕陽的山坡〉，佳作為〈我之成為饕餮〉、〈換季〉、〈蟲與樹〉。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類總評

蘇紹連

綜觀本屆入圍新詩決賽的 27 件作品，篇篇各具特色，但要經過三位決賽委員嚴謹的評審揀選，才能分出高下。得獎實在不容易，但未得獎卻不會減損作品自身的光澤。獎額太少，沒有讓更多的好作品露臉，非常可惜。

本屆決賽作品，大部分都有堅實的結構、豐富的內涵以及自然的技巧，難以說全是為參賽而寫，基本上，用心的作者在平時寫作都會這麼自我要求，而非等到寫參賽作品才用心起來的。我不認同有所謂的「參賽體作品」，評審委員們也不會笨到無法辨別那些刻意為參賽而寫的作品，卻使之得獎。

本屆決賽作品，仍以情感的淳厚、情節的變化、意象的結構、意義的可貴、節奏的動人這五項優異者較能勝出。除得獎的六首作品受到肯定之外，沒提出來討論的〈外祖父的字典〉以永樂大典與漢和字典喻說外祖父與祖父、〈那些被唸出的名字〉以特殊的視角寫訃文上那些名字的關係而不寫繁文縟節、〈裝箱〉以理性的辯證寫現實生活人類的社交關係、〈驚扭〉寫成人溫柔的暴力對孩童既是保護也是逼迫，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作品。

感謝參賽的作者們，歡迎明年再繼續努力，寫出更好的作品！

第一名

海的沉默

李佩琳



得獎感言

身旁有好友提到照顧失智父母的情況，令我突然感到，海默氏症不再只是一個疾病名稱，它真實地在我們左右，慢慢帶走最親近的人的心智和記憶。我嘗試把海默氏症患者內心的恐慌和悲傷，以詩的語言表達。感謝主辦單位以及評審，感謝每一天早晨起床時，我還知道自己是誰。

個人簡介

筆名漫漁。來自臺北眷村，曾長居香港，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英國伯明罕大學應用語言學碩士，斜槓的語文教師／小農／貓奴。作品散見臺港各詩刊，臺灣詩學及野薑花詩社同仁，曾獲臺灣詩學散文詩首獎、時報文學獎、乾坤詩獎。

她的日常 如窗前那抹無盡的藍
平靜而深沉 偶爾
陽光的金線墜落 溶進整片憂鬱
形成神色不定的暗潮

某些無眠的夜晚 她在鏡前淘洗後半生
承載回憶的容器漸漸乾涸
映不出月的圓缺 照不見星的排列

她的海 水位慢慢下降
底層傳來的呼喊像海豚的聲納
默默穿過這個世界 被周遭的嘈雜掩蓋
包括丈夫的鼾聲、孩子的搖滾吉他、垃圾車的音樂……

有的時候她不在裡面
一艘無人駕駛的船 不停迷航
浴室變成永不融化的冰山
客廳充滿暗礁
廚櫃裡的碗盤是常換殼的寄居蟹

她開始把每一件事寫下來
電話號碼和地址爬滿冰箱門
（它們不知道自己屬於誰）
孩子的相片和名字對坐床頭櫃
（顏色越來越淡畫面越來越模糊）

突然間 符號失去意義
詞語隨著海風遁入貝殼再被浪花帶走
句子是失重的錨
放任意識的船隻漂浮

總在沒有防備時 燈塔徹底失去光
她蹲在暗處顫抖 祈求
記憶的鯨回音定位
找到熟悉的海灣

窗前的水漬一點點蒸發
分不清剛才天空還是大海哭過
乾縮的海馬迴躺在沙灘上 像找不到主人的足印
而她 一遍又一遍
在遺忘的潮間帶 把自己
拾起 再扔下

評審意見

◎阮美慧

本詩以「家庭婦女」的視角「她」，在面臨自我逐漸喪失記憶的過程中，如同詩題所揭示的意旨，展現一種表面沉靜內斂，但內心又波濤洶湧的心緒，在這樣的手法下，產生了獨特的詩的張力。

在技藝上，作者並不特別營造奇詭炫麗的詩語，而是在平均的結構安排下，詩的節奏舒緩悠長，如同詩中的「她」的情感流動，有著淡淡的哀傷與愁思。整首詩也完整地扣合「海」的意象，如同浪潮不斷推衍情感，而海的景象細膩地描繪，如「陽光的金線墜落 溶進整片憂

鬱」、「一艘無人駕駛的船 不停迷航」、「句子是失重的錨」、「乾縮的海馬迴躺在沙灘上」等等，既是寫景又是寫情，恰如其分地烘托「她」內心的情感變化。同時，也使詩的意象具有多層次的展現，「海」的意象，既是海洋，也是心海、腦海的世界變化，在一層一層的推動下，整首詩作，詩意飽滿，情感絲絲入扣。

第二名

yaki¹

Walice



得獎感言

這首詩是記憶的碎片，碎片裡卻有著一個完整的人世。苦難是這首詩的味道，也是我身邊大部分人的共同底色。我希望那些老去的、死去的、忘了的能再一次活絡過來，縱然只是在文字上，最終也能散發溫暖火光。

感謝評審，這無疑是給我一個身為原住民寫手的極大鼓勵。

個人簡介

生於南投仁愛鄉，泰雅族。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曾任職國中小代課老師數年，目前自由業，專寫文案。自幼喜好方塊文字，每每浸淫於文字世界而不覺疲累。曾獲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小說首獎、玉山文學獎小說二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二獎、原住民文學獎小說、散文、新詩等獎項。

yaki 被風吹老，牙一顆顆掉落
 在站了近一世紀的土地上
 卻總不發芽。她蜷身側躺
 像遺失魂魄的弓，無力起身
 將自己射上 hongu utux²
 「你是鐵木？你醃的肉很好吃 ki³！你是……
 老婆跑掉的尤命嗎？」
 說話語無倫次，舌頭彷彿被編織的麻線纏繞

深冬的窗敞開，部落的風呼呼竄進來
 「你聽，是死去的祖先在哭啊！」
 yaki 只吃小米粥，一張空洞的嘴
 咀嚼不出舊昔的味道
 飢餓似乎無關輕重，吃和睡
 成為必要的形式
 她不在乎生死，晝夜不關燈
 「hongu utux 那邊的人，要來接我了……」
 這樣的矜持，來自亙古的 gaga⁴

竹寮裡，烘烤著 yaki 尿濕的被褥
 「誰在潑水？不要澆熄我的 puniq utux⁵ 啊……」
 濃煙如她的執拗，徘徊於竹間
 火光中我彷彿看見她瞳孔裡
 長出了荒草，瞬間又伏倒
 她憑藉殘存的甦醒
 無言踩在她生存的土地

頭頂上，腳底下
能看見的，其實都是她的

幾隻返巢的雞

yaki 聲聲呼喚，以族語

餵養，以蒼老

她的果園仍在老地方，根鬚抓緊土壤

那些嚐過果實的孩子，已在城市扎了根

據說樓房比樹高，他們能望見這裡

彷彿，她也就能望見城市

有幾縷風吹向那裡，捎去她的氣息

她往那邊的方向望，都習慣踮一下腳跟

一世紀的 yaki，哆嗦如腳下不走運的土地

我同樣被生活的巨掌，狠狠地搨了耳光

並堵住了嘴。當我扶起她，她轉身端詳我

「我知道了，你是種水蜜桃的比令，記得

留一顆最甜的給我！」

註：

1. yaki，泰雅語，奶奶。

2. hongu utux，泰雅語，彩虹橋。

3. ki，泰雅語，助詞，相當於嘿、呢。

4. gaga，泰雅語，祖訓、規訓、禁忌……。

5. puniq utux，泰雅語，靈魂之火、鬼火……。

評審意見

◎瓦歷斯·諾幹

〈yaki〉一詩，藉著泰雅族老婦人的意象，鋪敘出泰雅人的一生就如織出一塊完整的布帛，並在整塊布帛裡以亂雲迷霧的手法織入老婦人的一生（暗喻歷史）歷經土地被蠶食、失語症、文明將族人帶離部落進入城市以及生存領域的困境。即便只是 40 行的詩句，卻乘載著巨大的訊息量，更難能可貴的是，全詩未以吶喊、控訴的激情出發，改以黑白懷舊的紀錄片式的基調，讓閱讀者無形而自然地落入布帛裡的繁花勝景。〈yaki〉一詩，允為佳品。

第三名

站在 QR Code 前

潘雲貴



得獎感言

創作靈感來源於疫情中的生活，一種時代變遷帶給父輩一代人的煩惱，他們如何適應這個時代，誰來關注，成了我寫作這首詩的驅動力。非常感謝臺中文學獎的鼓勵，我會繼續向前輩老師們學習，繼續在路上感受著世界。

個人簡介

沒有多少天賦，一個寫詩路上的學徒而已。

疫夏到來前他從南竿來看你，離島的口音
徘徊在基隆港的空氣裡，有點孤單
於是你就換下口中的國語，像回家
換上一雙拖鞋，用鄉音讓他再熟悉一遍兒子
於是兩個人的聲音開始如他鄉而來的螞蟻
在午後，往通向盆地的碗口爬行

他說如果不是你來念書
他可能一生都不會到這裡
到海的這邊，故宮，士林官邸，總統府
這些屬於歷史的部分，比起你更像他在本島的親人
他滔滔不絕與你講起那些往日
堅固，遙遠，相似於南北兩極相望的冰川
於是你就讓他喝口水
於是兩個人在寂靜中潛水

在捷運站旁，你怕他累，要他去休息
並記起預約的旅館離這不遠，騎一輛單車
就能很快到，就能很快彼此上岸呼吸
於是你就舉起手機，並示意他舉起
於是兩個人都站在 QR Code 前
準備認領城市的馬匹，成為牠們臨時的主人

歡鳴的樂聲自你這端響起，他那端久久
沒有回音，久久，像一座離島空的昨天跟明天
他攜帶過往的陳跡——那臺舊式翻蓋手機

在 Youbike 顯示的 QR Code 前發呆，久久
舉著手機，彷彿舉著一把槍
卻不知道該從哪裡按動扳機
時間淪為隱匿的內河，無意義的流逝

你深知要強的他，曾如鋼鐵廠中造出的器物
以固執碰撞堅硬的生活，不曾氧化、碎裂
而現在鐵屑的味道從他身上飄來，你和他站得很近
卻在氣味中離得很遠

夕陽在最終消失前依然耀眼，而他的身體
早已暗了下來，臉上滑過棄子的難過
於是你就說：「爸，我們坐公車吧。」
於是兩個人像兩隻失落的動物被車撿走

零星的暮色也搭上這輛車，離開了今天
沒有離開的是他，他和車上的他離得越來越遠
你看見他還站在 QR Code 前，久久
舉著手機，像舉著一把槍
卻不知道面對此刻的世界，該從哪裡按動扳機

評審意見

◎阮美慧

本詩一開始，描寫遠從南竿難得到臺北探望兒子的父親，在快速變動的都會中，父與子二人，因日常生活的科技工具使用，而呈現出彼此的差異與情感的落差，在類同詩劇般的展演下，父子二人默默地互動

著，訴說著兒子對父親漸漸衰老的生命凝視，有著一份難掩的悵然以及失落。

在親情這極為普遍的主題下，作者利用「他」與「你」的敘事觀點，適時拉開情感的距離，避免情感陷溺在過度的渲染中，使詩能保有一種冷靜客觀的筆調。其次，詩中的意象統一，以口音、租借 Youbike，掃描 QR Code 等生活細節，利用「舉著手機，像舉著一把槍」的動作，貼合且生動刻畫父親在此過程的手足無措，在完整的意象交錯編織下，親情的互動真切自然，詩意具足，因而跳開這類親情主題一貫的表現，而有其獨特的展示方式。

佳 作

候鳥

賴文誠



得獎感言

外籍看護工，在臺灣這個逐漸高齡化的社會架構裡，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她們推著輪椅上的老者，只為了繼續延伸著他們微弱的生命旅程，我們更常可在島嶼許多角落看見她們忙碌而黝黑的身影。筆者希望藉此作品，讓社會大眾可以看見也需要被關懷的她們。睽違數年，能有機會再度得獎，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個人簡介

曾獲文協文藝獎章、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特優、新北市文學獎首獎、臺中市文學獎首獎、澎湖菊島文學獎首獎、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獎首獎、臺灣詩學小詩獎首獎及數十項縣市文學獎現代詩獎項。作品入選各重要詩選，著有《詩房景點》、《詩說新語》、《詩路》、《如果，這裡有海》等詩集。

每日，推著規律的風景出門
問候途經的每一棵妳剛結交不久的樹
老人坐著看人群，妳站著看手機裡的家人照片
彷彿，這世界不曾短暫遺忘了你們

快到家的時候，輪椅依舊低吠了幾聲
妳將半睡著的老人輕輕撐起
卻隱約覺得，只是再度將一個發育不良的盆栽
遷植至另一個土壤與陽光貧瘠的院落

擦澡、餵食，或者謹慎的
為一片準備飄落床上逐漸枯萎的葉子翻身
妳清理乾淨老人剝落的嚙語與碎片
讓一天的疲倦坐進妳自己的輪椅裡
等待繼續推動，隔天相同沉重的工作量

換上尿片，妳裝妥維持老人尊嚴的零件
曬被子，曬一間彼此都潮濕的心房
妳在視訊裡和一個人的晚餐聊天
哄著鬧孩子脾氣的老人
吞下一錠又一錠人工合成的微苦餘生

妳學會和來自南方的低壓雲系說話
仔細撿起每一滴跨過海洋的雨
妳試著學會每一隻候鳥的家鄉腔調
和同樣黝黑膚色的她們約好在公園散步

然後各自推著輪椅上的孤獨回家

妳搖醒一個滯留在茫然眼神旁的老人斑

吹乾躲藏在灰白頭髮裡的霉味

妳推著流動的病床和妳微痛的隱憂

以偶爾失智的中文與臺語

加上手勢，翻譯著每一天遲緩的行程

晨起拍痰，妳不小心拍出了

老人胸膛裡瓶瓶罐罐破裂的聲音

輕輕攙扶起深夜一串漫長的咳嗽

妳依然組裝自己鬆脫的螺絲

費時拆解保養老人磨損且過緊的呻吟聲

推動了一顆努力散發著餘暉的蒼老落日

開啟一個延宕且空虛許久的房間

妳沿著老人安詳的笑容與鼾聲前進

像是旅行了多日的種子

在陌生遙遠的這裡

終於找到了可以繼續發芽茁壯的大地

佳 作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記辛丑年夏為祖母奔喪

楊士瑩



得獎感言

妳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化入骨血，此生不移。思念在死亡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始。惟願有情世界的種種愁思、追懷、悲苦抑或悔恨，都留給我。而妳，只帶走祝福，輕盈地離去。

個人簡介

不想細數自己的身分，因為那都是我。40歲之後，如若有幸，盼望在這個時代，有勇氣、智慧和溫暖，成為一個不合時宜，小小，小小的詩人。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那一定是口罩蓋住了本來應該
扭曲的臉，而不善於偽裝的雙眼
正好可以用墨鏡來遮掩，就像
躲藏在曖昧不明的隔板後面
無論如何，對彼此都是一種體貼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那一定是遵守不能公祭的規定
為了圍堵一切，包含情緒的
破口，何況淚水、鼻涕和號叫
已成為恐懼的假想敵
一旦散布到空氣中，就會成為獵殺的對象
而血緣本就是一張虛張聲勢，隨時
會扯破的網，撐不起群聚的風險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那一定是因為還有成群結隊等著被確診的
死亡，只留下無法逃脫的姓名在大火裡
翻滾，相擁成灰後
被收編為一個不存在的數字，而關於
妳的數字，是允許掛起大紅的布幔
大紅的燈籠在家門前按照規矩擺放
此生被量化在訃文上的是
功德已經圓滿
喪事必須當喜事來辦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那一定是終於可以停止對妳拋擲
末日的問句，反覆確認彼此是我們
之間苟活的語言
再也不用因為路上的陽光燦爛
而罪惡，妳也曾經牽著我的手走過
那時空氣裡滿是曝曬過的滋味
後來知道潮濕也有各種
氣味，燈再也點不亮
妳，連影子都離開了妳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那一定是因為整個世界還在等待
盡頭，而妳多皺的身軀已經抵達了
起點，重新做回嬰孩
我願意笑著送妳，為妳哼著
那年莊子為愛人唱的情歌

佳 作

結束營運

記臺中 20 號倉庫藝文空間於
107 年 12 月 31 號結束營運

陳顥仁



得獎感言

謝謝姜樂靜建築師曾經給了臺中後火車站一個美麗的空間，車站跟藝術家一樣都是流動的，我們都曾經在某一個剎那匯聚在一起，像晚霞聚攏又散開。

感謝生我養我的臺中，感謝我的父母，感謝國峰，也感謝這一年來每一個遇見的朋友，我只有透過你們，才能理解世界更多那麼一點點。

個人簡介

1996 年生於臺中。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東華大學華文創作研究所。目前致力於文學與建築、戲劇等跨領域書寫，建築詩集創作計畫《二次竣工手冊》獲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於九歌出版詩集《愛人蒸他的睡眠》。

我也曾夕陽一樣斜斜地抵達那裡
我在那裡碰見一個大人
在我十五歲的時候
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

在那麼多藍色鐵拉門後面
木頭的樓中樓
他說他有一個簡單的衛浴
他說歡迎光臨
他說這裡沒有冷氣

我到很久以後才領略藝術家跟工人的關係

倉庫的對面是鐵皮施工圍籬
上頭紅色的旋轉燈持久性地不亮
偶爾火車經過
腳下的枕木驚醒
我的半夢半醒的十五歲

我記得那些鐵鏽、那些漆
那些植物生長在悶熱的夏天裡我的傍晚
每一盞街燈亮起來我的暫停
我的時間的運營
直到有人看見我的張望

他說他即將要去一個遙遠的地方

我在朦朧裡覺得那是好的
但大多數我是不懂的
說穿了 20 號倉庫就只是一個我老早想繞過去
但一直繞不過去的後站倉庫群落
還好黃昏老是分岔

我感覺到所有東西的聲音
我感覺到聽
我學會坐著，單槍匹馬
面前的天空不斷下降
但萬物習以為常
萬物安靜不已

我感覺到生長
以及與生長一般的鋼筋
焊進我的身體

直到火車站再次啟用的隔年
我也曾夕陽一般
斜斜地抵達另外一個即將打烊的倉庫
那時舞臺劇正在散場
秋風獵獵，我在更久之後才得到消息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瓦歷斯·諾幹·阮美慧·蘇紹連（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李偉涵

本屆共收到 624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585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紀小樣、楊澄靜、嚴忠政評選出 27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阮美慧、蘇紹連推舉瓦歷斯·諾幹為主席。本屆新詩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蘇紹連：擔任評審時，我最害怕遇見四種作品。第一種是遇到致敬之作，因為要向名人、偉人致敬，是相當不容易表現的，不是太超過，就是力道不足，拿捏有其困難度。第二種是引用很多史料的作品，因為讀者若學養不足，很容易誤解詩作真意。第三種是沒有情味、感情乾澀的詩。第四種是似曾相識的詩，包括主題、技巧等，若處理不當，很容易被認為是抄襲。至於我評審的標準，我偏好有留白的詩作，將意象適當地剪裁與隱藏起來，會比較有味道，若把看到的、知道的都想寫進去，反而會太滿，失去焦點。至於選材，則是有普遍性、共識性的，可以引起共鳴的；當然，也會特別留意有無特殊題材，但那會比較偏向個人私密的經驗，可能只能表

現一次，其他人很難再運用。最後，我很重視詩的本質，詩味要濃，才能稱之為詩。

阮美慧：蘇老師提到的「四怕」，在這次的作品中確實都有碰到。尤其是仿作，在形式表達上很容易留下前人的影子，創新度不夠。我的評審標準是，我希望在表現上，能讀到詩意飽滿、完備的詩句，有些詩句乍看像詩，但詩意的推演略顯不足，或是貪多務得，剪裁不當，反而抓不住清晰的詩意。題材上，這次可以看見有個人心事的、向前人致意的、也有社會議題的，不論是哪一種，我都希望詩人是真心誠意的，感情表達也是自然的；若因為受限於題材而刻意表達，情感的流露就會不夠自然，不夠流暢，因此建議詩人不論處理何種題材，都要充分了解與吸收自己的感受。最後，則是講究詩韻與音樂性，比較偏向論述的詩作，在詩韻方面就會有點弱，讀起來乾澀，詩味也會不足。

瓦歷斯·諾幹：30行至40行的詩作，其實是最難寫的形式。形式不長，但要達到飽滿的內容，或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境界，都是相當不容易的事，要想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有創造性。很可惜的是，今年的創造性沒有去年來得突出。今年入選的27篇，看得出很多是出自已經摸透了得獎公式的寫手手筆，不論是語言、風格都近似，彷彿這麼大的一個文學比賽只有五、六個人參加而已，一致性過高不是好現象——尤其更與其他縣市的詩獎風格雷同，寫法接近，代表詩人們很懂得如何操作競賽用的詩作，這是臺灣文學獎必須反思的問題。另外，有不少作品的意象用得太過繁複，尤其會將意象用作副詞，變成修飾主詞或動詞的詞彙，導致這種詩的感情讀起來有些虛假。相較之下，無意象之詩反而比較清新、自然，更能回歸詩的本質。當然，這次入決賽的作品中還是有一些詩作是穩定的、具可看性，也有注意到詩的音樂性，等會兒討論時再與其

他兩位老師一起討論。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兩票作品

- 〈候鳥〉（瓦歷斯·諾幹、阮美慧）
-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瓦歷斯·諾幹、蘇紹連）
- 〈站在 QR Code 前〉（阮美慧、蘇紹連）
- 〈海的沉默〉（阮美慧、蘇紹連）

一票作品

- 〈俯瞰之後〉（阮美慧）
- 〈結束營運〉（蘇紹連）
- 〈yaki〉（瓦歷斯·諾幹）
- 〈她的名字在哪裡〉（瓦歷斯·諾幹）

○票作品

- 〈我們去尋找天使〉
- 〈外祖父的字典〉
- 〈那些被唸出的名字〉
- 〈老社區〉
- 〈小白〉
- 〈海邊的反話小學〉
- 〈簡體與繁體的問題〉
- 〈裝箱〉
- 〈歸來——致 F〉
- 〈雲端老爸〉

〈臨行〉

〈噢！巴比倫〉

〈海邊的古典回憶〉

〈銜亮的鄉愁：記臺中後火車站〉

〈驚扭〉

〈綠川橋下〉

〈瑪麗娜圖書館〉

〈300 號公車〉

〈歷史哲學〉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俯瞰之後〉

阮美慧：我可以放棄這篇。這篇是一首很成熟的比賽作品，題材選擇的目的性很明顯，因為齊柏林是一位知名人物，作者致敬的目的性很強，雖然容易引起讀者注意，卻也稍嫌刻意。詩作的表達手法都很成熟，語言修辭也有一定水準。

〈結束營運〉

蘇紹連：這是一首回憶臺中車站旁的 20 號倉庫的詩作，我讀了很有共鳴，因為我曾長住在繼光街附近。這首詩的節奏感、音樂性很強，聲調有迷人的高低起伏，這都要歸功於語詞選用的成熟。而內容上，詩人完全發自個人情感的抒發，不是用資料堆砌拼貼出來的，讓他的年少回憶特別珍貴，因物而起的感傷特別真摯，不論

是韻味還是感情，都有具備。

阮美慧：我也贊同蘇老師的看法，這是一首有韻味的詩作，追憶自己的青春與 20 號倉庫交疊的曾經。其中，中間段落所寫的時間流動感，我滿喜歡的。詩人運用 20 號倉庫所帶出的各種意象皆清晰可喜，推演上也有飽足感，我也推薦這首詩進入第二輪投票。

瓦歷斯·諾幹：我也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這首詩讀起來很乾淨，一節就用一種意象，節奏相當明快。只是，我之所以沒選擇這首詩，問題出在他太過直白的詩題，與內容的感情不搭；詩題副標已經很明確道出了詩作事件的核心，那主標就應該更凝練、更注重詩意。不過，這一點缺陷也可以看出作者可能不是比賽常客，這倒是很難得的現象。

〈yaki〉

瓦歷斯·諾幹：這是一首意象單純卻深刻的詩，對我來說，其中詩意也別具意義，作者藉由活了一個世紀之久的 yaki 形象，來談泰雅族人、乃至整體原住民族的失去。當然，如果讀者不是那麼清楚泰雅族的神話、故事等脈絡，或許有點難理解，比如彩虹橋的由來與內涵，織布之於泰雅族女性的意義，puniq utux 的意思與象徵等；不過一旦融會貫通，就能窺見詩人隱藏在含蓄文字中的深厚詩意。在評臺中文學獎的新詩前，我也有參加專對原住民族所舉辦的詩歌獎評選，會發現有些詩人會很用力地述說，一直想告訴他人：我族被壓迫了，我族失去太多東西了，表現得太直白，反而淪為一種吶喊的口號。相較之下，我反而相當欣賞〈yaki〉的內斂手法——借用 yaki 的形象描繪，來述說泰雅族這一世紀以來的歷史遭遇；詩人在最後一節寫：「一世紀的 yaki，哆嗦如腳下不走運的土地／我同樣被生活的巨掌，狠狠地搥了耳光／並堵住了嘴……」這些都

是在陳述原住民族在面臨國家機器入侵時，所遭受到的打壓，如土地被鯨吞蠶食，母語被禁猶如被摀住了嘴巴……但詩人卻沒有運用任何一個負面的語彙來抨擊，而僅僅是用一位小人物如 yaki 的命運與形象來安靜地陳述，並帶出了他們對離散族人的思念。這樣的詩不但耐讀，而且意象細膩又具體，引人回味與反思。

阮美慧：謝謝瓦歷斯老師的詮釋，在理解了泰雅族的神話意涵之後，許多意象確實因此疏通了，整首詩的層次也豁然展現了出來。若沒有這層解說，我會只鎖定在 yaki 的表面形象而已。

蘇紹連：用小人物來寫整個族群的命運，確實讓人感到親近，沒有距離感。如瓦歷斯老師所說，這首詩在意象經營、隱喻及象徵手法的運用轉換上，都很成熟。我雖然在第三節的地方：「頭頂上，腳底下／能看見的，其實都是她的」，稍稍讀到了宣示、呼喊的意味，但因為前面兩節的隱喻皆鋪排得宜，到了此處再多用一點力道，倒也不會太顯突兀，還可以接受。

〈她的名字在哪裡〉

瓦歷斯·諾幹：我可以放棄這篇。臺中文學獎沒有限制地域與題材，所以詩人會想去挑戰比較具有意義、特殊性的內容或事件，這樣的企圖心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作者在描述阿富汗女性的困境上，表現得太滿了，而且似乎沒有將論述焦點拉回自身，或是回歸臺灣境況，達成一種共鳴或呼應。我若挑國際事件入詩，我會試著將詩中情感與臺灣的命運拉在一起，如此讀者方能感同身受，女性的弱勢才能真正被讀者所體會。作者關注阿富汗女權問題，其心固然可敬，但這種關注若太過遠距，無法回應我們臺灣的連結，就會失去感動人的力道。因此我放棄這篇作品。

阮美慧：是的，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取巧的題材。乍看很有國際

觀，想要展現自己的國際視野，但情感刻畫得太過用力，反而顯得內容空洞，似乎很刻意地要告訴讀者一些大道理。而且這篇的手法有模仿的痕跡。

兩票作品討論

〈候鳥〉

瓦歷斯·諾幹：這是一首寫臺灣社福移工的詩，寫盡了臺灣常見普遍、且亟需關注的長照課題。不過詩題使用「候鳥」，會以為是要談離鄉情境的詩，但我反而沒讀到什麼離鄉背井的感情，比較多都是在寫如何照顧老人家的細節。題目與內容有點不搭。另外，從工整的格式來看，可以看出詩人應該是一名很會寫詩的老手，這首作品的形式確實不容易出錯。

阮美慧：瓦歷斯老師的疑惑，我也有，題目與內容合不起來。除了這個小缺點之外，我覺得詩人在寫社福移工如何照護老人家健康，以及雙方的交流互動上，做了許多意象的經營，使得詩中的第二人稱「妳」被刻畫得立體、深刻，讓我們讀者可以很了解「妳」的心情，進而產生共鳴，成功地傳達了詩意。

蘇紹連：我沒有選這篇，主要是因為長照題材滿常見的，且沒看到詩人寫出新意，如果詩人能扣住詩題「候鳥」的意象來發揮，或許可以另闢蹊徑。不過我也同意，詩人在描寫老人照護的細節上，處理得不錯。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

蘇紹連：這篇作品不但寫得不錯，也很能反映疫情現況，我認為具有記錄時代的意義。作者透過參加祖母的喪禮，來側寫種種防疫規定，諸如要戴口罩、要架隔板、不能公祭、不能群聚、若是染

疫者更要直接被火化等等。這些規定重新檢視了人際的關係與悲傷的分量，甚至每個人都是假想敵，連親緣也不堪一擊：「一旦散布到空氣中，就會成為獵殺的對象／而血緣本就是一張虛張聲勢，隨時／會扯破的網，撐不起群聚的風險」，這些詩句都寫得很寫實、細膩。雖然作者在每一節開頭都重複著「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但沒有悲傷不代表人不悲傷，而是將悲傷都隱藏在冷漠、恐懼、茫然無助的外表下，如此反而會進一步放大悲傷的能量。這首詩為此刻的臺灣下了很真實的註腳，整體表現相當成熟，語言節奏上都有可欣賞之處。

瓦歷斯·諾幹：我記得去年的首獎是一首用日常來反寫疫情的詩。至於這首詩則另闢蹊徑，用喪禮來側寫、記錄疫情實況，跳出既有的窠臼，創造出新的詩意，這是這次所有的參賽作品中，我看到技巧最高明的詩。我同意蘇老師的看法，明明喪禮是悲傷的事，但作者之所以反覆假設「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悲傷，而是已悲傷到不知如何表達了。尤其詩人與祖母之間的情誼深刻，他更將失去祖母的傷感寫進每一節裡頭，讓情感逐步昇華、暈染讀者。不過，來到最後一節時，我卻有種被打斷的感覺，詩人寫說：「我願意笑著送妳，為妳哼著／那年莊子為愛人唱的情歌」，作者是想要傳達道家的無為情境嗎？但這樣能夠與前文鋪疊的感情相融嗎？若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相信這首詩會更完美。

阮美慧：我想詩人是用「莊子鼓盆而歌」的典故，來傳達一種超脫生命、淡看死亡的豁然吧。但若真是這樣，似乎安插得有點刻意，畢竟莊子鼓盆而歌的典故已有既定的脈絡與用法，被特意放在這裡作為結尾，反而讓他前面經營的悲傷情緒收束失當，失去情感的連貫性。不過，除了結尾收得有點失衡外，本詩的技巧、詩意都表現成熟，是一首不錯的作品。

〈站在 QR Code 前〉

瓦歷斯·諾幹：這首詩參加過去年的臺北文學獎，當時的詩題為〈站在 QR Code 前的爸爸〉。臺北文學獎時，雖有入第一輪評選，但第二輪時被刷掉了。這部分先跟兩位老師說明一下。

蘇紹連：這首詩我滿喜歡的。作者寫自己與父親的相處，沒有用「我」，反而用第二人稱「你」（兒子）與第三人稱「他」（父親）來寫，如此可抽離自己，降低一些個人情緒與觀點，作客觀描寫。我個人很喜歡第三節的描寫，就是兒子要帶父親騎 Youbike 2.0，只要掃 QR Code 就可以騎了，但兒子的手機是智慧型手機，父親卻是舊式的翻蓋手機，結果「舉著手機，彷彿舉著一把槍／卻不知道該從哪裡按動扳機／時間過去，未曾找到結果與意義」，光是用手機、掃 QR 碼的動作，就簡單扼要地詮釋出父子之間的科技落差，間接也帶出了父子之間在情感上的距離，讓人為其中的迷茫稍感哀傷。父子之情，也是常見的題材，可是作者用手機、QR Code 等元素來經營意象，寫出了他與父親相處的回憶，這是別人寫不來的。本詩頗有新意，所以我選擇了它。

阮美慧：我同意蘇老師的看法，父子感情書寫很常見，但這首詩確實別出心裁，情感也相當真摯動容，結構上，前後內容也環環相扣、面面俱到。尤其詩人提到外島馬祖、南竿，又寫到父親的要強猶如「鋼鐵廠」，都會讓人聯想到陽剛的軍人形象，但這樣的形象卻正在老去，而且快要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讓人感到歲月的無情，與做子女的不捨。

瓦歷斯·諾幹：作者使用第二人稱來代表自己，讓自己與詩中感情保持距離，達到節制平衡的作用，僅用具體的動作、行為來讓讀者體悟父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很像照片的定格作用，反而讓人印象深刻。不過，我不理解為何詩中會有那麼多簡體字，如果沒有特

殊用意的話，希望在編輯成冊時，可以改為繁體字。

〈海的沉默〉

蘇紹連：詩人雖是寫一名平凡的家庭婦女對於生活的細微感想，但他用「海」的各種情狀，來隱喻日常生活的高潮起伏變化以及情緒感受，讀來不但十分貼切，而且「海」的意象能夠貫通全詩的每一節，讓詩的整體性相當完備。不論是語言、意象、結構，都控制得恰到好處，是一首表現成熟的詩。

阮美慧：這首詩應是寫一位罹患失智症的家庭婦女，如何發現自己漸漸失去記憶的過程。詩人用「承載回憶的容器漸漸乾涸」、「水位慢慢下降」、「一艘無人駕駛的船 不停迷航」、「乾縮的海馬迴躺在沙灘上」等詩句，深刻刻畫這些記憶衰退的現象，看起來淡淡靜靜的，但指涉的意義無一不具象、清晰，也間接將罹患失智症的症狀變化、情緒感受表達得很妥貼，引人共鳴。

瓦歷斯·諾幹：我也是將這首詩的題旨理解為失智症，是一首結構整齊、意象清晰、語言準確的詩作。不過我對第六節出現的「突然間 符號失去意義」有點疑惑，不知詩人這麼寫的意義為何？失智症應該是一種慢性的消逝，「突然間」什麼都沒了，這個轉折是否下得有點突兀了？至於其他描述都相當精準，情緒不會聲嘶力竭地吶喊，而是透過平靜的詩句陳述，來慢慢堆疊出飽滿的感情。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經過三位評審共同討論後，決議選擇 6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 2 篇〈俯瞰之後〉、〈她的名字在哪裡〉，第一輪投票評審皆同意放棄。

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

排序如下：

〈海的沉默〉16分（瓦歷斯·諾幹4分，阮美慧6分，蘇紹連6分）

〈yaki〉13分（瓦歷斯·諾幹6分，阮美慧3分，蘇紹連4分）

〈站在 QR Code 前〉10分（瓦歷斯·諾幹2分，阮美慧5分，蘇紹連3分）

〈候鳥〉8分（瓦歷斯·諾幹3分，阮美慧4分，蘇紹連1分）

〈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8分（瓦歷斯·諾幹5分，阮美慧1分，蘇紹連2分）

〈結束營運〉8分（瓦歷斯·諾幹1分，阮美慧2分，蘇紹連5分）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海的沉默〉，第二名為〈yaki〉，第三名為〈站在 QR Code 前〉，佳作為〈候鳥〉、〈如果，一場喪禮沒有悲傷〉、〈結束營運〉。會議圓滿結束。

古典詩類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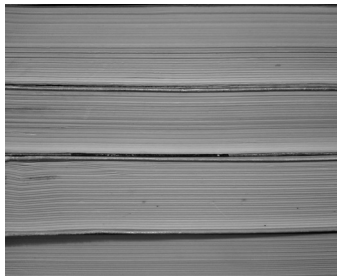
曹淑娟

決選作品水準整齊，各見精彩。詩人們自由發想，構思主題，打開開闊多元的面向，也用心經營詩歌語言，往往可見意象清新、文辭精雅的佳句佳作。約有半數作品聚焦於臺中地區的人物與物產，結合地景踏勘、對象摹寫與文藝著述，表達對當前現地的珍惜或先賢舊蹟的追憶，流露地域文化認同情感。此外或者抒寫個人經驗感受，或者著眼臺灣近代歷史，或者選取時事題材入詩，包括這二年襲捲全球的疫情和國際事件，其中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悲憫情懷都很動人。稍覺可惜的是：部分作品偏重景物描寫或事件交代，詩人的主體性反而隱淡了；或者單篇佳作展現創意，但四首詩作間的結構性不顯；也有作品文辭意旨俱佳，卻在關鍵處不合格律，經過討論後只能割愛。這些小小遺憾都可以在持續的努力中獲得改善。期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古典詩有源源不絕的活泉注入，持續成長茁壯，發展出當代的風貌特質。

第一名

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

李藝明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文化局、文訊雜誌社、評審老師以及所有工作人員。近又集櫟社先賢詩句成七絕四首，選獻二首。

其二：變徵移宮又幾秋（癡仙），匆匆烏兔去難留（鐵生），豈真好作驚人語（鶴亭），特地頻來唱自由（南強）。

其三：寫將近況報諸公（鐵生），回望蓬萊思不窮（癡仙），點綴乾坤新氣象（鶴亭），一聲珍重寄東風（南強）。

個人簡介

先世數百年居嶺嶠之麗洞鄉，乃弘治年間「梅花詩伯」亦山先生故邑，因之自幼即喜吟詠，既長，恆寢饋于《全唐詩》以至《清詩匯》，近年更研讀《全臺詩》。憶庚辰歲即涉足壇坫，中選各地已卅餘次，茲為第十度掄元。

霧峰林朝崧先生《無悶草堂詩存》五卷附詩餘一卷

滄桑斷夢惜癡仙，淪謫紅塵四十年。
心曲孰知嵇叔夜，詩才但比杜樊川。
亦聞散櫟終無用，所幸騷人別有緣。
異代風華重攷索，一觴一詠憶群賢。

霧峰林幼春先生《南強詩集》附文錄不分卷

椽筆摛霞四百章，才名鯤海早傳揚。
鐵窗琢句風猷壯，芸館敲碁興味長。
雅道之中瞻北斗，癡仙以後數南強。
復披故帙清宵讀，詩國還拈一瓣香。

清水蔡惠如先生《鐵生詩草》

舊聞遺詠彙編成，想見當年蔡鐵生。
本自昂藏多俠氣，寧因偃蹇減豪情。
風霜方顯松筠節，文字每諧金石聲。
最是神馳長短句，南冠酬唱韻錚錚。

按：蔡集久佚，其詩詞文札行止具載廖振富教授近輯《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一書。

潭子傅錫祺先生《鶴亭詩集》不分卷附文錄、櫟社沿革志略

棄材托喻巧相如，櫟社元耆號大樗。
千首歌詩羅琬琰，卅年壇坫樹旌旟。
獨憐故侶凋零盡，始見宗邦興復初。
擊鉢而今聲更寂，臨風掩卷益躊躇。

評審意見

◎吳東晟

作者於櫟社先賢，浸潤頗深。所選四人，癡仙、幼春叔侄，乃櫟社牛耳，世所公認。鶴亭久任社長，詳錄沿革，可稱代表。餘一家，合以鐵生之長短句。四人風貌各異，作者各以一律，為其塑像。

癡仙一律，重其首倡櫟社，而又以嵇康心跡、杜牧風流比諸癡仙。幼春一律，重其才名事蹟，直欲推為祭酒。鐵生一律，獨賞其獄中長短句。臺人罕作豪放詞，作者以是傾心。鶴亭一律，因其久與社務，乃借其身世以詠社史，以為終篇。

其詩筆老練渾成，幾可嗣響櫟社，無愧前賢。故推為首獎，以誌推崇之忱。

第二名

辛丑即事

吳冠賢



得獎感言

晨昏微寒，常有風，夜裡活動的腦袋與胃腸同感飢餓。古典詩的「古典」與我依舊保持社交距離，幸好還有個「詩」，彷彿若有光，允許我揉捏一些真實到夢裡，按壓成格律的形狀。一念生成，便會琅琅在心頭吟誦起來，篆作人生的印記。

個人簡介

臺灣師範大學南廬吟社社員，臺南市後甲國中退休教師。曾獲 2020 年天籟詩獎佳作。

(一) 春興 二儀有象，罕窮其數

燕杏巢空疑鳳凰，乾坤依舊漏韶光。
牛侷花信聲聲慢，雨怠農期處處荒。
日仄堂幽移皁白，天高地闊鬥青黃。
庚辛瘟鬧心頭熱，新歲春猶世道涼。

(二) 困疫 禁令升級，居易俟命

眾容添彩行緘口，遠目交逢尚有眉。
林茂夏深千鳥樂，家和市冷萬商悲。
神丹寄付雲中鶴，草籽散成盆下棋。
用度綢繆寅卯盡，開張天問考迷離。

(三) 苦雨 有無皆苦，陋室自得

龍頭點滴珍珠淚，承露分區未忍開。
煮字中宵驚霹靂，負隅孤影共塵埃。
玄冥駕起雷槍出，碧落河傾星矢來。
舊漏新痕如畫棟，聽風聽雨戰窗臺。

(四) 尚幸 雲端營生，鍵行不息

寒門五斗晨昏色，大塊四時新舊章。
十指鍵行翻拙巧，一錢懷守納炎涼。
沿街喚賣屠龍技，畫餅烘騰無有鄉。
向日不材恆矻矻，於今能飯未茫茫。

評審意見

◎曹淑娟

本詩以春興、困疫、苦雨、尚幸四個子題詠寫今年時事，主題鮮明，結構穩定，誠為兼具當代、在地與主體性的佳作。開篇重組〈大唐三藏聖教序〉文字，埋下天災病疫兼及人事困惑的伏筆，此中透露的反省諷喻意味一直貫串整組作品。第二、三首分寫今年臺灣遭受的兩大嚴酷考驗：肺炎疫情和雨旱相繼，詩中有對民眾群體的描寫，也有作者感受的抒發。第四首以雲端營生收束，反映疫情中遠距上班、線上交易的生活形態。詩語靈活，使用屠龍、畫餅等傳統意象轉出新意，緘口橫眉、聽風聽雨召喚有關士人形象的聯想，一錢、能飯則透露困境中尚幸自立的倨傲，此類筆法嬉笑中蘊含感慨，增加了令人沉吟的厚度。

第三名

清水采風四題

吳忠勇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青睞。在尋找詩題及詩料的過程中，清水區建國國小黃朝恭校長特地帶後學實地走讀清水眷村等景點，節省許多舟車勞頓之苦，在此特別致謝。清水區豐富多采的人文歷史及地理景觀，憑四首七律無法表達於萬一，還有待聰慧如您的讀者們走一趟這臺中海線最具特色的鄉鎮，入寶山當不空手而回。

個人簡介

1975年生，雲林縣口湖鄉人，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博士。從事國民教育25年，現職為雲林縣蔦松國小校長。古典詩類比賽曾獲蘭陽文學獎第二名、玉山文學獎優選、臺南文學獎優等、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佳作。

大街路

亭衢可復見繁華，穿柳埤前事已賒。
豈意巖中聞貝葉，何登石瀨賦煙霞。
文昌祠毀神庥在，舊社名更帝力加。
列國伺窺誰額手，騎鯨又泛海西槎。

註：此為清水早期最繁盛處，地湧清泉而聚庄。紫雲巖肇建於康熙朝，八七水災時觀音曾指示於石瀨堤防祭祀以阻水患。文昌祠於關刀山大地震後重建無望，神像寄寓紫雲巖至今，大街路亦漸沒落。大甲西社被討伐後更名感恩社，廟後立有乾隆朝之碑碣。

鰲峰山覽勝兼詣牛罵頭文化園區

訪稽遺址識洪荒，營舍勾留日正長。
裨海紀遊知落寞，鰲峰追往閱興亡。
身埋荊莽沙蟲泣，廟祀英靈社燕翔。
四百春秋真一瞬，龍旌數易感微茫。

註：遺址前為日治清水神社及國軍營區，四百年前平埔族大肚王國與荷蘭交戰名盛一時，後遭鄭氏部將劉國軒討平。郁永河《裨海紀遊》載其在牛罵社停留十日，為鰲峰山之蒼莽瘴癘所撼。鄰近千歲府奉祀隨林爽文起義之王勳將軍。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

悠悠故國山河遠，日久他鄉情益深。
赤禍曾教歸路斷，白頭時把壯懷吟。
欣看圯屋成華廈，可記秋聲伴夜砧。
點染新妝存舊跡，滄桑異代得相尋。

註：日治時期為海軍宿舍區，1949年間改隸空軍眷舍，於地底發現金屬器時代之中社遺址，周邊已改建大樓。現由清水多個在地社區團體與文化局合作經營。

高美濕地

浴浪乘風數十年，築堤開港草芊芊。
今成濕地棲魚鳥，常湧征鞋繼踵肩。
油庫雖殘兵燹杳，史詩猶待故園傳。
紛來銀翼遶南海，險似楸枰肯自偏。

註：前身為高美海水浴場，隨著臺中港啟用，泥沙淤積成濕地，雲林莞草面積獨霸全臺。1966 年美軍於大楊建油庫作為對北越轟炸之後勤補給，僅存一個油庫殘骸由地方人士共同募資 60 萬元標下。

評審意見

◎普義南

此組詩以采風為題，意不在記遊而在弔古，寫臺中清水大街路、鰲峰山、眷村文化園區、高美濕地四地今昔變遷。評地方文學獎時，常看到類似的寫作取徑，但此類題材實易寫難工。一首七律 56 字，要以填充、拼貼一地景色人物、歷史故實容易，但要融裁條貫、言近旨遠，卻很困難。這組詩如「列國伺窺誰額手」、「龍旌數易感微茫」、「紛來銀翼遶南海」，兼夾敘夾議，弔古中似見詩人憂今之情，含蓄而深刻，故能脫穎而出。可惜組詩前無總序，簡述四詩組織原由，屬對、下字仍有未甚穩妥處，終究瑕不掩瑜。

佳 作

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

簡帥文



得獎感言

非常高興，我的作品〈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這次能獲得臺中文學獎評審的肯定，相信這些來自評審的肯定，將來都會成為我創作的動力。

個人簡介

目前在臺南從事保全工作，空閒時間喜歡從事寫作，曾獲得臺南文學獎等獎項。

東海花園——楊逵〈壓不扁的玫瑰〉

遙懷東海故園芳，帶刺玫瑰意蘊長；
君守山扉心駘蕩，我遊花苑景荒涼。
堅持綵筆長存志，愁遇鐵蹄無改香；
爛漫春光關不住，何曾困鎖入高牆。

註：〈壓不扁的玫瑰〉又名〈春光關不住〉，係楊逵二二八入獄時，藉由描寫日治時徵調奴役民兵諷刺當時政府的短文。楊逵曾闢墾東海花園，後被改為殯葬用地。

大肚山——蘇紹連〈大肚山〉

疇年大肚古王朝，詩客登臨賦韻嬌；
千里風光窮遠目，萬家燈火望高寮。
山猶曠度容今昔，我自閒心步寂寥；
紅豆春生無限樹，相思更惹意難消。

註：大肚山，又名大度山，大肚山麓是古大肚王朝地盤，蘇紹連現代詩〈大肚山〉中提及相思樹林、望高寮（為大肚山賞夜景景點）等地景。也因將大肚山比擬成「妳」，因此擬人手法，此詩一變而為「情詩」。

大里杙老街——渡也〈大里杙老街〉

大里繁華萬賈舟，今猶殘跡渡船頭；
誼騰金粉隨潮落，嗚咽烏溪入夢流。
鹹菜桶深醃久歲，蒼榕蔭老樹清秋；
輝煌無奈重回首，添得騷人一縷愁。

註：大里杙老街是詩人渡也流連憑弔之地。早期烏溪流經大里，讓大里渡船頭岸在乾隆年間成了臺中最繁榮之地，大里也成為「臺灣第六個繁榮城鎮」。渡也詩中提及當年鼎鼎有名的鹹菜桶已閒置巷中一隅。今街上仍有「倒栽榕」，此榕樹以倒栽方式種植，寓意「榮到了」。

第五市場——劉克襄〈支撐老臺中的第五市場〉

樂群街上裊炊煙，第五市場張錦筵；
飲饌引人將染指，甜鹹饞口欲流涎。
餽嘗舊肆淳風韻，心眷故鄉悠歲年；
大味尋常存井邑，情懷堪嚼滿芳鮮。

註：第五市場，以樂群街為主，迄今仍保留臺中舊市傳統味，是「國民作家」劉克襄穿梭導覽的庶民文化櫥窗。劉克襄幼時住在臺中西區樂群街。

佳 作

悲阿富汗

黃絹文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市政府對文化及創作的重視，感謝教會我寫詩的老師。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也謝謝家人一路以來的支持。創作是一輩子的事，我會繼續精進的。

個人簡介

高雄人，現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生民未見安平日，但識饑貧與恐攻。
有礮橫飛曾破夢，無援愁坐更書空。
寬腰總統環金玉，野地殘骸飽鼠蟲，
積劫由來誰得救？蒼天應不愛中東！

人間澆薄起風雲，蝸角漫爭第一勳。
勝負非惟神學士，傷亡豈止美將軍。
何堪亂事春秋復，更有槍聲日夜聞。
最是淒涼阿富汗，山河性命任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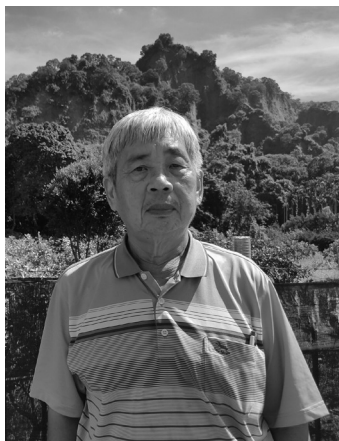
造化無情豈好生，各邦圖霸更興征。
偏催暮角升烽火，難挽天河洗甲兵。
塞外黃雲非定體，沙中白骨不知名。
行人對面皆相泣，夜夜啼聲雜鬼聲。

武皇無事好開邊，戰鼓連營動九天。
萬里征人灰燼裡，一川秋色淚痕前。
長悲性命因名誤，未建功勳與世傳。
二十年來何所有，傷心除卻是烽煙。

佳 作

臺中近代人物四詠

林文龍



得獎感言

即將被淡忘的舊時代風雲人物，藉由詩筆吟詠，使其翩然活現，重憶風華。

個人簡介

彰化和美人。臺灣文獻館研究員退休，長期從事臺灣史蹟工作，著有《臺灣書院與科舉》、《臺灣科舉家族：新竹鄭家人物與科名》等多種，及《掃箆山房詩集》、《陶村夢憶雜詠》、《陶村草堂詩存》三種。

世姐中姐林素幸

淡掃蛾眉鬪麗華。枝頭飛上鳳凰誇。
奪魁員嶠姿容秀。載譽倫敦道路遮。
碧玉端符君子德。后冠終屬女兒家。
蓬門瑰質仙姝貴。連捷真堪壓眾葩。

飛行先驅謝文達

頌臣有子見軒昂。霄駕高飛遂主張。
討暴單宣秦桎梏。凌雲人秉漢綱常。
翱翔銀翼千重險。懷抱丹心萬里航。
只為盤旋桑梓地。買機初試練兵場。

音樂縣長林鶴年

負笈東洋藝術科。聲名崛起屬貓羅。
霧峰秀毓饒冠蓋。頤圃風清接薜蘿。
譜曲爭傳才子筆。鳴琴共唱邑尊歌。
巖疆繁劇歸涵化。單父功同史不磨。

建城紳富吳鸞旂

神仙家世羨吳剛。竹子街遷貴冑揚。
駐節桓桓推爵帥。輸財赫赫率紳商。
早看雲集千夫力。偏識功虧一簣傷。
天外天巍今已盡。鷗盟徒憶作重陽。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三會議室

決審委員：吳東晟 · 曹淑娟 · 普義南（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林婉君

本屆共收到 116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93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林淑貞、張韶祁、鍾宗憲評選出 19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吳東晟、普義南推舉曹淑娟為主席。本屆古典詩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吳東晟：今年的整體印象是，現在的古典詩經過了幾個縣市文學獎的鍛鍊之後，這一代的作者越寫越成熟。以前，有沒有合「格律」大概是評選時的重要考量，現在，在格律之外，可以選自己喜歡的作品。其次，可能因為地方文學獎的關係，所以書寫臺灣地方文史成為風氣，我發現古典詩的創作者，也開始與臺灣古典文學的傳統有比較密切的結合。但是現在文學獎也慢慢地在轉變，不一定會特別要求以在地為主題，像這次有些作品是抒情詩，也許未來可以鼓勵創作方向的調整，這次沒有限定以「臺中」為主題，樂見題材的多元變化。不過在評選上確實有遇到一些困難：有的作品很令人喜歡，但有格律上的瑕疵，沒辦法進入最後的討論；有些四平八

穩的作品，因為格律上沒有問題而得以順利一路挺進。這在評選時確實有些為難。

普義南：我和吳東晟的想法很像。首先，從選題上來說，這次有很多作品呈現在地關懷，站在文學的角度，選出好的文學作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站在推廣的角度，想讓文學獎走得長遠，深化在地關懷也是滿好的。在地人寫在地詩，讓臺中文學獎有別於其他地方的文學獎，久而久之，成為地方藝文志，這應是可喜之事。但是，在處理「在地關懷」時，一不小心就會寫成像報導詩；然而寫詩並不是歷史記述、新聞報導，最終還是要傳達終極關懷和感動。再者，寫詩如何善用典故。有些人寫地方名物會流於片面，但詩歌要變得深刻，在於與古人古物產生風雅上的聯想，擴增詩的深度。就如寫阿富汗事件，若能聯想到自己的生活或歷史史實，善用典故，比較吸引人。

曹淑娟：這次入選作品題材豐富多元，文字品質相當整齊，閱讀經驗愉快。許多作品從在地關懷出發，聚焦中部的人物、名產、地景，與先賢的著作、事蹟進行連結，可以看到地方認同情感，持續引導創造累積，可以建構起地域文化特色。另一些作品則擴展題材到整個臺灣的近代史，以及對阿富汗、日本等地的國際關懷，則是不同的構思方向。有幾首作品，處理到這兩年特別的形勢與事件，如疫情、外送員、水災、限水等題材，嘗試將新的社會現象、思考感受放進作品，我覺得很好。古典詩要持續發展，需要在地化的深厚情感，以及對現當代的課題、情境的關懷，深刻地表現出動人的感發力量，這樣才能走出現代的路，走得長久，古典詩才能擁有新的生命。我的評選重點首在詩人書寫關懷的課題時，能不能夠建立起自己與這些材料的關係，能否進行人物、事件、景象的闡論，呈現詩人的主體感受和回應。再者，徵選組詩，我會看重四首詩之間

的結構，能否有效地將四首詩建立起內在的脈絡，成為更完整的作品。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六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 〈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吳東晟、曹淑娟、普義南）
- 〈辛丑即事〉（吳東晟、曹淑娟、普義南）

兩票作品

- 〈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曹淑娟、普義南）
- 〈臺灣同光史事感述四首〉（曹淑娟、普義南）
- 〈悲阿富汗〉（曹淑娟、普義南）

一票作品

- 〈臺中近代人物四詠〉（吳東晟）
- 〈昔農春田四首〉（吳東晟）
- 〈清水采風四題〉（普義南）
- 〈外送員四詠〉（吳東晟）
- 〈綺懷四首〉（吳東晟）
- 〈西亞近事感作〉（曹淑娟）

○票作品

- 〈日本楓情四章〉
- 〈梨山高山茶四詠〉
- 〈臺中名物四詠〉
- 〈中橫公路即事〉
- 〈大甲四寶感賦四題〉

〈高牆四季〉

〈離鄉閑居雜記四首〉

〈漫興〉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臺中近代人物四詠〉

吳東晟：這篇的平仄沒有問題，也沒有犯重出，但沒有特別喜歡。相形之下算是四平八穩的作品。我建議可以先保留，如果其他作品有較大問題須被放棄，再將這篇選入。

普義南：這篇寫作稍嫌淺直。像是題目名稱已是〈世姐中姐林素幸〉，第六句又寫了「后冠終屬女兒家」，才思或許有點窘迫。例如〈飛行先驅謝文達〉中寫的「秦桎梏」和「漢綱常」，寫得太生硬；「頌臣有子見軒昂」，句中提到的「頌臣」謝道隆，應是謝文達的爺爺，因此寫成「有子」是錯誤的，我猜想是否為了合平仄才這樣寫的呢？能看出作者寫作的用心，可是內容沒有很吸引我，不過我同意先保留。

曹淑娟：這組作品，我和普義南的看法是接近的，文字比較平凡，缺乏自己的觀點。

〈昔農春田四首〉

吳東晟：這篇我很喜歡，但是它讓我最猶豫的地方，就是第三首的〈勤護稻〉中，「人」字犯重，還有第六句「懷桶施肥應手揚」的「施」是仄聲，造成這裡有個「孤平」，這兩處是這篇的硬傷。

我選這篇因為它讓我感覺到作者是一個有生活的人，把農業生活寫得頗美，是一部從生活中浮現出來的作品。它寫出農業生活的許多細節，滿清新的。但是，我沒聽過「養稻人家」，可以講「養稻」嗎？本來我給這篇的分數偏高，但由於前面提到的硬傷而拉低了一些分數，所以在我的排名裡是第六名，而且只有我選它的話，這篇可以不用保留進入第二輪。

普義南：這篇的確很清新，寫出很多農田生活樂趣和細節，都沒有太大問題，如果能再深刻一點，除了身為農夫，是否還能有更高的形而上的追求，例如陶淵明的詩那樣，有著自然與自我的辯證。這篇少了一點更深層的感觸、感動，讀完清新可喜的畫面之後，會感到餘韻不足。

曹淑娟：這篇有清新的詩句，如「雨餘」一聯兼具觸覺、嗅覺等立體感受，「草著」一聯寫立稻草人、施藥也具新意。但作者沒有再多推進一步，少了從風景中有所感發的書寫，每一首的結尾，幾乎都是談話吃飯，這樣就結束了，滿可惜的。那麼這一篇，我們是不是就先放棄？

吳東晟：同意。

普義南：同意

〈清水采風四題〉

普義南：這篇是寫采風的詩，讓人看到一些深刻的東西，滿好的。例如第一首〈大街路〉，廟毀了但神明還在，作者在看這些時事的時候，有看到更深的層面。另外像是談鰲峰山時，詩句讓人聯想到更深一層的歷史關懷，而不只是平實地鋪陳介紹。〈清水眷村文化園區〉這首，「欣看圯屋成華廈，可記秋聲伴夜砧」，這樣的流水對，運用得很純熟，感觸亦深。

吳東晟：因為這首的對仗很寬，我沒有特別去檢查細節。第一首當中的「文昌祠毀」與「舊社名更」，因為「文昌祠」算是一個連著的詞，雖然字面上來看，與「舊社名」是對的，只是它的對仗似乎不夠精彩。此外，這次的鑄裁之作很多，像這篇，不過它的第二首，有常見的缺點，卻沒有常見的優點，比方說，詩中描寫「郁永河裨海紀遊載其在牛罵社停留十日，為鰲峰山之蒼莽瘴癘所撼」寫得有點突兀；「裨海紀遊」對「鰲峰追往」，將一個書名去對作者自創的句子，這個寫法也頗妙。另外，遺址是清水神社及國軍營區，卻提到了一本康熙年間的書，滿不搭的。而第三首〈清水眷村文化園區〉，前四句與後四句好像是分開兩首詩的感覺，主題是文化園區，前四句像是個人的抒情詩，後四句又換成另一種角度寫，我會覺得這首的完成度不是那麼高，不吸引我。

曹淑娟：這位作者很認真，搜尋幾個地點相關的史事、文化資訊，可惜的是有太多焦點、太多材料了，沒有用一個主線串連起彼此之間的關係，第一、二首都有這個狀況，但有佳句如「四百春秋真一瞬，龍旌數易感微茫」，其中有作者的感受在。第三首比較單純清新，後兩聯可以看出作者的文筆才情，我猜想作者以前是住在眷村的人，所以有「可記」的叩問和「相尋」的滄桑感。第四首涉及的是美軍參與越戰之事，比較難以了解作者所欲傳誦的「史詩」為何，尾聯似與當代的情況有些關聯，可是有點跳躍，加上前面提到的問題，所以我放棄這篇。

普義南：我認為這篇還是可以先保留，因為優點還是比缺點多。

〈外送員四詠〉

吳東晟：讀這篇的前面兩首時，沒有感覺到作者是在寫外送員，讀到後面兩首，覺得它寫得很生動。這是一篇可以黏著在我們生活

之中，容易用口頭去講的作品；再來，我從來沒有想過「詩心外送員」還有「網路擊鉢」這種詞。像其他人就會很刻意地去扣合樂社等等，把詩社講成是歷史的東西，可是對這位作者來說，「擊鉢」就跟「外送」同樣是很生活化的。所以，後面兩首寫了像「擊鉢」一樣點擊出去，「外送員」就把東西送出去，將防疫期間倚賴網路的生活，寫實地連結在一起，也會讓人覺得前面兩首寫〈嫦娥奔月〉、〈千里送鵝毛〉是有意思的，雖然我還沒反應過來這兩首是在送什麼，但顯然這兩句會吸引人停下來想一想。這篇讓我比較猶豫的就是「山重水遠豈辭勞」與「信是物輕君義重」，雖然是破音字，但這兩句的「重」字還是犯了重出。

普義南：關於第二首，我想到的是別的國家贈送疫苗這件事，因為「伯高」是位醫生。但是整體來看，既然擬這個題目，扣題就要扣穩一點，要讓讀者覺得四首詩是外送員的四個面向，因此這個部分有點可惜。另外，「千里送鵝毛」，直接講送疫苗就可以了，不用很抽象的說法，而且他也將「千里贈鵝毛」寫到第四句裡，我覺得這是致命傷。後面兩句比較清新可喜，但清新可喜之外有沒有更深刻的東西？因此跟其他作品相比，這篇就比較沒那麼精彩。

曹淑娟：作者把「千里送鵝毛」放進來，可能有他的巧思，但讀不出來和詩題「外送員」的聯結，四首詩的結構不夠嚴謹，同時比較缺乏可以更讓人深思的地方。那麼，這首是否要放棄呢？

吳東晟：我認為先保留。

普義南：我也同意先保留。

〈綺懷四首〉

吳東晟：這首把戀愛之中猜忌、患得患失的心情，寫得很細膩，也很真誠，沒有故意做出很有哲學高度的樣子，像是帶著怨念的句

子「齒痕銷隱淚痕深」，這篇應該是用他的生命去寫的。但也還是有瑕疵，雖然沒有犯重，可是有幾個讓我猶豫的詞，例如「蹇才曾妒五陵少，殘夢驚蹉三十秋」，「驚蹉」這個詞，「蹉」應該是想表達蹉跎的意思，但這樣連綿詞拆開來寫是否合適？另外，「五陵」對「三十」，「五陵」是不是借音來表示「五零」？再來第三首，「口角爭言幾招罵，眉間翻笑許重尋」的對仗，「幾招罵」和「許重尋」，作者是不是想寫「幾」對「重」、「招」對「許」，這樣的交錯對？如果是的話，表示作者有意識要對仗，如果不是，那就是錯誤了。第四首的五、六句：「迴思巧笑還乾笑，是否無郎勝有郎」，「迴思」與「是否」的對仗能成立嗎？雖然也可以勉強用借對來把它說成有對仗，但這就有點像是為了解釋對仗成立而硬找解釋。這三個硬傷，讓我對這首很猶豫。不過我很欣賞作者的真誠，真心實意地寫自己的情感。

普義南：這組的確很清新鮮明，但沒辦法找到更深的、能咀嚼回味再三點。吳東晟剛剛指出的那些對仗問題、筆法生澀，作者應是很年輕的同學。我覺得這篇可以不用保留。

曹淑娟：這篇的感情真摯，但它太偏重於寫身體層面的感覺，缺少精神層面的描寫，比較沒有觸及到愛情當中懂得愛人、感受被愛所生發出來的歡喜和能量，可惜了。並不是說它不好，而是與其他作品比較後，稍嫌不足，比較難以感動人。那麼，這首是否要放棄呢？

吳東晟：我不堅持保留這篇。

普義南：我也可以放棄。

〈西亞近事感作〉

曹淑娟：這篇取時事入詩，跨出臺灣本土，表現深厚的人道關

懷，作者運用既有的古典詩意象作為媒介，像第一首借用《詩經》〈生民〉講述阿富汗婦女將孩子拋過蛇籠的悲劇，有些類似而又不可預期結果的情境，帶給讀者感動撞擊。另如用「二陵風雨」、「萬里衣冠」來寫阿富汗的政權起落、國人的逃難遷徙，都可以看到詩人的企圖，嘗試讓古典詩與現當代、異國文化建立聯結。第二首寫機場原本是對外的通道，卻遭到恐攻，造成大量死傷，詩中呈現孤絕哀悽之感，尾聯「斜陽渺渺都何似，罌粟年來無此紅」，意象豔麗，同時又很悲傷。第三首講政治局勢飄搖，最後一首寫人文藝術遭到破壞和棄絕。四首分寫不同面向，結構也很完整。

普義南：我也很喜歡這篇，它使用的典故和議論都很深刻，但它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否則它是我的前幾名，實在不得不放棄它。

吳東晟：也會是我的前三名，甚至有拿首獎的資格，可惜它出韻了。

曹淑娟：因為出韻，只好放棄。

吳東晟：同意淘汰。

兩票作品討論

〈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

吳東晟：這篇〈東海花園〉中的「意蘊長」和「長存志」，「長」字犯重。另外，這篇也像是為了參賽而創作的，也是鎔裁之作，且作者把大里寫得沒落荒涼，與實際情況並不太相符。

普義南：這篇題目還滿特別的，將新詩、散文作品用古典詩來描寫，是滿有意思的書寫方式。雖然鎔裁有些生硬，但基本上是到位的，也有提到自己的感慨，像是〈大肚山〉中寫的「我自開心步寂寥」。

曹淑娟：作者將地景與文學文本結合，是相當好的嘗試。「長」

字重出，算是瑕疵。詩中有些文字是不錯的，它透過文學地景來寫，如第二首通過蘇紹連的作品，所以轉出「紅豆春生無限樹」這一層意義來。至於大里老街，應該也是想扣合渡也文章的情緒，而不是直接訴說現在的大里荒涼。

〈臺灣同光史事感述四首〉

吳東晟：這篇的錯誤在於「馬援」，「援」字，當作人名時要唸四聲，是仄聲。第三首的「霜前稻以梧棲最，社近茶分艸名」，這兩句寫得滿精彩的。

普義南：如果是人名這種專有名詞出錯就沒辦法了，讀音是固定的，無法用通同來解釋，跟出韻一樣是不能被接受的，這篇只好淘汰。不過我還是肯定這篇作品寫得不錯。

曹淑娟：整篇是好詩，一路緩緩道來臺灣近代史上的相關歷史事件。第三首像是變動中的暫時緩和，因此四首詩就呈現了抑揚起伏。「馬援」是專名，難以通融，只能同意淘汰了。

〈悲阿富汗〉

吳東晟：這篇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第一首的第四句：「無援愁坐更書空」的「援」應該是仄聲。第二個是第二首的第二句：「蝸角漫爭第一勳」的「漫」應該也是仄聲。兩處都是偶數句，平仄的問題比較讓我在意。

普義南：我認為這兩個字的讀音應該還有可商榷之處，因此可以先保留進入第二輪投票。

曹淑娟：這組作品選題特殊，關懷及於中東，也勇於嘗試新語彙，平仄問題可再商榷，可以先保留它進入第二輪。

三票作品討論

〈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

吳東晟：這篇作品是我的第一名，這位作者非常熟悉臺中的這些先賢，且並不是為了參賽而寫的，而是早就熟悉臺中的古典詩，且能給予適當的評價，一般人寫不出「雅道之中瞻北斗，癡仙以後數南強」這種句子。加上作者也很注意追蹤，例如知道蔡鐵生的最新研究狀況，是廖振富幫他整理了詩集出來，所以是一位非常關心臺中或是臺灣古典文學史的人。並且他本身的創作，也在延續著臺中古典文學的香火，可以說臺灣文學沒有斷，都是因為這些作者的存在。

普義南：這篇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想法也和吳東晟一樣。這位作者不僅介紹，還有議論，而且這樣的議論是可以吸引到讀者的，這是我選它的原因。

曹淑娟：我同樣欣賞這組作品，同意二位先生的評論，作者的文筆非常老練，在銜接之間，有一些姿態、情感的搖盪，讓自己和幾位先賢產生聯結，這是很喜歡的地方。只是四位前賢，同質性有點高，所以比較沒有辦法開出四個面向，是小小缺憾。

〈辛丑即事〉

吳東晟：這篇沒有平仄問題，也沒有犯重出。唸起來有點生硬的感覺，大概它是寫來讓人用書面讀的，而不是讓人口頭唸的，感覺作者寫得太用力了。

普義南：我和吳東晟的看法一致。這篇和其他作品相比，沒有什麼大的錯誤，但精彩點不是很突顯，不過它寫的是辛丑年，也就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作者選題的關懷點還不錯，也有提出自己

的議論，像是「新歲春猶世道涼」、「於今能飯未茫茫」等，寫出小市民的心情，這點還不錯。作者使用的譬喻很可愛、很新鮮，像是「雷槍」、「星矢」。但整首詩就是寫得很用力，不夠從容，也不夠深刻，像是第二首〈困疫〉裡寫的「林茂夏深千鳥樂，家和市冷萬商悲」，寫得太直白。

曹淑娟：這組作品扣緊今年時事，詩中有作者的感慨，也呈現個人的風格，稍微帶一點反諷。從第一首小序重組〈大唐三藏聖教序〉文字，就一直隱伏著天地與四時都難以理解的感傷。「移皂白」、「鬥青黃」不只是在講草木景象，同時也批判著世道。有些句子確實較為用力，但也經營出整飭的詩句，如「煮字中宵驚霹靂，負隅孤影共塵埃」、「十指鍵行翻拙巧，一錢懷守納炎涼」，能夠很真實地反映出水旱與疫情下的普遍情境，又有他自己的感懷，運用典故也常轉出新意，是具有主體性與在地感的作品。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經過三位評審共同討論後，決議選擇 7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 4 篇〈臺灣同光史事感述四首〉、〈昔農春田四首〉、〈綺懷四首〉、〈西亞近事感作〉，第一輪投票評審皆同意放棄。

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7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 21 分（吳東晟 7 分，曹淑娟 7 分，普義南 7 分）

〈辛丑即事〉 18 分（吳東晟 6 分，曹淑娟 6 分，普義南 6 分）

〈清水采風四題〉 12 分（吳東晟 4 分，曹淑娟 3 分，普義南 5 分）

〈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10分（吳東晟2分，曹淑娟5分，普義南3分）

〈悲阿富汗〉9分（吳東晟1分，曹淑娟4分，普義南4分）

〈臺中近代人物四詠〉9分（吳東晟5分，曹淑娟2分，普義南2分）

〈外送員四詠〉5分（吳東晟3分，曹淑娟1分，普義南1分）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讀櫟社先賢遺集以次各書一律〉，第二名為〈辛丑即事〉，第三名為〈清水采風四題〉，佳作為〈臺中文學地景走讀四章〉、〈悲阿富汗〉、〈臺中近代人物四詠〉。會議圓滿結束。

臺語詩類總評

林央敏

本屆進入決賽的 18 首作品在書寫的主題、內容的形式及創作技巧，多優於歷屆的臺語詩作品，也更具詩的質量，顯示臺語詩的創作水平在不斷提升，令人感到欣慰。

第一名〈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描寫古莊園，同時反映莊園與時代的變異，內容具體有事物，文字形象化，摹聲準確，臺語純粹又精練。

第二名〈陪阿母賣菜〉寫市場小生意人的生活，焦點放在菜販、菜販之女及顧客間的互動，喻寫人生。作者文筆佳，語句讀來像散文，但有濃厚的詩質，就像很好的「散文詩」。

第三名〈溪墘秋暮長〉是寫景詩，詠讚鄉村恬適的景物，又隱含感嘆大環境已今不如昔的痛。音樂性頗強，口語化的句型卻散發古典風的音步韻律，稱得上是精緻的白話。

三篇佳作則各有較明顯的缺點，〈軟哺的綠川〉描寫臺中綠川黃昏時的景致，內容稍嫌單薄。〈你教的彼首歌〉抒發對祖父的想念，特寫幾個曾經祖孫間共有的記憶，既以四季為焦，卻不完整。

〈阿媽 ê 頭毛〉取材二二八事件中發生於基隆八堵車站的苦難，描述的文筆不錯，可惜寫得太「隔」太隱晦，乍讀易覺得不知所云。

第一名

百年大戲

戲說潭子摘星山莊¹

雅子



得獎感言

因應疫情開設的線上課程，讓宅居的我有機會跟著陳仕賢老師找回廿餘年前古蹟人文踏查的回憶。感謝這些年來陪伴守護我的另一半與家人親友們。最後，我要將這首以母語詩寫傳統建築的作品獻給天上的木匠阿公，並祝福摘星山莊 150 歲生日快樂。

個人簡介

出生於雨的故鄉宜蘭，喝大甲溪水茁壯，主修音樂。2010 年因病告別自然野地，展開文字與音樂堆疊的輪椅歲月。反芻往昔視野見聞為養料，書寫；並作曲。縱使疾病困頓肉身，心靈依然自在翱翔。

日頭斜西，行踏聲愈徙愈遠
門扇枋若門起來，月眉池的蛤仔若起鼓
戲，就欲開始搬

月娘拍光，摸長門樓出世的形影
1871年潭仔墘²，二層懸翹脊太子樓
五十冬後，煞來勾水賭一半

歷史的風，佇矜簷趺轉蕙
「摘星」是越頭的數念，嘛是向前的向望
倚這塊大瓦厝³，攬青苔，竹林恰水圳
「讀書便佳」⁴，清幽過生活

蟋蟀仔蝨佇壁角挨絃仔
老厝的鹹酸苦泔，沃過百五冬雨水的荔枝欖齊知影
雖然奢颺有時，落魄有時
儼硬的骨氣，揆開的銃空會當見證

踏石矜，迓戶樞，墨斗一逝青龍白虎分金線
鑿空鬥樨雕花刻石，貼布塗灰彩繪圖字
泥胎捏型，瓷仔剪花恰交趾燒甃仔
樑柱壁堵轉頭斡角，攏有匠師頂真的痕跡

一尾螭虎覆佇垛頭，恬恬聽和合二聖共友梅師⁵咧話仙
擲頭看仙童弄旗拚鐘，犁頭揣規佇櫃臺腳的烏鼠偷食瓜
彼二个倚踎瓜筒的阿啄仔，上蓋欣羨八仙的神通本領

酒醉的李白，嘛定定惹神綴麻姑行入磚仔壁鬥鬧熱

月色迴過梳窗枳仔門炤出恬靜的光線

中脊楹撐懸正身龍骨，清香安搭徙岫的噩夢

山貓仔黠破的空喙已經堅疔，拋荒的草埔亦捷捷暴新穎

厭氣敲開，忠孝堂⁶頭前有平順的埕斗

四箍輾轉過場猶未唱煞，金烏啼吼

貓霧仔光披佇東月厝瓦

天光了後，這齣搵葫蘆墩圳⁷寫的戲文

會閣繼續搬

註：

1. 摘星山莊：位於臺中市潭子區，西元 1871 年（清同治 10 年）由林其中興建之傳統閩式建築。其「無處不雕、無處不書、無處不畫」的精湛工藝，被譽為臺灣十大民宅古厝之首。（資料來源／臺中市文化資產）
2. 潭仔墘：潭子舊稱。
3. 大瓦厝：在地人對摘星山莊稱呼之一。
4. 讀書便佳：書於摘星山莊門楣，勉勵後代子孫。
5. 友梅師：郭友梅，鹿港彩繪家族。
6. 忠孝堂：摘星山莊正廳堂號。
7. 葫蘆墩圳：清領時期中部重要水利工程，至今仍有活水引進摘星山莊。

漢（臺羅）／華

徙（suá）：移動。

鬥（tshuànn）：關門。

拽（khiú）：拉。

- 翹脊 (khiàu-tsit) : 燕尾。
 勺水 (kiu-tsuí) : 縮水。
 矜簷 (gîm-tsînn) : 屋簷下方臺階。
 蠅 (un) : 曲身。
 泔 (tsiánn) : 淡。
 奢颺 (tshia-iánn) : 風光。
 揆 (thok / tüh) : 戳。
 石矜 (tsiòh gîm) : 石階。
 跨戶櫳 (hänn hōo-tíng) : 跨過門檻。
 一逝 (tsit-tsuā) : 一條。
 鑿空門樵 (tshák-khang-tàu-sún) : 木作工法。
 垛頭 (tóo-thâu) : 簷頭彩繪裝飾。
 阿啄仔 (a-tok-á) : 洋人。
 齏神 (sèh-sín) : 出神。
 洞 (Thàng) : 穿透。
 梳窗枳仔門 (se-thang-tsi-á-mng) : 格扇門。
 炤 (Tshio) : 照。
 徙岫 (suá-siū) : 搬遷。
 黜 (thuh) : 挖鏟。
 堅疔 (kian-phí) : 結疤。
 捷捷 (tsiáp-tsiáp) : 常常，接續。
 敬 (tháu) : 解。
 盪 (ùn) : 沾。

評審意見

◎李長青

這首詩唯一的缺點，是規首詩內底有幾字母是教育部推薦的用字。優點是詩的內容，會使講是勻勻仔行佇歷史的氣氛內底，表現出自然的人文關懷恰建築的古典氣味，而且詩的節奏真順序。詩的最後一段，特別有留下「餘韻」，予這首詩的情感表現恰空間的效果，更加開闊。

第二名

陪阿母賣菜

顏曉曉



得獎感言

印象所及母親的工作一直都是在菜市場。因為外型姣好，五官深邃，素有「菜市場之花」美名，當時追求者眾多。可惜母親一生勞碌，雖然恪盡職守，但仍躲不過舊時代女性的宿命。如今母親已臥床多年，美麗的容顏早已隨著歲月褪去。而我最難忘的，就是她每天起早摸黑，帶著年幼的我，到市場叫賣的日子；因為母親的吃苦耐勞，才能換來一家的溫飽。

這是我首次嘗試寫臺語詩。幸運地，這首詩得到臺中文學獎，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同時也是我送給母親最好的禮物。

個人簡介

臺北商業大學畢業。喜歡寫新詩、散文、小說、童詩及五七五臺灣俳句，目前是「五七五臺灣俳句菁英會」會長及詩刊總編輯，作品散見於報刊雜誌。曾獲華文現代詩五周年評審獎、葫蘆墩文學獎現代詩類第三名、雲林溪 SHOW 創藝新詩社會組佳作、臺中文學獎臺語詩類第二名。

月娘猶閣咧歇暈，有一寡仔氣味已經醒過來
 水金伯仔的麻虱目閣比你較早起；阿雀姨仔的
 鴨卵嘛猶閣燒燙燙；喝價刮價的嚷聲猶閣佇咧喙脣走從
 隔壁阿坤叔仔的豬肉砵，三層、排骨恰豬跔已經咧排隊
 媽祖宮口過來，鐵鉤仔掛咧——有鬧熱嘛有慈悲
 親像咱的生活有時歡喜、有時恬靜、有時嘛有
 珠淚……。我知影 日頭光慢慢啊咧徙位
 閣一欖香的時間 著會照著你的擔仔位

世界是遐邇仔鬧熱的厝宅；碗盤嘛有家己的大細恰色水
 生活所需是勤儉，鼓菜下鹽攏落傷重，我知影你的教示
 親像你逐日愛穿的——烏色的長靴管，咱規家口的日子
 較袂滑倒。滾水罐內面的涼茶已經泡好，閣會當園規下瞓
 你比你菜擔仔咧賣的番薯葉閣較喙焦嘛袂喝忝
 比阿公一世人用鋤頭反來反去的田土閣較認命
 人客嘛用指頭仔反來反去 計較滴落來的是露水
 抑是目屎……；你講生活總是有蔦葉仔恰花蕊

共人秤斤秤兩的日子，予人客手揲規塑膠橐仔的笑容
 轉去；有人刁故意斡頭問你：「頭家娘！佻查某团
 欲賣幾圓？」——你親像一粒甜蜜的水梨仔，笑甲
 欲反過，返身閣加送伊兩粒比我面色較紅的
 thoo-má-tooh……遐爾水的查某团猶未
 嫁出去，變做規市仔流傳的話題

蒜頭、蔥仔、薑、九層塔恰芫荽加添人生的氣味

我知影 格籃仔菜淋一寡仔豆油恰一屑仔柴魚
著有美好的滋味……高麗菜有時規粒有時破片
精差嘛無倞濟；土豆 花開佇空中結子佇塗裡
我知影春天——逐年攏佇後壁咧看你
看你勻勻仔開 勻勻仔嬌

評 審 意 見

◎李長青

日常的描寫，親情的展現，自然的話句，是這首詩上主要的三個優點。作者可能是刁故意選擇使用長句，來表現綿長、深刻的人性恰感情，會使講真自然，嘛真倚意。但是，規首詩內底有一寡字並非是教育部推薦的用字，譬如講「歸」→「規」，「擔」仔位、菜「擔」仔才是正確；另外，詩內底的「共」字，用法有錯誤。

第三名

溪墘秋暮長

蔡澤民



得獎感言

對任何人來說，「母語」永遠都是最親切的，對一個作家而言，能夠用母語創作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榮耀，感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暨臺中文學獎主辦單位的抬愛，這個獎將帶給個人以及我的家人無限的快樂，感恩。

個人簡介

本名蔡宜勳，現任亞洲大學教授。馬其頓《Contemporary dialogues》文學國際編輯；美國「Inner Child Press」大中華文化大使與專欄作家；孟加拉「SAHITTO 國際文學獎」國際評審團副主席；希臘《PETRUŠKA NASTAMBA》語文學文化期刊主編；《中國語文月刊》專欄作家。

九月九，日頭含雨相招過溝
蘆花反白，細漢時的莊頭
路邊稻草網規堆，老牛犴溪水拉圍仔泡
倚秋涼冷，半天邊暮彩雲厚
蝨蚰蟻無聲無說，樹尾葉仔無聲也無吼
溪仔墘，揣無半隻囚仔猴
遠遠人家薰火炎，毋但一口灶
蝶仔雙雙走相逐、牽牛仔花 上厝邊兜
野風拗蠻，萬枝等待隔春到
哪裡知曉，棲草甕肚敢有容允伊靠投

莫問來自第幾戶，笛仔聲伴奏
刑斷菅芒當作簫，今仔日毋管水侬爾流
白翎鷺獨獨愛歇佇無人行到
啥人伴阮，收拾櫓仔靠帆舷落
青岩孤角，水波浪花身軀邊倚掙
任蘆花帶莖，步步定定梗硬老
拍陪仔光，天色驚見笑
田嬰雙翼斜斜，水底月桃葉仔影鬧
淡淡柳花飛不定
恬恬仔聽候，彩雲佇咧招呼歸鳥探頭

溪仔墘，雨足犁田過春夏
由在，溪仔墘來去路熟
溪仔墘，深谷細沙四面林
由在，溪仔墘邊茅屋石田圍作夢

佢濟冬，照出桃花舊時交
由在，佢濟冬深鄉不容舊情罷
溪流燕尾，摸袂翻掉
由在，溪流燕尾佢位認親家？
清水之外，干干仔賭這搭
紅裙木屐年少時，毋願被暗埃的埃埃

評審意見

◎李長青

這首詩有三個重點：1. 溪墘，2. 秋暮，3. 長。溪墘是地理上的「空間」，秋暮是四季內底的「時間」，長——自然著是空間加上時間了後，所產生的感情恰記持。這首詩的結構，會使講是建立佇這三個主要的基礎之上；另外，規首詩三段攏有押韻的現象，尤其是第一段，這部分是毋是有「自然」，著愛看人讀。

佳 作

軟晡的綠川

Ajing



得獎感言

秋天跨越寒冬才有春天。

當我以傲慢的形式看待母語時，赫然發現了翻攪鬱症的蚜蟲。

啃食得千瘡百孔的樹頭，冒出幾株溼漉新葉。

個人簡介

我是個母語文字化的工作者，拿過幾個文學獎，希望跨領域介紹母語給大眾，卻又貪婪於平靜的生活步調，就吊在半空中了。

日子的光線

佇暗頭仔共大肚山拗一个衰

予規逝的山崙仔攏反色

軟哺的尾暗仔

賭金黃色的氣絲仔

佇綠川的水面颯咧颯咧

初夏涼勢的風綴流水咧閃爍

風鈴木滿樹穠

花開甲白白白

落落溪岸邊規四界（lak-lak）

幾蕊仔予風吹落溪底（loh）

勻勻仔是撐渡熱人的燒烙

若是時代顛倒生

就愛規年迴天過著烏烏臭臭的日子

鴻雁猶原佇日頭欲落山的天頂

畫一字「人」字

從來猶（ah）毋捌佇啥乜時機重耽過

木造的日式枋仔厝

佇岸邊咧唱 sa-khu-lah 的春天

溪水纓纓纏纏

猶是全款透流過城市

聽見講

龍神佇彼年帶來溪水的春意

自按呢流水漸漸有笑聲

幸福的田嬰佇水面來來去去

啊！敢是咧走揣阿媽的洗衫枋

向頭看著水底紅霞伴夕日

擔頭影著日頭送紅霞

只欲是聽候七夕暗暝掣流的河溪

佳 作

阿媽 ê 頭毛

簡玲



得獎感言

彷彿重新回到童年，寄居在基隆河河畔日式宿舍的那年，黎明醒來，望見阿勉阿媽梳頭的背影，空氣裡輕盪著茶油淡淡的清新。謝謝時間，讓我在幾十年後用我們的語言想念，爬梳她的故事。

個人簡介

本名簡美玲。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教職。曾獲好詩大家寫、葉紅女性詩獎、臺灣詩學散文詩獎、文化部臺灣詩人流浪計畫、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著有兩本小說集與詩集《我殺了一隻長頸鹿》。

天拄拄貓霧仔光，我行過轉幹 ê 駁岸
拋荒 ê 田地
舊時有一間日本宿舍恰一欖茶花

天拄拄貓霧仔光，個兩個坐佇鏡臺前
一句來，伊緣投 ê 面貌微微仔笑
一句去，伊親像見笑草頭犁犁
烏黝黝頭毛是溫柔 ê 河流
束結 ê 頭髮尾插一蕊紅色 ê 蝶仔
春天 ê 草埔糖甘蜜甜 ê 愛

天拄拄貓霧仔光，恬恬毋通吼
四界走從，伊頭毛鬚鬚親像鬮風 ê 野草
血色 ê 車站喉滇，河水失聲目箍紅
炆著一陣幼囡沐沐泅，揣無伊身屍
密朶朶 ê 基隆港目矙澹糊糊

春天 ê 形影稀微，蝶仔相辭無影跡
青春若火舌滾去一目矚仔燒了了
花欖焦蔦金金看，伊甘願勾做焦燥 ê 花蕊
活落去，一工一工等伊轉來

天拄拄貓霧仔光，風對窗仔門 ê 空縫吹入來
斟酌聽，無定著是等待 ê 跂步聲
阿媽柴梳沐一下茶仔油，沓沓仔掙落去
長長 ê 頭毛盪過真濟暝日，縛一粒頭髮髻

越頭看，落霜ê山崙白蔥蔥

天貓霧仔光了後，列車來來去去眾人出出入入
 我ê囡仔時已經離站，歷史ê山霧漸漸光
 日頭跼，看著阿公ê名字孤單倚佇紀念碑頂懸
 想起彼年長銃強押伊躉佇塗跼ê屈勢，心肝頭幽幽仔疼
 悲情車站共春夏秋冬ê思念縛做伙
 一年閣再一年，阿媽ê頭毛親像基隆河遐爾長

註：

這首詩寫二二八八堵車站事件ê受難者遺孀，求救無門ê處境，心肝內ê艱苦佻一生思念。

八堵車站佻舊時鐵路局宿舍佇基隆河河邊。1947年3月11日，40个兵仔佇八堵車站開銃掃射，七个員工當場死亡，瞎的掠去了後失蹤，攏總17个八堵站鐵路員工受難，是歷史上ê二二八八堵車站事件。二二八彼時，基隆港血流成河攏是浮屍。

1993年站長李丹修佻副站長許朝宗遺族提頭建碑，1994年「八堵站二二八紀念碑」完成。

拄拄（tú-tú）：剛剛。

貓霧仔光（bâ-bū-á-kng）：破曉的天色。

轉幹（tíg-uat）：轉彎。

駁岸（poh-huānn）：河堤。

拋荒（pha-hng）：荒廢。

頭鬚尾（thâu-tsang-bué）：紮馬尾。

頭毛鬚鬚（thâu-mâg sàm-sàm）：頭髮散亂。

喉滇（âu-tinn）：哽咽。

密閉閉（bát-tsiuh-tsiuh）：緊閉無空隙。

火舌（hué-ts'ih）：火苗。

焦薦（ta-lian）：枯萎。

頭鬚髻（thâu-tsang-kuè）：髮髻。

山霧（suann-bông）：山嵐。

蹩（phih）：臉朝下仆倒。

佳 作

你教的彼首歌

梁綉怡



得獎感言

獻給與我同樣肖鼠的爺爺。

能用我們共通的語言書寫你陪伴我的那些時間，我很開心。謝謝家人們始終有愛，並且讓我是一個會講臺語的小孩。

個人簡介

1996年夏天出生，臺南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現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過去畫圖，今以畫面意象孕生文字。喜歡劇場、聽團，迷戀現場發生的事。作品散見社群媒體及刊物，獨立出版有全臺語小誌《檳榔五十》。

有足濟代誌，我敢若 tih 欲放袂記

黃柑仔色的電光照光亭仔跤

你屈佇桌仔頭前

la-ji-oooh 那霆 你那唱歌

咱的時間 是幾若个四季

春天我坐佇你後壁

兩支跤咧空中幌

共田邊的炮仔草捏出聲

將拗好的紙船仔因落去圳溝

熱人覷佇厝內

五歲的我綴你哺瓜子

喙鹹鹹 心歡喜

咱 是相差六十歲的兩隻烏鼠

日時變短

我會曉的歌詞愈來愈濟

攬你 參 oo-tóo-bái 做伙共風劃開

騎全款的路 看無全的景緻

當風透 月娘金金看

彼時我會唱歌予你聽

咱的時間是

我的目屎散掖佇所有

你無佇咧的四季
歌聲無閣響
火親像永遠化去
佇猶原 一工過一工的日子¹

註：

1. 化用蔡小虎〈春夏秋冬〉歌詞：「春夏秋冬一工過一工／對你的思念／為何離袂開阮的夢」。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長青 · 林央敏（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詹宇霈

本屆共收到 88 件來稿，經審查資格後，共有 83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李桂媚、蔡麗雲評選出 18 件作品進入決審。本屆臺語詩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兩位決審委員分別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林央敏：本屆進入決審的 18 篇作品，大部分水準都不錯。尤其跟歷屆競賽作品比起來，進步甚多。過去的作品呈現較多的屬於歌詩、歌詞類型，較缺乏詩的質性，而本屆作品較能符合現代詩的質性，可以期待本屆得獎作品的表現。

李長青：因為臺中文學獎徵稿對象及主題都是開放的，相對限制較少，也較能收到好的作品，題材頗為多元。有些作者選擇臺中的地景建物、歷史人文，作為創作的切入點加以發揮，都是值得稱許。作為評審，更在乎的是作品是否展現詩的本質？是否符合現代詩作為一個文類的標準？是否展現了現代詩應有的表現方式？我認同央敏老師剛剛所說的，本屆作品的確較前幾屆的作品，有更佳的表現。只是，仍有幾篇作品的錯字太多。教育部已經公布「臺灣閩

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表」，應有很多方法及管道可以獲得。希望有志於使用臺語文的創作者，對自己的用字應抱有一種負責任的心態，使用正確的臺語文字應是最起碼的自我要求。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八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兩票作品

- 〈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李長青、林央敏）
- 〈軟哺的綠川〉（李長青、林央敏）
- 〈阿媽 ê 頭毛〉（李長青、林央敏）
- 〈陪阿母賣菜〉（李長青、林央敏）

一票作品

- 〈青盲的光〉（李長青）
- 〈瑾園正青春〉（林央敏）
- 〈溪墘秋暮長〉（林央敏）
- 〈彼月敢有聽〉（李長青）
- 〈你教的彼首歌〉（李長青）
- 〈時間的皺痕〉（林央敏）
- 〈陪你挽天星——摘星山莊記事〉（林央敏）
- 〈親像詩歌靜坐〉（李長青）

○票作品

- 〈高美濕地〉
- 〈膨尾鼠〉
- 〈跑道〉
- 〈城市獵人〉

〈共阿爸相拄佇四十七冬前〉

〈影〉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青盲的光〉

李長青：這首詩的情感表達頗為節制，不濫情。抒情的結構與節奏皆表現得不錯。比較可惜的是，詩中許多字是屬於華語的用字，沒有使用臺語推薦字，例如「小漢」（細漢）、「相找」（相揣）、「那是」（彼是）、「天黑黑」（天烏烏）。錯字頗多，我沒有很堅持。

林央敏：這首詩應是使用華語思考，之後才翻譯成臺語文。有許多字詞需要一邊讀一邊猜文字的意思。因為太多了，我沒有選擇這首。

〈瑾園正青春〉

林央敏：這首詩是寫臺中的歷史建築「瑾園」，是日治時期從事臺灣文化社會活動的林子瑾故居。作者採用擬人化的手法，是很特別的切入角度。從建物的角度觀看時光的流逝、人事物的變遷，也寫出當年櫟社的理念。在文句方面，「飽穗的詩詞世界，字劃刻入土地」、「一面白色花草牆，畫巡加添雅緻」充分展現詩味。第三段最後一句「希望雪會融／霧霧緊散」以譬喻的方式，描寫希望臺灣不會再有受殖民壓迫的苦難存在，顯示作者對臺灣的歷史關懷。這是選入這首詩的主要原因。

李長青：我認同央敏老師的看法。這首詩最可取的地方是從寫

景出發，書寫臺中櫟社，展現在地情懷，最終關懷臺灣的歷史。而我沒有選這首詩有三個理由：首先是題目「『正』青春」是華語文的用法；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最後一段「古厝顯目『正』時行」。臺語文的正確用法應是「當」，而「正」是不同的意思。這是很明顯且重大的錯誤。第二個理由是文字未顯示，最後一段「一目□仔經過」，那個方框應該是「矚」。一首詩的最末段，是整首詩收尾，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卻有文字未顯示。最後，這首詩太散文化，例如「掩炭的人情，愈來愈坦白」、「名聲真敵」、「看天下局勢，起起落落」、「你有意，朋友相招來吟唱」、「對抗，割地賠錢的侮辱」、「用詩歌抵抗殖民」、「櫟社毋是無路用的柴箍」、「定定鬥陣做伙」、「有花有情意」等等。再加上長句的句型，更加重散文化的程度。由於作者企圖拉出歷史的縱深，但無法在簡章規定的行數內完整表現，只能使用長句，以符合 30 行以內的規則。只是也因此稀釋了詩質，很可惜。

林央敏：其實，不論唸「正時行」或「當時行」都可以。只是不清楚作者的真正意思。作品印出來後應該再次檢查，若未顯示正確的字，應手寫補上比較好。而現代詩的句子沒有規定長度，長青老師提出來的散文化，我覺得還好。

〈溪墘秋暮長〉

林央敏：這篇作品描寫村莊景物。我選這首詩的原因是句讀的用法很特別，融合現代與古典，雖使用白話文字，卻能展現古典的雅緻風味，充分表現臺語詩的精緻優美。而且使用現代詩少見的押韻寫法，自然流暢，沒有強求押韻的做作或改變詩句本身的意義。整首詩讀下來，充分感受到村民生活的閒情逸興。

〈彼只敢有聽〉

李長青：這首詩是以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為題材，在取材上有令人動容之處。雖然題材很大，但最重要的是這首詩是否符合現代詩的表現方式？文學性如何？跟其他首作品比較，這首詩的詩質較為稀薄。此外，這首詩也有直接套用華語文字的現象。

林央敏：既然選擇大題材，詩的語言密度就要更足夠，才能顯示相應的張力，否則就有流於散文化之嫌。而這首詩不僅套用華語文字，也使用華語文的語法，是可惜之處。

〈你教的彼首歌〉

李長青：這首詩的長度剛好，謹慎、保守且自然地表現文學的情感，使用流行歌〈春夏秋冬〉作為這首詩的主要精神。雖然這首詩的題材單純、內容簡單，但缺點相對於其他詩作來說較少。

林央敏：作者的創作技巧不錯，是一首思親的詩。整首詩讀到後面，思念之情越見深濃，例如「攬你 參 oo-tóo-bái 做伙共風劃開／騎全款的路 看無全的景緻」。不過，這首詩也有個問題，在第三段寫「春天」；第四段「熱人」，應是寫夏天；第五段「日時變短」應是指秋天，但後面就停住了，沒有寫冬天。若想要以四季來表現思念，應該要寫完整。而如此深厚的情感，但內容讀起來卻略顯單薄，也是我沒有選這首詩的原因之一。

〈時間的皺痕〉

林央敏：這首詩主要在透過各種現象描寫時間的變化，初讀感覺不錯。只是最後兩句「一隻青春的尾蝶仔／無張持飛入伊無聊的下哺的向網」，似與前面詩句想表現的光明感相悖，令人感到疑惑。

而且內容較為虛無。我選擇放棄。

〈陪你挽天星——摘星山莊記事〉

林央敏：在此次參賽作品中，以摘星山莊為題材的有兩篇。這篇的表現技法及內容略遜於另一篇。所以只能放棄這篇。

〈親像詩歌靜坐〉

李長青：這篇作品節奏輕快，是一首簡單的抒情小品。只是也犯了同樣的缺點：華語化，無法完整實踐臺語詩的用字、語法及基本要求。我選擇放棄。

林央敏：這篇作品的內容較流於風花雪月，且文句無特出之處。有些句子流於做作，例如「檢采佻一仙天涯是真的／若準佻一仙海角是真的」，猜想作者想拆開「天涯海角」製造詩感，卻不成功。

兩票作品討論

〈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

林央敏：這首詩具體表現山莊的形象，作者對於擬聲辭的使用很講究。例如第四段「蟋蟀仔蝟佇壁角挨絃仔」，我們稱呼蟋蟀為「黑龍仔」，符合我小時候的經驗，公蟋蟀的叫聲就是「挨絃仔」的聲音。「踏石砵，迓戶樸，墨斗一逝青龍白虎分金線」、「鑿空鬥樺雕花刻石」使用早期的臺語來形容建物的華麗，「貼布塗灰彩繪圖字」，也是早期的建築工法說法，可見出作者的臺語文用字嫻熟精練的功力。「會『攔』繼續搬」，以教育部頒定的應是「閣」，應可通用。

李長青：這首詩的優點很多，題材掌握很好，內容展現文學的質地，襯托出主題。其他優點就如同剛剛央敏老師所說，雖以地景

及歷史為主題，但未受局限，進一步展現作者的人文關懷與情感內涵。我很喜歡最後一段的餘韻，時間與歷史會不斷延續，採用象徵的手法展現內蘊的精神。雖然還是有錯字，例如剛剛央敏老師提到的「閣」，還有「惦惦聽」，應是「恬恬」。但是不影響這首詩的表現，讀者可以從中讀到很多東西。

林央敏：臺語文字的使用，教育部是推薦用字，很難有準確的標準用字，可以詢問作者的想法。

李長青：關於臺語字的使用，代表了作者的文字風格，也是屬於文責自負。從編輯得獎作品集與評審閱讀的角度來說，可以建議，但最後還是尊重作者。

〈軟哺的綠川〉

李長青：這首詩的優點是讀起來很順，情感表現溫和流動，節奏掌握恰到好處。以臺中的綠川為背景，主要表現日常生活的情境、過日子的感受。這類作品可以表現臺語詩的細膩情感，是一首好詩。第二句「佇暗頭仔共大肚山拗一个衰」是一句很漂亮的詩句。

林央敏：這首詩描寫綠川黃昏時的景致以及整治前的景象，情感的經營皆點到即止。最後一段「龍神佇彼年帶來溪水的春意」很有意思，可以指水神、雨神，也可以比喻對整頓河川有貢獻的人。

〈阿媽ê頭毛〉

林央敏：這首詩雖寫二二八在八堵車站事件後的受難者遺孀求助無門的處境，但沒有流於控訴吶喊或政治口號，是這首詩的優點。但過於婉轉的表達也成了這首詩的缺點，隔得太遠。初讀這首詩時，透過作品中的地名，只能隱隱覺得應是書寫二二八事件，但要讀到作品後面的說明，才能完全懂作者所指。這首詩如王國維《人間詞

話》所說，寫得太「隔」，太隱晦，這樣會失去詠史的效果。

李長青：近幾年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詩作漸漸出現一種新的書寫方式；不直寫受難者的痛苦，而是描寫周邊的家屬在至親遭受迫害、失蹤，甚至死亡後，如何渡過往後的日子，以及活下來的人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對受難者的深切思念，這首詩就是從受難者家屬的視角切入，將歷史與情感藉由阿媽 ê 頭毛串聯起來。情感的表現節制，符合文學的要求。如同剛剛央敏老師所提到的，這首詩中只有基隆河及基隆港兩個點，對讀者來說，要從這兩個點串聯出八堵車站事件，難度太高。不流於控訴、不直接批判，改採情感方面的訴求方式，是這首詩的優點，但因為拉到太隔的距離，卻也成了這首詩最大的缺點。書寫白色恐怖這類具有歷史性題材時，創作者常會面臨要適當拿捏比例的難題，一端是太直白太淺顯，另一端是太隱晦，考驗著作者文字表達的能力。這首詩也有出現意義不明的用字或錯字，例如「伊甘願縮做焦燥 ê 花蕊」，不懂作者想要使用「kiu」或「sok」。「囡仔」是錯字，正確是「囡仔」。

林央敏：阿媽 ê 頭毛如同溪水，源遠流長，深刻表現作者的思念。

〈陪阿母賣菜〉

李長青：這首詩的優點是現實感及生活性都很強。作者使用日常的語言及少數的對話，撐持出陪媽媽賣菜的情境並勾勒一幅清楚的畫面。長句也展現了敘事性，甚至強過詩質的表現。長句是否使用得好，是頗為主觀的判斷。而由於這首詩要描寫市場的情況，可以接受作者大量使用長句。這首詩的缺點主要是錯字，例如「筴仔」是錯字，正確用字是「擔仔」。「歸家口」是錯字，正確是「規家口仔」。「歸下晡」、「歸塑膠棗仔」、「歸市仔」、「歸粒」，

都應改成「規」。最後一段「蒜頭、蔥仔、薑、九層塔共芫荽加添人生的氣味」、「淋一寡仔豆油共一屑仔柴魚」兩句中的「共」是錯字，正確用字是「佻」。「佻」已是普遍的用法，這是不該犯的錯誤。

林央敏：創作者應盡量依照教育部所頒布臺語字用法書寫，也有利於初學者的閱讀學習。不過，我認為錯字不會影響一首詩的好壞。當然，不應該出現已是普遍的用字還使用錯誤的狀況。我是將這首詩當成散文詩，是相當有詩意、詩質的一篇作品，用為數不多的字數，將市場寫得鮮活生動。透過陪阿母賣菜的描寫，暗喻人生是一個又一個的「菜擔仔」。我相當認同長青老師所說這首詩具有強烈的敘事性，敘事詩或具有敘事性質的詩，較之於抒情詩、超現實詩而言，能在描寫動作、情節之中，仍能表現詩意，是很困難的創作技法。這首詩沒有流於散文化，而保有詩質，是一首很難得的好詩。「頭家娘！恁查某团欲賣幾圓？」同樣傳神地描寫市場小民間逗趣的對話。我很喜歡作者以光明、樂觀的態度觀看阿母的人生，並以此作結：「我知影春天——逐年攏佇後壁咧看你／看你勻勻仔開 勻勻仔嬌」。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李長青放棄〈青盲的光〉、〈彼月敢有聽〉、〈親像詩歌靜坐〉3篇。林央敏放棄〈時間的皺痕〉、〈陪你挽天星——摘星山莊記事〉2篇。決審委員就7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7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13分（李長青7分，林央敏6分）

〈陪阿母賣菜〉9分（李長青2分，林央敏7分）

〈溪墘秋暮長〉 8分（李長青 3分，林央敏 5分）

〈軟晡的綠川〉 7分（李長青 4分，林央敏 3分）

〈阿媽 ê 頭毛〉 7分（李長青 5分，林央敏 2分）

〈你教的彼首歌〉 7分（李長青 6分，林央敏 1分）

〈瑾園正青春〉 5分（李長青 1分，林央敏 4分）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百年大戲——戲說潭子摘星山莊〉，第二名為〈陪阿母賣菜〉，第三名為〈溪墘秋暮長〉，佳作為〈軟晡的綠川〉、〈阿媽 ê 頭毛〉、〈你教的彼首歌〉。會議圓滿結束。

客語詩類總評

鍾永豐

整體而言，今年的客語詩書寫在意象、語彙及音樂性的掌握上，表現出令人讚嘆的豐富與多樣，且題材也較以往更有變化。第一名的作品——〈駛轉 1959〉寫出火車站的地景感及人群的社會性，令人驚喜；第二名作品——〈花圃女〉借花寫出不同階段的女性，既是對生命的細緻觀察，亦表現出對客家庭園的熟悉；第三名作品——〈掌心痣〉以掌中之痣精彩描摹生命樣態，還展演了高超的韻腳特技。期待中部地區的優秀作者們，能在文學的現代性及寓意上持續耕耘，讓客語詩的當代性及對話性，與時俱進。

第一名

駛轉 1959

何卿爾



得獎感言

從臺中市客委會發行的季刊上，我看到了一張東勢支線停駛紀念的老照片，「詩」就從這裡開始……過去的「臺鐵東勢支線」也就是現在的「東豐綠廊」，它於 1959 年開始營運，於 1991 年停駛，並在 2000 年改為「東豐自行車綠廊」。不管它擔任何種角色，總與我們鄉親的生活息息相關。我想為「她」寫一首詩，像刻紀念碑一樣，記錄過往在這條鐵道上的風物與人情。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也感謝所有規畫及護持這條鐵（廊）道的人。「她」——真的很美，不信，請您「有閒來寮」！

個人簡介

1965 年生，現任國小老師，新竹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畢業。喜歡為客家及兒童寫詩。曾獲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臺中市本土語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全國客家兒童文學創作獎及入圍臺灣文學獎等，童詩作品散見報章雜誌。著有客語詩集《寫一首自家个詩》。

歲月个衫袋底肚跌出一張
老車票¹

四四角角个車票係佢憨直个性體
舊黃舊黃个車票係佢耐過風霜个面容
中央鑿一個圓圓个空係分遊子出外時
回望故鄉个眼

相尖相砗个人，火車愛開咧
該係盡尾枋

坐上東勢站个火車，駛轉
樟樹林青里里个樹影，舡過
大甲河，駛轉
涼沁沁个竹圍風，行過
梅樹下，駛轉
羊妹妹个十八歲²，溜到
石岡，駛轉
客家八音牽聲个田舍，直直到
朴口，駛轉
靚靚个禾田，駛轉……

啊！ 揸擔个，落車咧
讀書个，落車咧
尋老鄰舍个，落車咧
載貨个，落車咧

載大樹材个，落車咧

盡尾，火車

乜落車咧

伸著一細片，圓圓个紙屑

剪票鉗項跌落來个，還停在票亭

等遊子，尋轉該年

跌在故鄉个

心

註：

1. 東勢支線停駛紀念車票。臺灣鐵路東勢支線啟用於 1959 年 1 月 12 日，停駛於 1991 年 8 月 31 日，沿途車站：豐原、朴口、石岡、梅子、東勢，停駛之後，在 2000 年改為「東豐自行車綠廊」，此外東勢車站也改建為客家文物館。
2. 〈羊妹妹〉是一首客家童謠，羊妹妹 18 歲坐火車坐到哪，坐到梅樹下……

評審意見

◎利玉芳

詩係寫臺灣鐵路東勢支線火車啟用時期活絡的聯想記憶，自然點出各站的特殊性，突顯純樸的景觀及人文印象，一張剪了圓形小孔洞的車票聯想回望故鄉的眼睛，技巧靈活表現的作品。

第二名

花圃女¹

王興寶



得獎感言

母語創作是一段自我追尋、挖掘及心靈沉澱的過程，希望能用不同的客家觀點呈現臺灣多元演進的在地元素。同時，也盼望能跨出族群界線，立足本土的人文歷史演變，如實記錄生命的各種想像。

個人簡介

出生桃園，現居臺北。喜歡客家山歌、合唱，客語文學創作。臺灣客家筆會、臺客詩社、臺客文化協會等成員及臺客詩刊編輯。著有詩集《摘菊女》、《桐花夢》、《詩行南庄》。

送阿姆一蕊叭哈花
若堅耐贏過一枝蓬白
圓滿个花苞，有娘親
柔柔，錫人个清香
細細就離屋離竇，幼女
像鳥子飛入人家
有人惜就好命
造化係弄人，斯噉無聲

送阿姆一蕊油桐花
若純良比花皮還較靚
像青山侗²等白紗
風來蠶蠶飛³，無閒泊杈
童年个故事，就係
拈樵煮粥洗衫，無推懶
十八歲認命過門，親像
搞生趣个份家啦

送阿姆一蕊夜合
你頭磬磬，煞猛做家
一條花布巾，包等端莊
食頭路兼做加工
落食打拚，無日無夜
做娘親渡子女，總係掛心
大細平安轉屋家

今這下，頭那毛轉白
阿姆，定定仔啟開髻鬢花
子女心中盡靚个花圃女
該細妹仔長長个毛辮仔
還在風中飛上飛下
紅紅个面頰卵，該笑容
圃等，風情萬種个花

註：

1. 花圃女：音 fa' dun`ng`，尚未成年就被領養，以備將來做兒媳婦的女孩。
2. 伺：音 dung'，蒙住、蓋住。
3. 蠶蠶飛：音 pung pung bi'，像蜂一樣四處飛。

評審意見

◎利玉芳

花圃女係童養媳或稱做分人做細心曰仔的女子，敘述中跳出現代人的婚姻思維，詩篇著力觀察女性的情感經驗，借用客家花的形象賦予花圃女另類窩心的命運。

第三名

掌心痣

林錫霞



得獎感言

踏入客語文學雖是人生的一段奇遇，卻又彷彿像是上天安排的必然過程，用客語寫了詩，才發現客語也擁有專屬自己的美感與自信，越是挖掘，越是根深葉茂，越是繁華似錦，這種深不可測、浩瀚如汪洋的創作園地，讓我心醉，每次完成一首詩，便巴不得往下再掘一尺，看看裡頭還藏著什麼可心的寶貝。

感謝臺中文學獎的鼓舞和勉勵，代表個人創作的這一路上，還有掌聲，也不孤寂。

個人簡介

1968年生於苗栗縣大湖鄉，四縣客家人，目前居住於苗栗市。曾任《聯合報》、《今日新聞》記者。作品曾獲教育部閩客文學獎、苗栗縣文學集。出版詩集《以詩之名——行讀苗栗》、《客語聲聲慢》；歷史誌《富興村史——鶴婆山下》。

掌心一粒痣
前生用命刻个詩
雖然看無半隻字
佢嘎吊掛佢 一生一世

掌心一粒痣
一段長長个歷史
毋知從哪時開始
佢就變成吾生命个故事

手掌心一粒痣
人講該係妳留下个住址
佢查忒所有个網址
還係尋毋著妳所在个位置

掌心一粒痣
一把無門个鎖匙
就像天空無限制
嘎將限制限無止

掌心一粒痣
心肚深深一口池
愛戀已經寫成千萬張紙
疊成生活个日誌

掌心一粒痣
日日扼著个堅持
該係佢對妳發過个誓
毋會改變个意志

掌心一粒痣
前世輪迴个意旨
佢已經來到今生
就在這
等妳 開始

評 審 意 見

◎利玉芳

這是一首詩詞濃厚的客家詩，語言具有現代感，詞韻簡潔有力，詩篇——掌心痣，每一段都富有一個生命、一條故事、一塊天空、一份堅持，值得譜曲歌唱的詩。

佳 作

市場个面容

徐熏嫻



得獎感言

由衷感謝評審的青睞，讓我的面容在文學裡淺露。

人文是歷史的基因，每一張面容都刻印著一段史蹟，成了一則故事。市集是人文的藏寶地，珍藏著文化的印記、珍藏著市民的面容，故事的情節都在喊賣聲中硬頸上演，客家的文化、客莊市集的篤實，藉由一枝筆的騰寫，騰進了第十屆臺中文學獎的頒獎臺，與有榮焉！

個人簡介

客家妹，出生於苗栗縣大湖鄉白石下，聯合大學客傳所畢，苗栗縣公館國中國文老師。熱愛母語新詩創作，日常生活中常以客語文拓印生命流動的溫度與感動成畫成詩，在客語的詩詞裡正如看見自己成長的影子，那種努力的樣子跟客家文化一樣，靚！

咚咚咚咚 雷響半片天
過雲雨 著等烏天暗地个身裝
陣光陣暗 起勢弄大戲
屋簷水點點串串 亮線亮線
隨來隨鬥个風雨 掀開水簾
「雨弄阿婆賣菜」 來上棚

雨背 襯來个喊賣聲
三不二時來搶光
拚得過 就賺加一息仔所費
拚毋過 就較省兜仔伙食錢
阿婆个大衿衫 一無細義
嘎跌入市場肚个戲棚下
仰般自家个劇本 係看天食飯

日頭下个烏影 又挨起山歌子
笠嘛下个目汁 仰還水汀汀仔
一屋下个擔頭 掛吊在菜籃項核等來賣
嘴揸仔 揸毋拏耕種人个艱辛
籃肚 本本滄滄个青菜 頭臥臥仔
望等 上上下下¹ 過路人个勾惹
該載 雨恬風息
菜色一打眼 在唵唵喊喊中煞棚

阿婆个笑容 係市場个面容
阿婆个喊聲 係市場个心跳聲

籃空 人走 空巷

該緊唱緊行 緊行緊遠 緊遠緊細……

背痾痾个身影

變成一粒豆豉

放入人文个桌心

做鹹淡

註：

1. 上上下下 song' song' ha' ha' : 來來往往，不斷地來去。

佳 作

討心白

張森明



得獎感言

連續三年拿著臺中文學獎客語詩類佳作，對佢這退休後正接觸新詩個人來講，有當大个鼓勵作用，毋過，乜提醒自家愛煞猛學習，係無進步，寫作熱情跔等就會消失忒。

個人簡介

65歲鋼鐵公司退休後開始研究客家話，無麼个正規个文學基礎，自認為係為興趣寫作个文藝素人。

紙炮仔一路唱山歌
帶新娘車遶街迎親
乒乒砰砰當搶光

新娘將性體交分扇仔
輕輕仔
放
下

且姆潑出去个水
係佢毋盼得斷臍个目汁

佢著頭擺討舖娘个西裝
恁著當年个新郎
今晡日做人家官
這身衫褲見證著兩代人个想望

觀音菩薩滿面慈祥
福證 仔心白拜堂
龍鳳喜燭送出燒暖祝福
雙喜排香飄來幸福味緒
吾舖娘摺祖先講到語重深長
毋知係阿公婆啄目睡無
筊仔任跌就笑到挺挺昂

蠟燭無結無煞緊流汗
香煙企坐毋核蠕蠕動

佢遽遽拿起筊仔
同阿公婆虔誠祝告
保祐佢兩公婆
承祖接脈 雙竹透尾

砵……咯，聖筊

佳 作

眠床頂个魚仔

黃勝群



得獎感言

佢係一尾魚仔，自由个魚仔，毋使煩愁。謝謝家人、清大臺文所的師長朋友，謝謝親愛的小姑姑。

個人簡介

1992 年生，嘉義海陸腔客家人，清大臺文所碩士。

暗夜，睡等看書
當做自家，係一尾魚仔
在眠床頂泗水，打環車
飛去天遠地遠个位所
細細个水箱，當大个世界

天光日，記得照常
喊佢个名，喊佢疏床
佢愛渡你寫字，渡你畫圖
渡你讀詩。其他留分你个故事
就鎖在間項个拖箱裡肚

暗夜，伸一息息電火
時間及及，無人做得賴等
細細个水箱，乜關毋起來
佢个目汁，佢个思想
佢在這位，毋會烏忒

天光日，喊你个名
猜想你大漢个樣仔
在你，像係海灣个夢
佢係一尾魚仔
自由个魚仔，長長久久
無病無痛，毋使煩愁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0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首長行動辦公室

決審委員：利玉芳・鍾永豐（依姓氏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江怡瑄

本屆共收到43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38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邱一帆、葉國居評選出15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利玉芳推舉鍾永豐為主席。本屆客語詩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利玉芳：臺中文學獎的作品都上了水準，客語語言掌握得很好，老少語言兼具。惟題目每年有點重複的情形。

鍾永豐：題材的現代性與現代感偏弱，比較看不到現代的企圖，缺少與當代書寫的對話性。今年的客語詩書寫，對客語意象跟字彙的掌握有很大的不同與進步，語言密度、概念、意象密度都非常高。這些詩的聲音更豐富了，我猜想作者可能都是中年以上的客家朋友，爬梳過往生活經驗的語彙，表現起來更純熟。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七篇，不分名次，得票數

依高低排列如下：

兩票作品

- 〈駛轉 1959〉（利玉芳、鍾永豐）
- 〈討心白〉（利玉芳、鍾永豐）
- 〈眠床頂个魚仔〉（利玉芳、鍾永豐）

一票作品

- 〈花園女〉（利玉芳）
- 〈掌心痣〉（鍾永豐）
- 〈市場个面容〉（鍾永豐）
- 〈過劫〉（鍾永豐）
- 〈聽話〉（鍾永豐）
- 〈漚雨〉（利玉芳）
- 〈嘴揸等〉（利玉芳）
- 〈跔龍〉（利玉芳）

〇票作品

- 〈味緒〉
- 〈係講有來生〉
- 〈放紙鷂〉
- 〈天光日〉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花園女〉

利玉芳：最近有個客語劇場也是用這個名稱，不曉得作者是不

是有詮釋它的意圖。花囡女就是養女的意思，很小就離家。前三段有三種花：百合花、油桐花、夜合花，意象很豐富，最後一段營造出身為一個女人的味道。

鍾永豐：就題材而言，花的使用有點多，且都是常用的花，有點落俗套。尤其第三段的夜合花，「性」的影射比較多，跟其他的意象相較有點突兀。

〈掌心痣〉

鍾永豐：有很強大的韻腳企圖，用客語寫作要使用全押的韻腳，除非有受過訓練，否則要像他可以押同韻，就有點像特技表演了。他的缺點就是韻腳比較沒有變化，但非常有趣，甚至把電腦裡的網址和位置聯結起來，在韻腳的部分仍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對韻腳的掌握能力非常高超。

利玉芳：用「物」來發揮，每一段開頭都是「掌心一顆痣」，第三段有些變化「手掌心一顆痣」。但每一段都是另一個心理的世界，有詩詞的韻味。

〈市場个面容〉

鍾永豐：客語寫作很喜歡寫媽媽、祖母，這篇看似題材尋常，但意象轉化有不俗之處。我覺得這些詩詞都有一些社會性的觀察，市場跟老一輩人有聯結，整首唸起來音樂的韻味也相當好。

利玉芳：這類題材很常出現，雖然他寫得很好，我擔心同樣題材寫來寫去會比較沒有新意。

〈過劫〉

鍾永豐：它的語言密度很高，語言營造出來的意象非常道地。

用客語唸出來會發現不是只有情緒，語言其實滿「黑」的，年輕一輩很難使用這種語言。

利玉芳：它的語言有點生硬、沉重，但要寫這樣的詩不簡單，說到「時代性的病毒株」、「希望苦難遠離」，可能是個人性格的問題造成沉重的原因。

〈聽話〉

鍾永豐：語言的音樂性滿好的，幾乎是可以入歌的語言形式，他善用音節，讀下來音樂性非常好。第四段用到一個非常罕見的意象（客家話有一些常用的話，會有四個同樣的字）「聽」重複四次，唸起來非常有音樂性。

利玉芳：收尾放軟，不像第一段那麼生硬，有軟質的語言，很優雅。若第一段去掉就會很好，選這個題材覺得很沉重，前後有點銜接不上。但越看越好，是為佳作。

〈漚雨〉

利玉芳：詩人文學家都喜歡以河流為主題書寫，尤其最近地球暖化、各地災情等。他雖然沒有寫到這麼遠，純粹是心中的抒發，但詩中出現新冠肺炎，是比較現代式的題材。但沒有寫到很重點的東西，是比較內傾式的。

〈嘴揸等〉

利玉芳：語言簡單，唸起來舒適。第二段 1946 這個年代有點問題，這是剛剛光復的時代，年代尚早，講國民政府來臺後的語言政策似乎有點牽強，年代問題需要考慮。

鍾永豐：他試圖把戴口罩這個意象和語言政策做聯結；但我覺

得用新冠肺炎戴口罩跟國語政策的關聯性有點勉強。

〈跔龍〉

利玉芳：第一段、第四段都重複了，雖然他寫跟著阿公阿嬤的腳步，隨著時間成長，學講客家話的堅持，令人感動。但在詩作編排上，一開頭的語言不是很強勢。詩中寫「行短短的路，說長長的話」，有對比性，這是他寫得好的地方。

兩票作品討論

〈駛轉 1959〉

利玉芳：可能是在懷念當時的火車站，寫的應該是東勢站。第一段寫老車票，剪成一個洞，洞望向故鄉的眼睛。火車之外，又有許多勞動者的身影，很有秩序地去寫火車的歷史，懷念的情意聯結在那張小小的火車票裡。

鍾永豐：我的看法跟利老師類似，這篇把重點都抓出來，寫出客家的地景與場景，或車站與社會性。過去的事寫得很細膩，社會性、歷史感十足，我覺得是很好的代表性作品。

〈討心白〉

利玉芳：這個寫法是一位中年人的回憶，從當新郎到當公公，看到新人就像看到舊的自己的影子，充滿客家習俗，祝福語、吉祥話、擲筊都是。從放鞭炮開始的場面，有種記敘文的語言性。

鍾永豐：客家地區幾十年來的變化非常大，這樣的習俗不太可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這篇社會性的觀照較不足。

〈眠床頂个魚仔〉

利玉芳：床上的魚，題目讓人思考，我認為是一對睡不著的眼睛，就像一對游來游去的魚。不斷製造物的想像，夢幻的水箱、游到大世界。第二段他醒了，其實是指「我」的作息，但沒有寫到魚。第三段說「暗夜」，第四段又「天光」，是作息的順序。第四段魚又游回來了。最後一段大概是寫自己，在意象的營造上，技術性比較強。

鍾永豐：詩的技巧及意象都很好，但與讀者的對話性較弱，會讓讀者讀起來比較吃力。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就 6 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駛轉 1959〉 11 分（利玉芳 6 分，鍾永豐 5 分）

〈花園女〉 11 分（利玉芳 5 分，鍾永豐 6 分）

〈掌心痣〉 8 分（利玉芳 4 分，鍾永豐 4 分）

〈市場个面容〉 5 分（利玉芳 2 分，鍾永豐 3 分）

〈討心白〉 4 分（利玉芳 3 分，鍾永豐 1 分）

〈眠床頂个魚仔〉 3 分（利玉芳 1 分，鍾永豐 2 分）

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第三名〈掌心痣〉，佳作為〈市場个面容〉、〈討心白〉、〈眠床頂个魚仔〉。

唯〈駛轉 1959〉、〈花園女〉同列 11 分，決審委員決議再次討論，進行第三輪投票，一人一票，以此決定第一名與第二名。

第三輪投票

鍾永豐：就題材而言，〈花囡女〉用各種話去比喻女性，雖然有層次，但花的使用有點老套了。尤其是第三段說「送母親一朵夜合」，其實夜合花是性的意象，這樣就有點不搭。反而是〈駛轉 1959〉，比較少有人這麼花心思去重建火車沿線的場景，就題材的新意而言，我比較支持〈駛轉 1959〉。

利玉芳：火車站的寫作記錄到歷史性、場景、地景、勞動者，那些拍攝不到的，都留在詩裡了。〈花囡女〉則是影劇作品用過了，我猜想他可能有參考這個作品來寫詩。

〈駛轉 1959〉 2 票（利玉芳、鍾永豐）

〈花囡女〉 0 票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駛轉 1959〉，第二名為〈花囡女〉，第三名為〈掌心痣〉，佳作為〈市場个面容〉、〈討心白〉、〈眠床頂个魚仔〉。會議圓滿結束。

童話類總評

黃秋芳

2021年臺中文學獎童話類決審的三位評審，直到現在，仍固守在創作現場。王文華像神奇的逗點，在語句的短暫停頓間，從童稚、戲謔、奇幻、經典、聽說讀寫、社會議題到各種困境關懷，岔出各種新貌；黃秋芳是嚴謹的句點，牢牢盤踞在完整的跨界書寫和體系建構；吳櫻有豐沛的過往滋養，交盪著溫柔的未來期待，飽藏著刪節號的無限可能。

評審結果，自然深受不同的創作樣貌衝擊，充滿獨特個性。王文華講究開心閱讀，再點染出地方特色、信仰民俗；黃秋芳挖掘作品的純粹感動、創意嘗試和生活美學；吳櫻在熱鬧中揀選真實觸動。三位評審，檢視著創作的局限和突破，在同質平臺裡形成異質的交流，不是對辯，而是鑿開相互滲透的縫隙，在提出評審觀點同時，努力凸現出文本的亮點。

第一名

賣春天

房靖荃



得獎感言

剛剛過去的黑色九月，我心愛的貓們，有的失蹤，有的病逝。

我心力交瘁，哭累了，忙累了，感情也麻木了，接到得獎的消息，也沒有多少欣喜的感覺，只是遺憾獎金來得太遲，不然有的貓也許就不會離去了。

而仍然做著天真的白日夢活下去，就是對抗人生殘酷無常的唯一魔法吧。

簡簡，美美，蛟蛟，江江，小米，奶茶，大黃黃，大鰲拜，小鰲拜，小雛菊，這個獎送給你們。雖然它不能挽回任何，但我多麼希望，你們能感受到我有限的喜悅，和，無止盡的悔改。

個人簡介

落拓閒散，一事無成。偶爾屬文，靈魂畫押。

當臘梅枝頭的積雪開始融化的時候，阿嬤就在她那間鋪滿七色彩虹的樹屋裡忙碌起來。

在她的指揮下，松鼠們齊力搬運著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無尾猴握著大湯勺，在冒著熱氣的坩堝裡使勁攪拌著，一陣陣沁人心脾的香氣飄了出來；一群花臉蜘蛛順著梁柱懸吊下來，熟練地往一排馬口鐵罐子裡倒著各種原料。

我雖然還沒有灶臺高，但也沒閒著，一會兒幫阿嬤端茶水，一會兒給大坩堝添柴火，阿嬤喊我休息一下，我都不肯。

明天一早，阿嬤就要去賣春天。以前她嫌我太小不懂事，不願帶上我，今年我磨了她好久，她終於答應了，我興奮得好幾天都睡不著呢！

森林裡的錦雞剛叫頭遍，我們就出發了。阿嬤揹著沉甸甸的大布袋，腿腳有勁得一點兒也不像兩百歲的人。

我們經過一條河流，一隻鴻雁垂頭喪氣地蹲在岸邊的灌木叢裡。

「你怎麼了？」我問道。

鴻雁說：「我剛從動物園裡逃出來，發現自己被關了這麼多年，已經不會飛了。」

阿嬤聽了，笑著說：「別急，我賣給你一陣春風，你就能飛了。」

「賣給我？」鴻雁發窘地低下脖頸，「可……我沒錢呀！」

我搶著說：「不要錢！」阿嬤接口道：「只要你告訴我，你做過的一個夢。」

「我在動物園裡，每天都夢見自己和同伴們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

阿嬤從布袋子裡掏出一柄蒲扇，朝鴻雁搨了幾下。鴻雁身上的羽毛都飄揚起來，牠順勢張開翅膀，乘著春風飛到了半空中。

「太好了！我又能飛了！」牠盤旋著，姿態輕盈而優雅，「謝謝您！」

這時，一群大雁從天邊飛來，鴻雁看見同伴們，便迎了上去，牠們在碧藍的天空中排成一個端正的人字形。

我和阿嬤來到城裡，街上車水馬龍，好不熱鬧。我看見沿街的庭院裡，早春的花兒都開了，只有一戶人家，院子裡冷冷清清，花兒們都寒著臉，誰也不理。

「這一定是個吝嗇的人。」阿嬤對我說，「連他的花兒都討厭他，不願開放！」

阿嬤上前敲響了冰涼的鐵門。

一個中年男人打開門，他穿著華貴的衣服，挺著個大油肚，嘴裡還叼著一枝雪茄菸。

「先生，買一場春雨吧。」阿嬤說，「你院子裡的花都快渴死了！」

「不買！不買！」男人不耐煩地擺擺手。

「買吧，」阿嬤還想繼續說服他，「不貴，只要一個金幣。」

「天吶！」男人跳腳叫了起來，「我的保險櫃裡裝滿金銀珠寶，可是要我花一個金幣買一場雨？我才不犯傻呢，絕不！」

阿嬤搖了搖頭，走下臺階，背對著他，拈著手勢，嘴裡無聲地叨唸著。

（我猜，她是在唸咒語。）

不一會兒，一場小雨便從天而降，雨滴亮晶晶的，有的閃著金光，有的閃著銀光。雨落在這個吝嗇鬼的院子裡，花兒們都舒展花瓣，爭相吮吸著甘甜的雨水，說著、笑著、擺動著腰肢，臉上恢復了鮮豔的氣色，把腳下的泥土都映得五彩繽紛。

吝嗇鬼望著自己的院子，眼睛一亮，脫口而出：「真美啊！」

「生活就是這麼美好，也這麼平常。」阿嬤說，「你放開眼界，好好欣賞吧！」

她牽著我走開了。沒走出多遠，吝嗇鬼忽然衝出來，暴怒地揮著拳頭，怪聲叫著：「妳這個可惡的老巫婆！把我的財寶還給我！啊呀！……氣死我了！」

我看向阿嬤，她朝我眨眨眼，抿嘴一笑。哦，我明白了，原來阿嬤用魔法把他保險櫃裡的金銀珠寶都變成了雨點。

「阿嬤，妳會不會有點過分？」

「才不咧！」阿嬤說，「錢沒有了可以再掙呀，我教他的道理千金難買，可惜他不懂，真是木魚腦袋！」

我們走進公園裡，大人們在散步、談天，孩子們在捉迷藏、放風箏，一片歡聲笑語。

一個阿姨孤零零地坐在摩天輪下，低著頭，不停地用手帕擦著臉上的淚水。我指給阿嬤看：「阿嬤，你看她哭得多傷心，比我丟失卡卡時還傷心。」

阿嬤走了過去，在她身邊坐下來，輕聲說：「哭吧，哭吧，哭過就好了，日子還得過下去呢。」

阿姨驚訝地抬起頭看著她，忽然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我認識妳！妳是個神奇的巫師，每年都會來城裡賣春天，妳賣的春天和普通的春天不一樣，是有神奇魔力的。我兒子曾經跟妳買過驚蟄的蟲子叫聲，治好了他的耳疾。」

阿嬤淡淡一笑，阿姨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求求妳，用魔法把我的兒子變回來吧！半年前他出車禍死了，我心都碎了，我不能沒有他！」

我想起去年我丟失小羊羔卡卡時，也懇求阿嬤用魔法幫我找回來，可是她不答應，她對我說，你只有學會接受失去才能長大。唉，

要是失去自己心愛的東西才能長大，那誰願意長大呢。

「魔法不是萬能的，愛才是。」阿嬤說，「妳愛他，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從妳身邊奪走。」

阿姨聽了沒說話，不知道她怎麼想，不過她漸漸止住了眼淚。

「給我講個妳兒子的故事吧。」

阿姨說：「我兒子可淘氣了，不是踢球砸碎了鄰居家的玻璃窗，就是往同桌女生的書包裡放獨角仙，經常惹我生氣。有一次我想吃野草莓，他就獨個兒上山去採，半途迷了路，等我們找到他時，他身上的衣物都被荊棘撕破了，可是口袋裡的野草莓還是完好的……」

阿嬤說：「我給妳一片陽光吧。」

她舉起一面圓形的小鏡子，晃了一晃。

阿姨的眼前便出現一圈柔和的陽光，比天上的太陽還明亮。光圈像水波似地不斷漾開，形成一片帷幕似的光影，阿姨的兒子就在光影裡現身了，他長得虎頭虎腦的，下巴上還有塊胎記。

阿姨撲進陽光裡，牢牢抱住兒子，生怕一鬆手，他就不見了。

「媽，對不起，我老是給妳惹麻煩……」

「不，是媽媽對不起你，沒照顧好你……」

「媽，我不會離開妳，只要妳想我，我就會出現。」

阿姨拚命點頭。

「媽，我會好好的，妳也一定要好好的喔！」

阿姨放聲哭起來，這次我能聽出來，她哭是因為快樂，而不是悲傷。

阿嬤拉著我悄悄離開了公園。

我忍不住問道：「阿嬤，卡卡現在還好嗎？」

「放心吧。」阿嬤拍了拍我的肩膀，「牠在另一個地方，過得

更自在呢！」

中午，我們在餐館裡吃飯，一個矮小的年輕人溜到阿嬤身後，把手探進她的大布袋裡。

我差點兒把嘴裡的湯笑噴出來，真是個傻瓜，居然敢偷我阿嬤！

我們在一條僻靜的小巷裡找到他。

阿嬤說：「後生，你從我這裡拿了什麼？」

「我沒拿妳的東西。」他還狡辯。

「你聞聞你的手。」

年輕人抬起手聞了聞，哼了一聲：「什麼都沒有！」

阿嬤吩咐他：「巷子裡的陰溝堵住了，你清理一下吧。」

年輕人皺了皺眉，但還是聽阿嬤的，把陰溝裡的泥沙垃圾都掏了出來，他累得滿頭大汗，一身臭味。

「你再聞聞你的手。」

年輕人把髒兮兮的手湊到鼻子前，深呼吸了一口，臉上忽然露出溫柔的神色，就像小草剛冒出尖來，我從來沒見一個壞人這麼溫柔過。

「我聞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香氣，」他說，「感覺好幸福……」

「這是用一百種花提煉出來的香氣，種花的都是有福的人。」

阿嬤說，「所以它叫『幸福香』。」

年輕人低下頭，連耳根都紅了：

「我錯了，我不該偷……」

阿嬤說：「以後你每做一件好事，就能聞到手上的幸福香。」

「謝謝，謝謝！」年輕人欣喜地撓著後腦杓，「我該怎麼回報您呢？」

「你的汗水就是給我的回報，」阿嬤笑吟吟地說，「我要用它

們來釀『清心酒』。」

年輕人走遠了，我問阿嬤：「妳為什麼對壞人這麼好？」

「如果一個人掉在泥塘裡，你是把他往下推，還是拉他上來呢？」

我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拉他上來啦！」

阿嬤嘴角一揚，刮了下我的鼻梁：「這就對囉！」

我們來到育幼院，把春餅賣給孤兒們，得到的是他們的笑聲。這些笑聲用來做明年的春餅。我知道孩子的笑聲做出的春餅是最甜的，大人的笑聲做出來的，有的帶酸，有的發苦。

太陽要下山了，阿嬤的大布袋也空了。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鳥兒在前面唱著歌，我心裡美滋滋的，哎，高興些什麼，我也說不上來。

「阿嬤，明年我還要跟妳來賣春天！」

「不行喲——」阿嬤拖長聲調，我正要使磨纏的絕技，她又話頭一轉：「明年讓你一個人來賣，你行不行？」

我一愣，隨即拍著胸脯，大聲地說：「行，一定行！」

評審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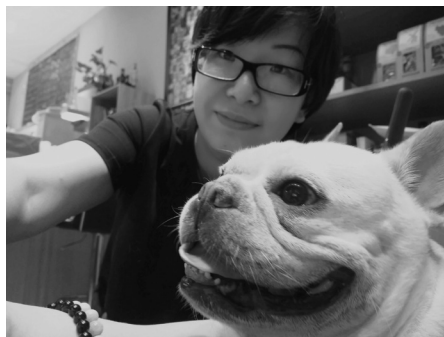
◎黃秋芳

自從我們把生活搞得很複雜以後，簡單、透明變成一種不那麼簡單、也不那麼透明的神聖追尋，森林系、療癒系……這一類文字，成為心靈上的聖堂，暢銷書的支撐，以及各種大同小異的「量產」。難得看到小童話，透過「手工」打磨的靈巧，拆解春天的每一絲每一縷，因應各種不同需求的靈療，從彩虹樹屋裡產出想像和溫柔，滋味千變萬化，延伸出青春接棒的活力，在繽紛迷離中帶著微光，讓人有一種似驚又疑，不知道該推開還是相信的幸福。

第二名

龍鬚

林昀姍



得獎感言

2018 年因為參加某場活動，坐在某座廟前觀看表演。當天有陣陣強風吹拂，我抬頭看見廟宇屋頂上飛龍的龍鬚在風中搖盪，從此那景象種在腦海某處，想著有天要為那畫面寫出一個故事。然後在三年後的現在，曾經不經意的種子發芽了。真開心。

寫童話是一段很享受的過程，很感謝這個故事得到評審的肯定。

個人簡介

接案編劇。以筆名「凌雲杉」創作小說，目前著作有：《黃昏市場》。

飛龍阿威昂首張爪，盤踞在海邊老廟的屋頂上。祂是天上神龍化身的廟宇裝飾，百年來都在這裡守護廟中神明，安定信眾和百姓。

個性愛現、享受被注目的阿威，最喜歡的時刻莫過於來寺廟祭拜的信眾注意到屋頂上的祂，稱讚說：「那隻龍好帥氣喔！」每次阿威都會在心中竊喜，將龍頭抬得高高的，兩根發光的龍鬚也高高豎起，非常得意。

今天阿威如往常享受海風迎面拂來的涼爽感，沒想到突然一陣強風襲來，竟將祂的兩根龍鬚給吹飛了！

「啊——」

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龍鬚沉入大海，阿威傻眼。

龍鬚不見可是門面大事。阿威向屋頂另一邊的龍大哥和廟裡的眾神明匆匆請假，潛進大海尋找失蹤的龍鬚。

龍鬚丟了畢竟是個人疏失，阿威摸摸光滑的龍下巴——一想到要拜託掌管海底龍宮、事務繁忙的龍王叔叔，在廣大海洋遍尋兩根小小的龍鬚，就覺得更加「面上無光」，決定靠自己趕緊將龍鬚找回來。

獨自在海中尋找幾天之後，阿威發現事情可沒那麼容易！

「在茫茫海底找兩根龍鬚，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就算是天上的神龍也沒辦法啊！」

正當阿威感到茫然的時候，附近傳來呼救的聲音。

「救命啊！誰來幫幫我啊！」

阿威循著聲音好奇地游過去，看見一隻小黃魚卡在沉船的船板上，上半身不斷掙扎。

「有水鬼抓著我的尾巴！快救救我！」

小黃魚邊邊喊完，看見一隻巨大的龍出現在面前，直勾勾盯著自己，出於敬畏停止了呼喊。

「小黃魚，哪裡有鬼？我可沒聽過這麼深的海裡出現水鬼的。」
阿威說。

「神龍先生，我叫邊邊，水鬼現在就在這艘船下面！用那又細又硬的手指纏住我的尾巴——請您幫幫我！」

阿威輕輕將小黃魚從船板裂縫中拉出來，往下一看——沒想到纏住邊邊尾巴的竟然是自己的龍鬚。

「咦？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龍鬚啊！」

阿威將龍鬚從邊邊身上解下，喃喃說：

「但還有一根去哪找呢……」

一旁的邊邊聽見，問阿威：

「神龍先生，您在找東西嗎？」

「叫我阿威就好。這龍鬚是我掉的，已經找了好幾天，只不過原本有兩根，現在還差一根……海這麼大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回來？」阿威嘆了口氣，「唉，算了，倒是你一隻小黃魚，怎麼會困在這裡？」

「我本來是跟同伴們一起移動，不過因為兩側胸鰭天生一長一短，游起來總歪一邊，經常脫隊，又遇到海谷地震引起的亂流，將我沖到這艘沉船，也和同伴們失散了……幸好有阿威你救我，不如，我一起幫你找龍鬚吧！」

想到多雙眼睛幫忙就多份力量，阿威高興地同意。

「邊邊，那你抓緊我脖子上的鱗片，沿途注意到什麼線索立刻告訴我。」

一龍一魚在海中潛游半天過去，沒發現細長銀白的龍鬚。途中經過一艘漁船底下，邊邊不經意抬頭一看，馬上跟阿威說：

「上面那些漁網裡的黃魚，全是我的同伴，能不能想辦法將牠們救出來？這樣有更多幫手一起找龍鬚！」

阿威游到海面下漁網周圍，用自己鋒利的背鰭刷地將魚網劃破，裡頭那群魚瞬間獲得自由，全都感謝阿威。

聽完邊邊的說明之後，魚群全部四散，按著阿威身上那根龍鬚的特徵，翻遍了牠們所能游到的各處角落與岩縫，仍然找不到第二根龍鬚。

一整天下來，阿威有氣無力地癱在一座海底礁岩上，失望極了。邊邊看見阿威的模樣，好奇地問：

「阿威，為什麼你非得要千辛萬苦在大海裡找龍鬚？等它們慢慢長出來不就好了嗎？」

阿威聽見，有點不好意思地用龍爪刮了刮自己光滑的下顎。

「這個嘛……其實我跟其他龍不一樣，天生長不出龍鬚。」阿威說：「從小我就很羨慕身邊的龍大哥跟龍長輩們，牠們全都能長出又長又粗的龍鬚，看起來非常威風。」

「可是，我覺得你沒有龍鬚的模樣很帥呢！」邊邊發自內心說道。

「真的嗎？」阿威笑了笑，拿出原本纏在邊邊尾巴上的那根龍鬚，珍惜地摸著它：「這龍鬚是我拜託龍老爸在過世後留給我的，對我來說，它們就像我的自信心。所以我非找到它們不可！」

「我懂我懂！就看我吧！這天生的長短鰭，在海底游動總是歪一邊很難看，雖然大家沒說什麼，但我也希望能跟大家一樣，能夠有兩只長得均勻又好看的魚鰭！」

聽完邊邊的話，阿威靜靜看著牠的長短魚鰭，彷彿在思考什麼。

下一刻，整座海底傳來震動，阿威睜大雙眼：

「發生什麼事？怎麼會突然有大震動？」

「那是住在海峽低谷裡的大海怪，牠最近經常翻身，引起亂流，海底生物們都非常害怕。」

「海峽低谷？你怎麼沒帶我去過？」

「那裡非常危險，別說我一條小黃魚，就算是大鯨魚、龍宮的龍王都不敢隨意招惹大海怪！」

阿威想，游遍整個大海都沒能找到的第二根龍鬚有可能就在海峽低谷裡。祂讓邊邊留下，自己前去大海怪住處，但邊邊說自己答應了幫阿威找回第二根龍鬚，堅持一起去。

阿威跟邊邊來到低谷入口，立刻感受到從底部傳來的亂流和波動。

「震幅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邊邊你要抓好，小心別——」

「啊——」

阿威的叮囑還沒說完，邊邊就被突如其來的力量給捲進低谷深處。

「邊邊！」

阿威馬上跟著衝進低谷，眼睜睜目睹大海怪張著滿是歪牙的大口，將邊邊吞了進去。

見到那畫面，阿威怒紅雙眼，氣憤大喊：

「可惡的大海怪！把邊邊交出來！」

阿威身上開始散發熱氣，嘴角冒出火焰，周圍的海水溫度瞬間升高，祂準備發動火球攻擊大海怪——

一個微弱的聲音從大海怪嘴裡傳出來：

「我、我在這……」

被阿威的氣勢嚇到的大海怪驚慌地說：

「停停停！跑到我家門前突然發脾氣想把我煮熟，我惹你了嗎？神龍！」

阿威怒目看著大海怪：

「閉嘴！不，別閉嘴，張開嘴讓我看，如果我朋友還活著就

不跟你計較！」

大海怪聽話地張開大嘴，一陣難聞的氣味當著阿威的臉撲過來。

「好臭！你這大海怪都不刷牙！回頭我一定要龍王叔叔寄支牙刷給你！」

「阿威，我在這裡——」

阿威很快看見掛在大海怪牙齒上擺盪的小黃魚身影。

「邊邊，你沒事吧？」

邊邊驚魂未定地從大海怪口中游了出來。

「當時一陣漩渦將我吸進大海怪口中，緊急時候我利用自己的長短魚鰭游向側邊，抓住了卡在大海怪牙縫上的繩子，才沒被吞進肚。結果現在才看清楚我手上的繩子原來是這個！」

邊邊開心地拿出「繩子」，阿威一看，這不正是第二根龍鬚嘛！

「阿威，兩根龍鬚都找回來，你可以回廟裡了！」

阿威看著兩根龍鬚，沉默片刻後，告訴邊邊：

「邊邊，謝謝你，但我想，我以後不需要龍鬚了。」

「啊？為什麼？」邊邊很意外。

「我想起老爸說過，龍之所以成為龍，是祂的自信、和願意幫助他人解決困難，我想祂不會希望我總是仰賴祂的龍鬚來裝飾自己。」

「哇！阿威，現在的你看起來真是年輕又帥氣！那我也要像阿威一樣，為我的長短魚鰭感到驕傲！」

「哈哈，是啊！多虧它們讓你躲避危險沒被大海怪吞下去，是長短鰭救了你！」

「啊！好痛啊！我的牙齒好痛！」

大海怪捂著嘴，痛得在地上打滾，整個海峽低谷跟著震盪起來。

原來海底地震頻頻，是因為大海怪蛀牙，牙疼到受不了了！

邊邊看著大海怪，又看見龍鬚，突然有了想法。

「阿威，既然這兩根龍鬚你決定不要了，我可不可以拿來用？」

「可以啊，你打算用在哪裡？」阿威好奇問。

邊邊微笑著將兩根龍鬚打了個繩結，然後套在大海怪的蛀牙上，最後將龍鬚多出來的部分交給阿威。

「可以幫我用力拉嗎？」

阿威立刻明白，原來邊邊想運用龍鬚拔下大海怪的蛀牙。

「你真聰明，只要大海怪不牙疼，就不會一直翻身造成亂流跟漩渦，害其他海底生物遭殃。我的龍鬚能夠為這片海提供一點幫助，真是太好了！」

阿威握緊手上龍鬚用力一拉，將大海怪的蛀牙拔了下來。

道別邊邊後，阿威回廟裡，跟往常一樣盤踞在最喜歡的屋頂上，吹涼爽的海風。龍大哥跟眾神明們都很意外阿威沒帶回龍鬚，阿威回說以後不需要了，祂要保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呀，曾經有隻小黃魚告訴祂：沒有龍鬚的阿威，年輕帥氣多了！

評審意見

◎吳櫻

〈龍鬚〉表現自我定位、自我認同和自我價值的尋找與發現。「飛龍阿威」身上引以為傲的東西失落了，離開熟悉的環境，著急地尋找。過程中和相遇的朋友互相幫忙，真誠鼓勵。慢慢體會，讓自己覺得竊喜的東西，得失其實沒那麼重要，生命中自信善良才是最為珍貴。人物轉化生動自然，趣味十足。

第三名

虎爺選美大會

黃淑萍



得獎感言

得知獲獎的當下，正在陪四歲的女兒玩。

我說：「媽媽得獎了欸！」女兒抬起頭，笑了，拍著手：「耶！」

那個當下，我知道我不只得獎，還得到天下最大的鼓勵。

然後，我開始期待著，當女兒

識字的那一天，她能讀完故事後說，「媽，你寫的故事好有趣！」

謝謝我的女兒，豐富了我對童話和未來的想像。

謝謝我的家人，你們無可取代。

個人簡介

現居臺北的高雄人。大部分的職業生涯是在科技業當工程師，寫作是生活夾縫中的反思。在現實的生活中打轉時，尋求內心的平衡是一直在努力的目標。曾獲國語日報牧笛獎、臺南文學獎、浯島文學獎、南瀛文學獎。

一直以來，福安宮總是靜謐肅穆。但是，今天可不得了了。

要不是千里眼擋在前頭，媽祖娘娘暱稱為「阿虎」的虎爺早就衝出去了。阿虎說：「祢不要阻止我，我非去跟他說清楚……」

偏偏在宮外的順風耳，還火上加油：「那小子還跟他阿嬤說，祂真的長得不像老虎！哪有老虎的耳朵那麼長……」

「小孩子不懂事，不要跟他計較。他剛剛也跟祢道歉了。」千里眼說。

「他才不是真心道歉。是他阿嬤要他道歉，他才說對不起。」阿虎的臉漲得好紅，連頭上那雙有點長的耳朵也覺得熱了起來。

順風耳卻又邊笑邊說：「他居然還說……祂的鼻子像草莓一樣……」

當和事佬的千里眼一聽，竟也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這下子，阿虎的臉漲得更紅了。

原來，一早的福安宮來了一對嬤孫。阿嬤跟媽祖娘娘上完香後跟朋友閒聊。

七歲的佑安坐不住，拿著足球在宮裡踢來追去的，一刻不得閒。足球滾進媽祖娘娘的神桌下，剛好停在阿虎的面前。

佑安鑽進神桌下，拿到球的同時，和阿虎四目相交。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他看了又看，接著居然大喊：「阿嬤，你快來看，這裡有一隻長得好像狗的貓！」

阿嬤三步併兩步過來，一把把佑安拉出來，「那是虎爺！快跟虎爺說對不起！」

「可是祂比較像狗！怎麼會是老虎……」佑安可不同意。

但是，阿嬤可由不得他，佑安再不甘願，也只能道歉，「對不起！是我看錯了。」

阿嬖這才滿意地帶著佑安離開福安宮。

佑安雖然道歉了，嘴裡卻還是叨唸著，「明明就長得像狗啊！」

阿虎氣不過，從神桌下跑出來，直說要討公道。

誰知正在宮外的順風耳把耳朵拉得好長，把嬖孫倆在路上的對話盡收耳底，還現場轉播給千里眼和氣極敗壞的阿虎聽。

「他還說，和海報上的虎爺根本不一樣，海報上的虎爺威風凜凜，哪像剛剛那隻，像剛出生的小狗。」

阿虎終於擺脫千里眼的箝制，直往外衝，所幸被剛進門的順風耳擋下來。

「你看，我哪像小狗，我從神桌下走出來，還不是可以變得跟你們一樣大。」阿虎很不服氣。

「唉啊！小孩子哪懂這些啊！」千里眼說。

順風耳卻說，「我倒覺得他說的不無道理！」

只見順風耳把一張海報放到他們面前，「阿虎……這個……是你嗎？」

阿虎瞄了一眼，「這麼帥氣挺拔，當然是我。」

「不只耳朵不一樣，你還動了什麼手腳？」千里眼把海報放到阿虎旁邊，認真比較著。

「嗯……眼睛放大一點，下巴修尖一點，鼻子墊高一點……」阿虎說，「唉啊！現在誰放照片不修一下圖的？我們家媽祖娘娘保養得那麼好，拍照的時候也會開濾鏡讓自己看起來氣色更好啊！重點是，那個小鬼頭……他那樣講，我很難過……我明明很帥……咦……怎麼海報上還貼了一封給我的信……」

阿虎立刻打開信，原來是一張「最靚虎爺就是你」的邀請卡。

內容大概就是將選出最靚的虎爺，歡迎虎爺來參加。

「這是虎爺的選美大會嗎？」千里眼說。

「這根本就是在找我啊！」阿虎一改剛剛的怒氣沖沖，信心滿滿地說。

*

「阿虎，你趁著媽祖娘娘和王母娘娘出去玩，是不是偷用媽祖娘娘的保養品？」千里眼目不轉睛地看著阿虎說。

「我打過電話跟娘娘知會過了！娘娘說，可以把面膜跟化妝品都借我。可惜現在預約醫美來不及了，只能找個地方保養一下……這幾天我可要好好睡美容覺才行。」阿虎一點都不馬虎。

到了預定的日子，阿虎換上他最得意的行頭，興高采烈地出席了。

果然，各地的虎爺都來了。

有醫療能力的虎爺大都打扮成醫生樣，有招財能力的虎爺就捧個金元寶，倒是平常在驅逐邪魔和保平安的虎爺的打扮各有特色。有的虎爺像戴了瞳孔放大片，眼睛又大又有神，有的去做了水晶指甲，有的還燙了睫毛……現場可說是爭奇鬥豔、美不勝收。

「有小孩說我像貓，我明明就是老虎，哪裡像貓……」

「我這種半人半虎樣的，被說像怪獸！」

「我直接被說醜！」

原來，大家都曾經被小孩羞辱過。

「居然還有人說，小孩不會說謊，是說實話。」

「我們明明最愛護小孩，怎麼在小孩的眼裡變得那麼不討喜了！」

「所以，藉著最靚虎爺的活動，我們都來證明自己很不錯啊！」

這樣的言論一出，虎爺們紛紛表示贊同。

隨著活動接近尾聲，終於要選出最靚虎爺。

活動採計名投票，每位虎爺都有一票，除了不能投給自己，可以投給任何的虎爺。

每位虎爺無不挺起腰背，希望展現最好的一面，來獲得更多票數的青睞。

阿虎也一樣，祂不時拿出鏡子整理自己，深怕一根不該存在的汗毛會壞了自己的妝容。

就在要進入投票的時刻，阿虎的手機響了，居然是千里眼打來的，祂著急地說：「阿虎，出事了。無名山的地牛翻身，讓好幾輛巴士翻車了。偏偏這個時候，娘娘的手機打不通……」

一旁的順風耳則說，「以前覺得手機真好用，要找誰一打就通，比我四處找人快。偏偏遇到訊號不好，拿再好的手機也沒用。」

「我先過去看看！」阿虎說。

阿虎一掛掉電話，發現現場的虎爺們似乎也都收到通知。不一會，大家全往無名山跑了。

*

無名山上橋斷路毀，虎爺們兵分多路，終於在山谷邊找到翻落的巴士，現場哀鴻遍野，有的還被困在車內。阿虎才幫被壓在大石下的人脫困，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佑安……阿嬤找不到你……你快出來……」

「這不是前幾日才帶著孫子去福安宮參拜的阿嬤嗎？」阿虎心想，接著，祂就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阿嬤……我在……這裡……」

循聲看過去，被吊在山壁的樹枝上的，可不就是當日笑祂像隻小狗的小孩。

但是，現在可不是能讓阿虎遲疑的時候，地牛又動了，山晃樹搖，叫佑安的孩子已經往下掉。阿虎往前一奔，在最後一刻接到佑安，接著，又閃又躲，才讓佑安免於被落石擊中。

偏偏土石傾洩而下，直向他們而來，眼看就要將一切淹沒。說時遲，那時快，阿虎大吼一聲，聲音頓時像巨大的屏障擋在前頭，滾滾土石竟戛然而止。

阿虎厲聲道：「祢這隻大笨牛，連我這個山老虎祢也不怕了嗎？」

「虎爺饒命啊！我的背好癢，平常小小的翻身也不會這樣，前陣子有人來山裡盜砍大片的林木，土石才會這麼鬆動……」地牛好委屈。

還好，千里眼和順風耳帶來娘娘恩賜的神藥，地牛擦了之後，總算不癢了。

人間的救難隊來了，將受傷的人們一一送往山下的醫院。

虎爺們這才紛紛離開無名山。大家回到會場，繼續未完成的投票重頭戲。

但是，經過了奔波，大家不是鼻青臉腫，就是灰頭土臉，都說不上乾淨了，又怎麼能稱上「靚」，大家根本投不了票。

有人起鬨，「那不如改投誰最髒吧！」一句玩笑話，居然獲得贊同。

結果，阿虎為了救佑安，又是跑跳，又是躲土石，妝都花了，全身更沒一處是乾淨的。最後，竟得到壓倒性的勝利，獲得了最高票。

*

福安宮總是靜謐肅穆。今天也沒什麼不同。

媽祖娘娘確認好要和王母娘娘去下午茶的地方，手機訊號良好之後，就開開心心地出門了。

千里眼張了一天的大眼巡視附近沒什麼異樣後，閉目養神去了。順風耳最近迷上毛毛蟲變成蝴蝶時破繭而出的聲音，老是坐在宮外，拉長耳朵這邊聽聽，那邊聽聽。

午後時分，暖陽照進福安宮，舒服得很，阿虎忍不住打了個大呵欠後，才發現，眼前不知何時來了一雙靈活的大眼一直盯著祂看。

「沒錯！一定就是祢，沒有老虎會有那樣的草莓鼻了。」佑安小小聲地說，但是阿虎卻聽得一清二楚。

「哼！害我不能得到最靚虎爺獎項的小鬼頭。居然還敢來數落我！」阿虎轉過頭根本不想理他。

「那麼長的耳朵，根本就像隻狗……」佑安繼續說。

阿虎按捺下油然而升的怒氣，打算繼續不理。

佑安卻摸了摸自己臉上的繃帶，接著說：「還好有那雙長耳朵，我才能穩穩地捉住，沒有從祢的背上掉下來。虎爺！謝謝祢救我！」

他雙手合十，對著阿虎深深地鞠躬之後，才離開。但是，在鑽出神桌前，卻又回頭，「雖然，我還是覺得祢比較像狗！」他吐了吐舌頭後，一溜煙跑了。

阿虎看著被晾在一旁的「最髒虎爺」獎牌，摸了摸祂的長耳朵和草莓鼻，卻笑了。

評審意見

◎王文華

本文以民間信仰虎爺為主角，因為長相與「虎」不同，急需依賴一場選美來尋求認同，然而在一場突來的意外中，虎爺展現「神蹟」，奮勇救出孩童。故事結尾，雖然虎爺還是不像虎，但保家佑民的形象，卻已深入孩子心中。

故事中，處處展現現代與傳統交互融合的小地方，是本文脫穎而出的另一原因，從媽祖用手機，虎爺要選美，打手機，用濾鏡修片，在在讓人感受到神仙的另一面，詼諧幽默，讓人感受即使是仙人，也要與時俱進，神仙才能永保「新鮮」啊。

佳 作

石虎的月亮

禾薯薯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給了我許多溫暖的緣分。在走得歪歪扭扭的人生路上，謝謝每一個願意陪著我繼續往前的人事物。期望這個世界能夠變得溫柔。

個人簡介

竹女人，成大臺文畢。最近致力於忙裡偷畫畫和餵胖家中老貓。

1

呼！

搖晃的墨綠樹影與低伏的小丘後張著一片如深海般的夜。

吼！

今晚的風好大呀！

紫黑色的雲像被風所追趕的黑色魚群，一朵朵急匆匆地游過天際。

時而隱身在黑雲之後的半圓月亮，透著蜂蜜色的飽滿光澤，讓人忍不住想伸出手指沾一口嚐嚐味道。

呼！呼！

風吹過，月光似乎隱隱地晃動了一下。

吼！吼！

一朵朵被嚇跑的黑色雲朵又驚慌地逃過月亮四周。

哇！

月光被打翻了。

不知道是被風給吹翻的，還是被哪朵粗心的雲給撞翻的。

金黃的光芒，像從湯匙上滴落的蜜，從空中緩緩地落下來，在森林的中央空地聚成一圈金色的池。

被森林中央透出的光芒給吸引的動物們，從枝椏間、洞穴裡好奇地探出頭來，小心翼翼地靠近靜謐而美好的月光池。

2

從蔥綠的灌木叢間，露出了一對又圓又尖的小耳朵。

小石虎奇奇在黑暗中亮著一雙琥珀般的眼，入迷地注視著外頭的景象。

在黑暗中散發柔和光彩的月池，就像是跳跳注視自己的那雙眼睛。

奇奇的同胎兄弟，跳跳，前幾日死掉了。

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

當媽媽外出覓食時，奇奇跟在跳跳的身後，一起偷跑出原本藏身的草叢堆，他們一邊打鬧地撲向對方，一邊蹦蹦跳跳地探索陌生的環境。

好奇心重且膽子大的跳跳總是走在第一個，他比奇奇更加健壯也更加敏捷，可以高高跳起再悄無聲息地落在草地上。

奇奇總是很努力地跟上跳跳的腳步，但他總是遠遠落後，因為他膽子小，一點風吹草動他就會嚇得僵在原地不動或是飛也似地逃開。

矮樹叢的盡頭是灰色走道，跳跳壓低著身子從小坡上偷看。

在光禿禿的灰色走道上，一隻隻從未見過的巨型猛獸，兩眼噴射著刺眼的光，呼嘯地從遙遠的一方奔向另一個遠方。

媽媽總是再三警告他們不要太靠近那些灰色走道，走道和走道的另一端是屬於巨獸們的世界，充滿陷阱和危險。

可是跳跳是勇敢的跳跳，他可不會輕易被那些猛獸給嚇到，更何況從灰色走道的另一側世界正隱隱傳來一股他不曾聞過卻又似乎相當誘人的香氣。

他鼓起勇氣走下小坡，打算在奇奇跟上之前先去探一探路，回頭再帶奇奇一起去冒險。

猛獸亮著的雙眼似乎還在遠方，跳跳深吸一口氣，踏出了第一步。

快快快！

跳跳順利地躲過第一隻朝他奔來的猛獸。

不能鬆懈，再一次，快快快！

這次猛獸的身子微微地擦過了他的尾巴，讓膽大的他也嚇出一身冷汗。

他雖然有些慌了手腳，但還沒忘記自己的目的地。

跳跳再一次勇敢地踏出下一步。

然而這一次，那噴射著刺眼光芒的雙眼已經貼近他的身前。

當奇奇好不容易來到小坡旁時，他看見一隻急奔而去的猛獸，和飛在半空的跳跳。

他們的視線短暫地交會。

跳跳充滿困惑的雙眼，像是劃過天際的兩道流星，帶著平靜而寂寞的光墜落。

那一夜，非常深的夜，顫抖著身子躲在小坡上的奇奇，只能不知所措地望著一動也不動地倒在路旁的跳跳。

他一直等，等到森林深處傳來媽媽呼喚的聲音。

在那更深的夜裡，他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理解，為什麼跳跳要獨自留在那個可怕的灰色走道，不回來他的身邊。

3

呼！呼！

森林被風吹得不停地舞動著枝椏。

奇奇躡手躡腳地從灌木叢中走出，風的聲音掩蓋了這細微的動靜，他趁其他動物都不注意的時候，快速地伸出手從月光池裡抓了

一把月光，再飛快地鑽回灌木叢。

月光在他手中透出靜謐而溫柔的光，卻也帶著一股涼意。

為了避免被其他動物發現而受到責難，奇奇急忙地跑離動物們所在的月光池。

不過慌張的他一不小心絆了一跤，握在手裡的那一坨月光從他的掌心滾了出來，沿著草地滾啊滾，滾成了一個小圓球，成了一個小月亮。

奇奇忍著痛爬起身來，撿起了小月亮。

他愣愣地看著手中的小月亮，忽然靈光一閃，在上頭捏出兩個又圓又尖的小耳朵。

他將長了耳朵的小月亮放在手中再次仔細端詳，似乎還是不太滿意，又將「作品」重新揉成一團，再分成好幾小團月光，雙手並用地重新揉製。

經過一番努力，一隻散發著光芒、有著小手小腳和尾巴的迷你石虎出現在奇奇的手掌心，他不禁露出了滿足的微笑。

「希望我們能永遠在一起。」奇奇對著迷你石虎輕聲說道。

如同魔法一般，迷你石虎在他手中像是剛睡醒似地伸了一個懶腰，接著輕盈地踩著小小的步伐繞著他的手心打轉。

奇奇親暱地用鼻子蹭了蹭迷你石虎，手中的迷你石虎卻往後跌了一跤。

迷你石虎實在太迷你了。

4

月光池的動物們七嘴八舌地討論著該如何把月亮送回天上去。

讓鳥兒們各自抓著月光池的一角一起飛上去嗎？

五色鳥、紅嘴黑鵝等鳥兒們都搖搖頭，今天風太大了，他們恐怕無法順利起飛。

那麼，大家一起將月光池揉成大球讓猛男黑熊大哥擲回天上嗎？

黑熊大哥嘆了一口氣，今天風太大了，恐怕丟到一半月亮就會被吹回地面。

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大家面面相覷。

唯一沒有加入討論的便是石虎媽媽，她正慌忙地找尋她的孩子。

她已經失去了一個孩子，不能再失去另外一個孩子。

奇奇想和迷你石虎一起做好多的事情。

奇奇想和他一起玩摔跤遊戲，可是好像一撲上去迷你石虎就會被壓扁。

奇奇想和他一起玩躲貓貓，可是迷你石虎是月光做的，藏在哪裡都會立刻被發現，讓他當鬼的話，他小小的步伐又要走好久好久才會找到奇奇。

奇奇想和他窩在一起睡覺，可是又怕睡糊塗時一翻身就壓到他。

奇奇煩惱地看著在他手心裡悠哉翻滾著的迷你石虎。

「奇奇，你必須把月光還回去。」

媽媽不知何時找到了藏在森林深處的奇奇。

「可是媽媽，我好想念跳跳。」

「可是他不是你的月亮，更不是我們的跳跳。」

媽媽悲傷地垂下了雙眼，讓奇奇想起在那個沒有月亮的夜晚，那兩顆墜落的流星。

「我真的很想念跳跳……」奇奇低頭看手心裡迷你石虎。

透著涼涼月光的迷你石虎沒有表情，只是高高地抬著頭，好像也正注視著奇奇。

「我也很想念他。」媽媽走過來用鼻子蹭了蹭奇奇的臉，她溫熱的眼淚滴落在他的臉頰上。

「跳跳已經沒辦法回來了，但是我們應該要送月亮回家。」

5

月光池靜謐而美好，動物們仍然圍繞在池邊七嘴八舌地討論著。

灌木叢裡，露出了兩對又圓又尖的耳朵。

整夜呼呼作響的風，忽然暫時安靜了下來，動物們因此疑惑地停下了討論聲。

石虎媽媽帶著小石虎奇奇和迷你石虎來到了月光池邊。

奇奇低著頭依依不捨地看著手掌心的迷你石虎。

「你可以回家去了。」奇奇眼眶泛著晶瑩的淚。

沒有五官的迷你石虎靠向奇奇的臉，像是用冰涼的鼻子輕輕蹭了他一下。

接著，月光做的迷你石虎，輕盈地跳下奇奇的手，往月光池的方向落下。

過於迷你的迷你石虎在落下的瞬間悄無聲息地消失在池底。

但短暫的靜默後，池面忽然掀起巨大的波浪，那些高高沖起的浪又漸漸變成了各形各狀的月光，最後在閃耀的光芒之中，一隻比森林的樹還要高大的巨型石虎站在了原本月光池所在的位置。

巨大石虎轉過頭來沉默地看了一眼石虎媽媽和奇奇。

呼！呼！吼！

夜風又再度喧鬧了起來。

巨大石虎蹲伏下身子蓄積力量，然後用他強健的腿向上一跳。

輕盈地、悄無聲息。

吼！吼！

他跳得好高好高，連夜風也無法阻撓他。

一直到踏上了深邃無垠的夜空時，巨大石虎才慵懶地伸了一個懶腰，躺下身子變回了一個半圓的月亮。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

佳 作

波波

村丸子



得獎感言

第一次嘗試將腦中的故事用文字整理出來，才深深體會了解這有多麼不容易。期許自己可以把握住每個靈感來的時機，繼續用文字創作還有記錄生活。感謝突如其來的靈感，感謝這樣的比賽機會，感謝所有相關人員，謝謝。

個人簡介

喜歡閱讀，喜歡畫畫，也喜歡各種圖像繪本。用簡短文字寫著日記，精簡的圖畫線條記錄當下心情。

波波有著圓滾滾的肚子，比滿月的月亮還圓的閃亮雙眼，蓬鬆柔軟的毛髮輕輕覆蓋住波波的身體。總體來說，波波就是一個圓，也可以說用圓這個單字就足以形容波波整體外型。

波波總是在太陽照亮整個波波屋（從搬進來的那一天起，波波就一直這麼稱呼）的前一刻醒來，然後盯著最後一塊暗處，觀察光影的變化。當光線飽滿包圍著波波，就是波波正式起床的時刻。即使有四季輪替著，有晴天也有雨天，各種不同的天氣影響，波波卻能跟著細微的光與影，感覺時間的流動，在自己設定的那一刻醒來。

「今天的太陽光真是美麗！」如同之前的每一個早晨，這一天波波一樣在醒來後將第一個讚美獻給太陽光。

波波屋位在十個波波身高深的地底。小巧的半圓形結構，所有的自然光源來自半圓體正上方的巨大圓形開口，開口處裝設了一扇透明圓形玻璃門，輕輕地推開圓門，就是寬大往上延伸至地面的通道。沿著通道的梯子爬至洞口處是另一扇圓門，和底下的門一模一樣，不過這道門的開啟方式是輕輕往下拉。再回到波波屋的內部，屋裡簡單卻不單調，所有的家具像是原本就應該在那裡一樣，以各自不同尺寸的圓形樣貌，點綴整個波波屋。

圓圓的波波躺在圓圓的床上，讚美完這天的陽光，起身後第一個伸展，是一對圓滾滾雙手在空中畫出的圓圈。運動完洗臉刷牙前，波波會在圓形煎鍋裡打入十顆圓圓的蛋，光澤飽滿的蛋黃聚集到煎鍋正中央，撲滋撲滋小火慢慢煎，等到顏色變得金黃，剛好也完成了早上的梳洗。

「這是屬於我的小太陽。」波波說完邊輕快哼著歌，小心地將太陽蛋移到心愛的圓盤裡。早餐的香味與頭頂上溫和的日光瀰漫整個波波屋，當波波準備吃下第一口太陽蛋時，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一瞬間，屋裡的光線像是被某種大型吸塵器完全吸走，四周一

片漆黑，波波連距離眼前五公分不到的那口太陽蛋都看不到。波波沒有驚慌害怕，他憑著熟悉的記憶，找到屋裡夜晚才會使用的一盞圓形立燈，接著點開，頓時柔和的光充滿四周。波波抬頭想看清楚是什麼遮住了原本能穿透自然光線的玻璃圓門。

這樣的情況不是沒有發生過，大約五天前洞口上方飄落了一片秋天顏色的大葉子，陽光穿透乾枯的葉面，撒下不同深淺的橘黃色在波波屋裡，那個早晨的波波享受著大自然的驚喜光源，吃完早餐才緩緩爬到洞口移開那片巨大又美麗的落葉。還有一次是數不清的小片花瓣堆積，被那日時而大時而小的風，吹起又層層飄落，那天波波沒有出門，躺在床上觀看洞口的忽明忽暗。除了落葉與花瓣有時還有鳥的羽毛，或是蟬的脫殼，這些都可以輕鬆移除，但這一次感覺不一樣，洞口扎扎實實的被阻擋，一點點的光都透不進來。

深呼吸幾次後，波波在自己心跳聲的陪伴下，一階一階往上爬向洞口。抵達洞口，拉開洞口的圓門，一陣乾草清香撲鼻。藉著從底下傳到這裡的微弱光線，隱約可以看見，那是由無數的乾枯雜草和樹枝交錯堆疊而成的神祕物體，無法看出它的大小。波波舉起雙手往上用力一推，一點動靜都沒有。再試一次！這次波波站穩腳步，心裡倒數著。三！二！一！嘿咻！

波波感覺已經把一整天的力氣都用光了。神祕物體依舊穩穩地擋在洞口。就在這時，從上方傳來了歌聲，溫暖悅耳彷彿陽光輕撫，安心的感覺隨著樂音流竄在波波全身上下，波波不再感到擔心，順著階梯靜靜地爬回屋裡。

頭頂的歌聲像是魔法般能撫慰心靈。雖然少了太陽的光芒，但神奇的歌聲像是替代陽光般，在不同時刻唱出合適的曲子。早晨柔軟輕快地喚醒波波，舒爽帶有暖意的節奏伴著波波吃早餐，午後波波就著寧靜單純的鳴唱，讀著心愛的書。黃昏時，波波會再次爬到

洞口，試著推動神祕物體，但依然沒有移動的跡象。波波不知道何時才能見到陽光，同時卻也感謝神奇歌聲的陪伴。

到了第三天清晨，喚醒波波的是來自洞口的聲響。波波快速起身，點開了燈，接著毫不猶豫地爬向洞口。聲音越來越近，當波波舉起雙手試著再次推動神祕物體的同時，唰——的一聲，光線從四面八方湧向波波，瞬間大量的光使波波緊閉著雙眼。等到波波再次睜開眼睛，終於看清楚是什麼遮住了洞口。

原來是咕咕鳥家族的鳥巢！眼前越飛越高的龐大物體，是合力用嘴巴咬著鳥巢的咕咕鳥爸爸與咕咕鳥媽媽，他們奮力拍動翅膀往前方的大樹頂端飛去。仔細看，鳥巢裡還有大約四、五隻小小咕咕鳥精神飽滿地合唱著，像是打氣般可愛又動聽。

在樹頂安置好鳥巢後，咕咕鳥爸爸又朝著底下洞口處的波波飛近。咕咕鳥媽媽則是飛往另一處。咕咕鳥爸爸落地站穩後，向波波深深一鞠躬，接著說話了。

「親愛的波波，真心向你道歉。三天前一陣巨大的怪風，把我們一家連同鳥巢從樹上吹了下來，就這麼吹落在你家洞口，還好鳥巢與家人都沒事，不過我的翅膀卻撞傷了（翻開帶有凹折的左邊翅膀），光靠咕咕鳥媽媽是無法移動鳥巢的，於是只能在原地等待傷勢好轉。我們知道你最喜歡跟著自然光線生活，但我們卻擋住了你的光。咕咕鳥媽媽想出了用歌聲代替太陽的方式，來提醒洞裡的你。我們全家一起為你歌頌大自然的每一刻。」

「請不用介意，我享受了從來沒有過的體驗，雖然少了陽光就像你少了翅膀一樣，不過你們全家溫暖的歌唱安撫了我原本可能焦慮的心。我也要謝謝你們。」

這時咕咕鳥媽媽從另一邊的高空飛來，嘴裡咬著一小把美麗的風鈴草。他將風鈴草放到波波手中，然後也不好意思地向波波道歉。

他們在早晨清爽的陽光下愉快地聊著天，突然一陣咕嚕聲，從他們三個的肚皮裡傳了出來，他們看著彼此笑了起來，臉上也都多了圓圓的紅暈。

「我們要回去樹頂鳥巢準備早餐了，小小咕咕鳥們應該也餓得肚子咕嚕叫了！親愛的波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謝謝你們送我的美麗風鈴草，祝親愛的咕咕鳥家族也有美好的一天。」

回到波波屋，波波立刻翻出圓形的花瓶，將風鈴草完美地植入。接著關掉室內的圓燈，再次享受自然光線的包圍。灑滿陽光的圓形餐桌，圓形餐盤裡圓圓的太陽蛋，圓圓的波波，望著圓形花瓶裡的風鈴草，愉快地吃早餐。

仔細地聽，微風在光線裡穿梭，吹拂著波波，也輕輕吹動了風鈴草。風鈴草悠悠地擺動，發出細細柔柔的聲音，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樂曲，波波心中充滿愉悅，他知道，今天、明天、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

佳 作

貓乙真人

石尚清



得獎感言

這一看就知道是貓奴寫的故事。
貓就是這麼令人著迷的動物，親人也好，拒人也好，都讓我忍不住停步痴迷。我寫故事若遇上瓶頸，只要讓貓的身影從故事的罅隙優雅閃過，情節的推展瞬間就順利起來。

我寫得開心，希望閱讀的人也開心，最好，也愛上貓這個可愛的小動物。

個人簡介

臺中出生的宜蘭人女兒。貓癡，住過的地方有臺中、臺北、新北、花蓮、臺南、廈門、福州、上海……但是不管搬到哪裡，先認識的鄰居都是貓，不是人。

1

貓乙真人住在喵島上的呼嚕峰，呼嚕峰是貓族們夢寐以求的天堂，正面看起來像毛線團，側面像貓抓板，每次出門前，貓乙真人都要痛快抓幾下才下山。

貓乙真人之所以成仙，是因為祂擁有一秒鐘瞬間入睡的功力，令失眠的廣大信徒們豔羨不已，他們在床上模仿貓乙真人翻來翻去的姿勢，希望能快速入睡，但大抵來說，貓族得道容易，人族慧根有限，千年出現一個就了不起，記得前一個人叫陳搏吧。

貓乙真人既已成仙，沒事就下山晃盪打打牙祭，順便看看當今世界又多了什麼新鮮事兒。祂最愛的是尚青麵店的骨仔肉，很多人誤解貓最愛吃魚，其實大大錯了，如果有整口肉可以吃，誰要吃又是骨又是鱗的魚肉啊？

某個雲像棉花糖的懶洋洋下午，貓乙真人咀嚼著祂最愛的骨仔肉嫩筋，正要回家時，忽然覺得身體不對勁，是一種反胃＋昏眩的感覺。

「不妙，雞肉有毒！」這是祂第一個湧上的念頭，但自己馬上就推翻了，貓舌頭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刺比銀針還敏銳，味道不對馬上就學蟾蜍猛吐口水。

但此時貓乙真人法力怎麼都無法施展。以前只要閉上眼睛翻個身，就可以回到呼嚕峰上，但現在……

無論翻了幾百個身，睜開眼睛還是在麵店裡。

尚青麵店要翻過九百九十九座山，經過九百九十九個村落，加上一條貓討厭的河流，才回得了呼嚕峰。光想都腿軟了，但是恢復法力的祕笈得回呼嚕峰才有，只好沾口水洗洗臉，提起精神往呼嚕峰的方向走。

2

其實剛走幾步路就累了，太陽太大，這應該是貓睡覺的時間啊！他又走幾步，還是忍不住四肢貼在地上耍賴，癱軟間突然覺得身子一輕，接著一陣顛簸。原來被銜在一張大嘴裡奔跑，不知跑了多遠才被放下來。

「呼，好在我腿長跑得快，不然你就中暑死掉了！」一隻黃金獵犬帥氣地甩甩毛說。

「噁心死了，都你的口水啦！」剛下地，貓乙真人就抱怨。

「太過分了，我可是知名的尋回犬呢！」黃金獵犬一臉受傷地說。

「好啦，非親非故，你幹嘛幫我啊？」

「其實……你很像我一個朋友。」

「像你朋友？」

「他跟你一樣喜歡貼在地上。對了，你一隻小貓，為什麼自己在荒郊野外？」

「我要回家，在呼嚕峰。」

「家啊……我陪你回去吧！」黃金獵犬眼底出現一抹憂傷，說完逕自往前跑，貓乙真人只好快步跟上。

「欸等等我啊，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犬古先生，人家都叫我小古。」

「因為你喜歡吃骨頭嗎？」

「有肉吃，誰要吃骨頭啊！」

太有默契了，他們相視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那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說到名字，換貓乙真人愣了一下：「我是貓，名字還沒有……」

算了，你叫我咪咪好了。」

3

就這樣，貓乙真人跟犬古先生……咪咪跟小古，結伴往呼嚕峰走。

沒有仙術的咪咪開始只有蚱蜢可以吃，好在小古是個打獵高手，咪咪跟著他不但吃到美味的竹雞屁股，還有超彈牙的山羌腿。不過咪咪畢竟不是省油的燈，幾次後就回憶起很久很久以前的打獵技巧，牛蛙、白頭翁、野兔……都難不倒他。他們互相分享，就不怕肚子餓了。

這天天氣特別冷，咪咪看著小古蓬蓬的長毛，忍不住窩到他旁邊。

左翻。

右翻。

左翻。

右翻。

咪咪突然大叫一聲：「我知道了」，「啪」一下伸爪拍在小古臉上。

「你知道什麼啦？」小古莫名其妙被打醒。

「我知道我的法術為什麼失靈了！我失眠好久了。」

「一隻失眠的貓？！小古詫異地盯著咪咪看：「那你怎樣可以睡著？」

「不知道，『貓咪仙術大全』在呼嚕峰上，你知道貓記性不好，從來不背書的嘛！」

「好吧，那只好繼續走啦！」

走過了八百八十八座山跟八百八十八個村莊後，橫在眼前的，是咪咪最討厭的河流。往左看，沒有橋；往右看，沒有船，平常咪咪爪子沾到一點水就要趕快舔乾，眼前這一大片水……！正煩惱時，小古阿莎力地說：「上來，我揹你過河吧！」

「那怎麼好意思呢！」雖然這麼說，咪咪還是不客氣地爬到小古背上。

有幾隻貓能夠「搭」狗過河呢？雖然狗爬式忽上忽下地不太平穩。

正覺得威風凜凜，突然覺得屁股涼涼的，咪咪趴到小古耳邊問：「怎麼回事，我的屁股沾到水了啦！」小古沒吭聲，但繼續往下沉。屁股越來越濕了，才聽到小古的聲音：

「咕嚕……我……抽筋了」

還來不及尖叫，一貓一狗就都在水裡了。貓其實會游泳，只是水勢太大，沒多久就沉了，失去意識前聽到小古說：

「對不起……我今天……咕嚕……忘了……暖身了……」

4

老吳釣完魚準備回家時，發現淺灘上兩團濕答答的毛球，就把貓放到魚簍、狗扛在肩膀上帶回家。咪咪在昏迷中感覺被美味的烤肉大餐包圍，沒多久就醒過來。旁邊的火爐很暖和，但另一邊的小古還昏迷著，咪咪一著急，開始在屋子裡暴衝。老吳一開始還笑著對他說：「喵喵，晚餐還沒好啦，別急！」後來發現這隻貓不時停下來嗅嗅狗，他就過去檢視一下，發現狗的呼吸還很平穩，應該只是太累了。貓最後一次暴衝從狗身上踩過去，狗咳嗽了幾下就爬起身來甩毛，老吳放心了，回廚房繼續忙碌。

「你怎麼裝死不起來呢？」咪咪抱怨，可是開心地蹭著小古。

「沒有啊，我只是在睡覺啊！……嗯，什麼東西，好香啊？」

老吳蒸了魚，又烤了一塊香噴噴的五花肉，咪咪夢中聞到的氣味就是這個。還沒裝盤呢，他已經沒出息地改蹭老吳小腿了。一貓一狗吃了好一陣子生食，今天的蒸魚跟烤肉太好吃了！小古吃完又昏睡，老吳輕輕把他移到鋪好的床上。失眠的咪咪靠著小古，憂慮著還要多久才回得了家。

第二天，老吳準備了烤魚和滷肉；第三天乾煎雞胸肉……小古每天搖尾巴陪老吳出門。到第三天晚上，咪咪忍不住嘶了小古：「喂，再不走，我要掛掉啦！」持續失眠的咪咪毛髮凌亂，雙眼無神，小古感到很過意不去：「對不起，我真有點捨不得走，這裡好像我以前的家。」

「『以前』的家？」

「那個主人有了小孩後就不要我了，把我帶到很遠的山上丟掉，第一次我自己找到路回去，第二次被丟得更遠，就再也找不到路回去了。」

「這麼壞的主人，還想他幹嘛？」

「我本來也以為不會再想了啊！可是老吳好溫柔，他摸我的時候好像以前的主人……。」

「我也想留下來，可是再不找到睡覺的祕笈，我可能會死掉耶！不然，我自己回去好了！」

咪咪有點生氣地跳到窗臺準備出發，小古為難了一會兒，也悄悄開門出去追上咪咪，一路上還為自己不告而別感到愧疚。不過咪咪可一點都不會不好意思，因為臨走前，他已經捕好一打老鼠放在老吳門口當謝禮了。

5

雖然知道只剩一百一十一座山跟一百一十一個村落，可是路上小古常會不自覺地嘆氣，太愛人類，還是狗族的罩門。經過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時，小古無精打彩地踏過去，但咪咪的鼻翼動了起來：「嗯，什麼東西，這麼香？」

眼前這一大片，居然是貓草呀！

6

咪咪撲到貓草上又抓又咬，突然一陣反胃，「噁」地吐出一團毛球，瞬間，他感到部分法力回到身上了，原來是胃裡這一大團毛球讓他失去力量啊！他眼皮越來越重，但發現眼前這座山似乎有點面熟：「咦，這不是呼嚕峰嗎？」成仙後的貓乙真人用仙術來來去去，好貓本來該周周吃貓草的，但貓乙真人忘了自己多久沒吃了。不過這些祂還來不及想通，只想用最後一分力氣回到呼嚕峰上。

小古只來得及看到貓乙真人跳躍著上山的背影，一抬頭心中迭聲叫苦：「我的喵呀，這麼陡！」等到他繞了一大圈到達呼嚕峰時，貓乙真人已經睡一覺，神采奕奕地迎接他了。

「我的好朋友，為了答謝你一路上的幫忙，我想送你一個願望。」

願～望？小古心中浮現了河邊那間小房子，突然望出去的景物不一樣了：大河奔騰，河邊有個小小的人影正在釣魚，他汪汪大叫，朝那人影奔去。

7

老吳現在不一個人釣魚了，小古會幫他叼工具袋，咪咪偶爾在

吃飯時也會出現。

咪咪，不是在呼嚕峰嗎？不要忘了，貓乙真人只要翻個身，就可以到祂想去的地方。

有朋友的地方，比呼嚕峰那樣的天堂還令人難忘呢！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0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二會議室

決審委員：王文華・吳櫻・黃秋芳（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林婉君

本屆共收到156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150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林世仁、陳景聰、謝鴻文評選出20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王文華、黃秋芳推舉吳櫻為主席。本屆童話類需選出六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三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王文華：這次的參賽作品，令人驚豔，初讀時發現佳作很多。臺中文學獎設定三千字的限制，剛好是孩子晨讀的字數量，創作者也容易發揮。可是再細讀下去，會發現每一篇好像都有那麼一點點使不上力道，如果能再多一點點什麼會更好的那種感覺；這次熱鬧派的文章特別多，眾聲喧嘩，讀起來滿開心的，有點像我的寫作風格，可是，在熱鬧裡面應該要帶一點「什麼」，那一點「什麼」就決定了那篇文章能不能突出。有幾篇作品談到臺中市特色、當地的民間信仰及風土民情，譬如媽祖、順風耳、虎爺等等，總體而言，我看得很愉悅、很順暢。

黃秋芳：我首先看的是文章的「溫度」。如王文華所說，會有

很多刻意為了文學獎設定的議題，但我認為任何的作品，起點就是「純粹的感動」；「純粹的感動」一定要超過「議題」，那會帶來詩意和象徵。我們為什麼要讀童話，因為我們終究要回歸生活、面對生命，作品有沒有呈現出溫度，就決定了它是不是好作品。在區別作品優劣時，我非常在意「廣度」，它是不是我們很常看見的稿子，譬如說有些人習慣用成語來寫童話，對我來說那是「趣味的語文學習」，而不是「文學的童話」。我始終相信，創作一定是推動著，或者是拉扯著論述往前走；而要產生這樣的推動、拉力，最強大的力量就是來自「創意」。所以，要拉抬創作的廣度必須要有比較強大的創意。最後是「高度」。當創作拉著論述往前走的時候，其實仍然建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孩子透過閱讀，會一點一滴在他的心裡建構形成一個價值，但是童話不只是兒童文學，它應該是好的文學，應該是9歲到99歲都會被撞擊，要產生這樣的撞擊，必須來自「高度」，高度形塑出一種新的生活美學，讓我們感動和深思。如同王文華所說，再熱鬧，如果少了那麼一點點，那個「一點點」就是對我們生命高度的觸動。我很希望在臺中文學獎看到結合了溫度、廣度、高度的好作品。

吳櫻：剛開始看作品的時候，覺得很熱鬧；有些取材，是較常在我們指導小朋友要如何寫童話時所出現的東西，因此，讓人覺得在創意方面略嫌不足，尤其是宗教方面，雖然有很多的趣味，但這也是較多人會取用的材料。越看到後面，就會覺得有越多可以觸動、感動我們的作品出現。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六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賣春天〉（王文華、吳櫻、黃秋芳）

〈虎爺選美大會〉（王文華、吳櫻、黃秋芳）

兩票作品

〈龍鬚〉（吳櫻、黃秋芳）

〈石虎的月亮〉（王文華、黃秋芳）

〈波波〉（王文華、吳櫻）

〈阿哲的第三隻手〉（王文華、吳櫻）

一票作品

〈2公分的距離〉（黃秋芳）

〈財神爺度孤〉（黃秋芳）

〈貓乙真人〉（王文華）

〈來自太空的希望〉（吳櫻）

○票作品

〈熊寶寶的蝴蝶結〉

〈老虎的代言者〉

〈被公主學校退學的公主〉

〈聖誕卡片老公公〉

〈瞌睡蟲和懶惰蟲〉

〈吃聲音的順風耳〉

〈一直一直等著你〉

〈新房客〉

〈小悠美髮店〉

〈床邊故事〉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

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2公分的距離〉

黃秋芳：在進行第二輪投票之前，我們可以先各自表述要不要讓獲得一票的作品進入第二輪。有兩篇作品我投了一票。〈2公分的距離〉處理到疫情，這很有趣。但它可能是從一個比較長的作品修改而來的，雖然在瘟疫刻畫裡頭有顯現出時代的倒影，可是小細節都交代得不太清楚，都疏忽了。我可以捨棄這篇。

〈財神爺度孤〉

黃秋芳：我希望這篇保留進第二輪投票，因為我覺得這種日常生活的變形，取材親切，設想生動。雖然小地方的人性、物性的轉換，不太細膩，但是在現代人的有錢期待中，可以為孩子們在普及的物質欲望裡，注入一點點幸福、美好的分享。那一點點的火苗，我們當然不會過度放大文學的力量，但是我總覺得就算是一點點文學的火苗，也可以慢慢地燒，直到點燃他們心裡的關切和溫暖。

〈貓乙真人〉

王文華：這篇只有三千字，可是作者寫的場景很大，創造一個奇幻的世界。回去的路上就像美國的公路冒險電影，貓在路上遇到狗，那隻狗去救牠，患難見真情，一起往前闖。在這麼小的篇幅裡，處理這麼大的場景，雖然某些小地方沒那麼好，但跟其他幾篇比起來，寫作算是很成熟的，應該是一位老手創作的，能寫到這麼熟練並不容易，他把故事很熱鬧地講完，非常風趣、幽默。

黃秋芳：故事裡的朋友、冒險、貓狗、和解，都是最受歡迎的

選材，甚至連收尾都好可愛。可是其中提到的「入睡」，是從頭到尾讓人很在乎的一個點，這麼重要的議題，卻處理得不清楚。入睡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裡？入睡這件事扣住整個故事，卻看不出關於它的解釋，這使得我產生猶豫，那個生命核心到底是什麼？

吳櫻：對小朋友而言，這個故事非常有趣，有很多的變化、曲折等等。但某些地方的處理不夠細，像是剛剛提到的「睡覺」，看不出安排的意義，大概是因為字數的限制，沒有辦法很細膩地交代。

〈來自太空的希望〉

吳櫻：這是我滿喜歡的一篇，透過一顆太空的小碎石隱喻人的價值和意義，而且它的文字敘述也滿不錯的。

黃秋芳：這篇很暖，但是從開頭就會讓人想到結尾的設計。

王文華：這篇的人物設定有問題，如果只是一顆流星的話，怎麼會知道聖誕節、聖誕老人呢？另外，結尾的部分，這個爸爸從頭到尾一直都是被動、被追求，符合古典童話的意義，男人永遠都是被動的。

兩票作品討論

〈龍鬚〉

黃秋芳：大部分的童話故事，都在處理自我認同和尋找勇氣，這篇就是這樣的典型作品。但是它在角色設計上比較特別，最後主角還原為沒有龍鬚，且角色的經歷是從廟宇來，但是沒有回到廟宇，他穿走在自由時空裡，走到哪裡都無所謂的感覺。童話的自我認同，最後總會扣回原點，你找到了勇氣，一定要接受現在的自己，但這個角色有一種「無所謂」的新意，就是讓生命向前走去。

王文華：角色掉了龍鬚，作者設定成一條廟宇裡剪黏的龍，應

該是不會動的，而且可以卡住海怪，表示那是硬的，因此能夠穿梭的部分無法說服我。如果這個部分能設定好，就是好故事。

吳櫻：我沒有特別想到他是不能動的這一點，因為寺廟裡的神明，也都是不能動的。因此不能動變成能動的、在時空中穿梭，我覺得這在童話設計裡面是被允許的。

王文華：但童話要有邏輯性，如果是真正的龍，就不會發生掉龍鬚的事，就算掉了，龍鬚也還是軟的。所以我會覺得有邏輯性的問題。一條剪黏的龍掉了龍鬚，這個部分沒有問題，可是當他開始穿梭、找尋龍鬚時，他又變成真龍了，也就是說他不是那條剪黏的龍了。如果這個地方能解釋好，對我來說就比較能過關。

黃秋芳：每個人對於物性的界定不同，王文華這幾年對於藝術、物性等方面都處理得很細，而對吳櫻來說，因為這是童話，所以同意可以自由發揮；對我來說，剪黏本身就是充滿了手藝人靈魂的灌注，所以對於剪黏的移動，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並且我認為所有的創作，在被創作的同時，它們都有靈魂附在上面，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剪黏藝術，他珍惜自己的完整性，所以鬚鬚掉了就是要找回來。

〈石虎的月亮〉

王文華：兄弟之間的感情寫得很好，唯一的缺點是月亮被風吹下來很老梗也沒有講好，乍讀之下，以為是月光變成他哥哥，後來讀了兩遍三遍，才理解寫了月光像金黃檸檬掉下來。弟弟願意去追哥哥，哥哥化成月光回來，這裡寫得很美。

吳櫻：我沒有辦法理解月光下來之後，捏一捏玩一玩，就變成了哥哥的這個部分。

黃秋芳：如果這篇最後獲獎了，它的過場一定要修。這篇的過

場轉折稍微弱了一點，不過我喜歡它的畫面非常輕靈，充滿了詩意。我們在兒童文學裡看到很多的生離死別的過程，我常常覺得那些衝突與和解都很刻意；這篇裡的哥哥是不會回來的，弟弟要尋找任何替代都是不可行的，即使是月亮的碎片，也不可能替代哥哥，因而傳達出最後必須鬆手的概念，它在生命學的討論上很溫暖，又有一點點刻意抽掉兒童文學幼稚的味道，表現出了一種純粹的美感。

王文華：前面哥哥被撞死的那段，很像《貓戰士》的寫法。

黃秋芳：對，水面的那個碎片，則寫得很像繪本。不過它的拼組，仍呈現出自己的個性。

〈波波〉

王文華：我很喜歡這篇，雖然不知道「波波」是什麼東西，這篇是很簡單的故事，彼此互相體諒同理：我們知道你需要陽光，可是因為我們的鳥巢掉下去擋住了你的陽光，所以我用歌唱來彌補你，波波也沒有生氣。孩子讀完這個故事後會感受到：原來我不用那麼焦躁啊！我可以緩下來，像波波即使陽光被遮住了，那就以音樂來療癒自己。文章中沒有很多情節起伏及衝突，是淡淡的故事，畫面感十足，如果這故事畫成繪本，我相信也很漂亮。

吳櫻：這篇我也很喜歡，整體感覺是清新的、愉快的，我把「波波」想成是松鼠類的動物；他遇到的情況，很像我們生活中有時候會發生的突如其來、原因不明的變化，而我們在面對這些變化時，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情緒或態度。我滿喜歡故事裡，造成變化的肇事者後來出現並道歉的處理。

黃秋芳：這篇美得跟散文詩一樣，它可以是很舒服的兒童散文詩集，甚至是很漂亮的繪本，但在童話三千字的篇幅裡，用了非常多的形容詞，有些並不具獨立的畫面感，只是為了補強。這些修飾

和形容，有時就只是增加了字數，並沒有推動情節和故事的效果。無論波波是什麼生物，各種想像都可以，但它還有更多的層次，以這篇文章的修潤和畫面，可以推動故事走到深沉的轉折，可是我們卻看不到這個轉折。我們活在一個非常美的散文詩裡面，假設它是繪本，我們會跟著孩子一起處在困境當中，在黑暗之中享受歌聲，接著當我們挪開障礙、迎接陽光的時候，這個繪本會在我們心裡形成一個重大的吸引。但因為它是童話，促成我們隨著這個故事在腦子裡運轉，在這個美得像散文詩的美麗運轉之後被移開了，之後提到的「他知道，今天、明天、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這些都是外在場景對波波的影響，但波波自己呢？他心裡的運作形成了什麼撞擊呢？在這裡面我比較沒能看見這一點。

〈阿哲的第三隻手〉

王文華：主題很正確，提出了勇敢割捨。主角最後割掉了他的手送給爸爸，可是割掉的那隻手真的送給那位爸爸了嗎？這要讀者自己去想像。再來，神明為什麼要給他手，作者只是說他是賊，於是神明就給他一隻手，神明像是非常正向的管教。這篇是很老派的寫法，做好事得好報。

吳櫻：這篇比較動人的地方是後來他不要這隻手了，他原本很期待自己有非常厲害的表現，得到這隻手之後真的很厲害，但是後來他覺得這不是屬於他的，他選擇割捨給更需要的人。

黃秋芳：建構在義賊傳說的基礎上，「義賊」議題不斷出現，而義賊的理念裡有一生的努力和追尋，並且在生命的取捨上充滿了象徵性，在文中缺少表現。阿哲的第三隻手，像平白無故得到的贈禮，然後平白無故就割捨了，這個割捨的過程，對孩子來說，好像很難，但是對所有的童話來說，很簡單，就是一百篇童話當中，幾

乎都會做這個決定。

三票作品討論

〈賣春天〉

王文華：這篇具有想像力，呈現了新的視野，新的故事，文筆也很好，出現很多金句，如：「如果一個人掉在泥塘裡，你是把他往下推，還是拉他上來呢？」故事中的阿嬤是神仙教母的化身，帶著主角去闖關，但缺點是主角好像任何事都只能跟著阿嬤走，阿嬤講的都接受，沒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主角的個性比較沒有出來。其他部分都寫得很好。

黃秋芳：這篇我滿喜歡的，最後收尾：「『不行喲——』阿嬤拖長聲調，我正要使磨纏的絕技，她又話頭一轉：『明年讓你一個人來賣，你行不行？』」前面還看不出主角如何逆轉阿嬤的決定，但是在這個瞬間：「我一愣，隨即拍著胸脯，大聲地說：『行，一定行！』」因為題目是〈賣春天〉，最後的收尾讓我頓時覺得春意盎然；這就是春天，春天可能不夠成熟，可能會陰雨綿綿，可能會帶給我們很大的痛苦，但是，哪一場春天不是乍暖還寒呢？這個收尾，跟我所期待看到的「廣度」和「高度」是比較接近的，有一種生活美學被表現出來了。

吳櫻：我也特別喜歡這篇，看到後面會眼睛一亮，感受到作者想要傳遞的精神。這個結尾很棒，像打燈一樣把整篇文章打亮了。

〈虎爺選美大會〉

黃秋芳：這篇是非常動人、暖心的現代故事，但與〈石虎的月亮〉一樣，它也需要交代過場，使內容緊密地相接。這篇對日常生活的敘述、小孩子的反彈到接納，都是很常見、很老梗的童話創作

模式，但對小細節的處理，很日常、很溫暖、很舒服，也有強烈的現代感。

王文華：這篇很現代感，媽祖還會調手機照相！如黃秋芳所講，從反彈到接納，很老梗，也是很容易寫的文章。故事內容還滿接近臺中地區對媽祖的神明信仰，還有講到地震，談的點非常多，場景很大，但是沒有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只是一個很傳統的童話故事。像〈波波〉就是一個新世界。這個作者是有寫作功力的，可以寫出一個這麼大的場面，很熱鬧繽紛，讀起來很舒服。

吳櫻：我們對一些眼睛所看到的既定形象，美、醜、喜歡、不喜歡，很容易讓我們在言語上進行敘述時，產生各自的心情，但透過個人的特殊經歷之後，才發現原來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實的，對生命產生了一種價值或意義。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經過三位評審共同討論後，決議選擇 9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其餘 1 篇〈2 公分的距離〉，第一輪投票評審同意放棄。

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9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 〈賣春天〉 24 分（王文華 8 分，吳櫻 7 分，黃秋芳 9 分）
- 〈龍鬚〉 20 分（王文華 6 分，吳櫻 6 分，黃秋芳 8 分）
- 〈虎爺選美大會〉 19 分（王文華 9 分，吳櫻 4 分，黃秋芳 6 分）
- 〈石虎的月亮〉 19 分（王文華 7 分，吳櫻 5 分，黃秋芳 7 分）
- 〈波波〉 16 分（王文華 3 分，吳櫻 9 分，黃秋芳 4 分）
- 〈貓乙真人〉 16 分（王文華 5 分，吳櫻 8 分，黃秋芳 3 分）
- 〈阿哲的第三隻手〉 9 分（王文華 4 分，吳櫻 3 分，黃秋芳 2 分）

〈財神爺度孤〉7分（王文華1分，吳櫻1分，黃秋芳5分）

〈來自太空的希望〉5分（王文華2分，吳櫻2分，黃秋芳1分）

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第一名為〈賣春天〉，第二名為〈龍鬚〉，兩名佳作為〈波波〉、〈貓乙真人〉。

唯〈虎爺選美大會〉與〈石虎的月亮〉同列19分，因此進行第三輪投票，一人一票，以此決定第三名與一名佳作。

第三輪投票

〈虎爺選美大會〉3票（王文華、吳櫻、黃秋芳）

〈石虎的月亮〉0票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賣春天〉，第二名為〈龍鬚〉，第三名為〈虎爺選美大會〉，佳作為〈石虎的月亮〉、〈波波〉、〈貓乙真人〉。會議圓滿結束。

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國中組總評

徐國能

在國中階段，要從平日作文的練習跨足到藝術散文的寫作，有著相當的難度，要克服的是「為自己而寫」和「為成績而寫」的那種心理差距，同時需思考，寫出一篇作品的目的，是要提供「動人」的意念而非「正確」的思想。這一次來稿中，題目相當多元，成長、親情、旅行或懷舊，都有使人驚喜的作品，從中也能發現臺灣多元的文化之美，以及臺中的風情特色。多數的作品文字表達能力都很好，錯字難免，但我想這並不影響一心想寫出自己故事的那種追求。在網路世界紛繁的時代，這些用文字靜靜雕刻時光的青少年作家，多能體現文學為世界帶來反思的意義，能參與這場盛宴，我希望無論是否得獎，曾經寫作的人，都能恆久珍愛文字，在未來人生中，皆能與書為友，與文學常相伴。

第一名

鈴鐺

鄭奕璇



得獎感言

感謝之情不足以用言語表達，但還是說一下。特別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和班導、父母，以及科任老師們，謝謝他們的日常薰陶。

只要有人和我一起銘記牠，文字就有意義。

個人簡介

臺灣臺中市人，女，目前初三。耽美很好看，廣播劇很好聽，很普通一個人，沒什麼特別的。

我的貓咪沒有名字，在叫牠的時候只要朝著牠的方向喊一聲：「貓咪，來」，或者對牠喵一聲，牠就會轉過帶點黑的灰色身體，用草綠色的眼珠望著你，然後回應你一聲綿長的「喵」。我不能給牠名字，名字會束縛著生命，牠只要成為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牠沒有名字。

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像一層薄紗遮擋了視線，我什麼也看不見。

夏日的陽光正好，太陽斬斷了影子最後的防線，闖過了紗門進到屋內。牠兩隻前爪抵著紗門作為支撐，抬起半個身子用好奇的眼神抓住了門外的一切，看著落葉飄過巷口，看著烏兒停在枝頭，偶爾，會有人拿著前端裝有羽毛的塑膠棍，或是吊著布偶魚的木棍在牠眼前揮舞，眼神逐漸聚焦在這狂妄的敵人上，接著伸出雙手撲向眼前的獵物。

記憶的上湧使視線變得模糊，凝固的血液開始蔓延向全身。

牠時常會跟另一隻橘貓吵架，雖然在體型上略遜一籌，但還是在一場由自己主導的單方面毆打後展開了追逐戰，貓咪的肉墊大大降低了噪音，而藍色項圈上的銀鈴代替牠們發出了清脆的響聲，鈴鐺聲戛然而止，我在一旁看著牠們沉睡的樣子。偶爾媽媽會想去公園散步，固執的我發出了想帶牠一起的請求，得到了同意的回答後一手抱著，一手托著貓咪坐上車子，那個公園有個大池塘，像魚塢一樣裡面擠滿了鯉魚。家貓在外總是怕生，但好奇心卻會驅使行動，為了不讓牠跳下去，我緊緊地抓住了牠的腰腹，走過歡聲笑語的遊戲區，坐在被矮木包圍的幽靜涼亭，走走停停的帶著牠走完了偌大的園區。人即使在陌生的地方會乖巧聽話，一回到家本性就會表露無遺，當然貓也不例外，沒事的時候牠躺在床上，用前爪撥弄著頸間的銀鈴。窗戶阻止了太陽，卻阻止不了陽光的入侵，兩手交疊趴在床上，牠聽著眼前的人發出聲音，不間斷的文字在空氣中流竄，

但牠一個字也聽不懂，眼前人樂此不疲地說著，聲音停下來的時候那人會伸出手，輕輕拂過牠的頭，發出意味不明的笑聲後繼續說話，一起虛度有限的光陰。

我被迫與還沒好好認識的生命道別。

醫院開出的診療時間為期四個禮拜，一天三餐都要服用藥物，我將牠放在腿上，用單手掰開緊閉的嘴巴，一時之間抗議的叫喊和晃動的鈴鐺聲縈繞在耳邊，推動針管讓藥水流入牠的喉嚨，苦澀的藥味清晰地蔓延在我的鼻腔。懶散的貓咪似乎不能、也不想進行刺激的運動，對前方的羽毛視若無睹，揮舞著逗貓棒的我被晾在一旁，塑膠棍被孤單地放下，與之交換的是一盤乾燥的貓草，我伸出一隻手懸在牠的頭頂，在收回與放下中選擇了後者，牠為我持續了兩周這樣的一天。

我把項圈放在白色的罐子上，鈴鐺發出一聲悶響，上面寫著誰為你取的名字？

黑色的鐵箱子發出刺耳的轟鳴，將音樂切換到了最大聲也無法隔絕，門前人們的聊天聲顯得不合時宜，項圈上的鈴鐺在我手中發出諷刺的笑聲。褐色的木門殘留著黃色油漆，一隻手單獨推開了金屬門把，眼前兩人的交談聲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不時有人轉頭向我提問，我抬起頭卻沒能與他們對視，一個密封的白色盒子交到了我手中，「貓咪，回家吧」。

銀鈴在正午的陽光下發出清脆的聲音。

評審意見

◎李欣倫

作者以流暢的文筆，敘說她與貓之間的故事，看來即興隨意的開頭卻引人入勝，充分顯露居家氛圍。貓咪項圈上的鈴鐺聲貫串全文，形成

舒緩的節奏，對她所養的貓咪姿態也以生動文字捕捉，最末兩段的描寫由實入虛，具強烈的影像感，以剪接的方式在敘事中形成跳躍，反將哀傷濃重的死亡襯托得更加輕盈。

第二名

手尾

王淳顥



得獎感言

沒料到居然能夠得名！聽到此消息，我幾乎要興奮得忘乎其形，這都要感謝老師、姊姊平時的指導。

個人簡介

彰化人，現為員林國中九年級生。平時喜歡閱讀科幻、懸疑小說，興趣是下象棋。

窗戶外下著雨，夜光陰暗，在睡夢之際，隱約聽到爸媽說明天要去臺中。天一破曉，其實我不知道具體時間，是事後才得知凌晨四點出發，有所謂「良辰吉時」，迷糊地穿上衣服，朦朧的睜不開雙眼狀況就被拉上車，直到搞不清楚狀況的我問了句：「我們要去哪裡？」我才知道外曾祖母過世了。

我不懂得，媽媽叫我和爸爸先進去房子裡，卻在巷口拉著姊姊跪了下來，爬進屋內，我問爸爸，爸爸只說這是傳統的習俗，我看著姊姊膝蓋上磕出的傷，不懂得這樣的傳統習俗存在的意義，又或者說，我並不曉得為什麼身為弟弟的我不必跪，而姊姊卻得如此，但來不及想這麼多，我看見大人們到房子裡找東西，翻箱倒櫃，寒冬我感受到腳底竄上來的寒意，媽媽說：「是阿祖來了。」我望向遠處冰櫃，她不是在那兒嗎？又怎麼說來了？既然來了，又為何大人們叫我跟著翻找這個家中的各式鍋碗瓢盆中，有沒有遺留下來的「手尾」，不願意找了，我在外面陪著曾祖父和狗狗，我問陪著我的曾祖父：「手尾是什麼？很重要嗎？為什麼要找？」曾祖父說：「在找錢。」我又暗暗地想著：曾祖母過世，大人們不難過嗎？為什麼要找錢呢？難道說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嗎？我不理解，它是否遠大於親情，也不願理解。

告別式過後，大人們開始講起了話，有的抽起了菸，有的暗罵髒話，然後，他們說話越來越大聲，最後，他們吵了起來。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吵架，得到的回應只有：「莫問，囡仔人有耳無喙。」他們吵了很久，曾祖父才出來說：「莫冤啊啦！」我看見母親別過臉偷偷拭淚，而外婆因為喪母而痛苦不已，向曾祖父頂嘴，要他不要管，直到最後的最後，我才看見外婆上了一輛黑色的車，原來他們是在為了誰送最後一程而爭吵。

我也終於知道那些吞雲吐霧，佯裝沒事的交談，是大人們最後

的偽裝。

告別式時，我們拿著一杯小盞的酒杯，圍繞在阿祖的遺體旁，唸著一系列我聽不懂的念詞，旁邊還播放著低吟的佛經，大人們拿著房間找出的零錢，放在紅包裡頭，讓阿祖的手一握，再落到地板上，我摸了摸紅包袋，冰涼而毫無溫度，就像是冰櫃散出的冷意，我想起大人說的：「是阿祖來了。」或許有些迷信，但此時此刻我相信阿祖真的來了。

手尾，遺落下來的錢財，爭奪、喧囂、憤怒的來源；手尾，贈與的親情，淚水、不捨，以及祝福的延伸，他們將阿祖的手尾錢分一分，我也拿到其中一份，我看見庭院裡，外曾祖父在搖椅上，輕輕搖晃著時光，狗兒在遠處田園奔跑，我想起很久以前與曾祖父、曾祖母一同種下的蘭花，此刻竟在陽光灑落之處，不知道是誰將它搬移至此，我想是曾祖父，這段遺落而又拾起的回憶，或許便是阿祖留給我最後的手尾。

評審意見

◎徐國能

在人生裡，輕與重、善與惡、喜與悲，都是難以界定，沒有標準答案的判斷，文學寫作，經常就是提出觀察與思考，然後將答案輕輕放在若有若無之間。〈手尾〉這篇作品，以親情為出發，透過縝密的文字寫出自己的觀察、感受，最後從感情的層面重新定義「手尾」的內在意義，是一篇文情俱到，充滿反思內涵的傑作。

第三名

回憶中的氣味

劉子琦



得獎感言

這篇散文是我在一小時內一氣呵成完成的作品，原本只是單純想用文字記錄生活中最真實的感受，沒想到能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除了臉上掩不住的欣喜，更讓我對寫作的信心倍增。在此我要鄭重感謝主辦單位的善心及評審的肯定，讓我沒有遺珠之憾，並且更加堅定地朝向寫作之路前進。

個人簡介

喜歡探索神祕未知的新事物，自身個性結合了矛盾與衝突。至今尚未明瞭自己的定位，終日往返於現實與文學世界尋找真我，卻經常陶醉在詩詞世界，忘記歸來。

「唧——唧——」，悶熱的夏日午後，蟬聲和著柏油路蒸騰的熱氣，吹散了房間凝滯的氛圍，風鈴隨著涼風輕輕晃動，一陣清脆的樂音劃破此刻的寧靜。昏昏欲睡的我躺在帶著竹片清香的涼席上，與睡意一同跌進了童年的美好回憶……

一個綿綿細雨的清晨，帶著惺忪的睡眼，我迷迷糊糊推開了祖父的房門，靜靜蹲坐在高大的檀木書櫃旁，望著正在寫書法的祖父。我喜歡嗅著從毛筆飄散的淡淡墨香，在空氣中慢慢渲染，一點點沁入腦海，再倚著木櫃，感受檀木隨著歲月醞釀的款款香氣，以及窗外雨水的潮濕氣息。

那時，我還不明白祖父在寫什麼，但他專注的神情，隨著運筆而飄動的白眉毛，總令我不知不覺看了出神。已經白髮蒼蒼的祖父，有著爽朗的笑聲，佝僂的背影，還有個年輕自在的靈魂，他總是陪著我，以童真的視角一起觀看這個多彩世界。

在我還看不懂文字時，祖父常與我一同作畫，祖父粗糙而溫暖的大手輕輕握著我稚嫩的小手，一筆一畫，大膽的在白紙上揮灑墨汁，有時點染成山水間挺拔而蒼勁的竹林，有時暈染成花叢間濃淡雅致的牡丹，在祖父溫柔的帶領下，年紀尚小的我便有了感受「美」的能力，我們用墨汁在紙上恣意飛翔，用心靈窺探自然的瑰麗寶藏。

漸漸長大，我對陳列在書櫃裡的陳舊書籍產生興趣，大多時候，我沉浸在歲月浸泡的古書中，醉心於文字間印刷的油墨香氣，光陰吻過的泛黃紙張，透著濃濃的時代滄桑，濃縮成一本飽滿豐厚典籍。

偶爾，祖父會讀神話故事給我聽，屬於祖父童年的書本，早已布滿灰塵，但他渾厚的嗓音卻依舊宏亮，夾雜著方言及國語，片刻，書房的時光好似回到從前，那個到處是農田，純樸古老的過往。

不知不覺到了上小學的年紀，在一個飄著細雨下午，鐘聲敲響了放學的喧鬧，我逕自站在玄關，等待祖父的身影。正當我為連綿

不止的春雨發愁時，一把亮紅色的雨傘緩緩走近，「爺爺你來啦！」我興奮地衝上前，躲進祖父的傘下。

「滴答滴答……」雨點匆匆打落，傘外的世界紛紛擾擾，但傘內卻是我和祖父的天地，回家的泥土路上，我們暢談著一天的經過。雖然，我已記不得當年的對話，但那天的青草芳香、雨水氣味、潮濕泥土，以及祖父流淌在空氣中的滿滿關愛，種種氣息重疊、融合，化成了安心與幸福的濃厚氣韻，埋進了我的記憶深處，久久不散。

時光回到現在，涼風吹來院子裡的芳草清香，慢慢睜開雙眼，這些童年的美好回憶，在眼前一幕幕閃過，最終，一同走向了永恆的記憶倉庫。

祖父手心的溫度以及認真的神情，隨著歲月流逝淡成了模糊的印象，但那間祖父常待的書房，古籍的氣味依舊濃郁，墨汁的香味也仍然瀰漫於整個空間。

拿出與祖父共同的創作，我將臉埋進成堆的宣紙中，嗅著已漸漸淡去的墨汁氣味，懷想著祖父生前的點點滴滴。

祖父似乎不曾離去，而是以另一種形式住進了我的心底……。

評審意見

◎林德俊

一篇恰到好處的親情散文，迂迴表達、內斂抒情，善用氣味、聲音、顏色、觸覺等多重感官描述，刻畫人物、狀寫場景，令讀者歷歷在目。墨、檀木、古籍、青草、雨水、濕泥，在作者筆下，都能有情感的味道。祖孫之情，伴隨著一段大手牽小手的美學啟蒙，生命情節具體可感，清新而動人。

佳 作

緣繫

李胤平



得獎感言

感謝韋如老師的教導，在假期還一直被我瘋狂騷擾，老師真的是最棒的班導！！也謝謝家人們，謝謝評審老師們，謝謝所有工作人員，希望能小小的記錄下一段回憶，讓小小一部分的人能注意到我們周遭移工他們的不平凡、他們又多麼的平凡。

個人簡介

想發大財，想家人健康，想那些被過分關注的，應一視同仁的事物，都能變得平凡。希望變得溫柔，在下墜時才會有軟軟的東西接住我。

初次踏上這千島之國，看著手中泛黃平整的紙條——寫著歪斜驚扭的「再見」和率真自然的 selamat tinggal。泛著魚肚白的藍天，在雲朵妝點下，似大海激起層層浪花，遠處歇著淺藍，近處飄拂著碧藍，夾帶點湖水藍，倏地一赤腹鷹劃過。

——這就是你的家鄉吧？

猶記你曾用笨拙的中文說：「印尼，海，漂亮！」拌嘴繞口的異國語言絲毫不能遮掩你說起那片汪洋的驕傲，幼年的我不解，不就是水嗎？可思緒卻順著海波飄盪了起來，盪向十年前臺灣海峽親吻著的沙岸——是唯一一次共同出遊，還任性地要求你比比看，究竟是這海峽美麗，還是印度洋漂亮，你只是突然興奮地把我舉高，沉默地，兀自抱著我轉了起來，眉眼間流露著陌生複雜的情緒。

然，印度洋比起臺灣海峽遼闊了上千萬平方公里，孕育了數萬世紀的深沉，看那顏色便一目瞭然，約是普魯士藍再堆疊些波斯蘭藍，是無法一望到底的深邃汪洋……怎會是一黑水溝所能理解，豈會被一五歲女童所知曉的，罷了。

——這就是你的家鄉吧？

應該是吧。不然這群島西岸捎來的海風怎會和你一般，和你一般不甘。無法用漂亮言語描述這片土地時的不甘；在炎炎夏日裡擦拭著奶奶汗涔涔且無法移動的身軀；在閣樓裡悄悄看著兒子的照片低泣……充斥著遺憾的鹹味溫柔地拂過雙頰，而習習海風彷彿真鑲著鹽晶，將太陽光發散後灑落光斑於沙岸上，又轉瞬消逝，啊，也是，海風當然不甘。

——這果然就是你的家鄉吧？

一定是的。不然，這黃褐色的沙岸怎會和你這般相像，在海浪的蹂躪下，行人的恣睢踐踏下，在人們的鄙睨下默不吭聲呢？潮汐變化浸濕了砂礫，也生硬地把我拽入暗流中，某次在書店你帶著豔

羨眼光拿起一本《小王子》，裡頭錯綜複雜的橫撇豎捺和你素昧平生，興許是書封太浪漫才使你那麼做吧，而書店老闆卻蠻橫地從你手中搶走它，我也注意到的，你那沙岸般的土黃色皮膚也被海水經過，而已。

雖一直想看看印尼的月亮是否比較圓，可今晚恰好是上弦月，曾埋怨你為何不懂得欣賞中秋滿月，大抵是因弦月代表著未來的圓滿吧。

——啊，這果真是你的家鄉吧？

連新月也像你，像你一般不圓滿卻企盼著未來，同你一身灰暗仍希冀照亮夜晚，可能這是你執意回印尼的原因吧。印尼是美的，但印尼的海、印尼的風、印尼的沙、印尼的你，我一樣也留不住，讀完《小王子》的我早就釋然了。

一個人的手那樣小，怎麼抓得住海、風和沙呢？

確實印尼是美的，但赤道附近果然不適合我，還是熱帶季風氣候舒服，你或許知曉吧。

我將口袋裡的玻璃瓶拿出，那張枯黃黯淡的紙條卻不小心落在地板，廁所地磚的污垢，行旅人們的腳印，我趕緊將它拾起，但在落下的剎那，不小心瞥見那過於複雜卻簡單明瞭的，流暢自然卻扭捏歪曲的——aku mencintaimu，我愛你。

在人流川息的蘇家諾國際機場，我小心翼翼地將那不起眼的紙片放入包中，再緩緩將大西洋海水倒入洗手臺，輕聲說著：「aku pun mencintaimu, selamat tinggal.」

——謝謝你的曾經來過，再見。

佳 作

結

賴怡安



得獎感言

謹以此文感謝爺爺的付出。

感謝蔡淇華老師的指導，我實屬幸運。

感謝父母支持、文學獎所有工作人員。

感動文章得獎，祖孫情長長久久。

個人簡介

圓仔用臺語唸，就像名字（怡安）的諧音，好聽好記，作為筆名。喜歡喝珍珠奶茶，心情會極好；想當睡美人，夢中美事皆實現。首次參加臺中文學獎，深記這美好的際遇。

好友嘻笑地說：「Nike FlyEase 無鞋帶跑鞋多帥！看看妳拖地的鞋帶。」「要你管！我就是喜歡可以打結的鞋子！」我雙眼圓瞪，理直氣壯。

我曾經非常討厭綁鞋帶，但爺爺卻總是買有鞋帶的鞋子給我。

爺爺特別會綁一種結，「妳看，先綁一個平結拉緊，再綁一個平結留下小圈，把鞋帶兩頭轉成兩個耳朵，塞進圈裡，最後拉出旁邊的環，就是幸運草結。」上小學前，他堅持把雜草似的鞋帶，綁成四葉草後，才肯讓我上學。

「大家看那個鞋帶，好幼稚喔！」不論我走到哪，總能聚集目光，睥睨的眼神帶著嘲諷聲，要抓破我的耳膜。

每當和同伴玩鬼抓人，我都把鞋帶塞進鞋內兩側，才敢加入遊戲。偏偏有一次，玩到一半被發現，爺爺像鬼似的追著我，直到綁好幸運草結才放我走。我羞愧地吼道：「綁一個平結就好，幸運草很醜！」轉身跑回家賭氣。

升上國一，成為青澀少女，爺爺不再追著我跑，轉而在我吃早餐時，默默地扶著門把蹲下，後背拱成弧形，右膝跪地把鞋帶綁出四個圈，對角拉齊後，鞋舌上就開出一朵四葉草。

某天，爺爺忘了此事，正當我開門衝向捷運時，爺爺又想幫我綁鞋帶，我轉身狂奔：「我討厭幸運草，以後不要再綁了！」爺爺愣住了，緩緩地收回雙手。

我在月臺上，憤恨地拔著鞋帶，用力到鞋舌都變了形。普通的平結就夠了，綁鞋帶只是為了方便行走，為何爺爺總要攔住我，打一個繁瑣的幸運草結？

國二暑假，我到德國做科學展覽，當時錯過電車，只好一路衝去會場，怎知行李箱的輪子卡到鞋帶，害我飛撲一尺，跌在一個老奶奶的裙下。她撿起被扯掉的鞋帶，穿回小洞，打上兩個平結，然

後轉出兩個圈，塞進圈裡……心在灼燒，處在陌生的國度，聽不懂的語言中，熟悉的只有眼前的綁法、姿勢，彷彿回到小一時，坐著看爺爺綁鞋帶。但我知道，爺爺不可能再幫我綁鞋帶了。

出國前三個月，爺爺驗出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常在凌晨發病，關節出現紅腫熱痛，腳趾腫了一倍，根本塞不進皮鞋裡。大拇指更是腫到變形，無法出力。

回國後，我去病房探望，遇上王醫生，她指著散開的鞋帶，問我：「幸運草，妳的幸運草結呢？」看到我疑惑的眼神，她嘆氣說：「妳奶奶很會打幸運草結，可惜妳出生前，她就過世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麼。

我拿著爺爺的鞋子，走進病房，對著爺爺在他的鞋子上綁了一個不太對稱的幸運草結：「爺爺，你看！」

「哈哈，妳綁得好醜！」爺爺笑著說：「但妳總算會自己綁鞋帶了。」

「爺爺，你現在很難彎腰，以後我幫你綁幸運草結好嗎？」

爺爺用力地點點頭，此時窗外有風拂過，爺爺望著窗外，似乎想起了什麼。

佳 作

摩托車

林岱蓉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指導老師、家人們。

寫作對我來說更像是一種與過去自己的和解，它帶著我回到那個時刻、那個地方，將蹲坐在地啜泣的自己拉起，為她擦去眼角的淚水，讓我對這件事徹底地放下、釋懷。感謝所有出現在生命中的人，在我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中，激起或多或少的水花及漣漪，轉化為源源不絕的寫作靈感。

個人簡介

迷茫的 13 歲與一些散落的文字。不取筆名的原因是不知道寫作能夠持續陪伴我多久，但多少希望能長久一點，直到我已經無法想出要對這個世界說些什麼時。

坐在硬質的綠皮椅上，背後敞開的門隱約露出了解釋題目的聲音，玻璃門上照出了一張神情疲累的臉和馬路旁漸漸睡著了的市場。機車不斷地在馬路上奔馳著，爭先恐後地呼嘯而過，一絲一絲的噪音編織著一片引擎的海浪。

我試圖抓起落下的音節，但不論多少臺急駛的機車，聲音和其他的車輛總是接續在一條筆直的道路上，沒有轉彎，也沒有起伏。在 55 個留有餘音的影子閃過後，一個不起眼的聲音流進了心坎，省去了華麗的外表，只是和天色一樣漆黑的保護色，順著機車的轉彎，彷彿聽見了那沉穩中帶著一點漏氣的引擎聲，在大門口靜待著的深紅色……。

從小，我就不喜歡我爸。典型的公務人員，奉公守法，常在月底及年前加班，悶不吭聲地做著大部分的家事。每當年齡還小的我試圖和他開啟一些話題時，回應無非是沉默或幾句冷淡的話，總覺得他在敷衍我。幼兒園時期的畫作也被他批評說不切實際，但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總是無法理解，有翅膀和沒有翅膀的馬有什麼區別。有一年幼兒園舉辦父親節送卡片的活動，一天，我看見自己的卡片靜靜地躺在成堆的廢紙中，等待著和其他廣告傳單一樣的命運。稚拙的畫作勾勒出一家四口，在卡片的封面排列成一隊，手牽手微笑著。錯愕的我僵硬地伸出手，當要碰到和自己一樣高的紙時隨即垂了下來，黑暗的房間中只剩下我的心跳和面前慘白的、充滿壓迫感的高塔。微弱燈光中的我，撲通的心卻停留在那四張笑臉上，那漆黑的房間中一片悲涼。

隨著年紀的增長，馬兒折去了飛翔的雙翼，嵌在牆中的置物櫃從五顏六色的童年轉成了黑與紅在白紙上的搏鬥。每天將考試視為最重要的目標，比較與競爭成了心中的成就感。媽媽因工作之故，接送我上下補習班的重責大任便交給了父親。

在時間的推進下，爸爸所有的價值觀和對我的期盼也漸漸地植入我的心田，他羨慕能用筆活靈活現地描繪具體物品的人，但認為自己沒有天分，轉而投注在我身上；他從漁村的家庭中成長，看盡世間的現實，不信任理想，也不相信奇蹟。他覺得命運是靠著讀書來轉變，為了擠進最高學府，他付出了所有心力。但在不同觀念的磨合下，我看見了那份被模糊的好意。

坐在破舊的皮椅上，有時他開口，有時我接話；但大部分都是以老舊引擎的撲撲聲填滿空白的時光。他不再用成績打開話題，偶爾仍有理念不同的衝突，但更多的是彼此的退讓。風將引擎的噪音吹散，那微不足道的細小對話聲卻已進入了心中，如同一場祕密的對談，只存在對方的心底。

恍惚間，招手的熟悉身影浮現於透明的玻璃中。他沉默地遞給我從家裡拿來的外套。夜中的城市依舊醒著，漆黑的車殼反射著昏黃的路燈，成為路上一抹穿梭的影子。路旁寥寥可數的行人和幾間尚未打烊的店讓街道顯得孤獨。爸爸的肩膀在這種時刻總是散發出厚實與堅定的安全感，延伸至另一頭的家。

走入房內，打開七年以來從未送出的隻字片語的記憶鐵盒。我闔上眼睛，也許今年不會再增加一張卡片吧！從窗外傳來呼嘯而過的引擎聲，和記憶中的噪音重疊在同一條直線上，筆直地前行著……。

佳 作

90 度鞠躬

邱伊敏



得獎感言

謝謝主辦單位的籌畫，謝謝佳芬、逸潔老師的啟蒙，謝謝新北中山柔道隊的大家，謝謝福智的涵養，謝謝爸爸、媽媽還有給我支持鼓勵的一切。

個人簡介

今年從國三畢業的高一生，國小開始寫作，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東西，寫作為了留念，運動為了吃，念書為了好睡，也許付出不一定會有成果，但是正在練習開心接受一切完美或不完美。

記得那一天，大家圍成一圈在教練身旁，聽她說明因為疫情嚴峻，原先在各縣市舉辦的賽事通通延期甚至取消了，之後也不能在學校練習。我在一陣靜默中看見有些學弟妹的口罩微微動了一下，我不知道那個瞬間塞下了多重的失望，口罩後又有多少不甘心的囁嚅。身為學校柔道隊國三學姊的我，只知道這裡有一片喧囂著傷心的沉默。沉默中那為了控制體重符合量級，過去痴望蛋糕店與手搖飲店忍著不光顧的我、假日在當空烈日下穿厚重風衣慢跑的我，也一一浮現心頭。

當初國一報名柔道隊，被要求每天在練習前後都要鞠躬，我並不懂這麼做的意義。在我眼中只有晨操時太陽刺眼的金黃、滲透網住手指的白貼的紅；只有晝夜交替的鍛鍊時光、血汗交雜卻又璀璨耀眼的青春年華。

而隨著比賽與練習的經驗累積越來越多，被穿破的柔道服、手指指節處的薄繭都成為我的勳章，我漸漸變得目中無人，每次彎腰也更不情願，直到倨傲的在賽場上被秒殺。對手技巧青澀，被她的過肩摔捲過去的當下，我甚至還勢在必得做著奪下冠軍的美夢，等裁判宣布結果後，淚水滿盈眼眶，兩抹羞惱浮現在雙頰，我難堪地垂下頭，對方的後腦杓朦朧撞進我眼簾——那是一個標準的90度鞠躬，它深深刻進了我心裡。

自那之後，我強迫自己無論對練者的年齡與程度好壞、無論練習場比自校寬敞或簡陋，都會在訓練前後慎重地彎下腰，當這個動作成為習慣，才發現自己只記得在試圖摔倒對方的時候彎腰，讓過肩摔能夠漂亮地完成，卻總是忘記對師長同行表達敬意。柔道始於禮，終於禮，彎腰不等於示弱，那是感謝對方與自己一同盡力切磋；更是給予對方尊重。

我漸漸不再睥睨一切，也更能坦然面對勝敗，因為我知道爭取

到的獎牌不是我一人的光榮，那是屬於教練、每個陪練的夥伴、每位隊員、爸爸媽媽以及陪伴我的道場的光榮……。

稍稍回神，看著教練深鎖的眉頭，我知道那裡鎖著不亞於大家的失落，一幕幕自己在這幾個月奮鬥的身影掠過心頭，而後我率先打破沉默。

「知道了，謝謝教練！」我深深一鞠躬。

在人人自危的現在，能有擔憂我們的健康與安全，為我們惋惜、為我們想方法不間斷學習的師長，已然是一大幸福。

這次疫情，讓我們必須在線上練習，我也因此更能體會生活中有太多不容易，它們就像是賽場上不同的敵手，自己可能在與其拚搏得難分難捨後，仍然飲恨落敗，但是每一個困難與挑戰一定有其意義，正如每次交手後，我都能修正不足，帶著自己爬上更高的巔峰。

被汗水浸濕的口罩黏在臉上，似一手掌粗魯地摀住口鼻。我反覆張口，試圖吸入大口空氣灌滿飢渴的肺。教練的聲音穿透手機屏幕在耳邊迴響，我的思緒也跟著那熟悉的高分貝嗓音飄飄蕩蕩……。

我想只要大量努力練習，使出過肩摔摔倒對手人人都能做到，能夠在任何境遇裡帶著感恩與敬意彎腰一鞠躬，才是真功夫吧。

佳 作

清明

鄭宇庭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獲得這個獎項，聽到獲獎的訊息後，我便忍不住連問三句：這是真的嗎？其實，我是有些不敢置信的，直到同學掐了一下我的虎口後，我才確信這是事實。首先謝謝畢老師的指導，接下來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最後謝謝家人們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個人簡介

就讀惠文的小國一，休閒活動常是在圖書館待上一整天，喜歡看科幻小說。當初是因對閱讀的喜愛，便開始嘗試寫作。致力於寫出能打動人心的作品。

墳頭草在今日理了頭，徐徐微風溫和地吹過它的髮梢，矗立的墓碑今日不再只是內斂，還多了一絲雀躍及些許欣慰。

於我而言，清明節除了是祭拜祖先的大日子之外，也是家人團聚的節日。因為在這個節日，平日再忙碌的親戚，也會排除一切困難，與大家一同祭拜祖先。我們家算是大家庭，人數著實不少。有些親戚一年難得見上幾次，所以只能客套又生疏地彼此寒暄。然我也樂得如此，就算不熟稔，也能很快地熱絡起來。大人們在說著他們兒時的「豐功偉業」，說著奶奶那輩恍若「八點檔」戲碼的故事，孩子們則在一旁安靜地聽著，時不時應上幾句，邊應邊老氣橫秋地打趣著：「時代的眼淚啊！」隨即那些長輩們，一個個訓斥著我們的不懂事，隨後看向自己逐漸後移的髮際線，皆開始感嘆這幾十年的時光，怎麼一晃眼就過了？大家聽完都笑成了一片，整個畫面好不溫馨。

這個年紀的孩子，總是將年齡當作開玩笑的題材，直到有一天，身體本就不甚硬朗的爺爺病情突然加劇，往往一回家就能聽見的八點檔對話，一進門就撲鼻而來的飯菜香，客廳桌上的瓜子……這一切都默默地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當冷清的客廳，空無一物的桌子，逐漸成為生活的常態時，我才發現：人，是真的會老。或許有一天，那些待我好，無限包容我的人都將老去，他們將迎來不可逆的死亡。想到這，我開始對年齡的玩笑話避而不談。

一開始去醫院探望爺爺，總免不了手足無措，甚至感到害怕，害怕我本平靜的生活，將迎來更大、更多的變數。我為我自私的想法感到厭惡，但我好像本就是自私的人，「性價比」是我評判事情首要的標準，或許，人總是避無可避地成為自己最討厭的樣子。我悲觀地想。

這年的清明節，不像往年一般全數到齊。爺爺在與病魔抗爭，

奶奶也陪伴在爺爺的身邊，但還有爸爸最大的那位哥哥，姍姍來遲。一開始，我以為可能是起晚了，其實並不然，是大伯父與二伯父刻意錯開時間，不願面對彼此。

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伯公去世了，遺留下的財產讓原本就不對盤的兩人，為了自己認為的「公平」大吵一架。他們不再維持著那虛假又美好的和諧，他們用著不信任的眼光，看向每個關心他們的人，他們對彼此說著刻薄的言語，句句刻薄又扎心。

往往大家總會一邊開心地聊著一些平凡的小事，一邊頂著大太陽除除草、掃掃地。明明只是一年前的事，卻好像過了一世紀；現在只有壓抑的氣氛，和像選舉似的拉票，硬要分出誰對誰錯。我只靜靜地看著「長輩們」口沫橫飛地爭吵著，心裡除了不以為然，竟還有一絲優越感——或許，我也沒那麼差？這還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自嘲道。

一年、兩年、三年，轉眼間三年過了，爺爺的病情奇蹟似地好轉，我也逐漸變得曉事。爺爺戰勝了病魔，我戰勝了心魔，但還有人因為那愚蠢的執念，停留在原地。

墳頭草依舊定時理了它的秀髮，微風依舊溫柔地拂過它的髮梢，墓碑還是靜靜地矗立著，明明什麼都沒變，卻好像什麼都變了。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三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欣倫 · 林德俊 · 徐國能（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林婉君

本屆共收到 55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53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方秋婷、李儀婷、張經宏評選出 18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林德俊、徐國能推舉李欣倫為主席。本屆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 國中組需選出八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五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徐國能：作者畢竟是國中生，寫作上不免還是有作文的筆法或觀念，覺得必須講出一個道理來。大部分的作品，都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反省生活所遇的問題，以及生命中衝擊到內心的心情；在國中階段能做出這些反省，滿不容易的。整體而言，文字都是比較樸實的，不是走華麗或炫耀路線，這與作者的年紀有關。也從中看到幾種類型：家庭、親情、旅行、空間，滿多元、豐富的。

林德俊：國中組作品在文學語言的基本功方面，整齊度不如高中組，但這是很自然的情況。國中組的作者，想要呈現文學性的表現時，都會刻意用力一點，例如用諧音來表現，這是我比較不鼓勵的。若文學修辭的能力還不見得成熟，不妨回歸到講一個故事、講

一段經驗，注重流暢度，言之有物，而這個「物」不見得要有大道理，不見得結尾一定要做一個總結；因為有時候前面寫得不錯，最後卻由於這種作文的慣性，而拉低了作品的水平。這些作品，雖然有些吉光片羽，往往就敗在這樣的地方。我會給「追求自然」的散文較高分。

李欣倫：我的看法和徐國能、林德俊一樣。國中組的文字比較樸實，因為他們還在學習寫作的階段，還是有作文的痕跡，像是在結尾時一定要提出呼籲，或是光明正大的結尾。我比較喜歡看到屬於這個年紀的少年的煩惱、心事，或是如同林德俊所說，將個人的經驗和故事寫得完整。但因為他們離寫作文的年紀還太近，所以比較困難。整體而言，這次的題材算是多元，不是只聚焦在親情的部分。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五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兩票作品

- 〈手尾〉（李欣倫、徐國能）
- 〈鈴鐺〉（李欣倫、徐國能）
- 〈回憶中的氣味〉（林德俊、徐國能）
- 〈緣繫〉（李欣倫、徐國能）

一票作品

- 〈90度鞠躬〉（徐國能）
- 〈結〉（林德俊）
- 〈一支錄音筆〉（林德俊）
- 〈摩托車〉（李欣倫）

〈遇雨・與浴〉（李欣倫）

〈源〉（林德俊）

〈清明〉（林德俊）

○票作品

〈日本蘆之湖最特別的一天〉

〈停在味蕾上的相遇〉

〈告別老布〉

〈散步〉

〈紙上談兵的幸福和愛〉

〈105 天的距離〉

〈花壇印象〉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90 度鞠躬〉

徐國能：這篇是比較不一樣的寫作，顯然他是體育選手型的學生，在練習比賽的過程中，本來覺得自己很厲害，有傲氣，但教練要求他還是要向對手 90 度鞠躬；他寫出了比較不一樣的題材，從學習到自負、到失敗，最後明白要尊敬對手、尊敬比賽，這樣的過程，是有脈絡的。這篇的問題是很像一篇作文，比較平板，但是他能從自己的切身經驗寫出一個故事，我認為滿好的。

李欣倫：這篇好像有點短，有點可惜，不過是很不錯的作品。

〈結〉

林德俊：這篇文筆自然，寫爺爺與他的互動；對話的營造也沒有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弊病，缺點是他的經驗比較沒有重量。

徐國能：這篇我也可以支持，他用「結」串連起兩代之間，這部分滿好的。

李欣倫：這篇我也可以考慮，它比較不是作文格式，而且將故事講得很完整，也沒有特別在說大道理。

〈一支錄音筆〉

林德俊：錄音筆作為意象，光是標題就會讓人產生興趣了，但篇幅有點太短，且有錯字。國中生乃至於高中生，好像很容易寫到生病、死亡，我有點好奇，甚至懷疑，為什麼他們會寫這種主題呢？是覺得寫這種主題才有機會獲獎嗎？另外，若兩位委員覺得這篇比較普通的話，我不堅持一定要讓它進入第二輪投票。

徐國能：死亡經驗對他們而言，是人生中很巨大的衝擊。但這篇有些東西沒有交代清楚，譬如他姑姑到底是生了什麼病？如果能再多寫一點彼此之間細微的關係會更好。他的文筆滿好的，用天空的藍、白雲、西風帶動情感的推移，可惜資訊比較少一點。

李欣倫：這篇我沒有特別的意見。

〈摩托車〉

李欣倫：這篇有錯字，文章其實不長，且是投文學獎的稿件，應該要再三斟酌才出手，錯字有點致命。但我還是很喜歡他描寫的一些很有畫面感的景象。例如：「黑暗的房間中只剩下我的心跳」、「面前慘白的、充滿壓迫感的高塔」及「噗通的心卻停留在那四張笑臉上」，具體述說內心深沉又幽微的情感。另外，他也試圖去理

解父親、看見父親的善意。我特別喜歡他寫摩托車的老舊引擎，這是很好發揮的題材，老舊的摩托車和引擎聲、爸爸載小孩，最後一段結尾是很合宜的，沒有宣說大道理。

徐國能：這篇我也可以支持，這篇滿感人的，而且我也喜歡摩托車這個意象。但描寫比較粗略，沒有從實際的觀點去寫，稍微可惜，譬如：「隨著年紀的增長，……嵌在牆中的置物櫃從五顏六色的童年轉成了黑與紅在白紙上的搏鬥」，什麼是「五顏六色的童年」？那是很觀念性的。或是：「他不再用成績打開話題，偶爾仍有理念不同的衝突」，讀者會想知道作者和爸爸的理念有什麼不同，如果他能在這邊加強一下，應該會更好，可能是經驗還不夠多。

林德俊：這篇的企圖心不錯，但是寫起來稍微吃力一點，也有錯字。這次其實滿多篇都有錯字的問題。就像徐國能所說，他需要帶入更多的事件，讓故事更具體一點，像前面我還滿希望可以看到一個轉折性的事件，所以它稍微虛了一點，如果稍作調整，會變成非常好的作品。

〈遇雨·與浴〉

李欣倫：這篇就像剛剛林德俊說的，試圖在同音字上做創造，我不是很喜歡這樣的做法。我投它是因為他的寫法，譬如他寫「和雨去戰鬥」，是指他跟自己內心的戰鬥，而因為「遇雨」，整篇對「雨」做了微觀的想像跟觀察，譬如，雨還會有憤怒的水蒸氣。另外，有一些新鮮感的修辭，像是：「它的熱嚇走了太多笑容」。雖然文筆還不錯，但這篇我可以放棄，它有點太虛了，比較像是與自己的喃喃對話。

徐國能：這篇算是文字能力比較好的，可是在主題上，不像是記敘文，而比較像傳統的抒情文，是用傳統美文的寫法。因此，我

能夠欣賞這篇的文字，以及他想要表現的心情，可是在比賽中的話，它會比較弱。有些句子寫得很好，像是：「有幸為人，請務必溫柔」、「打從心擴散的溫柔漣漪，讓深鎖已久的眉頭鬆開對自己的束縛」及「我在雨後充斥著淡淡泥土味的大地上，踩著腳踏車」，具有詩化的語句，這篇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林德俊：這篇有不少佳句，像是：「在雨中好好的與自己相遇」；但它的錯字不少。另外，這篇的前半段比較好，後半段沒有推進，停留在寫景的狀態。如果能夠有更具體一點的經驗，落實描述出來，會整個不一樣。

〈源〉

林德俊：我選這篇是因為題材，特別在於它是談城鄉思辨。雖然徵文規定中沒有說一定要寫臺中，這篇也沒有很明確地說是在寫臺中，但臺中就是山海屯城，有山海、有城鄉，我滿希望我們選出的得獎作品中，至少能有一、兩篇是落實到對臺中這個場域，有所刻畫、思辨或相關聯想的作品。不過與另一篇〈清明〉相比之下，我可以捨棄這篇。

徐國能：我希望題材能盡量多元；這一篇書寫城鄉差距，是其他作者沒有寫到的，因此這篇題材成功。可惜作者講得太不明確了，到底哪裡是鄉下呢？會讓人產生疑問。而且他對鄉村的描寫也沒有那麼真實。

李欣倫：除了到底哪裡是鄉下，這個比較模糊之外，他的城鄉經驗可能受限於本身還年輕，所以會覺得都市是罪惡的、冷漠的，鄉下就是樸實的、純樸的，但是這樣的辯證，還需要更多的細節來支撐，有點可惜。

〈清明〉

林德俊：這篇算是一篇成長散文，我手寫我口，雖然缺乏漂亮的文學詞彙，但它順順的，將內心世界表露出來。

徐國能：屬於心情散文，寫生老病死的離別感，但沒有看到特別之處，或是亮眼的地方。

兩票作品討論

〈手尾〉

徐國能：我對臺灣民俗沒有那麼熟，不過相信有這樣的傳統，將錢放在他手中，再掉到地上表示他不要了；大家參加外曾祖母的葬禮，可是幾個兄弟姊妹是要來分遺產，運用小細節來講人是很現實的，這是一篇很精彩的反省的作品。當大人在討論現實問題時，小孩想到的是很久以前種的蘭花與親人的回憶，所以產生了辯證：到底什麼東西才是人生中最可貴的？這是我滿喜歡的、很清純的作品。

李欣倫：這篇我也滿喜歡的，如同徐國能所說，這篇的主題是講他在外曾祖母的喪禮中，看到大人們爭財產的現實面。我特別喜歡「手尾」，講到「手尾」，通常都是聯想到「手尾錢」，可是最後停在蘭花的部分，最後一句寫得很好：「或許便是阿祖留給我最後的手尾」，他將「手尾」詮釋為蘭花，而不是錢；透過孩子單純清澈的眼光，重新詮釋「手尾」。結尾停在這邊，沒有再叨叨絮絮地講人生大道理，我認為是這篇可貴的地方。

林德俊：一開始光看題目，我就覺得這篇好特別，很期待。不過第一段：「朦朧的睜不開雙眼狀況就被拉上車」，句子沒有寫好，這應是基本功。它有題材的獨特性，我還是可以支持它。

〈鈴鐺〉

徐國能：這幾年各種文學獎中，書寫動物的作品逐漸增多，與整體社會文化應有很大的關係。這篇是寫貓，在一些細微的地方、很小的互動，將細節處理得很好，可以看出來作者寫作的功夫。這篇的感情寫得很動人，可惜的是，在感情之外，看不到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所以，他要再思考一下如何兼顧這兩者。

李欣倫：它一開頭就滿引人入勝的，這篇詩化的語言比較多，文字相對是成熟的，例如：「太陽斬斷了影子最後的防線」，非常有影像感。題目叫「鈴鐺」，整篇文章也扣緊題目，會讓人感覺到貓的銀鈴不斷地發出聲音，從頭貫串到尾。我特別喜歡它最後兩段有跳躍性的影像感，好像他做了剪接；最後貓死了，有人幫貓做後事等等，他不是用記敘文的寫法，而是影像感非常的強烈，因此讓死亡看起來比較輕盈。最後一句又呼應到題目；整篇來講，文字各方面都是成熟的。

林德俊：我滿喜歡這篇，它有一個滿有趣的分段策略，第一段結束後，第二段突然變成三句一段，這是很鮮明的策略，鬆緊鬆緊，到了第四段、第六段又是這樣。如此的手法，看得出作者在文學的基本功，有受過相當訓練。我也很喜歡最後的部分，那邊應該是講火化，但是他用黑色的鐵箱子來指火化場，不是個太好的形容，應該有更精準的表達方式，不過瑕不掩瑜，我還是會支持這一篇。

〈回憶中的氣味〉

徐國能：這篇很流暢，談他為什麼寫書法，也看到了很深的文化傳統的存在，是滿好的作品。唯一的缺點是爺爺帶傘去接小朋友的意象，常常會被寫進作文裡，但這也可能是他真實的記憶或人生的過程。

林德俊：我讀到第二段就覺得它很完整、流暢，也沒有刻畫吃力的感覺，通篇沒有太明顯的缺失，這是一篇可得前三名的作品。

李欣倫：我也滿喜歡這篇，優點就如兩位評委所說的，不過它的題目不太精準，「回憶中的氣味」太大了，既然談到書和古籍，也許「古籍的氣味」會比較好一點。

〈緣繫〉

徐國能：這篇寫得很好，滿感人的，小時候家裡來了位印傭，後來印傭回去了。他去了印尼拜訪，才發現印尼原來是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一方面寫印尼很美，一方面寫這位印傭在臺灣時，其實並不是過得那麼快樂、且遭到歧視。他透過印尼的海，重新寫這樣的情感，讓我滿欣賞。不過這篇我有點保留，因為它有些地方的情感太過了，一直想運用黃褐色的沙去做聯繫，大概是缺乏寫作經驗，像是「看看印尼的月亮是否比較圓」等等，這些地方若是採取更淺淡的處理，效果會更好。另外作者可能還學了一些印尼話，所以文章在表現臺灣現在是多元文化的場域這個部分，這也是滿特別的。

李欣倫：就題材來講，這篇與其他作品比起來，勝出的地方是他將目光放到自身、親屬之外的其他人。他對印傭的描寫和理解，還有他試圖去感受印傭在臺灣受到歧視的這個經驗，做了理解、同情和反思，我覺得滿好的。這篇的文字不錯，篇幅可以再增加，多寫一些細節。雖然寫得不錯，但還是有點霧裡看花的感覺，他刻意地詩化現實的經驗，詩化得有些朦朧，他試圖用海風、沙灘等自然景象來做替代，也許多書寫他們相處的現實經驗會更好。

林德俊：我很認同李欣倫所說的，這篇應該要加入更多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於事件的刻畫。我沒有選這篇，是因為我被他比較用力的語言給隔閡了。因為他是用拼音來寫印尼語，我們並

不容易懂那是什麼意思，或許需要註解說明中文意思，或是用迂迴方式帶出這些印尼話的中文解釋。另外，比較用力的地方像是「普魯士藍」、「波斯蘭藍」及「黑水溝」等等，有點詞溢乎情了；我相信情感是存在的，只要把花俏的東西拿掉，換成更細節、更純樸的、真摯的對於互動的刻畫，會更好一些。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就 11 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8 分，最低 0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鈴鐺〉22 分（李欣倫 8 分，林德俊 7 分，徐國能 7 分）

〈手尾〉20 分（李欣倫 7 分，林德俊 5 分，徐國能 8 分）

〈回憶中的氣味〉19 分（李欣倫 6 分，林德俊 8 分，徐國能 5 分）

〈緣繫〉17 分（李欣倫 5 分，林德俊 6 分，徐國能 6 分）

〈結〉10 分（李欣倫 4 分，林德俊 3 分，徐國能 3 分）

〈摩托車〉9 分（李欣倫 3 分，林德俊 2 分，徐國能 4 分）

〈90 度鞠躬〉4 分（李欣倫 1 分，林德俊 1 分，徐國能 2 分）

〈清明〉4 分（李欣倫 0 分，林德俊 4 分，徐國能 0 分）

〈遇雨·與浴〉3 分（李欣倫 2 分，林德俊 0 分，徐國能 1 分）

〈一支錄音筆〉0 分（李欣倫 0 分，林德俊 0 分，徐國能 0 分）

〈源〉0 分（李欣倫 0 分，林德俊 0 分，徐國能 0 分）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鈴鐺〉，第二名為〈手尾〉，第三名為〈回憶中的氣味〉，佳作為〈緣繫〉、〈結〉、〈摩托車〉、〈90 度鞠躬〉、〈清明〉。會議圓滿結束。

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高中職組總評

李欣倫

高中階段，最難熬且倍感壓迫該是升學壓力，補習和夜讀的經驗和隨之而來的苦悶或麻木，時常成為高中生的題材，彷彿藉文字紓壓解憂。然閱讀這次進入決審的作品，卻發現題材多元豐富，圍繞在升學的作品反而少，有細說臺中巷弄的故事，有對性別和常規的摸索及辯證；關於夢想的自我對話，也有描述飲食、職場經驗，當然最多的還是親情，其中數篇聚焦於祖孫間的情感流動，也有描寫父母和手足的散文，甚至以一首歌貫穿世代記憶。較諸成人世界的明爭暗計，虛偽和真誠總是看在這群少男少女眼裡，他們從家庭中推敲人我關係，在這些乍看之下不夠成熟的探問與思路，卻是最新鮮又珍貴的少年哲思，他們真誠凝視的目光終究回過來撼動所謂的「常態」，以及開始老去而變硬的心。

第一名

長裙

林子維



得獎感言

很驚喜能夠得到這樣的榮譽，非常謝謝評審能夠肯定，不管是作品，抑或是我。感謝的人太多，我要好好地放在心底。我還不確定，自己能夠長成怎樣的人，但能夠成為自己，讓影子擁有屬於自己的輪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最後，還是謝謝，所有遇見的人。

個人簡介

生於 2005 年初夏。不確定可以，在哪裡真正找到自己，但盡可能將碎片湊齊。大海或星星，都很喜歡。盡可能地成為一個柔軟的人。

全身鏡裡，碎花裙貼著光潔的皮膚，微風攪動裙擺，收藏的是漂亮的自己，不論是眉毛、光線下金棕色的頭髮、或是桃花帶媚的微笑眼睛，那是所有人都稱讚的細節。我愛我唯一的長裙，雖然，我是男生。

而碎花裙上的花朵，盛開在無人窺探的期間限定。一瞬間，彷彿看見好久不見的母親，如同我們兩人共同的印記，新月的蛾眉、星亮的眼睛，還有適合穿長裙的腿長比例。

路邊走過的女生，她們的穿搭、妝髮，都是我眼神駐足的地方，學習如何走路更為優雅、說話如何更溫柔，但身旁的人總說：「為什麼一直盯著人家？你到底在找什麼？」我在找，母親的樣子。

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在五歲時。還記得那天她一身飄逸的長裙、無框眼鏡。或許太久沒看到她，我努力地呼喊她，但她卻沒正眼看我，隨意一瞥都沒有，甚至當我哭啞時，她依然面不改色，然後，我的生活就再也沒有她了。

常常被朋友拉去街上，當他們在看文具或鞋子時，我的視線就會慢慢地離開，記得一旁有一間專門販售裙子的店，A字裙、百褶裙、紗裙，有很多很喜歡的裙子，裡面最好看的是紗裙和百褶裙，那裡的老闆也很親切，從材質到款式，不厭其煩地介紹，但常常介紹到百褶裙時，我總是露出厭惡的表情。每當店裡又有新貨，我都到試衣間裡；全身鏡中自己穿上，是多麼與自己貼切，可離開試衣間，手中光麗的裙子，隨著試衣間的門關上，也一同困在了裡面。最後裙子依舊被整理，掛回櫥窗。大概就是紗裙，朦朧的質感，但內裡卻又好像清晰可見。

我並不完全那樣真實，我能做的是停留在表象；我並不像紗裙一樣，能夠勇敢地被看透內裡。百褶裙是最討厭的裙子，但所有人熱愛的也是它，而百褶裙也是我們，一百個謊言，隱藏在生活的褶

痕裡。

「你很娘欸。」「臭娘娘腔。」「死娘砲。」隨著我的成長，性別的惡意穿過身體，進入我的血管，我的身體。有一次，班上一位男生，在排隊時，一隻手向我的下盤襲來，當我不知所措地問他的時候，也就只是譏笑地說：「就好奇你有沒有啊。」而我也只是笑笑地帶過。如果女性開始流血，代表他們能夠孕育出另一種生命，那我試著與她們相同，在身體割出許多深淺不一的傷口，越深的就與她們越發相像，或許我就能擁有一個新的自己，那個和惡意相符的自己。我開始將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凹折，成為帶血的，百褶裙。

後來的我，不喜歡出門。遇到路邊哭泣的男孩，和一旁指責他該像男生的大人；遇到小吃店裡，老闆娘看完電視機裡，穿著裙子的男人，然後自言自語：「不男不女，有夠噁心。」我總害怕突然大風颳來，將自己好不容易將自己塞入的摺痕，被強迫打開，人間的惡意像史蒂芬·金名小說裡的惡靈，再一次地穿透身體。世界是大雪封閉、與世隔絕的山間《鬼店》，在這空曠華麗的建築物中，關著一個過不去的冬季。我又試圖把自己和摺痕，變成更深的地方。

直到有天在和同學聊天時，聊到頭髮，突然有一位女同學將頭髮撥至我的胸前，盡可能地讓頭髮往前，好讓我看起來蓄著長髮。我並不能理解，甚至有人在一旁說：「其實你這樣很好看。」我不知道自己的模樣是不是該永遠短髮，自己是否該繼續好好隱藏，即使在全身鏡前，不斷重複穿上裙子，或是其他最普通的衣物，其他該是男生的衣物，我都無法得知鏡中的自己，究竟是什麼模樣。

常思忖，如果生在蘇格蘭該有多好，男人也能光明正大穿裙子，甚至在地戰爭中，穿著裙子進行領土的保衛戰。但我不行，我正陷在自己的低谷，在透明與流血間迷失，只能在幻想裡穿著蘇格蘭裙，以籠手劍相互廝殺，每次都被擊中要害與心臟，勝利是屬於別

人的，我只能透失力氣、倒下，困在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朦朧紗裙裡。

總以為不就是沒有媽媽而已，但現在才知道，我失去了一個可以討論穿著衣飾的對象。在很多場合，像是畢業典禮、運動會、表演，總看到其他人的母親，在臺下微笑，以自己的孩子為榮，在結束之後相擁。而我沒有，我只有我，也只剩我，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喃喃自語、眼睛像滴了檸檬汁。

「我們今天要來寫母親節卡片喔！」每個母親節，老師們總吆呼著每個小朋友，將自己想對媽媽說的話都寫上去。每個人都寫得好多好多，也會很興奮地分享給老師，每次聽到他們的媽媽有多麼的愛他們，心就酸酸的，彷彿連流動的血液都聽得一清二楚，連它都替我難過。我只有卡片但沒有母親，每次向老師問起：「老師，可是我沒媽媽？」老師總說：「那就寫一直照顧你的人吧。」所以，我每年都要過兩次父親節。

我以後可以當穿裙子的父親嗎？在臺灣，有人堅定地留起長髮、穿上裙子，甚至打了雌性激素，他說：「我其實沒有變性，我一直都是我自己的樣子啊！」我羨慕唐鳳，他堅定地成為自己，但我沒他聰明，也不像他，擁有一個用生命守護他的母親。

我依然不太堅定，和母親與子宮告別後，我會成為沒有形狀的人，所以我只好勇敢為自己買一件長裙。「送給女朋友的嗎？」店員問，我只是微笑以對。是的，我還是不夠勇敢，只敢將絲軟的碎花裙藏在衣櫃裡，在眾人窺探不到的陰影裡，與自己，與母親，再一次相認。

評審意見

◎徐國能

性別經驗是文學藝術中常見的題材，提醒讀者在想當然耳的自身經驗外，其實尚存多元思考。〈長裙〉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敘述文字和結構安排都非常成熟的作品，其中從自我經驗延伸到普世價值的性別思考也讓人動容，細節的掌握和內心獨白的呈現都具韻味，是一篇感人且發人深省的作品。

第二名

乾燥的日子裡

王繹凱



得獎感言

在模擬考前夕的咖啡廳被友人告知得獎的訊息，以至於連驚喜都是小小聲地。何其有幸能在青春的最後一年完成自己夢寐以求的心願。似乎也終於能有點勇氣說出寫作文與散文是不同的東西了。感謝伊歪的唧唧歪歪給予我在生活和寫作上的靈感；感謝傑佛瑞，翹課陪我在死線日到郵局寄件；也感謝其他的摯友願意施捨我一些愛與祝福。

個人簡介

高三、社會組、臺中・男校・一中。在迷信和科學間反覆試探舒服生存的界線。集感性、嗜甜、樂於嘗試新食譜於一體的小當家。

乾燥的日子裡，一切安靜得悄無聲息。

闔上讀不完的講義，才剛把仙人掌從書桌捧到窗臺汲取一點太陽，啊，幹，下雨了。

手機喇叭播出的白噪音和窗外的雨聲並不合拍，一個空靈的來自遠方，一個粗魯蠻橫的打在書桌前，兩種不契合的節奏扭曲成純粹的噪音。而房間外的歇斯底里透過門板正絲絲滲入。

雨的臭味也透進房間，就像是某種病菌被釋放出來。氣味逆著毛髮纏繞上身軀，撬開所有孔隙鑽進深處惹得全身發癢。

莫大的濕潤空氣占據原屬於我的位子，與沉悶的汗水混合雨水的氣味在房間裡逐漸膨脹，壓縮又壓縮直到汗水將不透氣的棉質休閒衫吸附在皮膚上，想要彎身抓撓背上的不適，只能從縫隙裡伸入將整件衣服剝離。

背上、肩上、胸前的泛紅看起來像是某種傷口，那是抓癢時所留下的記號。不是乾燥的日子裡，午後的大雨裡透出浸濕的腐朽氣味，雨水污濁的像某種不淨的顏料灑落在身上，讓人止不住抓撓。

關掉手機喇叭，又掩上窗戶，雨聲繼續，原先闖入的空氣彷彿到達臨界值般停止膨脹。這樣沒辦法認真讀書，我想，把浴室裡的除濕機搬過來好了。這樣是要踏出房間的，客廳雖在暴雨，卻也不得不這樣，那或許我可以順便洗個澡。

低頭穿過下雨的客廳，母親正在插花，舌頭與牙齒在口中敲響的音節繞過我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八百萬就八百萬還敢跟我殺價，那幾棟房子都寫你的名字你還好意思跟我殺價。」那是母親的咒罵，父親的視線緊黏在手機上沒有應答。

乳白色的陶瓷花瓶裡插著滿滿的向日葵，滿滿的一叢黃色沒有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間，我不明白為何如此，但又想起她說過這樣才可以招財運。沒有下雨的日子裡，我曾經建議過可以買兩個花瓶。

扭開生鏽的不鏽鋼喇叭鎖，浴室的木製門板和霉斑早就混雜在一起，雖然礙眼，但不管用再強力的清潔劑清理，也只會刷出惱人的木屑，所以只能無可奈何。熱水流淌過剛才抓破的傷口，隱密地引起刺痛。熱水和時間淌過，但在浴室的霧白水氣裡，時間正在離去的消逝感是可被削弱的，也只有這時才最適合放空了。

乾燥的日子裡，父親與母親之間橫跨十年的鴻溝，填滿燦爛的向日葵。或是自然生長，或是一束一束花店包裝精美的花束，鮮豔的顏色和約會的情書之間填滿各種悄悄話，但現在都溺斃了。浮上水面的只剩下怨懟和多年累積的壓力與厭煩，終歸是看膩了，所有向日葵都被連根拔起、撕碎。

只是剛套上衣服，後背便開始發癢，反覆地抓與刮也沒辦法舒緩，我想起曾有人說癢是最細微的痛，一出神，手上的力道又失準，指甲劃破皮膚，濕潤的血滴抹上指尖，又融入白色的浴巾，連白色的睡衣也留下印記。

血是很難洗的，如果沒有在它仍新鮮時清洗，之後便很難清理。但也並非洗不掉，廉價的浴巾和廉價的睡衣在很多次的滌洗後還是能夠讓一部分的它消失，離不開的其他部分會把當時一同清洗的東西都渲染成淡淡的紅棕色，就如同所有其他人都會發生的錯誤一樣。那是我學會自己洗衣服之後才知道的。

熱風從吹風機湧出的同時，汗腺的開關又再次故障，這樣的洗澡只是一場徒勞，除去浪費水和時間之外，只在後背製造一層令人不適的汗珠。

將除濕機搬回房間的路上，客廳已經沒有聲音，兩個人各據沙發一方，依舊拿著手機出神，顯然這一場談判仍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母親的手機喇叭裡傳出她平日最喜歡的那名富太太，她是如何用豐腴的手指做出無數盆號稱能對人生有各種益處的靈性插花，只要抖

內個幾百塊就可以請她客製化符合自己需求的特色款式，獨一無二的，那盆窒息的向日葵便是如此而來的傑作。

除濕機噴出陣陣乾燥的熱氣烘乾停滯在房間的濕氣，空氣重新開始流動，驅走雨水的異味，身上的搔癢也一同消失，驅走的氣體帶著窗外的濕氣繞回來，鑽進除濕機滴答滴答變成更多的熱氣。儘管雨還沒停，乾燥的空氣已經開始釋放出溫暖的香氣，嗡嗡的機械工作變成另類的白噪音，這才是完美的讀書環境。

我把仙人掌從窗臺移回書桌，葉片的尖端有些被潑濕掛著些許水珠，水珠掛在紗窗上搖擺，雨聲漸小，大概是快停了。我決定下次要去花市買一束向日葵回來擺在書桌，再買一束沿著床緣的縫隙插在裡面就好像向日葵是沿著床緣的縫隙生長的。

接下來只要等待著乾燥的日子來到。

評審意見

◎李欣倫

作者文字成熟老練，精準地抓住乾燥／濕潤對立的隱喻，從具體可見之物（從仙人掌、雨水、身體紅癢傷口）中，折射出家庭關係的乾燥和潮霉，並善以對立的象徵物，鋪陳出諸種不可見的情緒張力和幽微關係。文字中時可見幽默與嘲諷，拿捏合宜，且將個人體悟克制地剪裁至具體事件中（如從洗除衣料上的血一事，意識到每個人都會犯錯），不過度渲染，可見作者的敘事功力。

第三名

成蟲

黃喬柔



得獎感言

謝謝臺中文學獎讓我安放這篇關於青少年成長的甜蜜與不安，我想高中生最獨特之處，就在於我們的生活經驗即使有限，我們仍然很努力想以文字企及外面多采多姿的世界，並且努力地長大，謝謝評審老師，也謝謝文學給予我、溫暖我的時光。

個人簡介

投稿時仍是高中生，如今已經在臺北學商以及獨立了。越長越大以後，開始非常珍惜零碎的閱讀時光，念詩、寫散文、讀小說，都讓我對文學有更深的眷戀，也深深期盼著自己能夠一直寫下去，允許一切書寫的源頭如實存在。

或許是疫情爆發之初，又或是雲朵暗下來之際，我曾夢見自己沿著小路走到一條黑色的河流，河水如岩漿般緩慢流動，其流動之慢好似凝固的太妃糖般，黏稠住岸邊的草，使得它們都低垂著頭。於是我伸出一隻赤裸的足，緩緩踏入那黑色的液體裡，一步一步走向深處，感受到自己以腳踝、小腿腹、臀部、腰際的順序被濕潤著。

就好像每日之初我穿上制服一樣的順序，深呼吸後將黑裙拉至腰際繫上、扣上白襯衫的黑扣、調整領口，再梳理起一頭散亂的髮。

每當我這麼做時，總感覺自己像是掛在岸邊的樹上的蝴蝶，赤裸著身子與五臟六腑，等待著季節的呼喚。每日通勤，鈴響前斂翅挺胸、在書堆與書堆中飛梭、被壓制在課桌上飽餐以應付下午的數學隨堂考，以及學著在一大片沉默的窸窣聲中不尷尬地熬過五點的最後一堂課。

學測生的沉默是大片的，其意識像養花的草地般延展，在高二下大批大批地驚豔萬物後又急速地凋零，這樣同質性的盛放與枯萎若一種集體的拿捏，學測生在進入百日倒數後的生活範圍，不過就是一枝枝耗盡墨水的筆芯與未來的一點點殘影。

A 曾在某個晚自習的夜晚，湊至我耳畔低聲呢喃著。我摘下耳機，以為她要問哪一題英文的語法，遂朝她的那側靠去，卻只聽到她說，我們在蛹裡。

她的眼神彷彿映著月光，我又戴上耳機，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像是一種理解或是單純接收。音樂的音量很快又淹沒了我，我聽不見她，只看見在那吵雜的樂音中她的唇語又再度複誦了一次，我們在蛹裡。

我們在蛹裡，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成蟲都會經歷的階段嗎？這段伴著月光苦讀的日子，蛹內進行劇烈蛻變的過程，是否就預兆著任何破繭的期盼？

在大批學測生條地將自己包裹起來前，我像仍意猶未盡盛放著的蝴蝶一般，驚訝著這種集體、共享的凋謝，然而卻又隨即被現實說服收編回其一，這樣的生物無一倖免，究竟是為何藏起翅膀我亦不知，然我只知道我必須也要進入到那長長的蛹期裡才有機會成為完整的人。

養蜂的人喊飛、覓食、釀蜜，蜂群就一窩窩撲翅向前了，蝶般的學測生也一樣，備考的日子一過，他們又是最不扭捏盛放的蝴蝶們了，忙碌地在備審密密麻麻的黑字中汲取、大聲朗誦已經滾瓜爛熟的面試講稿，或者是攜帶者些許花蜜飛至下一座有可能待四年的花園裡，灑粉、暗自期盼。

接著疫情就爆發了，迅速地吞沒一座又一座城池，像當初義大利龐貝城被火山灰鋪天蓋地覆住那般的急促，於是彷彿在一年之初，就已經能預料一年之末的結局，你無法精準揣測布料下掩隱住的情緒，於是人們個個都成為了解讀眼神的精熟者。

在確定畢業典禮取消後，A的眼裡長久滿是失落的悵意。她輕輕地說，雖然沒有一個儀式結束青春期，但以後我們就是成年人了。她說這句話時，我想起她說起蛹期的夜晚，我們仍在經歷著未知與改造時。

那我們也能稱上是成蟲了嗎？我問。

完全變態。她笑著說。

我知道她並沒有在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我們已經脫離講到完全變態就會互相取笑的青澀時期。我點點頭，從今以後我們就是能夠談論菸酒、性、政治與權力的年輕人了。

於是我們匆忙地收拾餘留的行囊，各自回到家中，歸回一方小小的角落裡等待孵化。

獨自一人的生活，開始感到對集體的不安，志願即使達到了，

卻仍然有止不住的茫然與心急，關於大學的選課、系學會，關於實習與面試機會，關於如何權衡，如何不感到孤獨地用餐，每一點微弱的擔憂都像灰塵一般落在我的翅膀上，堆積成一小塊陰影。

或許是因為世界的運轉緩下來了，奢餘好多空閒而發慌的時間，被空間困陷，也只能透過特定渠道與世界保持聯繫，於是敏銳的神經又重新運作了，在不停聯繫與談天的過程中，或許是缺乏定期寧靜飽滿的獨處時分，逐漸察覺到聚散後安靜下來時，自己竟和理想的狀態如此迥異。

我拚命思考，我算得上是成蟲嗎？我是否仍未迎來我的蛹期？而我又是否能耐得住這漫長而不見光日子？

孤獨感。於是 I 想起我曾問過 A，究竟是哪段孤獨與蛻變的過程，使我們確定自己在那瞬間後就是成年人了？是接過考卷默默忍淚時，還是意識到再也回不去這段純真歲月時。

漫長的日子裡，A 傳訊息和我分享她讀到的薄翅黃蝶。「其所居的大雪山，在九月大雪紛飛過後，有時會再次回暖。部分個體的蛹誤以為春天來臨，因此會在夏末秋初之際羽化成蝶，然而翩飛前周邊幾乎不見其他同伴，也幾乎沒有花蜜予牠吸吮，最終只能孤寂地死去。」

我試想。我何以承擔這一份孤寂？在蛹裡沉潛與期盼良久，盼到盛放之時，卻又在雪裡孤芳自賞。

疫情中期，某日甦醒時，看見一隻灰色的蛾落在被單上，透著淺紫色窗簾微微傾注烘暖的亮白色，床單像是不堪承重的網，兜不住牠翅膀的透亮。

這隻蛾肯定經過長長的蛹期，才能被賦予些什麼吧？我拍了張照片給 A 看。

是的，A 說。我們都是成年人了，要做一隻完整的成蟲，在長

長的蛹期中被賦予盼望。

這場孤獨的奮戰，我想起許多零碎的時光片刻。月光映著墨水時，我們為未來感到興奮時，以及蛹期裡宏亮的回音，每一瞬間零零碎碎，彼此串聯成燈火，掛在森林樹梢，亮晃晃地圍繞起了整座城市，蛹期後的我們就那樣依循著光，撲了撲翅，轉瞬就被風捎走了。

評審意見

◎林德俊

疫情籠罩中，學測生面對高中生涯的最後階段，乃至於考後升大學之前的忐忑期，那顆苦悶、惶惑、企盼而充滿力量的心，正歷經著成長。這段過程被作者喻為蛹期，醞釀著蛻變，以十分精巧的文筆準確勾勒幽微難明的心境，飽滿，且富有層次。

佳 作

流光巷弄

王中富



得獎感言

真的很謝謝評審們。想都沒想過會得獎，畢竟這也算是我留存了好一陣子的稿了，而竟然能在臺中文學獎的舞臺被肯定，早已超出當時我下筆時所期待了。願以後筆力能進長，維持動筆的熱情。

個人簡介

現職臺中高中生，標籤囊括語資班、模聯、高看、評議委員而族繁不及備載。有拖延與冗言的陋習，目前依舊致力於刪減廢話。

這滋養我生長的眷村外是一條和平的小道。

說是小道，它還有個「路」如此冠冕堂皇的頭銜。就這麼貼合在喧囂的自由路的一側，與之平行，永不交集。不交集的除了地理的意涵，還有氛圍。那頭的熱鬧一路從火車站沿著復興路摧枯拉朽而來，但到了這兒，就好像調皮的熊孩子，突然撞進母親溫柔的懷裡，染上和順溫暖的氣息。幾條防火巷交錯處，時不時有摩托車鑽過，彷彿三月兔探出愛麗絲走過的小門一般，來到另一個世界；只不過這個世界更靜、更平淡了些，像是落臺中盆地裡一片溫柔呼吸的羽毛。

這小道兩側有著櫛比的住宅，一排鐵皮屋，雨來的時候總特別激昂，雨點在鐵皮屋頂上響出了怒放的雨花。二樓平房的高低與路燈比肩，月明星稀夜，我總在七樓的高度，望向隔壁巷子裡的路燈與房子。我把那路燈看進了房子裡，想像那是屋子裡僅存的一盞暗色的燈。冬夜裡，這配色彷彿失溫，被燈照得蒼白的鐵皮外壁像極了腐朽的榻榻米，演繹著一部日式恐怖片。我總覺得我就這麼窺進了別人家中，害怕下一刻會有惡鬼探出窗櫺，揪出我這窺伺祕密的小兒，一口吞下。

後來的某個清晨，我又鼓起勇氣向那兒看，路燈早滅了，鐵皮屋也褪去蒼白，鍍上一些陽光。我意圖窺探的那榻榻米房間，竟是沒有窗戶的一面鐵皮牆，只是我的異想，將它描繪成「夜晚才會出現的異度空間」。

在那片恰巧被路燈照得詭異的鐵皮屋以外的練武路，都是令我留戀的。

早晨的練武路是很美好的。鐵皮屋清一色地不往天空上攀，而只安分地停留在了二樓。這是一個完美的高度，詮釋著溫柔、謙和，與體貼。兩層樓的日式木製建築，兩層樓的西式紅磚洋房，都是如

此令人陶醉和嚮往。這兒的鐵皮屋稱不上美，不過鋪就的陰影總恰如其分地籠住整條練武路。熱辣辣的太陽就讓它在練武路外的地界耀武揚威吧！在這條巷弄裡，迎面的只有微風，悠閒晃盪過整條巷子的微風。這風一年四季都帶著一股涼爽的味道，伸出舌頭都能稍嚐一口。

從練武路近雙十路那兒，能看見一面上頭寫著「全醫生婦產科」的招牌。祖母說，我父親跟我姑姑都是在這診所出生的。那時候這是一間小有名氣的婦產科，據說這附近的小孩大都是在這兒出生的。祖母總會一路提起過去與孩子共度的時光，一面看著婦產科拉下了的鏽蝕鐵門。她說那時候從雨衣工廠下班，她會騎著一臺二手的腳踏車回家。父親和姑姑會看準了時針指到五時，三步併兩步地蹦去路口宮廟的牌坊處等祖母。祖母通常也會準時地出現，然後誇誇父親跟姑姑：「你們好乖！這麼準時。」再同他們一起走回家。其實祖母都是躲在轉角那兒的騎樓下，等到聽到了自己孩子們趕趟兒過來的聲音，再裝作剛到似地牽著車，一手抹著汗出現在路口。

有時候我會想，我們聽說這麼多故事：聽說了一個地方的幾十年前，和一個從經濟起飛的年代走來的女人的幾十年前；我們活在幾十年後，場景、背景早物換星移，我們還會經歷她們的情感嗎？

這個問題，可能到了 40 歲前，我都答不上來。但我想，無論世界推移成什麼面貌，當我們真的到了扮演那個角色的年紀，也許細節不盡相同，但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會為了自己的最愛，犧牲一部分的自己。或者說，用對方的滿足將自己的生命填滿。

隨著大清早薰風的腳步，從全醫生婦產科再向前走兩個街區，能尋找到一家「阿香服飾修改訂做」。那是一面白底的木質招牌，上頭的店名漫出一股懷舊的氣息，來自那字體和漆的顏色。小時候的我身形比一般的小孩「珠圓玉潤」，都得要買上大人的衣服再拎

給阿香姨做裁剪。那時候我們時常光顧那鐵鋁門總開著的小店：過年前買了新衣，得改衣，就去給阿香姨拜個早年；剛上了小學，往大裡買的制服長度不合身量，得改，便再同祖母去阿姨那兒消磨一個下午。上了年紀的男人會大聲地批鬥政治，或吹噓自己年輕時的豐功偉績；而歷經風霜的女人們的口中則全是自己的兒女，無論事業有成或者庸碌無為，殷勤侍奉抑或鮮少探望。她們心裡的乖兒必是世界上最無可挑剔的人，而自己則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母親。裁縫機沙沙作響，頻率那麼單調而平靜，就像是牆角那架恆守的老爺鐘，爬滿皺紋的手滑過每個做了桃紅色記號的衣角，手腕一翻，手指拈出褶皺，然後「答答答」地將時間縫在一起。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那招牌仍在，但鐵鋁門半關上，我們也未再造訪了。

聽祖母說，阿香姨有年紀了，眼睛不夠利，手也不好使了，不能幫我改衣服了。

我每每走在練武路上，經過那鐵鋁門，我都會慢下來，向裡頭探幾眼。縫紉機還在，只是上頭悄悄綴上了斑駁的銅鏽；老爺鐘依舊拖拍著，時急時緩，時間被裁剪得不成樣子。阿香姨照舊坐在皮沙發上，看著重複播放的新聞，不過少了一對祖孫，陪她談天說地，陪她唸叨遠遊的子女。

15 個年頭在這名實不符的「路」上延續，而過往種種都成了入了海的潮水，不能逆流而上。乘著舟，我尚不知如何撐篙，但當我到了入海的瀉湖，我可能會赫然驚覺，原來自己同祖父母一樣，沿這韶光順流而下，經過或險或奇、風景各異的灘頭和彎道，最後以如此相似的姿態在此繾綣。

佳 作

餛飩奶奶

張泓峻



得獎感言

首先我想感謝陳貞如老師，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擠出空白時間並給我指導及鼓勵。

再者，感謝賜與我一個溫暖的家及幸福的家庭，以及較為不同的成長背景，讓我有不同的歷程可以創作。最後我要感謝各位評審老師與評審委員，謝謝你們的青睞，謝謝你們助我走上文學創作的一臂之力。

個人簡介

牡羊座，今年 17 歲，就讀大華中學。外表看似外冷內熱的悶騷型，熟了後才發現原來是熱情如火的開放型。愛貓成癡，很花心。另外喜歡的東西有：文學創作、騎單車、攝影、創造與研發或改進製程、音樂、藝術、心理等。

所居的鄉鎮，菜市場的彼岸，是大地主的家。薰風自南來，天空澄碧，纖雲不染。蟬聲鳴鳴的六月仲夏，餛飩奶奶騎著三輪餐車，看著菜市場不遠處那個她熟悉的家。那是一臺奇特的餐車，車輪的配置前二後一，而前面兩輪之上，裝載著的是餛飩與我與童年時鄉下的小回憶。

歲月似一把雙刃劍，褪去了我們的清純卻蒼老了長輩的容顏。耄耋之年的爺爺生日，晚餐時，奶奶端出當年餛飩奶奶教她做的「餛飩蛋湯」，堂表弟妹們紛紛叫著姑姑嬸嬸幫忙盛上好幾碗，而叔叔則是拿起手機記錄著這歡喜場面。爺爺奶奶在不遠處笑咪咪地看著，老人們都很喜歡熱鬧；《紅樓夢》裡，賈母聽戲，總聽喧囂繁華的曲子，因為晚年的生活多半是孤獨的——和餛飩奶奶一樣。

國小五年級，下午放學後，奶奶餵完雞，我寫完作業，奶奶偶爾會帶我一起去她的一位老友家拜訪。穿越市場騎樓，一個不起眼的小路，拐個彎，後面別有洞天。狹窄的巷弄內一個不成比例的大鐵門自動地緩緩左右張開，石頭鋪成的小徑綿延兩三個路燈那麼長。兩旁的木槿花夾雜著黃金榕形成兩道比人還高的高牆，沿著綠色高牆走到盡頭，嘩啦啦噴水池的水聲映入眼簾。一個穿著雙襟花旗袍的老奶奶出現在水池旁的方形竹編吊椅，她就是奶奶要找的人，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我都叫她「餛飩奶奶」。

取一碗麵粉，倒在桌上變成一座小丘；挖一個小坑，敲一顆蛋清，灑一撮食鹽；用水作為黏合劑，用手指作為攪拌器，攪拌、攪拌、再攪拌，麵粉紛飛如絮，把散亂而細小的麵糰粒壓成粗糙的大麵餅。我坐在廚房大圓桌的一旁，觀察著兩個老人家一面談笑，手卻從沒停過。餛飩奶奶的丈夫，前些月裡剛去世；他是一位家傳的廚師，我奶奶說這位爺爺的爺爺，從前在香港就是一名「金牌廚師」，是一家大型客棧的主廚；而廚師的身分從這位爺爺的爺爺，一代傳一

代，傳到了這位餛飩奶奶的丈夫，手藝便沒了接班人。餛飩奶奶的兒子，聽說靠著他豐腴的祖產，長年在外經商，很是順利，現今常在中國經商，也因此我從未看過他。或許如此紙醉金迷的日子是許多人嚮往的，但比起財富，我更珍惜且嚮往三代同堂、樸實無華、平凡且珍貴的日常。

大約是在國二的時候，餛飩奶奶從她的大宅院搬到了我爺爺奶奶對面巷子的一間小厝裡。那時候奶奶跟我說，因為一個人住那麼大的房子也不方便，所以餛飩奶奶才搬家的。現在，幾乎每天，餛飩奶奶都會在早市時騎著她的「餛飩三輪車」去市場賣餛飩，還有傍晚時，也會聽到她三輪車傳出我聽不懂歌詞內容的音樂——〈一心想玉人〉、〈一水隔天涯〉、〈薔薇之戀〉。後來我才知道，她在大陸的兒子經商失利，積蓄盡失。

繼續搓揉著大麵餅，像小貓替貓媽媽「踩奶」般的方式左右手交替搓揉，直到粗糙的表面宛如新生嬰兒白嫩的皮膚。輕輕蓋上保鮮膜，讓麵糰打盹 20 分鐘休息休息。接著，把饅頭般厚大的麵糰擀成如菜刀的薄麵皮。如何做到呢？把麵糰攤平，拍扁，換方向，擀麵糰，拍扁，換方向，輾平，重複幾次以上操作，麵皮就會越來越薄，直到普通擀麵棍都捲不下，就要拿出那祖傳如打狗棒長的特製擀麵棍；接著繼續以上操作。大約到了第五輪，此時的麵皮已然白裡透紅，皮如凝脂，吹彈可破，達到能透光看到麵皮後桌子木頭的紋路。這張木頭桌子，就是原先大宅院裡的那張大圓桌，也是唯一一件從以前那棟房子裡搬出來的擺設。

這個冬天後，我便離開原先就讀的學校，從此以後，我再也沒遇到過餛飩奶奶了。

耄耋之年的爺爺生日前夕，我回到爺爺奶奶家，和奶奶一起包爺爺最愛吃的餛飩。四兩麵粉配一顆雞蛋，外加勤奮的手藝活，就

得到了邊長約七公分的薄麵皮 48 張。餛飩還需包肉餡；將肉泥、食鹽、胡椒、白糖，用手攪一攪、拌一拌，再分次混和蔥薑水，摔一摔，砸一砸，拿起餛飩皮，舀起肉泥，壓一壓，換方向，壓一壓，招一招，確保每張麵皮都被塞得七滿八平，滿滿登登，雨露均霑。

煮滾後的餛飩，打三顆蛋，關火後悶三分鐘。就成了爺爺最喜歡的「餛飩蛋湯」，舀到碗裡，咬到嘴裡。麵皮輕薄而黏軟，內餡蓬鬆而鼓漲；悠遠的葷香，像脫韁的野羊，在嘴裡橫衝直撞。

我在爺爺奶奶房中，看著相冊裡那張照片。餛飩奶奶騎著三輪餐車，看著菜市場不遠處那個她熟悉的家。那是一臺奇特的餐車，而前面兩輪之上，裝載著的是餛飩與我與童年時鄉下的小回憶。

國中時母親在家中找到一臺藍芽喇叭，此後天天在家中播放「那個年代」的港劇歌曲與臺語歌謠，父親總嫌太花俏，我和弟弟則邊笑邊喊，央求她別再放那些「老歌」。

在樓上房間寫作業時，我總緊閉房門以躲避擾人音樂的追捕，可惜音符與門板廝殺後總會有一些殘兵敗將溜進來。有一陣子一直聽到一段耳熟的旋律，卻想不起歌名，臺語欠佳的我，只聽清了某句歌詞的最後三個字，「青春夢」。

那是會令阿嬤激動的一首歌。

國小時總到阿嬤家過暑假，阿嬤喜歡臺語歌，常在晚餐後洗完碗拖完地後切盤水果，到電視前面享受臺語歌節目，而我則歪在一旁昏昏欲睡。阿嬤在聽到某一首歌的前奏時會特別激動，用力把我拍醒，「欸！這首蓋好聽！」我向來不是臺語歌的愛好者，卻狠狠記起了那首有「青春夢」的臺語歌。

阿嬤說，伊尚愛這條歌。

阿嬤出生在雲林北港的傳統村落，某個過年我們曾舉家前往拜訪仍住在那裡的阿祖。矮小的水泥平房外簡單用竹竿晾起衣服，屋子旁邊有片雜草生得比人高的荒地，綿延無盡，泥土小徑早已被綠浪淹沒，讓人望之卻步。阿嬤說她小時候曾在那片荒地上被蛇追過，「我就牽著牛啊！一直跑一直跌倒。」

生於清寒家庭，阿嬤是家中老大，天未亮就要跟著阿祖做雜務，割草、餵牛、生灶，留兩個弟妹在厝中安睡。直到天亮雞啼，阿嬤便揹起書包帶著弟妹走好幾公里去上學。

阿嬤小學畢業那年，日本在兩枚原子彈的轟炸下無條件投降，簽立戰敗條約。此時阿嬤的人生也像被投下炸彈般，求學路途驟然粉碎，沒有任何合約，她被賣給了這個社會。不同於畫下句點的二戰，阿嬤的人生持續動盪，那單薄的身軀將在往後的日子迎來數不

盡的飛彈。

那年冬天她去花生油工廠工作貼補家用，日出日落就是時間，八年光陰轉瞬就過。「那工廠齣，熱得衣服脫下來擠水可以裝滿半個水桶。」

到工廠工作的幾個月前，阿嬤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小學畢業。她的弟妹，則用她工作賺來的錢，一路念到警專和護專。一命換兩命，在阿祖看來，很值。

活在女人趁年輕能多生幾個趕快嫁一嫁的傳統社會，阿嬤 20 歲時依阿祖之命嫁給從商的阿公，北上桃園，幾年後生下了一個女兒，也就是我母親。

母親比阿嬤幸運，至少在求學路上是如此。據母親口述，除了臉上黑斑曾被同學嘲笑外，求學生涯一切美好。她聰慧用功，國三時跨區考北聯考上中山女中，大學聽從阿公的意見讀了法律系。

本以為人生會從此順順利利，沒想到她的婚姻卻跟阿嬤一樣不幸。阿公是頭腦好嘴巴甜的商人，「商人重利輕別離」，一家人搬到臺北後經常不回家，在外頭花天酒地交女朋友，阿嬤只能「去來江口守空船」。母親高中時阿公經商不順，阿嬤默默忍受阿公的惡言相向，幫人補鞋貼補家用，手上掛滿大大小小的傷。

在母親大一時的除夕夜，阿公出門買雞，此後再也沒有回家。車禍。腦出血。搶救無效。

僅有小學學歷的阿嬤擦乾眼淚，獨自拉拔三個孩子長大，她笑說是聽著臺語歌走過來的，輕輕哼起了那段「……青春夢」。

而母親在大學畢業後到臺中地院工作，在駕訓班與父親相識後結婚。父親善良但懦弱，出身鄉下的他秉持「夫家為重」的觀念，縱容我那一幫姑姑多次刻薄母親。姑姑和父親，一個持親家的斧頭，另一個握父權的匕首，但斧頭再用力劈都是傷到皮肉，而匕首雖輕，

卻能直取心臟。

受了成長環境的影響，母親和阿嬤潛意識的害怕被拋棄，因而不肯付出。年夜餐桌上常有炒鴨，在眾人的談笑聲中，母親和阿嬤會把盤中的蔥段夾到自己碗裡，在父權結構中，操守著「妻子該有的樣子」。

後來母親的身體終於扛不住，她的世界在我念小六時悄悄崩毀。罹癌後她像個孩子，學習照顧自己，用藍芽喇叭放歌，試圖用旋律沖淡標靶藥物和化療的副作用。

也許是因為熟悉，或是因為那淒婉的旋律，她播放的歌曲中我唯一喜歡的就是那首「青春夢」。

高一時有次她來學校載我，上車後她問我想聽什麼歌，我說那個臺語的，歌詞裡有青春夢的，她微微一笑，說了一段我沒聽清的臺語，應該是歌名，那自信的語氣，已和在姑姑面前卑躬屈膝時有所不同了。

數月後母親過世，我的青春似乎也有一部分被封存在那個早已沒電的藍芽喇叭裡了。

最近偶然在連續劇中聽見那首熟悉的「青春夢」，才知道原來歌名是〈純情青春夢〉，歌詞是描寫純情女子在火車站送別情人後等待其歸來的懷想與掙扎，那個時代，跟定一個人，就是一生。

把這首歌多聽了幾遍，聽的時候腦海中總會浮現一個女人，滿懷青春夢想，渴望被疼惜，無奈等來的是一場空。即便如此，她仍努力生活，是堅韌，也是不得不的選擇。這首歌唱盡了她一輩子的不捨與慈悲。

上周阿嬤在電話中問我想嫁到哪裡，我說：「不嫁也很好啊！」彷彿要把那在阿嬤和母親身上刺得太深太深的匕首，從女兒這裡拔出來。

阿嬤停了半晌然後說：「好啦好啦！你歡喜就好。」我忽然想起劇中參加歌唱比賽的阿嬤，在唱〈純情青春夢〉最後一句的自信神情，我笑了起來，那句是「時代已經不同，查某人也有自己的願望」。

這首歌想唱的不僅是純情女子的怨嘆，也是啣傷再生的青春勇氣。阿嬤說，要先掛電話，她要去上她喜歡的八卦課了。

佳 作

夜盲
黃宥茹

得獎感言

在為了一切學業成績發愁時，突然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受寵若驚。感謝臺中文學獎提醒我要一直寫下去；感謝父母從來沒有阻止我寫作，沒有阻止我收集每次大海投石的掛號憑證。

另外我要感謝文訊雜誌社和我們接洽的林欣怡小姐，感謝您在開學時提醒我繳交在學證明，並在截稿後還頻頻確認，如果沒有您我就無法投稿成功。

個人簡介

就讀臺中女中人社班一年級，寫作是功利生活中的一點喘息空間、測量疲憊心靈溫度的媒介。

冷雨的秋天，走進圍牆尚在整修的校園，落葉鋪了一地，杳無人煙。門吱嘎一聲打開了一室受潮的氣味，總會見到她面向著幾乎偏差了90度的方向，堆著笑臉說：「啊，你來了啊。」

木門輕輕地闔上，笛子發出了第一個清亮的聲音，再被飽和的水氣擁抱。不成調的曲子只是震動著回應看不見的水珠，不及游刃有餘、無法談上和諧。她敦促的眼光隨即掃了過來，我的指頭僵硬地震動著，四目相交而後，發聲，事實上卻只是倔強的口水在笛管內沸騰，卻被她過飽和的目光壓低了溫度，無法成為水氣參與飽和。

淚水冰冷墜地，在有點刺痛的秋天，飽和的教室。

窗戶眼裡噙著黃昏遺留的溫存。迂迴小巷裡的笛韻是沒日沒夜的練習，學校沒開放時樂音依然未停。比她的住所更加迂迴的是我找不到看她的方式，我習慣盯著自己的樂器多於凝視她眼睛，如同她總是偏了90度看著我。「學音樂就是要有決心，比賽前三名的人也都是不分寒暑地每天練習。」她從冰箱裡拿出了一包紅棗遞給我，我暗自嫌她的話老套。

同她從明亮的客廳走向沒有燈光的樓梯是神奇的冒險，一路上總聽著她喚著我，確認方向、扶著牆壁一步步向上，那時我還不知道走在前頭的人應該先開燈。

我愣愣地盯著牆角一片發霉的落葉。吹笛時的手型總是不安分地歪掉，如同我的心緒飛到了自由的屋簷上，想像總是不受拘束地飛揚，奈何現實只有露水聲般的沉重。她拿一枝筆敲我的指頭，也將我敲回受潮的空間。不耐煩的心情像落葉一般容易被吹起，我苦苦哀求著爸媽借我藉口提早離開。雨時天黑得忘記了白晝，飽和的關心凝結成黑夜，我眼裡只有自己的淚水。

落葉不甘只是躺著，發出窸窣聲響似乎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

沒有她的校園很小，音樂課我是啞吧，只在下課時盯著布告欄

上泛黃的絲竹樂隊配置圖發呆，同學暢聊的韓團偶像、槍戰遊戲皆成了真空裡的回音。他們似乎看不見我的存在，無邊黑暗的漂流卻被困在狹小的季節。直到我的聲音能藉由笛子吹向世界，潮濕滲入也終於讓麻木的皮膚有了感覺，除卻了暗處的低語及受傷，我彷彿看見她溫煦的笑容將我拉進光明。

窗簾戰慄著守夜待命，夜露依然沉重地演奏打擊，在一番反覆的練習過後，她突然轉過頭說：「我患有先天性夜盲症，視力會越來越不好，能看見的範圍會越來越窄，只希望在我還能看見時多教你們一點。」我似是突然看見了黑暗反應不過來，只能強裝鎮定地望著她雲淡風輕微笑。她的角膜逐漸乾燥，卻把關心裝成水滴贈與我。空氣飽和，膨脹、膨脹。

月光瀉在陪伴上，我知道就算整個黑夜無法讓人看清，還有她溫柔目光的看照。

落葉被吹起了，它要放聲歌唱。

因季節轉換已不再潮濕的教室，牆角也裝下了更多的光明，比賽結束後，我依然每周光顧那兒，她依然望著偏斜的方向招呼我進來。春天已沒有大群落葉的飛舞，教室裡的笛聲依然悠揚。

天花板不再作勢壓迫。我卻常拋去練習的姿態，靜靜地望著她，飽和的關心常令我又愛又恨，白晝時似乎了解、黑夜時又如墜霧中，但是每個構成大霧的水滴，何不是各自清澈透明呢？

執著於潮濕與悶熱，對於滴水宇宙的靈感我從未說出口，直到分別仍視飽和為壓迫，也不想看見溫暖或她用力填滿我狹小心靈的努力，那對我而言過於煽情，不如永不再見，也讓幼小眼眸中僅存的音樂夢想隨著落葉被季節帶走。她仍然偏了 90 度看我，仍然用笑容把空間堆滿，愛的發射或許也偏了 90 度，我還以微笑，佯裝不在乎她有沒有收到。

「充分準備及練習才能乘著音樂恣意跳躍飛揚。」老套地，她仍然這樣說。

總覺得她視界很小，心卻很寬，而感謝成了我至今難以順利吹奏的那個音符。

我們幾年來沒有再見，斷了的夢以及緣分兀自垂掛著，我知道眼前不再是黑夜了，月亮卻還未西沉。忙於課業的我鮮少演奏起曾經讓我悲喜交加的樂曲，世界也總是被一份考卷壓扁，「譜出生命的樂章」從來只是作文上冰冷的消波塊。海浪打了上來，夜裡的海是黑色。原來黑色只是換了個地方存在，沒有空間了，水氣跳在烏雲的頭上，無須飽和。我獨自坐在海堤，沒有力氣呼喚誰確認方向。

我又想起了那灘月光。

借代著否定及失望的考試壓力襲來，推翻了從前與眾不同的妄想，耳畔卻響起她有些嚴肅的叮嚀，要我練 10 次、20 次、50 次，以及那時懵懂的我對於恣意飛揚的渴望。充分的準備及練習，我在腦中聽自己的回音，深夜並沒有因此晴朗，但我願意奮力弄潮。原來黑暗也有獨特的海潮和聲。她曾在深淵為我點燈，黑暗中，我心裡竟長了一座燈塔。

她狹小的視線日常飽和、我對她總狹隘地只見壓迫，其實終究只留下微小的光點。將要看不到了，光點卻照亮冰冷的前方，理解很短，話很長；將要看不到了，卻讓原地捲動的落葉找到翩翩起舞的方法；將要看不到了，卻將曾經所見凝鍊成一滴一滴的小宇宙，溶進弄潮兒臉上的汗珠。

或許我們一起走的路很窄，但記憶很寬，寬到夢可以舒服地躺上海平面，不用害怕被黑淹沒地恣意沉浮。

深夜的海堤浪花打了上來，映出粼粼的波光。

「或許再見時妳已看不見我，但我多希望成為妳僅存視線裡的

那一抹星光。」

佳 作

摘月

葉羿辰



得獎感言

感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寫作的父母，也感謝陪我討論文學創作的好友，也感謝世界帶給我的種種素材，化為我創作的養分，也希望我能夠藉我溫暖的墨水，細細描繪世界的溫暖與不同的人生故事。

個人簡介

「它」是我的影子，在光照不到的地方顯現出來。「它」是我的共生體，帶我找到了我的白月光。罕見疾病只是一個名詞，它無法成為我的形容詞。我要介紹它給被影子糾纏的人，告訴他們：「無須害怕，你並不是一個人。」

月亮鑲嵌在琉璃星空上，星星的眼睛撲閃，璀璨的閃光期盼的望，望著能夠成為完美無缺的你，何奈月光太耀眼，晃盲了星星的眼眸。

望

微風帶著一壺壺的夜色傾倒在青翠的草皮上，自然的鄉土氣息和著空氣中溫潤的濕氣彷彿泡著甘香的青茶，螢火蟲提著燈籠啜飲著月光灑落的淡雅，發著光停在溪澗間的卵石，夜光的食指舞動在黑白琴鍵之間，演奏著德布希的〈月光〉，樂聲悠揚在幽林中，牽起月亮的手在滿天星斗間跳著輕快的舞步。

父親是個天文愛好者，從很小的時候就會帶著我爬上舊家旁的山坡，穿過羊腸小徑，路過涓涓細流，到一個類似休息站的小地方，有一張木桌子和兩張木長凳。只要是假日甚至平日的晚上他都會揹著裝滿書本的大背包就出發，小小的我那時手即使臂瘦如玉也會跟隨他的腳步，扛著一本本厚重的天文書疊在一旁的木桌上，坐在那個最熟悉的小山坡邊等待夜幕的降臨，每當我們看到星座就會翻書探索星空的奧妙，驚嘆宇宙構築出的廣袤棋盤，點綴著繁星點點。有時我們還會進行小遊戲，比如找出當天的所有星座並講一下屬於它的神話故事，或者是創造自己的星座。

父親的書都被翻到十分破舊了，可見他是多麼的熱愛這片星空，這點也可以從他在我小時候總會跟我介紹科學原理如大霹靂、哈伯定律、甚至數學公式的各種手稿中看出。小時候的我當然聽不懂，但還是靜靜地聽，平淡卻充滿趣味的的生活讓我非常享受，讓思緒徜徉在夢幻又神祕的星空中。

我最喜歡滿月，因為只有這個時候會有人到這渺無人煙的祕境，此時父親會烹一壺香茗歡迎不知名的遊客，熱鬧的氣氛是平常

所感受不到的，也是我平時一直期待的。

星星想永遠陪伴著月亮，陪他經歷陰晴圓缺，更想他能夠永遠陪著自己，圓滿而毫無缺憾，帶給自己永恆的希望。

朔

星月所希冀的永恆終究還是被闇夜無情吞噬，微弱的星芒被草草掩埋。房間裡昏黃的燈光從門縫逃竄了出來，檯燈在窗外雨聲的渲染下，仿若水彩般暈染開來，螢光頑強卻無力地照亮著咫尺方寸，骨瘦如柴的我枕著黯淡的靜謐，時間好像凍住了。

它來了，它又來了，無情地為世界披上純白帷幕，將我困於迷濛的雪白深淵；我一直以來都有一種罕見疾病叫貝西氏症，是一種自體免疫的疾病，雖然發生在小孩身上機率微乎其微，命運的骰子仍然挑中了我。其中一項併發症虹彩炎，好像視線被蒙上一層白霧的感覺——每當病症發作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必須仰賴類固醇進行長達一個月治療，然而可怕的不是我對於失明的恐懼，而是斷斷續續地接連發生，每當我重新看見世界的色彩時我永遠不知道能擁有它多久，我只能透過霧裡些微的曙光去攫取世界的一點點畫面，哪怕是一分一秒對我來說都是彌足珍貴。

側身仰望著窗外的月亮，輪廓有點模糊，好像融進了夜裡，月亮偷偷地躲了起來，果然你也和世界一樣不想見我，為何你給了我希望，卻在我絕望時拋下了我呢……。

上下弦月

時光荏苒，韶華遞嬗，我踏入高中後就一頭栽進了書堆中，也慢慢習慣病魔與我相伴的日子，我對於疾病的態度越發平淡而習以為常，然而免疫力伴隨著青春期的成長有所提升，這對一般人可能

是再好不過的事，但對於我來說如毒藥，病症更頻繁地出現，蠶食著我的身軀，新的併發症亦是紛紛出現——口炎是家常便飯，所以我變得沉默寡言，關節炎也是常客，所以我失去了與常人一樣的活動力，虹彩炎病發的次數變多了，阻礙了去看世界的美麗。但我必須要自己撫平傷痛，只有自己能夠感受身上的每一絲痛楚，畢竟沒有人能幫助我承受痛苦，唯有堅強是最好的解藥。

我的病症有時非常的反覆無常，可能會在考試的當天毫無預兆地直接發作，也可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再給我沉重的一擊，也可能風平浪靜幾周都不會出現，它如上下弦月一樣，我永遠不知道它是由盈轉虧還是由虧轉盈。

當面臨考試，壓力大時病症就會發作，醫生看診時都會說：「壓力不能太大喔，也絕對不行熬夜喔！」聞言我卻只能流露出一絲無奈，當晚還是會沉浸進書堆中，努力追尋高高掛著的夢想。

但這疾病給了我與平凡人截然不同的經歷，給了我與眾不同的毅力與勇於挑戰不可能的勇氣，也帶給我非凡的夢想——成為罕病醫師，成為他人心中不完美的滿月。當我遇到和我一樣得到罕病的人，我能夠搭著他的肩膀訴說我從小到大的經歷，讓他知道他並不是一個人，我能陪著他走過這人生中困難的旅途，我想將我從世間被給予的溫暖化為溫潤月輝，照亮與我一樣的人，努力成為一個「望」。

我的身軀擺盪在上下弦月之間，靈魂的缺口提醒著我傷痛，但只要我能夠努力克服這不平凡的苦痛，我永遠都是上弦月，朝向「望」不斷前進。

行星在軌道上運行著克卜勒所制定的法則，小小的黑矮星努力地想跟著其他恆星的腳步，散發著微小的光芒，卻只能被稱為殘次品，在浩瀚宇宙中成為被遺忘的存在；孤獨在銀河的畫布潑上墨，

無奈為星星染上灰，迷茫追隨著流星抹上些許晶瑩，今晚的月亮似乎被稠密的夜色纏住了，我的眼瞳被白紗輕蒙，萬千星河盛裝於我靈魂深處，流淌進我手中的夜光杯。帶我融進夜色中吧！我要去摘月，把它當作我的眼睛。

「眼前將不再會是一片朦朧，而是一片皎潔月光。」

佳 作

立秋散策

九桃



得獎感言

感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及文訊雜誌社舉辦臺中文學獎，讓我這參賽的初生之犢，初次嘗到這未曾預料到的喜悅。

我也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小時候，為我朗讀床邊故事，也感謝我的父親，每當看了我的作文，就要不厭其煩地述說一次他高中當校刊編輯的歷史，我也感謝我就讀的時雨國、高中的老師，讓我在這階段接受了最大量的文學薰陶。

最後，我還會再接再厲，努力學習寫作

的能力。

個人簡介

本名程光磊，目前就讀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小學時候，母親選擇了一項學費相對於才藝班課程便宜的跆拳道，無意間成為我最大的嗜好。上了國、高中，籃球、慢跑，則是我紓解課業壓力的最大管道。當一個人獨處時，閱讀散文及隨意的文字抒發，則是我的另一種享受。

約莫早晨七點，霧正為山稜線描眉，氤氳白煙四處瀰漫，亦真亦假，若有似無，宛如置身雲海。第一次從雞籠山遠眺太平洋的興奮感，山下小漁村時隱時現，那種純粹對新鮮事物的喜悅，就這樣闖進我腳下的石頭，也闖進了我的生活。這裡靜謐安寧，凝望山嵐的野趣，可以慢慢沉澱出心底那股安定的力量。湛藍的海帶來無數生命憂傷。

悲情城市一抹安靜與靦腆，忘卻昔日繁華不再。懷舊氣息的祈堂老街，絢麗的彩虹階梯點綴寂靜的巷弄。偶然發現一處綠意盎然的尋幽小徑，沿著步道上行，罕有人跡，小溪潺潺，飛鳥盤旋。沒有那種靜聽花落，坐看雲舒的浪漫；學測後，緊繃生活日漸放鬆。立秋時序。夏天餘火未消，又添幾分秋燥，散步可以形塑一種平衡力量。沒錯，沉潛的意味逐漸體現。頓時間，心情和思緒也平緩下。

九份、金瓜石已經停止開採礦產日常，而我卻因緣際會被迫在此，挖著知識的礦脈，懷著感傷的心情。這幾年細碎的日常，總繞著一個核心：療癒。心碎後的修補，如何療癒是一個課題，痊癒的首要條件是真誠地面對自己。

當青春處於困頓，同學隨意擺曳各自的色彩，我卻面臨了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難題。這樣複雜的情潮讓我感到迷惘，甚至陷入沉思。我開始從生活鏡子裡辨認青春期躁動的自己，觀察自己、凝視自己、反省自己……記錄著曾經自己的無奈頹喪和蒼涼孤獨。宛如高牆下孤立無援的戰士，面對無常的社會百態，一番痛苦的掙扎和憤憤不平的吶喊。試著和自己對話，進行一場毫無保留的內在交談，改變自己生活態度，體悟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在生物學和醫學的神祕領域裡，有其獨特的規則，大部分生物，面對自己喜愛的生物，都有一種盲目的信任。越是深愛著對方，越會深信著對方。因此，也就能發覺最安全的避風港，就是彼此互信、

充滿安全感的小天地。但是，在現實世界裡，順境與逆境有時很難分辨；老天爺跟我開了個玩笑，父親投資的生意被合夥人算計，倒閉了。

失敗並非單純，猶如病毒和細菌帶給疾病的直線因果，往往背後有著數不清的因子互相連動、影響著。

莫名戲劇化的一夜，一點也不平靜，復刻重現。這樣的命運捉弄，備受焦慮的期待。說走就走，在半夜四點，被勉強地塞進計程車。唯一帶走的，是從冰箱拿出的鮮柚綠茶。惺忪欲滴，驚詫的戰慄即便神智暈也能知道。那些畫面與聲音，我終究只有畏懼。那是非常強烈的感受，我再三聽見無能如我的可怕。無論多麼煩惱或後悔，有些事情你就是無能為力，深藏在時光的年輪當中。

不同於教室的沉悶，戶外和煦的太陽和著蟬聲不斷呼喚著我。積極面對問題，思考人生困境，大地無私的盛情便能迎接塵世喧囂的紛擾，自然而然可以理解其中意義。

人的一生總會擁有許多小故事，無論是否有趣，不能挑選，更無法逃離；如同創作一樣，很多想法最後都沒完整地呈現出來。畢竟，紙短情長。當相逢相識的際遇、複雜情感的思潮與創作的張力形成，一股時光隧道的衝擊感，湧現傳遞信念的淬礪，不想覆沒於無法揣度的未來。

疫情蔓延的世界，生活步調被迫停頓，人們無不感到徬徨、苦悶；孤獨一瞬的生命無依，時代複雜的紛擾，以至於無窮盡時空每段燃燒過的生命，都被萬物所牽累著。即使對人生無助，我仍然輕輕反抗；面對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親密的牽絆，選擇無聲的控訴，控訴這多舛的世界。

缺乏力量的正義是一種無力感，主觀力量的正義令人產生憤怒。當消極斷絕，加上孤獨不安，正義和力量如同一把雙面刃，如

何維持平衡，需要的是安定而穩定的意志力，世界上的生物，都渴望被理解；當然，父親也不例外。放棄交流後，令人困擾的誤會與隔閡便永遠不會消融。

具體而言，只能勉強說是搬家。像突然被割喉的恐懼，身體和內心的雙重壓力如湖水般洶湧。醒來後，倏然瞥眼一視稀落的燈光，不捨的眼神如此失落，世上最深的苦，著實五味雜陳。曾經被纖纖美手緊握的感覺，油然而生。相較於虛弱語氣，無奈才是母親面對人生最難的課題。

回想起沒有舍監的昨夜，這種率性的生活方式，勾勒出另一種更理想的完美、更盡其在我的生命節奏。有別於北海道函館的山海光影，入夜後的九份，多了城市邊陲獨有的浪蕩落魄感；然而，年輕的我兀自漫遊山巒間，不是愛它的歷史，而是鍾情這種儀式感。蜿蜒的山路，寥寥可數的路燈在濕氣作用下泛著溫潤水光，像眼睛寫給臉頰的無限情詩。

闖上父親的筆記，遙望著遠方，思考塵世種種和自己的未來。踏著雲海、高山、海洋和光影的足跡走向人間，記錄美麗壯闊的心靈饗宴與水金九美景。從未料想會這麼快遠離這座山城，再怎麼腳踏，終究要離開。曾經，多少次想要離開；但離開後，要定居哪裡？有回憶的那個家，未曾有過絲毫消滅感。對我而言，家鄉的意義不再是區域化的分野而已。

生活回歸自己掌握的感覺，那種苟延殘喘的羞愧，終於逃離。這是偷來的小確幸，再也沒有人能夠威脅我的心靈和自由。古道轉彎處，黑鳥凌空而去，刷地飛過群山綿延的墓田上方，一路奔馳入海。不管是翻越山丘前或跨過山谷後，無盡的孤絕感將在真正的自然裡被吞沒。那種混合著大自然、山城和偽文青的滄桑與荒涼，違和但融合。

佳 作

懸日 青朧



得獎感言

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長大的過程中，一切都在流動、在改變，我們好像總是想找到唯一的答案，那個答案通常是沒有答案，但青春期的莽撞促使我們產出許多成果，包括這篇文章、這些話，還有那些不論是否被相中的作品。最後，獻給文章裡的妳，也許懸日不是最獨特的，但妳是最獨一無二且無可取代的，謝謝妳，學測加油。

個人簡介

17 歲的近似值；中山炫音 21 屆貝斯手。喜歡文字、藝術及音樂，最喜歡的歌手是吳青峰、焦安溥，還有許含光。目前有九個耳洞，仍在增加中。想要成為那道光，照亮別人，也照亮自己。

那天傍晚，我看見懸日了。

車子直直朝著落日前進，前座的爸媽說它很刺眼，後座的我的眼神卻離不開它，兩側紅的、綠的、新掛上的與斑駁的招牌，在那瞬間變得模糊；人行道上熙來攘往的人群消失了，四周只留下吱吱喳喳的鳥叫聲，彷彿這臺車闖入了森林。這樣美好的想像持續不了多久，左轉之後，懸日也跟著消失在後頭。

夜幕漸漸降臨，在城市的光害裡，肉眼可見的星寥寥無幾。於是閉上了眼，為傍晚的景色存檔。

記憶中的妳，也是如此令人目不轉睛。

以記憶中的太陽來說，懸日是最孤獨的，身旁沒有山巒，沒有任何一朵雲的環繞，兩側站滿冷眼旁觀的高樓大廈，眼睜睜看著它緩緩落下，無聲無息地拉下黑幕。值得慶幸的是，妳並非如此孤單，似乎是大腦模糊了記憶中妳身旁的人們，但妳是笑著的。

那條路是筆直的，好像在迎接朝著懸日前進的人們，但追到太陽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夸父逐日的故事如今淪落為眾人的笑柄，當時學到這個成語的我，也被夸父的自不量力給逗笑了，連小學生都知道不可能追過太陽的，卻有多少人對於追逐不切實際的夢想深信不疑。那個自顧自追著妳的我，是不是也像夸父一樣可笑？

太陽是遙不可及的，卻給了地球溫暖和光明。遙不可及的妳，亦是一道溫暖的光。我總喜歡待在有光的地方，因為夜盲症的關係，更加害怕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舞臺上，妳的金髮閃爍著，有時是紫色、有時是藍色，但金色是最好看的。臺下一片漆黑，只看得見妳，以及其他模糊的身影。擁擠地逼出了汗，沒有烈日的照射下依舊燠熱難耐，那時好像溫暖過了頭，於是趕緊地，我逃了出去。外頭是空蕩的，與室內截然不同的光景，關上門即是另一個宇宙，但心裡感覺悶悶的。

悶悶的，於是打開了門，又看見了妳。

課本上寫種植植物需要陽光、空氣、水和養分，於是我默默種下了一顆榕樹的種子，等呀等，一直到我不再整天盯著它看，選擇去完成其他事時，它終於發芽了。那天遇見了妳，妳笑了一下，也許不是為了什麼，因為記憶中的妳就是愛笑的。我試著去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愛笑的人，但生活上的一切太過於枯燥乏味，我板著臉瞪著世界，倒不是刻意散發世故的氛圍，只是周遭實在太混濁，每天的新冠肺炎確診數都在突破新高、各地戰爭從未停歇、身邊人們的勾心鬥角與唇槍舌戰，無不令我心生厭倦。我感覺自己的笑容逐漸枯萎，直到妳笑了，於是我也笑了。

此後的世界依舊，每一天的太陽也依舊升起。榕樹一天一天地長大，這才發現了養植物的訣竅，而築夢亦然。妳就像陽光一樣灌溉我的夢。植物都有著向光性，我的夢也是向著妳的，哪怕只有一點點的成長，只為了能夠更靠近妳。

又回到夸父逐日的故事了。這下我便成為了夸父，自不量力地追著遠處的妳，卻因此發現夸父早就贏過太陽了。當日落之後，太陽便落在他身後，再次升起時，也是在他身後。即便如此，夸父仍奮力地向前跑，當太陽追著他時，是不是也把夸父當作是陽光呢？

夜深了，世界也跟著暗了。我開始害怕，懸日要是落下了，怕黑的我，該怎麼辦？

那晚，我徹夜未眠。

「妳要成為自己的光。」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發光。」

「就像她一樣。妳肯定知道她是怎麼成為妳的光的吧。」

「那是件不可能的事，我沒辦法成為像她那樣的存在。」

「她也只是活成自己的樣子而已。」

「所以我只要照著自己的路走，就會發光嗎？」

「對。要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成為自己的光，然後成為別人的光。」

我看著天上的那顆星星，唯一看得見的那顆，它閃爍著、彷彿在跟我對話。

到了日出的時候，我看著遠處山巒間微亮的天空，日出也是孤獨的。它獨自離開了山和雲的懷抱，我想，那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吧。但它掛在天上的時候，總是溫暖的，為世界帶來光明。成為一道溫暖的光，同樣需要很大的勇氣。

妳就像懸日一樣。只是日落之後，我想成為妳前方的光，讓妳知道世界不是黑暗的。那些溫暖的光，會一直、一直存在。

妳依舊像太陽一般遙不可及，但舞臺上的我的琴閃爍著，是淺淺的木頭色。臺下不再是一片漆黑，因為有妳的地方，便是有光的地方。

車子直直朝著落日前進，前座的爸媽不再覺得刺眼，後座的我的眼神始終離不開它，兩旁的榕樹長出了樹蔭，點點光影散落在路上，是金色的。四周傳來吱吱喳喳的鳥叫聲，彷彿闖入了森林。這是條筆直的道路，沒有轉彎。夕陽懸在路中央，緩緩地落下。

這天傍晚，我又看見懸日了。

佳 作

服務生

張宏瑋



得獎感言

趕在快要變成不能參加青少年組的年紀前第一次投稿校外的文學獎，很幸運能夠得獎。謝謝各位評審老師、謝謝身邊的人。

有些東西不寫就忘了，有些時候不寫就沒辦法跟自己和解，有些事情不寫就再也沒有人會知道了。很慶幸生活裡有文字，希望在未來我能繼續擴大自己的心，繼續靠著文字「輸入」和「輸出」。

個人簡介

喜歡月亮喜歡海，喜歡文字喜歡書。

熱愛天馬行空的浪漫、討厭自己的貧瘠與黑暗。

「拿起了托盤，就要表現得從容優雅方顯得專業。」

穿起全白襯衫，俐落地把袖口捲成最完美的長度。慵懶的爵士樂、此起彼落的談笑聲與刀叉的清脆碰撞聲在室內意外和諧地搭配著。空氣裡飄散各式食物的香氣，酸、甜、苦、辣、鹹，正如每張餐桌上的人，或許是熱戀的情侶、帶著客戶來應酬的西裝先生、甚至是來自外國的背包客，形形色色皆有不同的性格與故事。

「客人上樓囉」，同事的聲音透過對講機傳入耳中，我不疾不徐地走到樓梯口，用最可掬的笑容將每位步上階梯、迫不及待要享受晚餐的客人引導至桌位，等他們就坐後我熟練地背出一連串的菜單介紹詞，完美說明我們的招牌菜有哪些特色，當然，得把握客人飢腸轆轆時，推薦他們主管當日要求的品項以達成營業額，畢竟人在飢餓時對食物的誘惑是沒有抵抗力的，因此我苦練的話術也最輕易可以得逞。

菜梯不停上升下降，我亦隨之忙上忙下，但為了給客人最好的服務品質，我的腦中努力記著每一桌客人點了哪些東西、點了多久，以免廚房師傅的失誤使得客人久等，當然還得記得在客人用完熱菜後到桌邊問問他們對餐點的滿意度。還有，再忙，也都不能忘了客人的餐後甜點。拿起托盤，雜耍般展現了最高超的技術，一次將六碗熱騰騰的湯同時送上客人的餐桌，一滴都沒有撒漏。然後眉頭也不皺就順手抓起了被棄置在桌邊的面紙團，即便我知道那團團的面紙剛被用來吐過痰或包著剔牙的牙籤與菜渣。

「今天有吃飽嗎？謝謝你們，掰掰！」飽餐後，客人終於心滿意足地離開餐桌前往買單，但我的工作尚未就此結束，為了翻桌率，我必須盡可能提升效率，想辦法用最少的趟數收走客人用餐完的空杯空盤，每次的來回心裡都計算著如何堆疊碗盤可以一次帶走最多，每次的收桌都好像希臘神話的百臂巨人，渾身解術收拾一切，

多希望揮一揮衣袖就能帶走所有雲彩。收個乾淨後噴上酒精仔細擦拭，再擺上餐具與菜單以迎接下一位客人入座，專業的服務一氣呵成。

我是一個高中生，也是餐酒館裡的服務生。

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穩定，因此 16 歲的生日一過我就帶著工作經歷與自傳都是空白的履歷表到處求職，卻屢屢碰壁，最後終於被一家小有名氣的餐酒館所錄用，於是開始了我半工半讀的生活。

我被同學們羨慕過，因為我的生活與他們不同，他們的日子裡總是只能與書本為伍，卻經常看見我放學後第一個抓起書包衝出教室，拚命擠上第一班公車趕到店裡打卡。他們看見我穿上了帥氣的制服、認識了一群有趣的同事、過著他們沒有體驗過的生活，然後心生嚮往。卻沒有看到我搬完沉重的鑄鐵鍋，手臂被重量壓出一條條的瘀痕，也沒有看到我的手掌因長時間接觸洗碗精與強力清潔劑而造成的脫皮，更沒有看到我獨自蹲在廁所清理客人遺留在地上的糞便。

確實，我很喜歡我的工作，但不是因為好看的制服或交朋友的机会，而是因為這份工作讓我相較多數同學可以更早踏出了校園與家庭的舒適圈。我學到了如何與各種不同的人相處、如何找到並展現自己的優勢、看見自己的不足等等，我的收穫說也說不完，我很享受自己一步步累積經驗的過程，即便磕磕碰碰但也從中得到成長，而這些課題，高中課本上沒有收錄，因為這樣所以我喜歡這份工作。

於我而言，服務業最迷人之處大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吧！除了與客人接觸外，相處時間最長的就是同事們了，初進公司時，我才 16 歲，是所有員工裡年紀最小的，大家就像我的哥哥姊姊，也自然而然對我疼愛有加、處處包容，我感到無限溫暖也非常崇拜

他們。對於當時還是菜鳥的我來說，我工作時的手忙腳亂對照他們的游刃有餘，實在慘不忍睹，多虧他們的耐心指導我也才漸漸能夠獨當一面。在進一步認識他們後，我發現他們未必擅長課業，但在面對問題時的臨危不亂和應變能力卻是遠勝於我的，我開始思考是否成績真的能代表人的一切，或許大家總把「別用成績定義一個人」掛在嘴邊，但我是第一次真正體會到這句話。雖然我自己並非很善於讀書考試，求學階段卻也看過不少成績頂尖的同儕，讀書考試對他們而言就像是生活的一切，可他們卻不會生活。我的每位同事都是我崇拜的對象，他們有自己的專長、有自己的夢想，他們自食其力地努力生活也努力實現目標，一手撐起的托盤，奮力平衡著理想與現實，任何一次不慎翻覆都可能全盤皆輸，是花費了多少努力才能有如今的從容優雅。看到他們如此，對我一個小小的高中生而言，何其偉大而不可及。

但我再喜歡這份工作，畢竟也只是為了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我仍然是一個學生，而且是一個快要學測的考生，在學校及店裡兩頭跑的疲累下，我與課本從此咫尺天涯，回到學校後，多半時間我都行屍走肉，能坐就不站、能趴就不坐，老師無奈的催促總是一聲聲在耳邊環繞，「作業未交」、「早上因為遲到所以考試未考」，我仍是趴在桌上，拖著有氣無力的聲音向老師請求寬延期限。生活過得像顆陀螺，轉個不停，忙碌又疲憊，但我覺得踏實，彷彿時歲未央，一切美好都將如期而至，我喜歡這樣的歲月靜好。

或許多年後回想，我的高中生活會濃縮在老師那聲無奈的長嘆，還有那家小小的、卻給我無限收穫的餐酒館。

佳 作

人間菸火

李恩彤



得獎感言

很榮幸作品能受到肯定，十分感謝評審的欣賞，也謝謝所有結識過的人。人在被他人遺忘時，才是真正的死亡，雖然家裡的菸味不再，但阿公永存於我與阿嬤的心中。

個人簡介

於盛夏來到世界，卻不只喜愛夏天，而是熱愛著四季。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期許在一草一木裡，看見自己與世界。

阿嬤恨死了菸味，但今天在神明廳，她點燃一根黃長壽，閉著眼，微笑著，讓自己籠罩在氤氳裡。

記憶中，阿嬤總是穿著琥珀色的寬鬆上衣，搭配著貼身的七分褲，身上有著淡淡的皂香，她看起來十分溫婉與親切，但骨子裡，阿嬤是個直來直往的人，從不拐彎抹角的女強人。而阿公，梳著油頭、身穿襯衫，嘴上隨時叼著一根菸，海派又豪邁，他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阿嬤。我常想，這樣水火不容的兩人，為何會廝守幾十年？

阿公、阿嬤十分愛鬥嘴，從我有記憶以來便是如此。阿公待人非常好，對朋友更是如此，朋友有難，第一個向前衝的就是他，但是，給出去的援助，有時候會令自己深陷泥沼。有一次，阿公把家裡準備買新冰箱的錢借予他人，可想而知，送出去的錢是不可能拿回來的，那冰箱怎麼辦？現在的冰箱已經壞了，拿什麼去保存食物？阿嬤對此十分生氣，劈哩啪啦地指著阿公大罵一頓，阿公則是不發一語，依舊面無表情地板著臉，惹得阿嬤更加氣憤，直接奪門而出，留下不知所措的我與阿公。

空氣凝結，只剩突兀的綜藝節目笑聲充斥在房子裡，這樣的荒謬時刻不知過了多久，阿嬤突然從外頭走了進來，手裡拿著一個紅白塑膠袋，啪的一聲把袋子丟在桌上，便逕自走進廚房，廚房不時傳來剝肉與沸水聲，而桌上的袋子仍是原封不動地在那。

我好奇伸手往袋子一掀，映入眼簾的是白花花的鈔票，和阿公跟我最喜歡吃的古早味花生冰，我望向阿公，笨拙地用眼睛示意他看一下塑膠袋裡的東西，他一副不情願的樣子，卻還是起身查看，阿公的眼神在望見鈔票後瞬間改變，他眼眸裡透露了一點無奈與淚水。之後，阿公也走進廚房，我偷偷躲在門後，看著兩人肩並肩，阿公將沖洗過的菜切碎，轉手交給阿嬤，阿嬤把菜倒入炒鍋內，在熊熊火焰的翻滾中生成一道佳餚。他們齊心協力，像是大隊接力似

地默契接棒，空氣裡充滿了我似懂非懂的人間煙火。

一個烏雲密布的上午，我打開窗戶，想伸手確認是否有下雨，一股刺鼻的菸味混和著水氣直衝鼻腔，我知道，阿公又抽菸了，他總喜歡在上午抽一根長壽菸，就只為了在自己的世界中沉溺。此時，剛好從外頭買菜回來的阿嬤，看到這熟悉的畫面，皺起了眉頭，接著便是一如往常地碎唸：「你喔，再吸下去，墳上就要長草了啦！」阿公回道：「我吸的不是菸，是快樂，懂嗎？」兩口子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鬥起嘴來。爾後，廚房竄出一股飯菜香，阿嬤將煮好的菜端上飯桌，我仔細一瞧，有鮭魚、山藥與白蘿蔔，全是對肺有益的食物，我悄悄地望向他們，阿公默不作聲，伸手夾起了好多菜放在碗中，都快滿出來了，而阿嬤，則是慌亂地叫我趕緊吃，免得冷掉了。

每天，都是一樣的日常，吵鬧聲、嘻笑聲、剝魚聲、燒菜聲，這些是家中特有的配樂，不過，漸漸地，屋子裡不再有這樣的生氣了，一切的一切，都從阿公被告知得了肺癌而改變，阿公不再踏入家門，醫院變成了他的家，而阿嬤為了照顧阿公，也天天往醫院去。

在醫院，阿嬤默默地打理好阿公的一切，帶飯、換衣、擦拭身體，她都一一打點好。難道阿嬤一點都不傷心嗎？為何可以這樣冷靜以對？我腦中充滿了許多疑問與不解。

直到有天，看見阿嬤躲在廁所裡拿著紙巾靜靜地擦拭眼眶。我站在門外愣了好久，遲遲不敢進去，反倒是阿嬤發現我了，慌忙地把紙巾藏起，強忍著悲愴。原來，阿嬤不是不感傷，而是不想讓我與阿公擔心。

然後，春天來了，黃色的葉子早已落下，蛻變為嫩綠色，我以為所有的凋零都可以重生，但我錯了。

那天阿嬤與一群身穿黑西裝的人走了進來，他們同心協力地抬

著一個大冰箱，阿嬤在大門上貼上「忌中」二字，我沒看過這兩個字，但從全家人的哭嚎中，我瞬間懂了。

大冰箱擺在地上三天了，而桌子上全布滿了蓮花，每天都還會有身穿袈裟的人來到家中。「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佛經的每字每句穿透我的大腦，不知不覺，頭七結束了，我以為，悲傷也會結束。

今天，是阿公過世八年的祭日，我坐在那個熟悉的竹椅上，看著總是重播的綜藝節目，突然，一股菸味飄然而來，我往源頭一望，發現阿嬤正用打火機點燃一根菸，插在香爐上，煙霧繚繞。怎麼會？只要聞到一點點菸味就會皺眉的她，為何將香菸點上？我看見阿嬤閉上雙眼，嘴角揚起若有似無的微笑。我似乎又懂了些什麼，所以我靜靜地退出神明廳，留下阿嬤與時空裡的人間菸火。

佳 作

螢 絲璽



得獎感言

在得臺中文學獎前已經投稿許多其他大小型的文學獎了，終於在這次臺中文學獎能夠獲得佳作的佳績，我會繼續堅持這份熱愛文學的心，努力書寫每一段華麗的故事。這次作品是在書寫關於鄉村的回憶，是在喚醒曾經美好的寧靜歲月，漸漸地被遺忘了，而我，便將大家心中沉寂許久的回憶，釋放。

個人簡介

喜愛現代小說以及散文

暢遊中國風音樂

翠綠花草樹木是最喜愛

古裝和仙俠劇是唯一

立志寫一部小說！

薰風輕拂柳樹梢，揭開了仲夏序幕；華燈初上，青草向小河借了點水妝點著自己；螢火飛舞，勾起的是記憶深處中，回甘無窮的童年，記得未到都市前的那段日子，在鄉下的山林裡，奶奶帶著我進深山的河邊，看著點點星火，享受著來自大自然的靈動。夏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有別於一般人對夏天的看法——熾熱的陽光、波光粼粼的海岸、金黃細砂、透心涼的冰棒，期待的其實是那俗物所不能及的螢火。每年的三到五月是螢火蟲現身的日子，高峰時甚至是一片「星海」，它華美的程度不亞於閃亮亮的水鑽。

老家是紅磚灰瓦砌成的小宅，上面長著幾株翠綠青苔，有著傳統中式風格的擺設：紅木櫃、鐵窗花、矮茶几……雖比不上都市那樣金觥銀籌、石桌盜盤的陳物，幾本發黃的書配上《紅樓夢》再擺些茶盤，也算是古色古香了，但有一處總能吸引我的目光——奶奶的書房，有別於一般女性的房間，裡頭置的不是白綾繡線，更不是曉鬢梳、椒蘭香，反而是幾本日語書加上一套實木桌椅擺著兩枝深紅木毛筆，她曾說能識字讀報，日治時期的教育，功勞不可沒，不過我聳了聳肩，不以為然，因為我在臺灣通史故事所認知的是日本如何欺凌臺灣。其中有一本書是我的最愛——昆蟲圖鑑，奶奶總能拿起毛筆在宣紙上落了幾分墨，細心地為我講解每一種昆蟲，有一處令我匪夷所思的是螢火蟲的部分總能說個好幾遍，她卻喝口包種茶，緩緩說道：「有嗎？上次還沒講完翅膀你就睡了。」不過我永遠記得全部講完才去尋周公。有好幾次聽她小聲嘀咕：「螢火蟲怎麼還不來，好想回味那美景。」坐在一旁的我莞爾一笑，現在才一月還早呢！有時奶奶也會跟我分享她的童年，在螢火蟲季時天天與這穿著亮片袍子的小蟲嬉戲，形容著當螢火蟲成片出現時的空前盛況，同時也感嘆著每年的「星海」越來越少了。

五月中旬的晚上，是我最愛的時刻，吃過晚飯，奶奶就催著我

抓緊準備，晚了點進山，螢火可不等人。出門前爺爺總會唸幾句：「有什麼好看的，不過是一團會發亮的蟲子。」奶奶也不甘示弱地回道：「養的獨角仙，也沒什麼特別的，不過是長了犄角的蟲子。」這一番話常堵得爺爺百口莫辯，只能噤著嘴，看著刀光劍影的布袋戲。在踏出門前，奶奶會一一檢查每項裝備，而我只能寸步不離地站著，像極了博物館裡的石膏雕刻；檢查完，她總伸出一隻手讓我依著，手雖不大，上面卻是時間摧殘的溝壑，使人有些心疼，奶奶卻笑著解釋道：「每一條皺紋都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也許是可改變命運的大事，抑或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因為有了這些紋，生活才值得人雋永回味。」似懂非懂的我到了長大後才明白這段話是對人生體悟的意涵。

溪水潺潺，沙沙樹響，沿途的半山風景尤其美麗，盛開的百合，混和著落泥的清香，是屬於這座山獨特的氣息；花語鳥鳴，登音吭歌，天上掛著一輪明月還有耀眼的星辰，是屬於這座山獨有的夜景，我與奶奶一邊哼著兒歌，一邊欣賞著大自然賜予的良辰美景。行走在起起伏伏的狹窄道路上，雖沒有百岳般巉岩陡崖，但氣喘吁吁是難免的；緣著淙淙水聲走了近半小時，到達了一小片平坦的草地，不知是誰的旨意，在這留了一方天地，非常可貴。奶奶鋪了席，與我守在草叢旁，沏一壺東方美人，月光撒在金色茶湯，裡頭的茶渣載浮載沉著，倒有幾分可愛。油桐花下，我們大啖著香氣逼人的三明治，柔軟的吐司、鵝黃的嫩蛋，挑動著味蕾，飫甘饜肥後，兩人圍坐著，聽著她分享小時候螢火蟲的故事，有時慷慨激昂，有時悶鬱頓挫，而我能在腦中想像出些畫面，不過重要的是，這是屬於我們倆的童年。

在談天之際，俄頃，一盞小燈籠亮了，吹響了今晚「星海」的號角，驚聲大叫的我指著那一隻螢火蟲，奶奶卻笑道：「這一小隻

就驚慌了，等會兒成堆的，豈不把整座山給掀了？」接著，一隻、兩隻、三隻……剎那，我失了神，成海的螢火蟲漫天飛舞，一明一暗，有如天上閃閃星點，又如晶石般散發出陣陣韶光；凝神看了，又像一盞盞華麗的燈，照亮了整個夜空，我與奶奶跳著腳，漫步在鮮草流水旁，沉浸在天地賜予的，碧瓦朱檐。奶奶品著玉露清茶，為我講解螢火蟲的種類，橙螢、紅胸黑翅螢、黑翅螢……雖然我只依稀記住一些，但牠，帶著黃玉飛舞的流螢，會深深刻進我生命不可丟失的一部分。螢火蟲漸漸地，暗了下來，留下一條掛在天上的銀絲帶以及一輪玉蟾，我們收拾著，不帶走什麼，唯一的是那震撼場景留存在心中。每一次、每一刻，與奶奶的深山行是無二的；對螢火蟲熱情，不曾減，不曾褪，只屬於我們和天地共同守護的祕密。在夢境裡，還無法自拔於大自然華麗的衣裳；它在我身旁遊憩，而奶奶與我聊著天，徜徉山水中，讚揚著、吟誦著，同遊其中，這親情無物可比擬，就寄託在心中那螢火蟲吧。

當螢火再起的時候，我們仍會相約浸淫其中，仍會大喊道：「那裡有螢火蟲。」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0月22日（星期五）下午3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八樓第三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欣倫 · 林德俊 · 徐國能（依姓名筆畫排序）

會議記錄：林婉君

本屆共收到 61 件來稿，經資格審查後，共有 53 件作品進入初審。由初審委員方秋婷、李儀婷、張經宏評選出 21 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林德俊、徐國能推舉李欣倫為主席。本屆國高中職生散文類 · 高中職組需選出 13 個獎額，包括前三名與佳作十名。主席首先請各位決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徐國能：在我過去的印象中，高中組的寫作，多半會慢慢發展成對自我內在的反省，或是內在的糾結、情緒上的陰鬱，或是課業壓力的煩惱。但這次的來稿，我發現他們的眼光是比較外向的，關懷的世界滿廣的，充滿正向溫暖的思維和力量。整體看起來，在思想的高度和寫作的內涵上，是滿豐富的。

林德俊：我覺得這次來稿滿整齊的，審稿過程是舒服快樂的。其中有主題好的、有文筆順暢的、有稍微文藝腔的，但是又不會太過。所以，我們要帶著什麼樣的意識去看待和挑選臺中文學獎高中職組散文的作品呢？來稿者來自全世界，我還是會希望得獎作品當中能夠有臺中性格比較強的作品。

李欣倫：我的看法與徐國能接近，以為高中生應該都被升學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但這次來稿中，有不少高中生展現了他們的成熟性，可以從各種關係之中反思，例如有從阿嬤跟媽媽的互動中反思，也有反思自己跟老師過往的經驗還有互動，也有自我對話的部分。這個年紀會開始對自我——不管是性別、身體——或是對於某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現象，產生碰撞和反思，這種反思經驗在散文中滿可貴的。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六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長裙〉（李欣倫、林德俊、徐國能）

〈乾燥的日子裡〉（李欣倫、林德俊、徐國能）

兩票作品

〈夜盲〉（李欣倫、林德俊）

〈成蟲〉（林德俊、徐國能）

〈流光巷弄〉（李欣倫、林德俊）

〈餛飩奶奶〉（李欣倫、徐國能）

一票作品

〈純情青春夢〉（林德俊）

〈懸日〉（李欣倫）

〈摘月〉（徐國能）

〈立秋散策〉（徐國能）

〇票作品

〈服務生〉

- 〈人間菸火〉
- 〈螢〉
- 〈鯨辰〉
- 〈平行線上的交點〉
- 〈忽視與忘卻〉
- 〈梅雨季〉
- 〈仙人掌〉
- 〈他，是我哥哥〉
- 〈蟬情〉
- 〈小房間〉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僅就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逐篇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純情青春夢〉

林德俊：這次來稿中，有不少作品談家族人物。這是一篇純情的純樸之作，寫出溫暖；但寫父權結構的部分太直接了，如果轉化一下會比較好，不過這可能是文筆的問題。另外，「伊尚愛這條歌」這一句在中文寫作裡面出現臺語，因為現在已有臺語文學，遇到直接用中文諧音臺語時，會有點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徐國能：這篇滿動人，可是文字敘述上有問題，有些地方太囉嗦，有些地方又太簡單，如果能再做些調整就好多了。取材很不錯。

李欣倫：其實作者可以引述部分的歌詞，直接用歌詞來對照阿嬤或是媽媽的生命經驗，這個是作者可以再去思考的部分。

〈懸日〉

李欣倫：這篇讓我有點猶豫，文中的「妳」到底是誰？感覺是有個對象，寫給「妳」的同時，也將「妳」和懸日做了對照，是一封很溫暖的情書。我猜想，可能是寫給自己，因自己的個性與夢想分裂成兩個。若是這樣，我就會覺得是作者跟自我對話，透過自我對話更貼近自己，無論是夢想的自己，還是幽微的自己，因此加深這篇文章的深度。中間有一段對話，有一點文藝腔，但如果是放在自我對話的角度來看，那是滿動人的。整篇文章的文筆很流暢，甚至有一些句法是詩意的語言。我以前不太會投給這種太抽象的文章，尤其像這篇幾乎不太看得到現實的經驗，但如果想成作者是在跟夢想的自己對話，就覺得這篇還滿令人動容。

徐國能：這篇寫作的力量用得太大，散文有時候寫得舉重若輕，反而會比較好一點。作者把「妳」處理得很模糊晦澀，到底是作者仰慕的對象、作者自己、太陽、溫暖，還是上帝？都有可能。的確就像李欣倫所說，作者能夠去切換這個過程，呈現出感情與現實間的出入，寫得滿成功，文筆滿好的，因此這篇我也可以支持它。

林德俊：這次來稿中，不只一篇寫夸父，這是較老套的譬喻，不見得有利。對於文章中的「妳」，我也沒有理解得很好，這似乎是個問題；不過懸日是很鮮明的意象，懸日伴隨著重要的人或對話者出現，就像兩位委員剛剛說的，這篇有技術上不錯的地方和企圖，這是很好的，所以這篇我還滿掙扎的。

〈摘月〉

徐國能：這篇是我心目中寫得非常好、可能是前三名的作品。從他的爸爸帶他去觀星開始講，從天文的愛好者切入，帶出他得了罕見疾病——貝西氏症，會視力模糊；因此他在與疾病共處的過程

當中，就用「月」來隱喻：有時候「朔」是完全看不到，有時候可以看到一點點的光，他就希望自己能夠像「望」。他運用天文學的方式，隱喻自己在疾病中的孤獨和奮鬥，是滿特別的寫法及創意。不過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雖然構思很好，但沒有那麼準確地把貝西氏症和月亮之間的關係，連結得非常圓滿，這是他未來在寫作上必須再思考與琢磨之處。

〈立秋散策〉

徐國能：這篇像內在的自我對話，像對話錄的方式，談他的心境和思考，談他的感情和依賴，還有人生的追求。這篇內省性的散文從各種面向，金瓜石、生物、醫學等等來寫，最後寫到偽文青的滄桑與荒涼；他跳出既有的思考範疇，反過來看到自己的荒涼和荒唐感，讓我還滿期待作者未來在寫作上的表現。我支持讓這篇進入第二輪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夜盲〉

林德俊：這篇稍微文藝腔了一點，但是故事滿勵志的，且作者沒有讓它流於只是一個不錯的經驗和故事，作者在文筆上還是有一些表現。

李欣倫：這篇主要寫他跟教他練笛子的音樂老師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從以前是備受壓迫，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才發現老師對他是很鼓勵、很溫暖、很正向的。所以，文章的倒數第幾段中有反思，雖然是比較老套的譬喻，例如「老師就像燈塔一樣」等等。我覺得特別有趣的是，因為老師視力不好的關係，一開始和中間的地方寫老師看他的方式是「偏了90度看我」，接著「愛的發射或許

也偏了90度」，用這種可愛、卡通的語言來形容一個人，是滿有趣的。他的文筆有時候有一點文藝腔，但是寫師生之情有動人之處，所以我願意給它一個機會。

〈成蟲〉

林德俊：這篇的文筆精巧，在營造文章的情景時是飽滿的，在我心目中它是前兩名。雖是跟蟲來做對位，但並非只是把完全變態做對位的比喻，他還能有一些小地方自嘲，像是提到完全變態後，他還能做一個「鸞」；另外，他預想自己進入大學後的生活，不只是把比喻放進來，而是再做細微的處理，我認為他是有潛力的寫作者，可以期待。

徐國能：這篇的題目有兩層意思，一是「變成一隻蟲」，二是「變成一個成人」、「變成一隻完整的蟲」。從這兩個部分切入，呼應到自己的學生身分。因為學生的生活就是升學和成長，所以這篇是最能夠表達高中生心情的作品。他一方面在看自己的成長，一方面也懷疑自己到底最後有沒有長大，有沒有成為真正的成人。他描寫蟲跟自己生活的一些細節都很真實，如準備考試、大聲朗讀要去面試的講稿等等。此外，有些地方也寫得滿優美動人的，所以我滿喜歡這篇。

李欣倫：這篇我也滿喜歡的，尤其結尾的部分，讓整篇文章的意象非常貫穿，最後也暗示青春抉擇之路的不確定感。這篇算是很成熟的作品。

〈流光巷弄〉

林德俊：這篇很「臺中」，寫的是舊城練武路。文筆順暢，譬如：「這風一年四季都帶著一股涼爽的味道，伸出舌頭都能稍嚐一

口」，用伸出舌頭去嚐風的味道，讓人小小驚豔。上一代的長輩帶著年紀很小的作者，在上一代的鄰里關係裡去經驗人情，文章越看越喜歡。現在流行走讀街區，我滿希望看到青少年能用屬於他們世代的角度，談談跟著上一輩或上上一輩一起去回顧，然後產生的感受。

徐國能：他將舊時代寫得很好，像是改衣服那裡。缺點是有些東西講得比較浮泛，細節的刻畫也很少。

李欣倫：這篇除了很切合臺中之外，就如同林德俊所說，他的文筆很好，不會讓我們有做作的感覺，而且他寫親子也很動人。另外，他有一個提問也寫得很好：「我們活在幾十年後，場景、背景早物換星移，我們還會經歷她們的情感嗎？」文章也提到裁縫，因此後面有幾個描述都是轉化裁縫的譬喻：「將時間縫在一起」、「時間被裁剪得不成樣子」，不過有點可惜的是最後一段，感覺像是要進入很正向呼籲的結尾，並不是說正向不行，而是說文學的寫作還是可以用各種方式，例如抒情的、寫景的方式來表現。

〈餛飩奶奶〉

徐國能：就飲食散文來講，這篇是寫得很好的作品。首先，他將製作餛飩皮的過程寫得很風趣、有想像力。另一方面，飲食散文通常不脫回憶與親情，但他將飲食、親情、回憶這三者結合得很好，場景也描述得很可愛，我滿喜歡這篇小品的作品。

李欣倫：我也同意徐國能的說法。不同的年紀所寫的飲食散文，會有不同的風貌和趣味。他對於做餛飩、擀麵皮觀察得非常細膩。但他好像寫餛飩的比例比較多，寫奶奶的比例較少。

林德俊：文中寫到「小貓採奶」的「採」字，正確用字應該是「採」，還是「踩」呢？倘若「踩奶」才是正確的，那麼這裡就是

出現了一個錯字。類似這樣的小瑕疵，這篇文章裡不只一處。像是文章的最後一段：「那是一臺奇特的餐車，而前面兩輪之上，則裝載著的是餛飩與我與童年時鄉下的小回憶」，這些句子並不是寫得很通順。我滿喜歡這篇的情調，很溫馨，不過文筆還不夠好。

三票作品討論

〈長裙〉

徐國能：這篇寫得非常好，寫自己的同志經歷、別人沒有辦法複製的深刻生命經驗，這篇是在主題及寫作的真誠上非常突出的作品。

李欣倫：這篇我也滿喜歡的，從對於自我——一個男性到底能不能穿裙子——很聚焦地展開個人經驗，還有思維上的辯證，我覺得寫得很好。尤其是他發現對長裙的渴望，也來自於對母親的懷念、追憶和渴望，讓穿長裙除了有議題性——男生可以穿長裙嗎，同時又回歸到親子的憶往。文中也有對於陰柔氣質、性別的探討，寫百褶裙的部分很精彩，讓我覺得他應該真的滿常穿裙子的。試穿卻不能買，這裡寫得很可愛。當他寫紗裙的質感，也用紗裙的透明性做了隱喻，是滿成熟的，文字洗鍊。最後的結尾很棒，回歸到穿裙子這件事情，其實是跟母親相認了。就這次作品來說，這篇是跳出來的。

林德俊：作者的文筆不俗，以第一段來說，他也可以用第一段結尾的「我愛我唯一的長裙，雖然，我是男生」來當作整段的第一句，但是他沒有，反而是選擇鋪陳的方式慢慢地帶出來。不過我也有點擔心，這裡面的一些描述，會不會是為了寫一篇比較特別的經驗的散文，所以有些部分有比較超乎常情的擬造。

〈乾燥的日子裡〉

徐國能：這篇是雙線進行，從乾燥、皮膚發癢，到家庭關係，作者將雙線進行操作得很嫻熟，看得出來他是一位滿成熟的作者。一方面，看似寫些沒有意義的東西的過程中，裡頭卻又包含了他對另外一條線的呼應和隱喻，我覺得這就是他寫作能力很不錯的表現。

林德俊：這篇有鋪陳，有迂迴的表達，懂節制，是高手的作品。例如在文章的中間後半處的這句：「癢是最細微的痛」，他也可以在文章一開頭就端出這句，卻選擇鋪陳到一定的段落之後，讓讀者進去，再點出來，因此我覺得這是有一定寫作程度的作者。唯一一個文字傳達沒有很精準的地方，是在最後倒數第四段：「母親的手機喇叭裡傳出他平日最喜歡的那名富太太」，這裡所寫的「他」是指爸爸嗎？會讓我讀的時候稍微卡了一下，需要我們去幫他自圓其說。

李欣倫：就像兩位委員所說，這篇作品各方面都很成熟，意象的使用與貫穿、文字的流暢度，以及不時會帶一種諷刺和幽默感，作者都做得非常到位。像他的結尾：「接下來只要等待著乾燥的日子來到」，就還滿耐人尋味的。整篇讀完，這個作者是非常成熟地運用兩條線來寫，一個是寫仙人掌、乾燥花、下雨，另一個是他家裡的關係、父母之間的關係，做了呼應和穿插，都相當得宜。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就 10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採計分制，最高 10 分，最低 1 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長裙〉26 分（李欣倫 9 分，林德俊 7 分，徐國能 10 分）

〈乾燥的日子裡〉26分（李欣倫10分，林德俊8分，徐國能8分）

〈成蟲〉24分（李欣倫7分，林德俊10分，徐國能7分）

〈流光巷弄〉21分（李欣倫8分，林德俊9分，徐國能4分）

〈餛飩奶奶〉18分（李欣倫6分，林德俊3分，徐國能9分）

〈純情青春夢〉13分（李欣倫5分，林德俊6分，徐國能2分）

〈夜盲〉12分（李欣倫4分，林德俊5分，徐國能3分）

〈摘月〉11分（李欣倫2分，林德俊4分，徐國能5分）

〈立秋散策〉8分（李欣倫1分，林德俊1分，徐國能6分）

〈懸日〉6分（李欣倫3分，林德俊2分，徐國能1分）

第三輪投票

由於〈長裙〉與〈乾燥的日子裡〉同分，三位決審委員討論決定以舉手方式，一人一票，表決選出第一名，結果如下：

〈長裙〉2票（李欣倫、徐國能）

〈乾燥的日子裡〉1票（林德俊）

最後又由三位決審委員決議，從第一輪的○票作品中，各自推舉出一篇，並將此三篇作品列入佳作。

佳作討論

〈螢〉

李欣倫：這篇寫祖孫之情，一起看螢火蟲的故事，文字別致，奶奶的對話部分寫得很俏皮，而作者觀察螢火蟲的部分也寫得很細膩，是完整的一篇文章。

〈人間菸火〉

林德俊：這是一篇滿家常也滿真實的書寫，也寫得很完整，借物抒情，頭尾都運用，非常貫串，看得出來作者有寫作的策略，文章寫得有味道不空泛。

〈服務生〉

徐國能：作者從服務業的角度，寫人間百態，非常平實也非常樸素，作者寫高中階段面對學業和經濟兩難的情況以及感情，寫得很真實。

決審結果出爐，第一名為〈長裙〉，第二名為〈乾燥的日子裡〉，第三名為〈成蟲〉，佳作為〈流光巷弄〉、〈餛飩奶奶〉、〈純情青春夢〉、〈夜盲〉、〈摘月〉、〈立秋散策〉、〈懸日〉、〈螢〉、〈人間菸火〉、〈服務生〉。會議圓滿結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資料

拾字築城：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第十屆 = City of Words : A Collection 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10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陳佳君主編. -- 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民110.12
面；公分
ISBN 978-626-7001-61-5 (平裝)
863.3 110020412

拾字築城：第十屆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City of Words : A Collection of Prizewinning Pieces from the 10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盧秀燕
主編 陳佳君
策劃 施純福·曾能汀·蕭靜萍·鍾正光·程泰源
執行策劃 江錦陵·陳采欣·林芳如·林耕震
出版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40761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8樓
網址 <https://www.culture.taichung.gov.tw/>
電話 04-22289111
傳真 04-23713788

承製 文訊雜誌社
社長 封德屏
封面設計 林蘭芳
責任編輯 杜秀卿
校對 游文宓·林欣怡·吳雅慧
地址 100012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B2
網址 <https://www.wenhsun.com.tw/>
電話 02-23433142
傳真 02-23946103
出版日期 110年12月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I S B N 978-626-7001-61-5
G P N 1011002057
定價 新臺幣4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